

國朝文獻

東坡集

卷之二

蘇軾書題跋

清代傳記叢刊・綜錄類
周駿富輯 ⑦

國朝耆獻類徵初編
(五)

卷四三九至
四四五

(清)李桓輯



明文書局印行

國朝耆獻類徵初編卷四百三十九目錄

文藝十七

黃湘南

黃繼祖

朱景星

翟大坤

畢灑

吳紹澤

陳璘

子鑑

王鳴韶

舒位

熊璟崇

方矩

姬履泰

子光璧

黎簡

呂堅

孔繼涑

湯脩業

錢伯坰
張蟾賓

莊宇達

馮偉

姚洙楷

汪縉

徐珩

劉黻

姚斟元

王芸

陳一沺

范永祺

卷之三

三

184-004

國朝耆獻類徵初編卷四百三十九

通奉大夫前署江西巡撫江西布政使司布政使湘陰李桓輯

文藝十七

黃湘南

道光壬午夏五月甯鄉黃子本驥禮闈報罷游關中以尊甫石櫓君行述求表其墓謂余輓詩曾有他日題君墓門碣之句今距先君卒三十八年葬亦三十五年敢以請余慨然曰微子言幾負吾執友矣爰序次其狀而述吾兩人少長相於之篤以志勿忘君諱湘南字一吾號石櫓以本貫入津門學補弟子員祖道恩乾隆丁丑進士虹縣知縣父立隆乾隆癸酉拔貢生歷官天津知府母秦

恭人君與其兄學生而兄殤貌皙邃於行性特穎異讀書十數行
下爲文斐亹數千百言不倦嘗一夕和余紀行長律百篇辭筆淵
雋宗工推服然鄉舉輒薦不售年二十九客砌於湖玉環同知署
識者傷之君天性醇摯人也事虹縣公天津公皆有深愛幼失恃
事繼母章佳恭人時其喜怒曲盡子道有人所難能者恭人滿洲
正白旗人天津公卒且葬恭人挈諸子赴都門命君守墓君泣求
侍養弗許先是君贊通道學博劉公元煒攜眷歸長沙家赤貧仍
依劉里宅讀書恒以未得奉母爲悲見於詩詞者屢矣聞恭人自
都赴湖君乃馳三千里往居尋以疾卒若幸得省其母雖死無
憾君奇才篤行中道摧折無所表見獨見諸文章撰箸敏富不自

收錄今其嗣袁集之得詩三千首詞三百首他雜文稱是都爲一
集曰大鴻山房稟讀其書猶可想見其人也余之始與君友也天
津公方守大名余以事至以年家子畱其君及君堂兄長原同研
席且應京兆舉同舟車邸舍詩歌聞作誼至洽也余愛君眞雖分
張音問酬唱不絕訖於君卒有曹華者君舊僕及薄宦江南爲余
儉從每追話往時分甌題襟之好未嘗不對之案歎也今余年七
十矣長原更名湘虔尙宰長垣惟君音徽渺不可追君卒乾隆五
十年乙巳歲越三年葬於四都北山灣之原蓋自淛歸櫬也君娶
劉氏湘潭人有丈夫子一本騏嘉慶戊辰科舉人借補城步縣訓
導本騏道光辛巳科舉人女一適善化禮部儀制司主事唐業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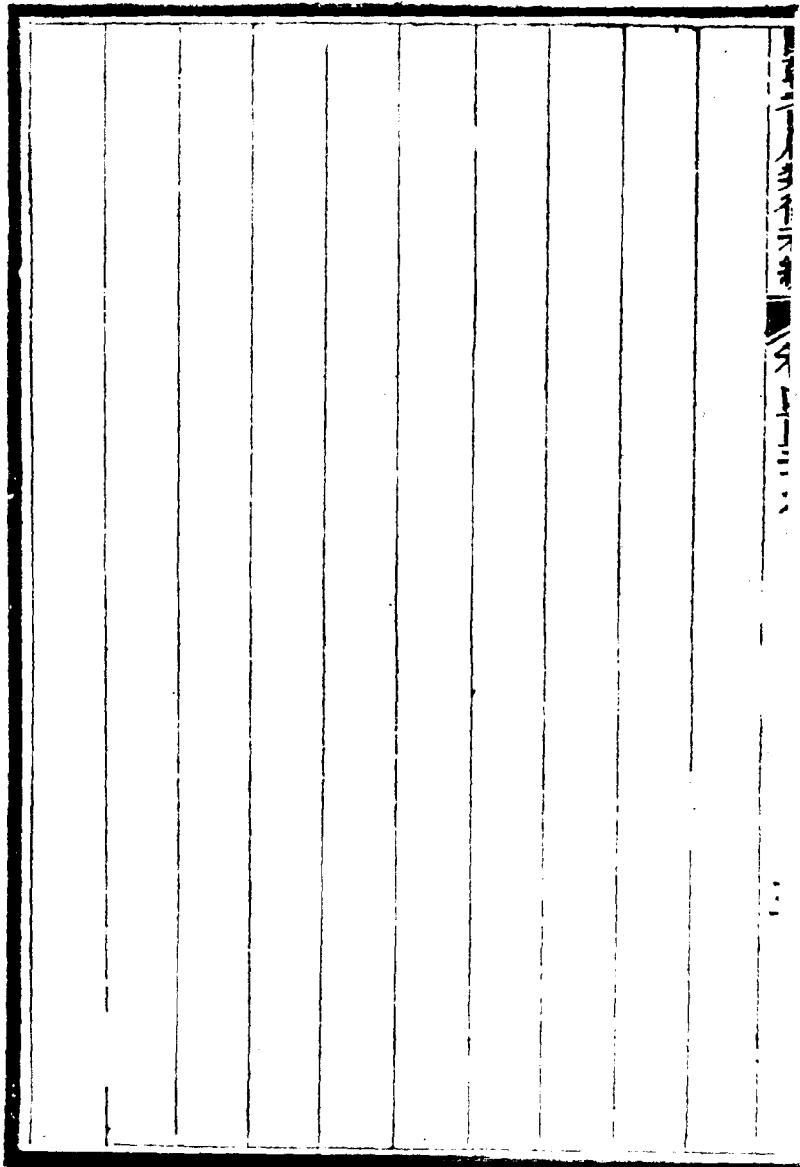
孫二人劉孺人有鍾郝風以節孝 旌於門親課二子制行績學
名於世二子能讀父書克成母志鬱積而發無疑也烏乎由前觀
之造物之所以尼君者何其酷由後觀之造物之所以報君者正
未艾也余故表而出之以爲他日徵

右墓表唐仲冕撰

黃繼祖 朱景星

黃繼祖字弓良號秋山籍本新安遷居魏塘幅巾方履標格蕭舉
予於乙巳仲春及丙午初秋兩次造訪開樽集清曠之樓燃燭讀
煙霞之錄談霏玉屑胥絕纖埃夜雨方滋晨雞欲唱此情此景時
紫夢寐其寫意花鳥在青藤白陽間畫山水則於古人無所不臨
仿而意味淵懋氣格渾成尤近梅花庵主兼精鑒別與同里朱君
得天相契每得一名蹟輒互相欣賞摩挲竟日得天名景星收藏
甚富善寫墨竹

右墨香居畫識馮金伯撰



184-010

翟大坤 畢謹

翟大坤字子厚號雲屏近病耳又自號無聞子本籍嘉興其尊人
拙存先生諱照庭者於雍正初保舉賢良方正初任江西袁州府
同知後知安徽甯國府事操行廉潔橐無餘貲卒官日雲屏纔數
歲貧無以歸與諸兄寄居吳門今已三十餘年矣性蕭散不肯治
經生家言獨工畫山水早歲卽聲名譟甚求者叢集其畫初無橐
本亦不喜對臨前蹟而筆下自能兼綜各家其胷中邱壑甚富任
意揮灑皆成妙構或偶有滯思輒默坐慘淡及其得心應手有兔
起鶴落之勢寫生亦得古法余於丙午仲夏訪雲屏於護龍街畔
門巷蕭疏丰神灑落把臂定交歡若舊識

右墨香居畫識馮金伯撰

畢瀧

畢瀧飛瀧號竹癡秋帆先生胞弟也風格沖夷吐棄一切獨酷嗜
書畫凡遇前賢筆墨苟治己趣不惜重價購之予於癸卯冬奉訪
出示所藏宋元明人筆墨皆真蹟中之烜赫者無論贊鼎矣其於
國朝太常煙客南田墨井石谷麓臺諸家所收尤爲精粹幾於日
不給賞工詩喜臨池寫竹尤蒼渾得古法

右墨香居畫識馮金伯撰

吳紹澤

君諱紹澤字蕙川歙之溪南人也祖諱邦佩父諱鎔伯父鋗無子以蕙川後之蕙川爲富貴之裔而樸誠謙退尙信義雍然儒者少讀書於歙西之靈金山上與方晞原偕處新安儕雄之士如鄭用牧戴東原程易田金葉中數往來山間互以經術文章相督勸號一時之盛年旣壯師事桐城劉海峯先生學爲古文辭業益以擴聲聞燕越吳楚之交予嘗與桐城王濱麓數訪蕙川一日蕙川盛治壺飧相與徧游園林眺覽山川之雄秀蕙川因侈陳往古豪傑非常之士建功名走萬里外作爲文章宣布朝廷威德氣甚壯而已而四顧唏噓俯首淚下予與濱麓啞然笑之則曰此予疇昔之

志也嗚呼今已矣蕙川家多文學之彥其從父昆弟或成進士官翰林而少年共馳驟於靈金山者亦半爲達官以去獨蕙川年五十有三以諸生卒海峯先生嘗悼心古文之壞於今七百年而深嘉尚蕙川之辭有歐陽子遺音竟其學可頡頏之也嗟吾蕙川功名不獲建矣而文章亦未及大其成奄然違世百年之後蕙川之風流其無乃歇絕乎此尤可爲吾蕙川弔也其卒也爲乾隆五十二年八月初七日娶鄭氏無予以弟紹瀛之子械爲君後將以某年月日葬蕙川於某山之陽銘曰

木蕭蕭兮風急若有人兮太息齊旦暮兮古今嗟有懷兮誰畢魂兮歸來安君宅

右墓誌銘吳定撰

卷之六

七

184-016

陳璘子館

君諱璘字昆玉一字谿齋姓陳氏海甯黃岡里人也七世祖諱侯佐以績學知名邑中俊髦多出其門高祖諱賁永早歲橫經里門弟道永幼從受業長游山陰劉蕺山先生之門遂傳證人之繙學裔稱乾初先生者也曾祖諱穢世及弟枚並用名節相砥祖諱學英考諱廷表自七世祖以下皆學官弟子有聲庠序間妣宋孺人朱孺人君朱孺人出也少而穎敏七歲入初學讀書過目若夙誦弱冠補諸生與兄珂並負時譽而君尤傲儻俊邁喜交游重然諾攻詩及古文詞不屑屑於章句之學屢試不售遂棄諸生北游太學流連燕齊間一時雅人勝流爭與投僑札之分然性故耿介不

宵隨俗媿阿是時君宗族方盛內而居鼎揆官侍從外則乘朱軒任牧伯者不知凡幾而君足未嘗一及其門以故落落終無所遇合惟日與二三同調登臨弔古慷慨悲歌以詩酒相酬和素工書嗜古篆刻荒山叢冢探索忘倦嘗見歐陽率更書姚辨墓誌刻石愛不忍釋解所衣美裘易之不足則益以玉斝雙人皆笑其癖又得濺泥硯琢爲松形鱗而怒勃號曰松硯出入必與偕君旣頻年不得志一旦倦游而歸杜門卻軌尋理故業置歐碑座右而以松硯署其齋日夕摩挲之曰松乎石乎其吾歲寒之友乎未幾而痱疾作手足僵不隨言吐微澀家人請亟攻之慨然曰昔吾乾初府君晚病痱不離扶掖者十餘寒暑著書論道未嘗異他日今吾病

適同之君子學患不成不患病之不去其安於義命類如此有子曰鱠恂恂孝謹能讀書世其家君嘗謂說文爲小學之宗自二徐故訓外尙不無疏略作許氏說文正義若干卷援據經傳特爲贍博垂成而疾奄加乃命鱠卒業焉君患瘠亦十有餘年乾隆丁未月日卒生康熙戊戌月日年七十配朱孺人太學生大椿女夙嫻壺則事舅姑暨所生咸以孝稱君出游則以義方教其子訖底於成先君七日卒子一卽鱠杭府學生孫男二箕簸女二孺人之卒也君疾已革聞之強起視其含旋感慟而終於戲君爲人直諒不以寒暑燥溼易其素蓋古所稱制行之士非耶乃卒以坎坷終其理若有不可知者然而壽躋七十倡隨偕老又有子以昌其業是

亦世之所難而可自憫於地下者君與兄珂友愛彌篤迨歿體適游京師珂治其喪畢無何悲感亦卒平時兄弟相約他日窀穸必同庚戌夏鱠南還將以辛亥歲月日合葬鳳岡先塋之穆用遺命也手行狀泣請一言誌其幽嚮辱與鱠游最久悉君門內之行誼不可以不文辭爰系之誄曰

履賢則今蹈聖軌積蘊未發蓋有蹊蔚乎其文紹厥子愈昔言然竊引比黃岡古原窯室啟月吉辰良祔考妣歿吾共冢生共被交讓翳如木連理於何納銘井椁底百世視此詞不倦

右墓誌銘吳騫撰

陳體

吾家以詩書爲世澤自有明中葉承陳姓之後代有聞人人各有
集見於秀水錢誓石廣文所纂海昌脩志所採者不下萬卷焉其
尤以淹貫名者爲曾叔祖會理州知州摩村公諱鏘堂伯孝廉方
正仲魚公諱鑑仲魚公賦性穎異讀書過目成誦嘉慶丙辰 詔
天下督撫學臣舉孝廉方正時學使者儀徵阮文達公以公名應
舉並手摹漢隸孝廉二字以顏其居復爲書士鄉堂額以贈旋登
戊午賢書六上春官後遂不復作出山計歸築講舍有紫薇山麓
寢處其中一以著書爲事生平一無所好獨於古名人書畫不惜
重價購之所心賞者鈐以二章一肖己像上題仲魚圖像四字一
綴以十二字曰得此書貫辛苦後之人其鑒我其志趣如此所藏

書最富惜兵燹之後皆散佚矣

右筆記陳其元撰

王鳴韶

鶴谿子姓王氏名鳴韶字鶚起有薄田在太倉之鶴瀝因自號鶴
谿子外舅虛亭先生之次子而西莊光祿之弟也其先世事迹已
具外舅墓誌中鶴谿子少於予四歲初相識時年裁舞勻眉目如
畫舉止有名家風度濡染家學高自期許稍長涉獵羣書慕洪景
盧王伯厚陶九成王貽上之風好評論古文人物侃侃伉伉不苟
隨聲附和予嘗謂西莊曰君家又得僧彌矣及予作就壻晨夕與
偕歲時中外姻姪聚會諸謹予或少屈鶴谿子必助予攜挂之以
是知其遇予特厚也予與西莊先後入都鶴谿子侍二親在家甚
謹而學日益進學使戶部侍郎夢麟公賞其文以廷誥名補新陽

學生員後乃改今名性落拓澹於榮利而好爲詩古文兼工書畫
外舅論詩宗眉山劍南真書似裴柳行書似李北海鶴谿子盡得
其傳又與邑高士周晉瞻牧山談畫理遂精其藝與陸孝廉卽仙
稱二妙云西莊自列卿家居以詩文提唱後進評選江左十二家
詩鶴谿子居其一論者不以爲私歲乙未予督學廣東招鶴谿子
至署酬唱往復無間昏旦遇巖洞奇秀輒邀同游鶴谿子嘗得錢
叔寶紀行圖殘本乃弇山園故物欲倣其意自吾邑至粵所過湖
山鎮市各紀以圖規畫甫有緒會予聞先府君之訃忽遽歸里此
事遂輟生平喜鈔書所收多善本每有新得恆就予評泊尤喜元
明人書畫真贊入手立辨家貧不能多蓄有心賞者解衣付質庫

易之弗惜也於邑中文獻畱心搜訪寺觀橋梁殘碑隻字躬自摹
搨攷證異同以補志乘之闕談先達遺事世系派別里居遷徙立
身賢否歷歷如在目前自鶴谿子歿而後生數掌故者無從質所
疑矣生於雍正十年某月日歿於乾隆五十三年某月日春秋五十
有七娶莊氏子嗣學嘉定縣學生嗣祥孫男女若干人銘曰
文毅之裔簪紱縣聯元陽學仙孟夙逃禪有文而隱鶴谿繼焉趺
石琴劍揮灑雲煙詩書滿腹蓑笠一軒第五之名自足千年少託
葭莩晚親笑言人琴永訣風流未湮

右墓誌銘錢大昕撰

王鶴谿名鳴詔新陽縣學生光祿卿西莊之弟工詩畫治古文以

清簡爲工西莊奇其才責以制舉業鶴谿謂人曰兄固愛我然人性各有所好不可彊也鶴谿顏其所居堂曰逸野旁闢一室懸蓑笠以見志嘗自作蓑笠軒圖少詹事錢辛楣視學廣東邀與俱往途中遇名勝必往游有記程詩若干卷歸而授徒講業終焉著文集十卷春秋三傳考十三經異義祖德述聞竹窗瑣碎其若干卷西莊次鶴谿詩江左十二子中論者不以爲私

右聞見錄吳德旋撰

王鳴韶原名廷諤字夔律號鶴谿西莊光祿之弟也工詩著有逸野堂集兼精繪事嘗以畫卷寄邵明經西樵錢宮詹竹汀題其後云鶴谿爲西樵作山水長卷煙波萬里雲壑千重雜樹疏篁流泉

曲磴或平田可耕或精舍可隱淺深奧曠各極其妙石谷之緻密
墨井之超逸兼而有之其在斯乎西樵蚤讀萬卷書以磊落英偉
之才慕騷人遠遊經趙魏梁宋之郊涉嚴瀨泝章江浮洞庭入瀟
湘所見怪奇幽渺目不給賞倦遊歸老十畝之園優游自足所謂
納須彌於丈室中須彌不小丈室不大也試展斯圖彷彿在目又
所謂華嚴樓閣彈指涌見也予兄事西樵讀書好遊與西樵同所
恨陋菴破椽無西樵圓居之適而南北經行蹤跡無慮萬餘里湏
江贛水彭蠡馬當則與鶴谿同舟者數月其間風景頗與斯圖相
似鶴谿能爲我更作一卷以識前遊否乎貪癡一念隨觸便生放
筆爲之失笑

右墨香居畫識馮金伯撰

舒位

君姓舒氏名位字立人又字鐵雲直隸大興人曾祖勳邑庠生祖大成康熙庚辰科進士翰林院檢討父翼廣西河池州知州以君伯希忠官江南寄孥於吳遂家焉誕之夕母沈夢一僧手折桂花稱從峨嵋來故小字犀禪十歲下筆成章年十四隨父宦粵之永福讀書署後鐵雲山因以自號安南入貢隨父出鎮南關迓使者賦銅柱詩相贈倉弱冠登賢書值河池君喪僑寓湖州之烏鎮者十年既從王朝梧觀察之黔值南籠狹苗不靖威勤侯勒保統兵征之觀察身在行間君爲治文書勒侯見而器之恆與計軍事狹苗平勒侯移督四川爲經略卒三省兵攻白蓮賊與君約曰子之

才傳修期馬賓王流也從我游軍歲治中別駕所以煩士元者在
吾無憂君以母老道遠思歸辭曰昔溫太真東晉之國士也絕裾
違親爲論史者所惜吾豈以五品官而置七旬垂白於八千里外
乎謝侯南歸貧無以養恒負米湖湘閒歲一歸省母旣又客雲間
秣陵會稽地較近輒數月一歸省中嘗一遷嘉興再遷蘇州九上
春官皆下第遂絕意進取淮南巴君重君才延之並爲刊所著詩
乙亥十月君在真州聞母喪戴星而奔不納勺飲者彌月以哀毀
卒死孝也君性情篤摯好學不倦於經史古文無不讀尤喜觀仙
佛怪誕九流稗官之書一發之於詩國子祭酒法式善以君與嘉
興王曇昭文孫源湘爲三君作三君詠善書各體皆工雖倉卒點

畫不苟能吹笛鼓琴度曲不失分寸所作樂府院本脫橐老伶皆
可按節而歌不煩點竄君在勒侯戎幕由女從征者曰龍么殊甚
佚麗俟欲以歸君君辭曰非所堪也君之爲詩專主才力每作必
出新意嘗言自漢魏至近人詩鮮不讀者非盡其才無以立也不
作可也作而不傳猶不作也故君所作雖水齋詩不沿襲古法而
精力所到他人百思不能及非其性情篤摯所見端歟余交君久
娶東蕭君掄久客余尤與君善君旋吳必過余與蕭君作數日談
故知君較深君燕產也先世久宦無家母久居吳安焉君生卒皆
在吳友人謀葬於吳並於武林謀著籍焉從君志也子三昌枚鎮

樓祖椿女一

陳文述曰乾隆嘉慶之際詩人相望歸愚守宗法隨圓言性靈學之者眾未有能盡其才者君獨以奇博艸獲橫絕一世余所識詩人眾矣必以君爲巨擘焉至性過人殉母以死詩人實孝子也可悲也夫

右傳陳文述撰

君祖大成康熙壬辰進士翰林檢討父翼諸生永福縣縣丞君十四歲隨父之永福侍父出鎮南關迓安南貢使賦銅柱詩壬寅入都下第居京師發檢討君遺書數萬卷讀之年二十四應戊申恩科京兆試中式永福君歿母沈太孺人固吳人遂居吳王太守朝梧擢黔西觀察邀君同行會紳苗反大將軍威勤侯勒保檄觀

察從征君爲治文書侯大賞之數召至軍中與計事侯移督四川邀君同行君以母老辭既歸貧無以養仍幕游近地歲歸省母母壽至八十八而終君年已五十悲痛過度卒時距太孺人之喪僅七十有三日耳

右行狀張維屏錄

龍幺妹者貴州土司龍躍之妹也威勤侯勒保征苗檄調土兵適躍病命幺妹率兵馳赴軍門妹年十八身長面白結束上馬出沒石矢閒指揮如意洵奇女子也事平侯欲爲幺妹執柯將以歸舒鐵雲鐵雲婉言卻之因爲詩以紀之其詩有云然脂暝寫蔣三妹歃血請行唐四姑又云軍令靜原同處女兵符端合付如姬余詠

其事有云石砫自成娘子隊木蘭原是女兒身乘龍消息方求士
歸未因緣且讓人問瓶水齋集因識其略爲修眉史者添一段佳
話云

右松軒隨筆張維屏撰

舒鐵雲孝廉位大興才人也所著瓶水齋詩集陳雲伯大令王仲
瞿孝廉多與唱和鐵雲年十四隨父官粵西與安南貢使賦銅柱
詩相贈答傳誦外裔

右紀聞陳康祺撰

熊環崇

海厓先生姓熊氏名環崇原名瑞州新昌人乾隆戊申舉於鄉嘉

慶辛酉大挑一等分發山東未及補缺而歿先生少負異才受業婦翁李畏亭先生之門所作時文皆力去陳言獨抒偉論氣滿天地力闢古今藏橐數十篇皆所謂曉破其眶子者然劍拔弩張尙未能與道大適蓋其詣於時文尙不甚深而其全副精神專注於古文詞也嘉慶乙亥予館荷舍之棲月寺得讀先生手橐及所選古文自史漢至唐宋元明畫分爲五大編細字密注抉微闡奧眞深心於此道者其自作古文惟明史論五十首已經成帙可以單行餘文惟與譚荅鄰書最佳其他皆賀生弔死之作橐亦不多疑

其姪紹心收之未盡史論以徵實爲議論綜覈斷制波瀾老成應
酬文雖不過鄉曲姻親而領異標新尤爲獨絕予頗憾先生不得
登承明著作之庭及居都會之地發揮無大題目提唱亦無宗工
遂致姓名不出鄉國之間而文章且將飽蟲鼠之腹不禁慨然太
息旣而思之文無窮達亦視其人自爲耳果其胸襟闊眼界高精
神復縝密不漏則雖未登廊廟而借古事以寓褒貶既有關於天
下國家卽就應酬文字以爲諷勸亦有裨於人心風俗安見韋布
不如措紳哉

右記李祖陶撰

方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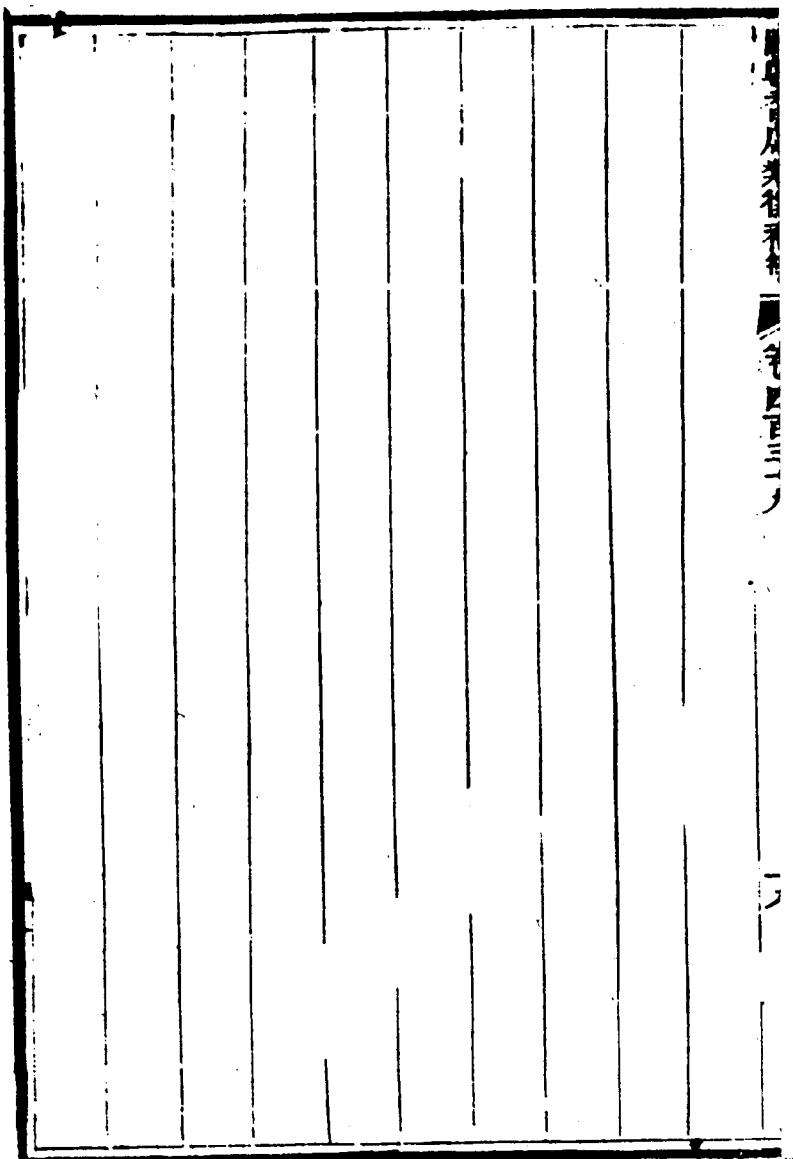
吾友方君晞原以乾隆五十四年七月廿有七日辛亥疾卒於漢皋邸舍越十月四日丙辰輿櫬東還權厝於縣北陽峯里之原其孤起冢等泣而請誌於余嗚呼吾忍誌吾晞原也夫自余之交於晞原四十年所矣曩者吾師樸山方先生來自湧安主紫陽書院講席余等執經門下與晞原俱於是乎始相識先生旋返彼此分攜閒一過從然歲時率不數數洎甲申乙酉之間余在豐南而晞原與汪子稚川吳子惠川及其弟箕浦下帷於辛橋乃獲晨夕焉其後余館西干長慶寺授徒之暇晞原輒邀至其家不則旬日過余釐躬行之得失證學詣之醇疵往復流連繙以規勸雖臭味不

也先是晞原從張孝廉豹林游迨紫陽以往轉益多師於婺源則江徵君慎修於桐城則劉學博海峯授受淵源醇而不雜加篤志嗜古雖塵務旁午酬應繁如恒手書一卷炳燭咿唔比漏下四十刻始息如是者三十年其爲學自漢注唐疏以洎宋五子之書皆博涉徧觀擇其善者而不泥於一家不諱於一說嘗語余孔門而後言絕義乖儒流滅裂然人道所以不終爲鬼魅者程朱之力也吾儕惇行實踐師尊之不暇而敢妄有瑕疵乎又竊悼文章之敵與余屈指數十年來師亡道喪傳述無人不獨紫陽同門零落殆盡雖近歲辛橋二川亦奄忽物化宿草墓門云誰與質而後生少年苦無趨嚮故所與接遇其有志自樹不詭隨流俗者必誘進

而獎成之諄諄懇懇一如其親子弟然所著道古齋初刻其風律
直埒安溪而自然過之然晞原未嘗以自是又時時促余與共商
榷取前明定待在閒諸選擇其尤雅綴緝成書如文粹文鑑之例
略存經義一綫以待後之人嗚呼此晞原公誠之心達乎疇類者
也晞原家世業漢皋自其尊甫藩理公時經紀得所有大以盈俾
晞原里居爲之繕祠宇葺社壇治嶺阪平山蹊且卜宅以妥其高
曾累世之喪未葬者又以其餘波及族姻久故時其緩急人得其
意間見背負亦度外置之蓋其輕財而重義也如此比歲以來晞
原自以年老子幼鞭長弗及屢欲取漢皋之業休而息之未果也
去年春始成行余往送諸其家每更闌酒罷並坐深談委曲纏綿

未忍分割余固疑此斂別耳何睠顧若是雖晞原亦不自知其何
以至是也嗚呼孰謂晞原之一去而不復返耶晞原將爲起泰娶
婦有吉日矣而晞原死赴至家人議從俗借吉起泰泣曰烏有執
親之喪而沐浴佩玉者乎聞之者皆泣余亦泣而撫之曰子若是
而翁爲不死矣傳云非此其身在其子孫余私度天之所以大晞
原之後者必將有在而獨惜余之老而未及見其成也晞原諱矩
靈山人由恩貢生需次學博學者稱爲以齋先生春秋六十有一
夫人豐南吳氏側室汪江張氏丈夫子二人起泰也長其弟曰起
謙世系具晞原所爲藩理公行述中不備載載其所學之醇與其
志之公且溥而當世之不復有斯人爲可哀也

右權厝誌胡賡善撰



184-042

姬履泰子光璧

先生山右諸生也姓姬氏諱履泰字季安藜翁其號世籍永濟諸
馮里先世以詩書起家至南塘先生尤多隱德是爲先生父先生
性醇篤年垂七十每念及怙恃輒之墓所攀枝泣然不自勝好讀
書家故貧苦乏繼晷資偕其仲成天公各爇炷香照讀聲達里閈
書室聯云聯牀夜雨尋歡永夢草池塘得句新爲莘野秦徵君經
造訪時賦贈句人競傳之從祖號晳翁者以易學名重河汾間先
生少及見之終以未得從學爲憾曰學不通洪範河洛不得爲識
字人其期嚮深遠如此詩宗少陵工古文辭生平未嘗作草書其
論書守伊川一筆一畫語爲則時同郡崔汝掌程夢乃姚聖斯荊

韋夫李海峯諸公皆負夙望少許可特心折先生以爲今日復見前輩風力舍北築小圃暇輒芸草其中日行文不可著一閒字亦復如是家在黃河岸嘗手一編灘頭坐讀自謂借風帆沙鳥助文心耳其季子光璧憶親句云芳草綠波傳畫詠杏花紅雨歇春愁紀實也善飲酒遇二三故知徹夜飲無醉容居家教子弟綦嚴與人皆古道交有時面斥人過退無後言人樂親之值歲歉饔飧或不給光璧有憂色先生晏如也爲詠家貧思減膳句以慰之乾隆己酉光璧領鄉薦先生語之曰唐辛元馭云兒子仕宦有人來說貧乏不能自存此是好消息若云財貨充足衣馬輕肥此是惡消息汝其識之一僧餓垂斃先生方借米歸見之慚然分其半賜之

倜儻好施于其天性也尤好汲引後進有請業者來薄暮借鄰燭爲之講說不倦故河東知名士半出先生門先是嚴陵周砥齋先生守備試郡諸生奇先生文擊節朗誦至於脫幘廉其貧厚贈之已由延綏觀察之豫之廉使任道出蒲欲借先生往固卻之時砥齋書法紙貴或持贈數幅謂可獲重值笑不答人以是益高之先生既荷重名數奇不售會嬰疾遂絕意進取然猶不廢學臨屬續呼光璧前諱諱曰汝識抑揚頓挫衝口而出乎蓋自道其所得力也晚號西村老人所著有西村老人集先生有女秋園能讀父書長光璧十餘歲光璧幼誦詩暨漢唐文多其口授蓋家學淵源先生不獨有子云光璧號杏農余與訂交逾二十年故先生學行家

世知最悉杏農嘉慶辛酉成進士長余五歲著抱甕草堂詩詞鈔
補拙氏曰杏農爲余言先生劇許余所爲詩暨駢體文命生徒鈔
讀音謝朓見孔闇所代草孔稚珪讓表手折簡寫之謂是子聲名
未立應共獎成先生其殆猶是意耶雖然先生謬許余余未獲一
見先生顧每與杏農論文輒沁人心脾私淑諸其人抑又竊幸焉

右傳閭紹世撰

黎簡

簡生粵西十歲能詩歸里益肆力於古其詩峻拔清峭刻意新穎足跡不踰嶺海內詞人想望風采名流來粵者咸折節下交簡才思敏妙兼工書畫書得晉人意畫直造元四家堂奧著有五百四峰堂詩鈔藥煙閣詞鈔芙蓉亭樂府注莊韻學

右廣東通志張維屏錄

嶺南自三家後風雅寥寥比來余所知者張庶常錦芳馮戶部敏昌溫編修汝适潘舍人有爲趙大令希璜而簡民爲之冠性好山水屢入朱明洞天窮其幽勝朋儕罕有當意惟與德清許宗彥無錫孫爾準爲詩文交其詩峻拔清峭刻意新穎言人所不能言

右湖海詩傳張維屏錄

時張薦房錦芳以詩名里中得一樵爲勍敵李南澗令潮陽見其詩曰必傳之作也造廬訪之於是二樵之名傾動一時己酉以選拔貢太學旋丁外艱繼得疾未赴廷試足跡不踰嶺海內名士想望風采恨不獲一見鉅公來粵者咸折節下之其詩意境幽峭吐屬深警戛戛獨造剝目怵心似非經營慘淡不能成一語者顧才思絕敏無論長篇短什援筆立就蓋其天姿既高而又深造自得故雖縋幽鑿險如出天成方之薦房一奇一正旗鼓相當未可以意爲軒輊也

右嶺南四家詩鈔張維屏錄

二樵山人所居曰百花村有亭曰眾香有閣曰藥煙以婦善病而名之也山人襟情脫灑意趣蕭閒視花鳥若友朋以筆墨爲耒耜時往來仙城佛山之間旣登拔萃科當貢入成均將北行以事不果生平擅詩書畫三絕其詩由山谷入杜而取鍊於大謝取勁於昌黎取幽於長吉取豔於玉溪取瘦於東野取僻於閩仙錘焉鑿焉雕焉琢焉於是成其爲二樵之詩其書意態欲追晉人中年兼學李北海晚年寫蘇黃兩家之體居多其畫一種蕭疎澹遠倣倪高士一種淋漓蒼潤蓋欲由梅花道人而問津於北苑也山人所寓求詩書畫者日填於門硯田所入頗豐足以自給旣歿人得其手蹟珍逾瑣璧焉山人自稱樵夫又號石鼎道士

右聽松廬文鈔張維屏撰

粵東最怕旱二樵詩云廣州受旱無旱色旱甚水田猶一碧富兒不信山縣田乃有炎炎千里赤

右聽松廬詩話張維屏撰

張黃黎呂之稱由於李南澗司馬南澗將死郵書至粵東云願乞張黃黎呂各製輓一篇於此可見司馬與諸君交誼之篤

右松軒隨筆張維屏撰

按黎先生字簡民號二樵廣東順德人

呂堅

石驥工詩古文辭爲諸生時李南澗見其詩奇之由是得名性兀岸自異少所許可豪於飲高談雄辨四座皆驚家貧甚然胸次落落無所介雖簞瓢屢空笑傲自若也大興朱石君相國桂粵粵之名士咸被延接而石驥與二樵尤見稱許顧蹭蹬名場老而不遇磊落抑塞之氣時發之於文與詩幽艷陸離奇情鬱勃不啻作一常語所著遲刪集六卷文附焉

右嶺南四家詩鈔張維屏錄

嶺南四家石驥最後沒張黃黎兼工書畫呂遜之呂爲古文張黃黎亦不能及也

右玉壺山房詩話張維屏錄

呂石驥有絕句云一年一見一愁予多病心情懶著書千里月輪
分半月卿持青桂我蟾蜍可謂豔情奇想

右聽松廬詩話張維屏撰

按呂先生字介卿號石
颯廣東番禺人貢生

孔繼涑

信夫諱繼涑孔子之六十九世孫而曲阜衍聖公諱傳鐸之季子也幼而才雋衍聖公爲聘華亭張尚書照女女殤而君遂習於張氏尚書以書名天下君得其筆法書益埒之又善於鑑別收集古今名家書鏽刻論辨世所傳玉虹樓帖也其於詩文爲之皆工善乾隆三十三年余主山東鄉試得君及君兄戶部之子廣森時廣森才十七歲而君年四十餘名著海內久矣其後廣森得第爲檢討以經學稱三十五歲而殞君之少也值上釋奠闕里嘗充講嘗官及爲舉人累會試不第納貢爲中嘗舍人未就職又值上東巡於中水行宮召使作書及進上稱善然竟不獲仕終於

曲阜初衍聖公夫人李氏生冢子繼漢繼夫人徐氏生戶部及君
冢子之後襲爵三世君與戶部皆及之其遇曲阜公事以祖父體
自任也其氣皆剛直人或與之或否其後戶部不樂家居客游杭
州以沒檢討哀痛遽殯不數年而君又繼之嗟乎君與檢討之生
世第一家也又以文學才藝名著天下余一旦遇之二三十年間
見其死亡至盡雖其文采風流不可磨滅而志意抑鬱乃更有甚
於常人者其可悲爲何如也君於交游有始終之誼鄉里值歲饑
出千金振之者三焉乾隆五十五年余在鍾山書院君夏來江甯
視余再宿而別君遂以是年十二月戊辰卒年六十五無子以戶
部少子廣廉嗣將死貽書乞余銘其墓銘曰

猗子聖人之世也廓其知也蔚其藝也名上聞於朝而下載於四
裔也完則毀而剛則折也有疾而不可久也銘託余哀以待後君
子之達其志也

右墓誌銘姚鼐撰

君諱繼涑字體實號谷園孔子六十九代孫世居曲阜衍聖公諱
傳璽第五子也公配王夫人繼配李夫人徐夫人君與直隸大順
廣道繼洞丘部廣西司主事繼汾並出自徐生十歲而孤讀書異
常兒年十五補四氏學生越二年歲試第一廩於庠又二年以優
行生貢成均數奇秋試既得復失屢困席舍乾隆戊子年四十三
始與戶部君子廣森舉於鄉廣森後登第官檢討以經學稱其舉

也年才十七君則文章老宿士論推服咸挾手慶日谷園今入彀矣兩赴禮部試被放遂家居養母不復與計吏偕幼聘婁縣張文敏公照女文敏書名海內君能得其筆法時以小司寇目之求書者紙堆几案若束筍中年進而學蘇黃學米晚更學歐虞顏

天子尊師重道釋奠闕里君八逢盛典少時嘗選充講書官甲辰禮成上於中水行宮命君倣張書以進奉旨好像張照畱覽發憇勤殿是秋徐太夫人卒君上有四兄時惟戶部君存戶部君性亢直居鄉往往不諳於眾會徐太夫人葬事及所著孔氏家儀兩抒文網多齶歎之者禍幾不測荷聖主矜全罰輸金交河隄使者再論戍邊恩許納鋐以贖君同憂共患出己貲助戶部君

前後萬七千金已而戶部君客杭州疾作沒余家君率戶部君子來迎喪歸不數月檢討痛父死亦亡君悲哀填膺數出游以紓其結轎每抵家輒忽忽不樂庚戌十一月遂以疾卒於里去戶部君之沒五年耳生平勇於爲義歲凶嘗三出千金以振饑人族有貧無以斂者不待告附身之具早爲之備於房師張愚髯有割宅指囷之風其他濟人緩急不可殫計性嗜古人墨蹟碑版鑑別精審所刻玉虹樓帖十六卷鑑真帖二十四卷摹古帖二十卷 國朝名人法書十二卷張文敏瀛海仙班帖十卷並行於世幼聘文敏女未婚殤娶於華亭王尙書儼齋公女孫長蘆轉運使光麓公女有婦德稱賢內助獨不宜男爲君置蓬室亦無子戶部君第七子

廣廉爲君後

論曰士抱道藝於身人知之宜也不知之君子亦無悶也君年逾
強仕始名列賢書終不得一第以沒己丑榜後 上命簡落卷字
畫端楷者君又不得與旣納貲爲中書舍人不就蓋君之遇誠蹇
而君之志亦可悲已若其事母奉兄兄亡撫姪戶庭以內藹然秩
然則又所謂施于有政是亦爲政者矣於祖訓何忝焉

右家傳梁同書撰

湯脩業 錢伯坰 莊宇達 張蟾賓

武進湯賓鷺名脩業蔚岡先生子少好學博覽強記尤悉故家遺事有毘陵文獻之目乾隆己酉庚戌間常州議修府志賓鷺撰人物槩本垂就志書不果成而賓鷺卒賓鷺性嚴毅執節守道雖困於飢寒勿恤也嘗除夕斷炊所親錢魯斯過之與之論經義娓娓不倦謂孟子桃應章問荅思之累日畢竟未安其胸次高曠如此錢魯斯者名伯坰陽湖人國子監生魯斯幼穎悟弱冠以能書名從叔父文敏公器之令從游學京師因得盡與一時賢豪長者相結受詩古文法於桐城劉海峯謹守其說不更名他師書以李北海爲宗亦時似蘇子瞻黃魯直董元宰所至牋素墳委嗜飲酒酒

酣作書往往至數十幅不倦其接人無貴賤一視之遇所當意雖
田夫村老市井賈販與談論竟日夕無厭敷心意有不可雖士大
夫亦面斥之魯斯少受經於同郡張步青而步青子皋文治古文
有名魯斯自以嘗從劉海峯受古文法知其利病而世所稱能文
章家破壞古人法度肆其詖淫無忌憚之詞以爲奇絕唱一和百
莫言其非魯斯意弗善也及見皋文所爲古文悉與劉氏法合乃
大喜因取嘗所有得於學書之旨通之所受於其師劉氏爲古文
之道與皋文論之其言曰吾曩於古人之書見其法而已今吾見
拓於石者則如見其未刻時見其書也則如見其未書時夫意在
筆先者非作意而臨筆也筆之所以入墨之所以出魏晉唐宋諸

家之所以得失熟之於中而會之於心當其執筆也絲絲乎其若存攸攸乎其若行冥冥乎成成乎忽然遇之而不知其所以然故曰意意者非法也而未始離乎法其養之也有源其出之也有物故法有盡而意無窮吾於爲詩亦見其若是焉豈惟詩與書夫古文亦若是則已耳其持論如此而於世所推古文巨手者雖亦不廢游從至於論議終不爲其所移也嘉慶十七年魯斯年七十五六月某日得病卒其內弟莊宇達達甫爲之狀盛推魯斯之爲人比之陳仲弓黃叔度或以爲當或以爲過焉其年十二月達甫亦卒達甫武進縣學生嘉慶元年 詔徵孝廉方正之士武進以達甫應達甫辭之不獲自是不復應進士舉以經教授一時名下士

多出其門著有春覺軒詩文等集張步青者名蟾賓常州府學生性沈摯寡欲少言與湯賓驚交最善賓驚好面折人過雖貴介無所避步青色溫而恭平生未嘗與人迕人亦未嘗迕之或問之曰天壤間何處可使性氣步青有異表中夜目光閃閃或一二尺許嘗自言秋夜偶玩月河漢間雲鱗鱗士女數十人雲裳霞帔執諸樂器飄飄過太虛膚髮纖悉可辨云

右聞見錄吳德旋撰

馮偉

嗚呼古文之不講於世久矣柳子云文以載道道也者天地民物之故禮樂刑政之原孝弟忠信仁義之指聖賢所以修之於身而施之於天下國家者也今不此之講而一惟科舉文字是爲是亦學術之衰已當此之時而不網於俗學不誘於勢利日夜孳孳博觀聖賢之書以求指趣所在是非有志之士而能然乎韓子有言志乎古者必遺乎今夫誠志乎古人之道雖學之有至有不至而要爲韓子之所許若仲廉者豈非其人哉仲廉馮姓偉名偉人字仲廉其自號也世爲太倉潢涇鎮人曾祖璧祖漢州庠生父懷璞太學生仲廉少穎異自其成童已好讀古書不爲章句之學弱冠

與兄同補博士弟子員兄名俊字俊人亦有學行逾八歲爲乾隆辛卯舉於鄉一試禮部不第遂絕意進取益讀書治古文辭義法本之史漢而創意造言必歸自得所著如生理本直論聖人前知論原天人之故原陰陽之故等篇皆卓然見道之言其他文亦近正少駁異者然仲廉不自是嘗語余吾徒作文非獨韓柳歐曾爲不可及卽明歸熙甫望之已在青雲上矣蓋仲廉深有見於斯事爲難奮其力以與古人相追逐知其不可及斯求其所以及之也然則充仲廉之志其進豈有量哉而不幸死矣沒後有以遺文示桐城姚姬傳先生者先生與余書稱其識見甚高爲近今未易有之材非妄歎也仲廉旣好書嘗得道士養生書讀之習導引術屏

除肉味時時棲僧舍中人因謂其漸二氏之說不知仲廉中歲多疾特借是以屏羈遠俗而非果有惑也觀其與人書云古之君子其自爲也循循孝弟而已其爲學也孜孜禮樂而已未嘗言性言仁駕虛辭以市人也吾以爲孝弟禮樂保性莫大乎此存仁莫近乎此務爲大言自謂微妙而倫常虧廢是孫卿所訶賤儒也又曰道之難言也不如藏之於心爲得由强索以自然由堅守以幾化心得之久口辨自忘嗚呼仲廉之學識如此而謂冥惑溺於異端者乎仲廉性孝友事兄如父撫庶弟如子兄病方計偕聞之輒馳歸比歿哭之過時而悲居恆訓子若從子必於禮義家貧授徒自給各視材器而成就嘗慨然謂士不可虛生必思有益於世惟教

人爲善斯益之大者嗚呼以彼之志使得用於時豈其無所設施
於天下者而窮約以死可悲也仲廉以乾隆五十六年正月二十一
八日卒年四十有八娶瞿氏無子以兄子恆爲己子著有文集十
卷詩一卷劄記八卷老子真解一卷恆將以嘉慶年月日葬君於
某都之原以余之習知仲廉也來乞銘故爲論其志之所存而系
之以銘銘曰

匪抗其志曷舉其躬豈其有所樂乎此故不與世而苟同其文彬
彬道則豐後有讀者當知公

右墓誌銘蕭鑑撰

姚洙楷

姚洙楷慶元人實世居永嘉父比部郎梁號佃芝母王淑人錢唐儒家女以乾隆癸巳八月生君於京師宣南坊之私署有異徵祖母陳太淑人喜得孫而冀其易育也男而以女呼之小字同人六七歲時方伯陸青來先生異其才改字曰魯培並贈句以爲楷魯國聖林所植非凡材也君穎悟天成自其未就傅時父母抱膝上口授經書故事所記已不下萬餘言稍長從師學誦書日以寸計卽師所未嘗講授多能自以意解學詩文未經年出語驚一座人如趙普王旦張浚論及追王上祀解議論清拔過人皆其十歲在父山左學政署中作也十二歲讀書江右桂雙樓副使鷺湖沈公

耳其名欲面試君袖授經圖過訪索題君據圖所作侍女捧經狀
並沈自跋寶虹小記立成斷句以獻沈大嘆賞謂其筆下飄飄有
仙氣詩具載遺橐中始君受書法於其父運筆已深得古人意比
齒漸壯舉力益勁徧覓晉唐閒碑刻及名賢墨蹟自臨倣兼昕夕
孳孳於古自丙午十四歲隨父入西粵討論古來解經得失同異
而折衷之每書自爲敘論不數年成通儒又以暇輯平日所歷山
川名勝及古賢名蹟登臨憑弔之作爲松寮雜橐蓋君雖年少而
所得已有以自信顧以隨宦萬里至十八歲始歸里一就試試輒
冠其曹督學寶公以大器待之次年君十九歲比部君爲締姻范
氏令入京完娶並就北闈試乃行次錢唐而卒計君六歲始受書

七八歲習詩古文距就木時爲歲無幾又隨父自燕之齊之吳之蜀之楚粵奔走往返向學之日亦淺而所就卓卓如是雖少年能自力其父母能訓迪殆得於天者多願不圖天生之又從而尾之也君既歿父母痛之甚凡君自撰著暨所辨論古人星學地理名號封爵律呂之書檢置一篋不忍啟視聞出示人輒不勝嗚咽比部君又每向人述君自少有至性不習嬉戲禮度若夙習十歲自粵隨母奔祖母喪哀號累日不食有弔者稽首拜荅如成人余先配王淑人早卒無所出其母循甌俗以中元日令兒焚寄楮帛疑所稱時甥某在旁曰兒寄母宜書先妣兒曰余母氏在堂是無別書前妣宜從弟秉川聞之驚嘆曰是兒他日議禮之宗也辛亥北

上次茭道其母墮與臂幾折兒延醫日夜敷治逾月內子幸無恙而兒心力已盡至富陽而病猶強起慰母爲舅氏蘭皋明府作駢體詩敍繕之體蒸蒸汗出遂不支又言兒卒前夕語其母曰江西西院清府駐守芙蓉廳遣吏繞舟迎兒不得終事母矣續又以詩見夢於母字畫皆古篆彷彿記十四字類非常人語嗚呼君才而孝其異又如此豈獨其父母痛悼天下皆惜之余辱與君父交因詮次君事蹟而爲之傳

右傳戚學標撰

汪縉

彭紹升曰儒佛之相爭久矣自趙宋以來道儒學者尤喜闡佛獨慈湖楊氏西山真氏潛谿宋氏白沙陳氏其書不諱言佛且樂引以爲助至陽明王氏倡良知之學一再傳後折而入佛者殆不可悉數其最著者大淵趙氏復所楊氏海門周氏石竇陶氏擔園焦氏東溟管氏正希金氏乃遂徹兩家之藩以究竟一乘之旨其人類皆卓然有本末非苟爲論議者拘牽之士欲槩舉而屏之不得也近百餘年中王學既衰而道程朱者閒出往往樹門戶塹城府於是乎儒佛之界重生棘刺矣吾友汪子大紳讀古人書統同辨異喜道程朱陸王之學通其隔闊其於西來大意信解甚利慕大

洲一通之作著二錄三錄以明經世之道著讀四十偈私記以通
出世之鯀著讀易老私記以貫穿天人之際窮原洞委縱橫自在
匠心而出獨蹈大方可不謂知言之選歟大紳名續世爲休甯人
祖懋琳始遷於蘇父元棟早卒母程氏以節婦旌有二子大紳
其長也少不善記誦年十六試爲文數百言立就塾師趙君爲甯
文有師法導以先輩程尺已而疾亟屬大紳必事其友吳君漢滌
遂延吳君於家吳君亦喜先輩好讀書故大紳之文得早自拔俗
者兩師之力也年三十一補吳學生遂一意治古文覃思奧赜游
刃百家積滿而流沛然無阻有廣嚴福公者三峯耆宿也見其虎
邱題壁詩詫曰是白衣乃大有道根里人沙斗初見其枯題等作

曰此老杜先天詩也初謂予從老杜出卻是老杜從子出而嘉定
王光祿以爲讀大紳文十洲三島悉在藩溷間矣然其生平相與
講學論文往復不厭者獨予與羅臺山而已臺山甯都人善古文
亦兼通儒釋初至予家見大紳小文異之遂造訪讀其三錄歎曰
海哉向觀君谿澗而驚予則淺矣袖而歸發其菁華兼繩削其不
合兩人輒相視莫逆也萊州韓公復講程朱之學知來安縣關建
陽書院聘大紳主之以正學道諸生已而歲荒輟講歸教授里中
落落不偶嘗一應浙江學使竇公聘校試文歸而養病家居以法
自娛不復應科舉食廩歲滿貢太學未得教官而卒年六十八臥
疾數日口不及家事索茗盡兩甌連稱好好而逝時乾隆五十七

年六月五日也一子殤立從孫玉藻爲後大紳在時世多以文士
目之述其自述亦不過曰因文見道而已然生平志趣殆不可測
嘗作無名先生傳云先生講學不朱不王先生著書不孟不莊先
生吟詩不宋不唐先生爲人不儼不狂先生處世不圓不方復作
歌曰先生有耳聽清風先生有眼看明月先生有身神僊人先生
有家山水窟先生於事無不有人欲說之壁挂口又作撞庵先生
記自稱學無牆壁行無轍迹其游乎儒曰坦蕩蕩游乎釋曰冷湫
湫游乎儒釋曰坦蕩蕩冷湫湫噫大紳之意則遠矣晚而與予書
言孤往之趣曰天之高也不附於天地之厚也不附於地古今之
寥闊也不附於古今孤往而已矣人物孤往也交游孤往也著述

孤往也名海中人老死不相往來矣予聞其言而悲之自莊屈以來述作相望具此心眼者幾何人哉其在孔門所謂嚙嚙者邪抑所謂踽踽涼涼者邪吾無從識之矣大紳旣歿遺書具存于刪而錄之復次第其本末爲之述俟論定於後之君子焉

右述彭紹升撰

先生諱縉字大紳吳縣諸生少孤程太孺人撫以成立幼入塾讀書性不善記年十六試爲文數百言立就其文在荆川百川之間至於發揮經旨涵泳道德唐方二家所不及也喜爲詩以陳子昂杜少陵爲則不二師見其虎邱題壁詩詫曰此白衣大有根器後見寒山拾得詩喜其字字句句皆從性海流出是以詩作佛事

有空山無人水流花開之妙境非若王安石之句摹字擬也尤工古文人所不能言者能言之人所不敢言者能言之人所不能暢者能暢之人所不能曲者能曲之人所不敢言者能言之人所不能暢水月圓通有不可思議者尺木居士許之曰噓氣成雲王光祿西莊云讀大紳文十洲三島悉在藩溷間矣然而先生之志不在此也有詩曰消沈文字海萬古涕淋浪先生之志蓋在向上一義矣壯歲讀陳龍川文集慕其爲人思見用於世既而讀宋五子書又讀西來梵筭始悟其非謂趙宋以來儒與佛爭儒與儒爭轍轔紛紜莫能是正乃統其同異通其隔閡倣明趙大洲二通之作著二錄三錄以明經世之道又著讀書四十偈私記以通出世之法嘗

謂薄曰吾於儒佛書有一字一句悟之十餘年始通者讀二錄三
錄當通其可通者不可強通其不可通者尺木居士謂先生之論
儒佛一彼一此忽予忽奪似未深知先生者先生豈無權量於其
閒耶先生落落寡合往來最密者尺木居士一人而已曾主來安
建陽書院以正學教諸生緣故饑輒講歸又嘗應浙江寶學使聘
校試文非所好也歸而閉戶習靜不復應科舉作無名先生傳曰
先生講學不朱不王先生著書不孟不莊先生吟詩不宋不唐先
生爲人不羶不狂先生處世不圓不方復作歌曰先生有耳聽清
風先生有眼看明月先生有身神仙人先生有家山水窟先生於
事無不有人欲說之壁挂口自述其孤往也如此以食廩歲滿貢

太學未得教官卒年六十八臥疾數日口不及家事索茗盡兩甌
曰好好而逝

石宋學淵源記附記江藩撰

徐珩

翁姓徐氏諱珩字楚白一字昌眉海鹽人祖友貞順治戊子舉人知江西鉛山縣歷署廣信知府而卒父辰臣國子生母張氏生母朱氏翁生六歲而孤家貧不能自存乃棄制舉業究心經世之要跳身遠出佐人几案徙家江南之清河精於河務時河南巡撫何恭惠公方任桃源司馬知翁名敦聘入幕每有興革輒以詢翁翁爲策利害較得失口陳手畫洞中竅會何公俯首以聽倚若左右手迨何公持節中州遇河工大事猶必移書咨決也徐州建護城石隄朝命少司空德公董其事宿虹蔣司馬承檄分築翁時與偕謂原估丈量甚謬必退移數丈方可開槽德公初難之工不就

如其言工成乃歎服楊莊口塞漕艘不得渡翁時佐外河邊司馬勸以開王營減墳洩黃出清不兩日而千餘漕艘果出口制河二惠物色得翁喜曰河工有人矣翁弱冠在工垂老不懈閱歷既久洞悉河防嘗謂本朝治河良法美意至周且備而猶時有河患者由海口久淤不得暢流所致因著爲論說將以告之當事會有尼之者遂不果乾隆五十七年七月以疾卒年八十五子三清瑞熙瑞廷瑞來乞傳者熙瑞也

贊曰往時吾吳有陳東莊先生者通儒也嘗著導河書三篇其略云自國初防海寇軼入雲梯關因於海口分列梅花椿而海口漸淤自設葦蕩營於淤地而海口益淤下流之塞益多則上流之

決者日甚勢有必然無足怪者今則開之難以施功聽之貽害無
已當盡舉此數十里之地委而捐之撤屯聚之兵民任河流之泛
濫則海口既復而下流壅塞之患亦除矣予初讀之甚訝其言比
年佐戎淮徐往來南北兩岸始信先生之言真今日治河良策惜
無有以其書獻之當辰耳今觀翁之所見不與先生適合哉因
爲翁傳而牽連及之爲翁惜尤爲先生惜也

右小傳吳卓信撰

ପ୍ରକାଶନ ମେଳାଙ୍ଗଣିକା

ପତ୍ର

184 - 082

劉徽

彭澤劉東橋先生名徽博覽強記舉乾隆壬子科江省鄉試第一
閩墨初出老生頗不以爲然以爲破壞元局然先生實才士首藝
以氣舉用書未甚謹嚴孟藝則醞釀深醇萬非時手所能及以古
文存稟不多而篇章皆無俗韻蓋先生計偕後留京頗久自謂學
詩於翁覃谿學文於趙鹿泉而館紀大宗伯家數年所作亦嘗就
正故文章高雅浩瀚中悉歸典則非無才力者所能亦非徒逞才
力者所能也

右記李祖陶撰

廣東省森林植物志

四

184-084

姚斟元

君諱斟元字儀匡又字春樹桐城姚氏乾隆間編修君諱範與從子刑部郎中君諱鼐皆以經術文章學問閎粹爲世儒碩君編修君第五子郎中君弟也嶽生嘗志郎中君墓自君大父以上官世名績詳焉君性孝友廉直彊志其治身自起居衣服壹意恭肅門以內雖童稚皆謹聲息而事尊長與待交友又極和遜其治經務先綜括傳記詁訓名物制度而疑遯雜博必折衷宋賢達其理道爲文章率導源於漢通軌唐宋論議雅贍不踰法則然行茂而弗章業紹而弗仕名屆於材年五十七卒於增生吁可慨已始編修君問學淹沈穿並奧蹟凡有所考覈解駁都不纂述輒注於簡或

寫別紙附之蓄書十數萬卷條列幾徧後頗遺佚君勤搜緝又錄所作詩文都若干卷君孫瑩乃克次序成書模準羣哲副君志焉君家世顯達然率貧約至君尤困諸兄輒稱貸以給君繼娶濁山徐氏有妝送君悉出以償負仍不足乃遂客游至歿嗚呼富貴壽考古不盡以畀賢者人士恢其器識學藝誠不以時命通塞豪髮增損焉矧君子之篤於道哉君膺重儒者其訖無怨恨決矣然天必報以賢子孫不耀前烈而慰其追廬不遇其羸紕何如也前夫人張氏無子後夫人生二子一女子曰駿曰俣俣爲兄後女曰某孫四朔鑾瑩四和鑾四和殞朔監生瑩進士江蘇金壇縣知縣攝武進元和其追贈君奉直大夫福建臺灣縣知縣乃其前除官

焉曾孫四某某君歿於乾隆五十九年七月朔日葬於道光十三
年某月日桐城某鄉某原夫人皆祔女某字張法前夫人從子也
未嫁法死隱矢死以守後聞他族來問名遠病遂死君憫其志曰
後必葬張夫人兆明其志在張也今去墓若干步者某姑塋也銘
曰

行植於義志繩於禮以介以沖坦坦素履維昔名德歷世彰美忠
亮惠貞外內濟濟吁嗟閔達宜多受祉胡蔚國器而與命掎旣修
旣闢旣贊旣啟弗贏於室迺崇其趾慎卜其藏逾世十祀旣坎以
值用慶孫子

右墓誌銘毛嶽生撰

卷之三

三

王曇

仲瞿好遊俠兼通兵家言善弓矢上馬如飛慷慨悲歌不可一世余題其文集云斗牛之光芒角四起河海之水縱橫萬里

右錢梅溪文鈔張維屏錄

吳白華先生省欽王仲瞿座師也先生官總憲薦仲瞿精五雷法可制邪教仲瞿以詩卻之有百里雄雷驚孝若六州生鐵鑄顏回之句

右弇榆山房筆譚張維屏錄

漢有建安七子唐有王楊盧駱四家余欲選黃仲則詩王仲瞿文合刻之題曰乾隆二仲

右老漁閒話張維屏錄

吳白華侍郎曾館於和珅家時和珅當權仲瞿三上書於白華請參和珅三書載在集中今觀之猶覺氣挾風霜力排山嶽

右松軒隨筆張維屏撰

寶東臯先生光鼐評王仲瞿所撰西楚霸王廟碑云二千年來無此手筆

右松心日錄張維屏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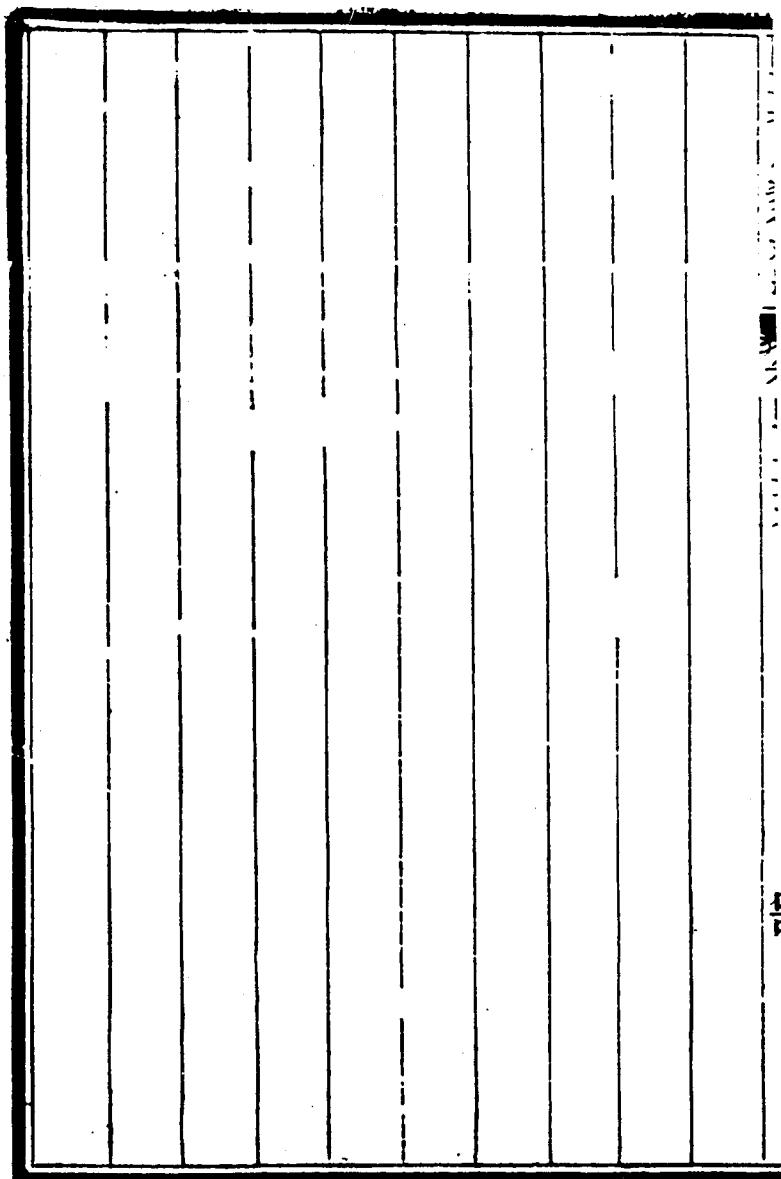
按王先生一名良士浙江秀水人乾隆五十九年舉人有煙霞萬古

集

陳一油

陳一油字三山金堂人乾隆甲寅舉人竺山少負儻才有聲庠序爲學使吳壽庭先生所賞甲寅鄉試決竺山與彭田橋張玉溪劉芳皋四人必售迨揭曉三人均驗惟彭落孫山後亦捷庚申厥後捷南宮者惟芳皋一人而竺山運尤偃蹇落魄客死中州卒無子幸同鄉楊海梁中丞經紀其喪而歸其櫬焉詩才清麗豪宕多喜用桃葉渡海棠溪黃葉寺白蘋洲芙蓉秧薜荔香金花寺玉女祠盤字祖述溫李掞藻摛華萬物抒情殆詩家之賦而興也求全集不得僅就選本著錄雖未窺全體亦可以見其風格

右 國朝全蜀詩鈔小傳孫桐生撰



184 - 092

范永祺

予歸田後慕四明天台之勝數往來甬上與其鄉賢士大夫游所尤心折者孝廉范君義亭也君性樂夷澹外和內介以圖籍爲生活以友朋爲性命予嘗偕一二同志訪君竇天居出所藏明賢墨迹品題其高下茗椀爐香相對竟日不知世間有徵逐游戲事君又熟於鄉邦文獻予纂鄞志數就君咨訪傾囷出之無倦色古所謂直諒多聞之友君殆兼有之比年久不相見而尺素歲率一再至今春吾家竹初先生書來達君之訃而孤子懋賢等復狀君行實乞予志其銘爰次而敍之四明范氏出宋尚書右僕射忠肅公之裔忠肅子員外郎公麟始家於鄞迄今六百餘年代有顯人爲

鄧甲族君諱永祺字鳳韻別字義亭康熙甲辰進士湖北通城縣
知縣內閣中書某之曾孫府學廩膳生某之孫國學生某之子幼
而敏悟未弱冠補博士弟子屢應省試輒斥而文益有名以食餼
久次列歲貢年六十始中式浙江鄉試主司以得名宿相慶而君
引疾不赴計偕遂以孝廉終君博覽強記好收藏明代及國初
名公尺牘自碩輔名儒忠臣孝子文人逸士以及閨閣方外靡不
收錄攷其時代爵里行誼別爲序錄以寓論世尚友之旨其仕宦
顯達而爲清議所斥者翰墨雖工棄勿錄也工於漢唐篆隸尤精
摹印遠近得者咸什襲珍之齋天室成集蘭亭字爲七言律二篇
東南名士屬和者數十家一時傳爲佳話其內行修謹言動必依

規矩宗族鄉鄰推重無間言春秋六十有九以乾隆六十年十二月廿日卒娶朱孺人再娶黃孺人皆先卒子四人懋賢懋穎懋楫懋樹伯季補縣學生餘皆太學生女一人壻曰水濬孫十六人曾孫一人銘曰

學之博也蔚乎薦紳之型行之敦也叶乎州里之評猗大器之晚成而澹乎其居貞雲養弗升水冽弗盈以昌其名

右墓誌銘錢大昕撰

國朝耆獻類徵初編卷四百四十目錄

文藝十八

張騰蛟 鄭洛英 沈益

弟容

陳松

程同文

孫琪

陳之蘭

鄭箋

錢玉炯

賈虞龍

張寶鶴

胡桂

子九思

祝嘉

單襄棨

朱鶴年

蔣莘

弟微蔚

夔

張先法

李光業
克鋼

陳士松

弟士杜

錢九韶

吳鈞

張若筠

柳廷方

舒東
葛樹
蕃

周嘉紳

徐其相
張禮

吳登鴻

黃郡

笑岡

徐鉉

黃德源

趙一漁

劉翔衢

張履信

胡金誥

毛燧傳

周輔

國朝耆獻類徵初編卷四百四十

通奉大夫前署江西巡撫江西布政使司布政使湘陰李桓輯

文藝十八

張臘蛟 鄭洛英

張臘蛟字孟詞汀州甯化人乾隆四十六年大興太傅朱珪視學福建得其文奇之召之授業焉踰年舉鄉試第一自是珪仕宦所至常與偕臘蛟爲人溫而介才高而苦學珪以經術古文詞雄天下進御之作間屬臘蛟爲之瑰麗稱其體珪詩譽之云萬錦雲霞天上筆雙清梅雪歲寒姿愛之如子他弟子莫及也五十八年成進士覆試爲要人所斥停殿試不二歲病卒於京師年三十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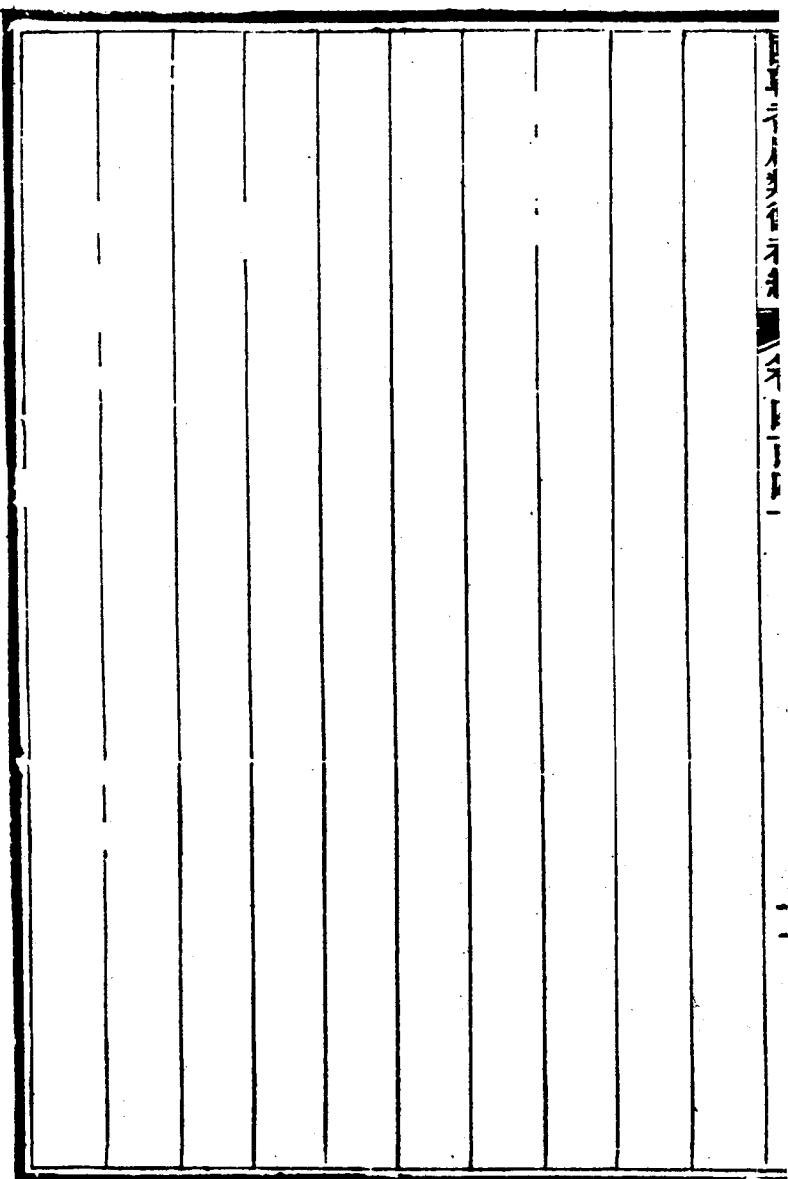
入珪以詩哭之慟勝蛟嘗欲取宋章如愚山堂考索王應麟玉海
刪益之爲書曰山海精良屬橐未就有四六文八十首歿後爲人
取去遂無傳者獨傳其詩二十餘篇

鄭洛英字耆仲一字西漣侯官人亦大興朱筠及太傅珪所拔少
喜爲詩質本魯以專且久遂穎敏嘗與客飲酣日昃爲人逡巡成
百韻詩餘景猶未沒博涉史傳能鼓琴書畫騎射困諸生久乾隆
三十五年舉於鄉洛英性俊爽氣銳然素羸家貧遇塞常惴惴然
恐棄之不成名不得立而身將殞也閒游邵武郡人徐時作爲鋟
其詩二十二卷皆四十以前作無何竟卒洛英從建甯朱仕琇游
仕琇稱其詩至者蒼鬱孤清得古人神理論者謂洛英才格於虞

集高啓爲近惜不假以年而卒其業也有恥虛齋前集後集外集

文鈔

右合傳陳壽祺撰



184 - 102

沈益弟容

沈益字友三，苕溪人性滑稽所向傾倒工人物山水運筆如風人皆曰小石田。圖繪寶鑑續纂

右 國朝畫識馮金伯錄

古書名家皆有代筆。蘇子瞻代筆丹陽人高述趙松雪代筆京口人郭天錫董華亭代筆門下士吳楚侯山舟學士書名譟海內而從無代筆。湯晝人庶常錫蕃沈友三明經益頗肖公書嘗爲人作字署學士名實非代筆也。

右兩般秋雨盦隨筆梁紹壬撰

按沈先生一字竹亭乾隆乙卯副貢生子學善字遵

生號樂庵亦以詩書
畫稱三絕道光時卒

沈容

沈容字二川號春蘿錢塘諸生工詩詞善寫山水花卉嘗見其爲芷橋寫芍藥一枝丰姿縹緲凌空欲舞無半點畫家習氣寫生至此可稱逸品

右墨香居畫識馮金伯撰

陳松

陳處士松字壽山天長人性豪宕善繪事少游楚不遇入京客余
邸中先恭王甚喜其人曰與壽山談置其畫不論可也先生繪事
少師板橋諸派故頗爲人所訾議然善畫松嘗於夕照寺壁間畫
大松數株枝幹長數十尺夏日觀之謾謾有聲如身在深山中人
愛之以先生終身筆墨惟此爲最云淹蹇以終年未五十其妻孥
流落客邸先恭王厚爲恤養至今猶存年已八十餘蕭蕭白髮亦
可憫也

右錄宗室昭樞撰

廣東省立美術館
第一回

184-106

程同文

簡齋大令雲松觀察苕生太史一時齊名桐鄉程春廬同文心儀
三公而蔣以未見而沒因繪拜袁揖趙哭蔣圖以誌景仰昭文孫
子瀟太史源湘則專推袁蔣二公其詩云平生服膺止有兩江左
袁公江右蔣廬山瀑布鍾山雲一日胸中百來往錢塘張仲雅大
令雲璈又辨香袁趙二公顏所居曰簡松草堂後卽以名其詩集
蓋性情之地各有沉瀣也陽湖洪稚存太史亮吉評三公之詩云
袁詩如通天老狐醉則見尾趙詩如東方正諫時雜詆諧蔣詩如
劍俠入道猶餘殺機洵稱確論稊存先生詩才奇險好作驚人之
句有人倣其體調之云黃狗隨風飛上天白狗一去三千年聞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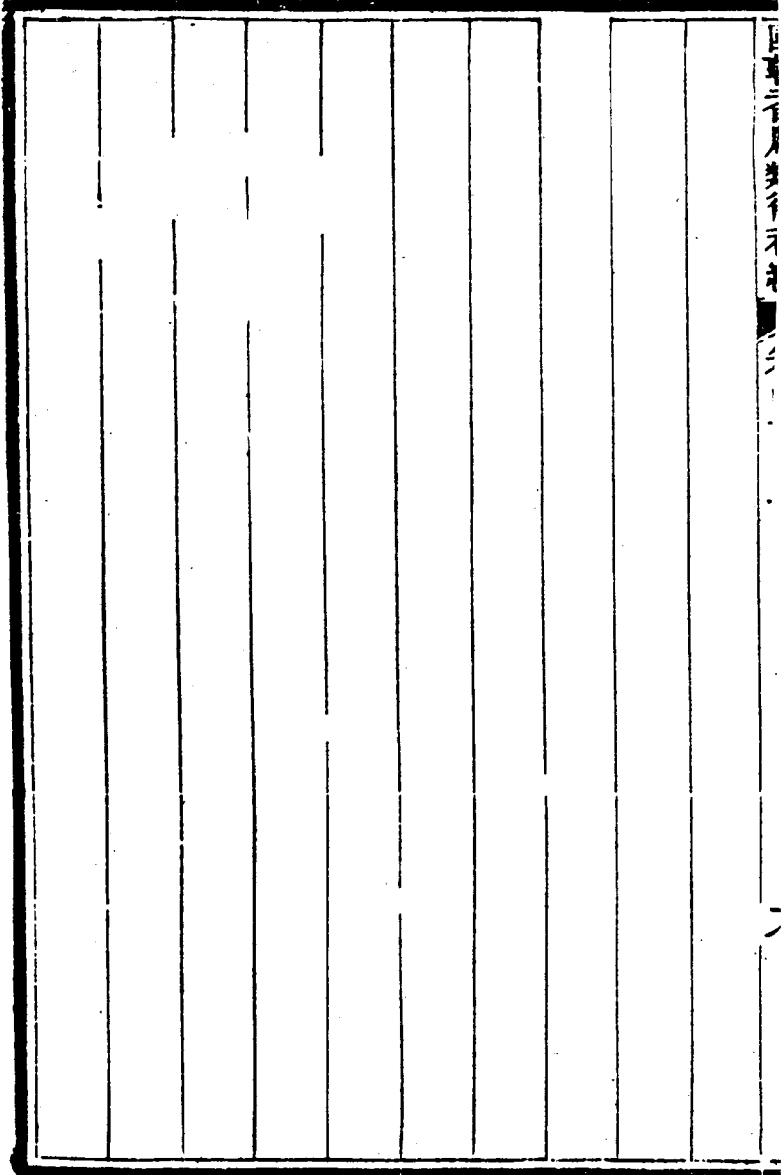
絕倒洪聚生平所識詩人作爲詩評凡數十家或問之曰公詩如
何洪自評云僕詩如急湍峻嶺殊少回旋

右兩般秋雨盦隨筆梁紹壬撰

孫琪

孫琪字少白湖南華容監生工詩性落拓好遠遊書法米南宮所至得其片紙如獲拱璧曠懷千古目空一世後流寓廣陵因家焉所爲詩甚工其見於朱照廉同人集及瀏陽志者特一斑耳

右傳李元度撰



184 - 110

陳之蘭

臨川陳謙儒先生爲大士先生曾孫家世以文章著名而乃祖乃父又皆以氣節自表見讀爲祖母徐孺人九十徵詩文序真袁昂所云江東舊族不數王謝者也謙儒力學家貧時時應聘爲人修志大憲亦多館穀之者然律身甚嚴雖千金曾不芥蒂予嘗因魏學博雲衢言記其逸事以入史家獨行傳記高士有餘裕矣其文解經確有見地論事尤侃侃各邑志論亦能力去陳言而記序較勝記多捉刀之作精思偉論切理饜心序亦因題生情議論皆不可刊置而氣格高雅騰天躍淵率皆適乎其適以視近來諸家平易則塵飯土羹而不可咀嚼新奇則蛇神牛鬼而難與周旋可謂

翛然其獨遠矣

右記李祖陶撰

鄭箋

君諱箋字弱士早歲失母君於次爲季父某鑒於憐少子也畜之慈而疏君就養無違克自樹立志果銳奮厲於學爲五七言古今體詩冥心鍊肝索險入幽轉轄變怪歸極澹泊朋好會合分曹詠言偃臥僵立氣屏面死期必勝其偶乃已不若己者唾之如泥沙土苴負時名出己上心揜出之使不得教讀史記兩漢書輒覆誦能闇記樊紹述園池記其強學不啻後人皆此類也余爲妹擇婿故人朱春生袁棠爲言君君亦惟恐不得當也試以詩絕奇遂以妹歸之未及朞嘔血以卒年二十有一二將卒謂其婦曰吾死無恨學未成志未有以遂卒不克自見於後若兄後必傳幸哀若及

我有以傳我者雖天不爲不幸矣烏虖余遭罹人世之酷儼視假
息無以自存竊幸君之才足以振拔卽不幸而連蹇鬱塞有足以
相樂者猶將忘其窮而相與終老乎此也而豈知其至於此極哉
君有詩數百篇孤峭幽深脫去世俗凡近未至者年耳年少且貪
未克葬妹數泣以言不忍辭敘之以俟夫人有志而卒不遂其志
者多矣余其又可憐也耶銘曰

君字曰弱其志則強追古蔑今虎騰驥驤吐詞陳義有敢無恆眎
彼俊髦曰羸且庭天生異材不引不長豫章寸斷短於條桑有匠
斯顧涕泗而滂況彼同岑其根並傷夏日冬夜我妹之藏千秋萬
歲我銘之光

右墓誌銘郭磨撰

国語研究会編著『現代日本語』

八

錢玉炯

錢青文名玉炯嘉定人少穎敏好讀書年三十有三始補學官弟子家貧以教授自給親舊家有藏書輒借讀之其教弟子五經句讀字之偏傍音之平仄無少譌溷士大夫有難字疑義從青文取決皆得其意去嘗游浙東避雨入村塾有童子問大學孔氏之遺書明道語耶伊川語耶其師不能答青文笑曰此伊川先生語也諸君未讀小學書乎或問王勃滕王閣序蘭亭已矣梓澤邱墟二句屬對未稱青文曰已矣疊韻也邱墟雙聲也疊韻雙聲自相爲對古人排偶之文精嚴如此庾子山哀江南賦陸士衡聞而拊掌是所甘心張平子見而陋之固其宜矣以甘心對拊掌以宜矣對

陋之亦一聯虛實自相爲對也青文於百家之書無不研究傍及
卜筮祿命之術輒有奇驗惟不喜二氏學嘗云仙言長生佛言不
滅二者皆未可信夫神依形以在未有形去而神存者今學仙學
佛之徒徧天下卒無一人能見古仙古佛者則長生非生不滅仍
滅也若謂覺性常在則吾儒何獨不然匪獨孔孟程朱卽李杜韓
蘇其精神亦至今在也晚歲邑令舉爲鄉飲賓因問何以致壽答
曰某生平不知導引服餌之術但文字外別無他嗜好未嘗輕易
喜怒中年以後從不露處耳卒年九十有二所著有字學海珠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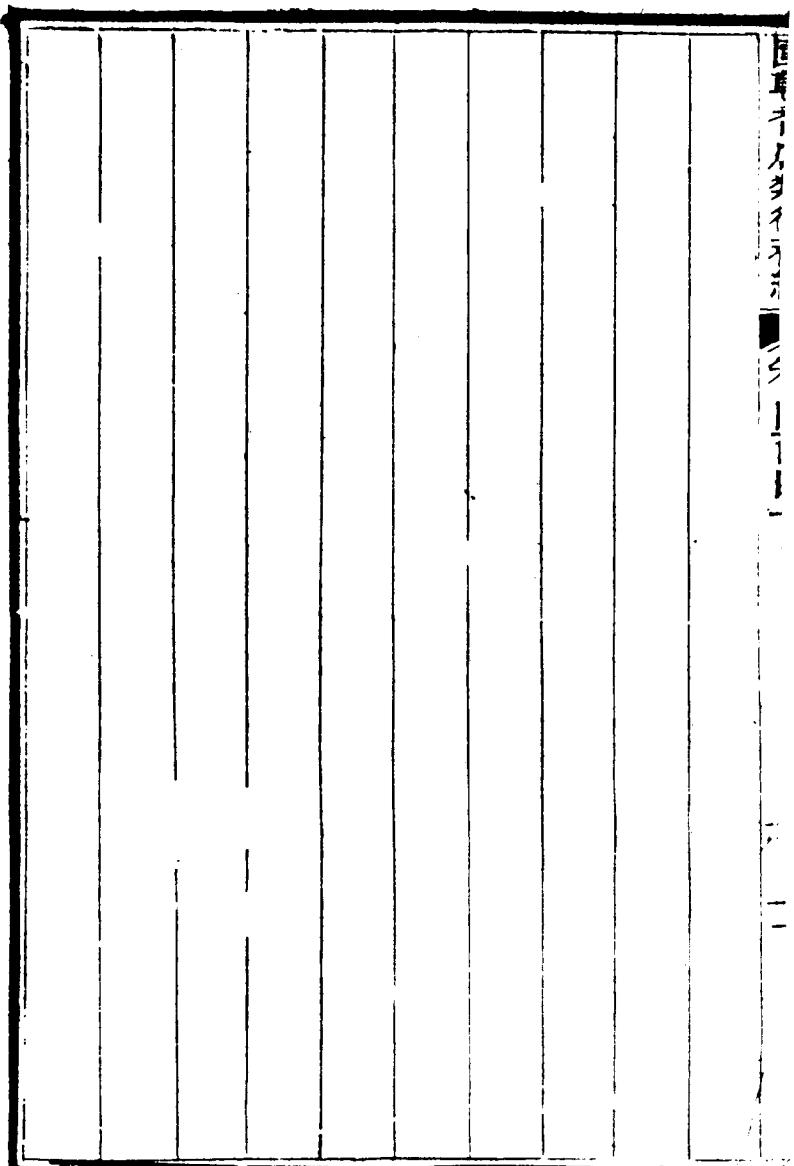
卷星命瑣言一卷

右聞見錄吳德旋撰

賈虞龍

賈筠城虞龍漢軍人其祖某任陝西道以貪穎籍沒孝廉少年落拓貧難自立與朱石君兄弟砥礪爲古文學先恭王見曰此奇才也因延致邸中凡花朝月夕互相酬唱皆孝廉之作先成坐中使酒罵坐人皆厭之獨先王識其品與朱子穎運使爲莫逆交所作七古淋漓排宕直入少陵之室後贊於馬府尹環弟稍以自給以癆療終年未三旬先恭王甚悼惜之時邸中有老儒王功偉富順狗方之士文字迂腐與孝廉同年生先恭王嘗指王笑曰使汝早代賈筠城死豈非天下快事雖一時謔語亦可覘孝廉之學矣

右錄宗室昭樞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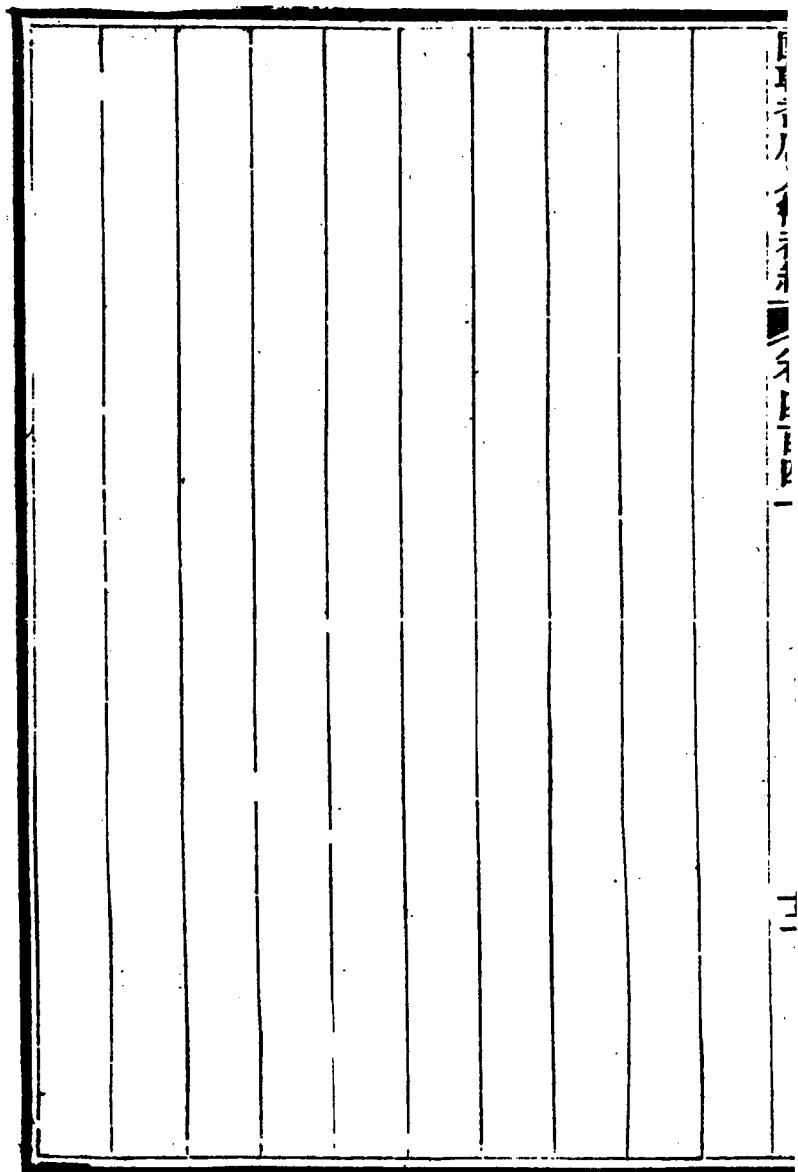


184 - 120

張賓鶴

張雲汀名賓鶴浙江餘杭人性豪宕不羈小節詩學杜韓其七古
蒼涼勁健尤入少陵之室以詩客禮怡諸邸與嵩山叔交甚篤先
王喜其才而謂其品嘗曰使雲汀讀宋儒一篇書其怪誕當不至
是嘗與先王飲於清流漱湍飛觴醉月之候禪落於席人爭笑之
而先生不顧也後以落拓卒於京邸怡王訥齋主人嘗刊其詩以
行世亦甚憐其才也

右錄宗室昭樞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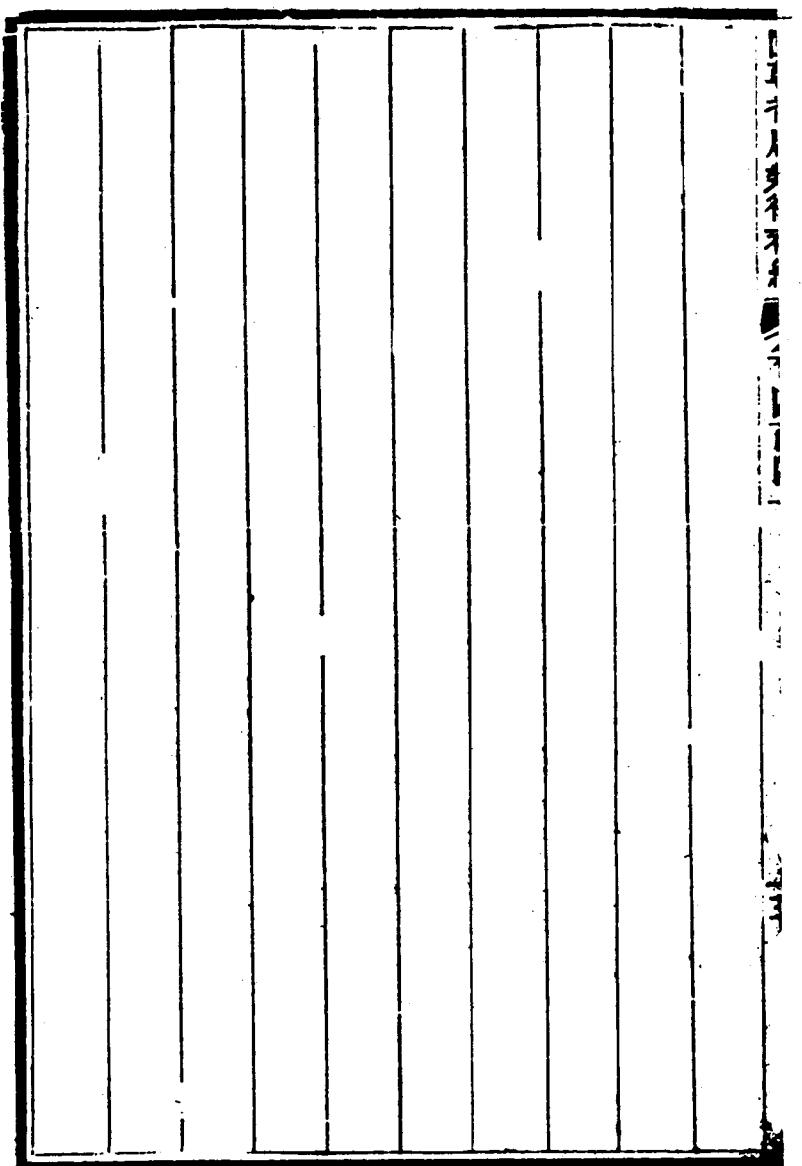


184 - 122

胡桂子九思

內府伶官胡桂善繪事倣董北苑黃鶴山樵諸家酷肖嘗作長城
雪霽圖見 純皇帝御製詩中其子九思亦善繪事通書翰拜法
時帆祭酒爲師客質邸以文墨自娛嘗作小詩清雋可喜較之時
帆實入室弟子也

右錄宗室昭樞撰



184 - 124

祝嘉

先生名嘉姓祝氏字明甫別號西澗先世居海甯之園花曾祖翼
權以進士知晉江有惠政擢主事遷員外郎以母老乞終養歸後
得構李錢氏綠溪莊有泉石之勝乃移家焉父維誥舉鴻詞不遇
以孝廉官中翰與錢宗伯載王比部又曾結文酒之會爲後學師
表先生幼秉家學工文詞登乾隆庚辰賢書屢試南宮不第閉戶
力學經史百家悉通貫性至孝居父母喪如不欲生爲人落拓高
簡不事生產足罕至戶外客至供饌必豐潔詩酒盤桓竟日夜不
休有以貧乏告者質庫以應客去掩關獨坐吟哦一室以爲常後
家日落莊亦棄去每遷一居必徧植花卉竹木或以浮費可省則

白甯食無肉不可居無竹也善畫梅幽光獨照澹與神遇詩嗜山谷而無蹇澀之習淡折幽峭中有紆徐往復之致讀者可得其性情之所在吾師錢太史世錫曰吾於詩得切磋之細於西澗蓋太史與先生交最篤性情亦相近一矜潔一通脫而恬淡真率則一也晚以貧故遊滄洲主渤海書院講席數年歸杜門不出疾亟啖西瓜數枚醫家謂不宜食曰我將死食此以洗腸胃耳且命家人用竹葉煎湯浴身浴竟卒年五十有六

丁子復曰外舅王碧山先生焯爲先生壻先生子升恒又從予遊故稔知先生之高然古之高人往往枯槁傲僻放浪迂怪若先生之清不戾俗介不絕物則固非其倫矣碧山先生曰先生詩如其

人人如其梅信然

右傳丁子復撰

單襄公

李石桐曰吾友單子起者少卽爲詩性鈍拙學十數年不能工然不自阻廢益苦吟最後友於懷民兄弟觀所定主客圖六家詩選爲詩遂一秉法則子起多病乏人事擾至是益謝客傳家政日以詩爲事子起居城中懷民兄弟居南村不時見見則以詩相質每歲終彙集寄南村有言不當者數易橐不倦積二十年詩格大變皭然遺塵滓與古會矣子起年長於懷民學詩十數年以一年之合盡舍其舊而從之二十年不倦懷民亦爲盡言凡口所詆斥筆所塗竄實有人所難堪卽懷民亦悔其過當而子起怡然無纖介齟齬卒以此工其詩世之負清才少得輒足甘自廢棄者視子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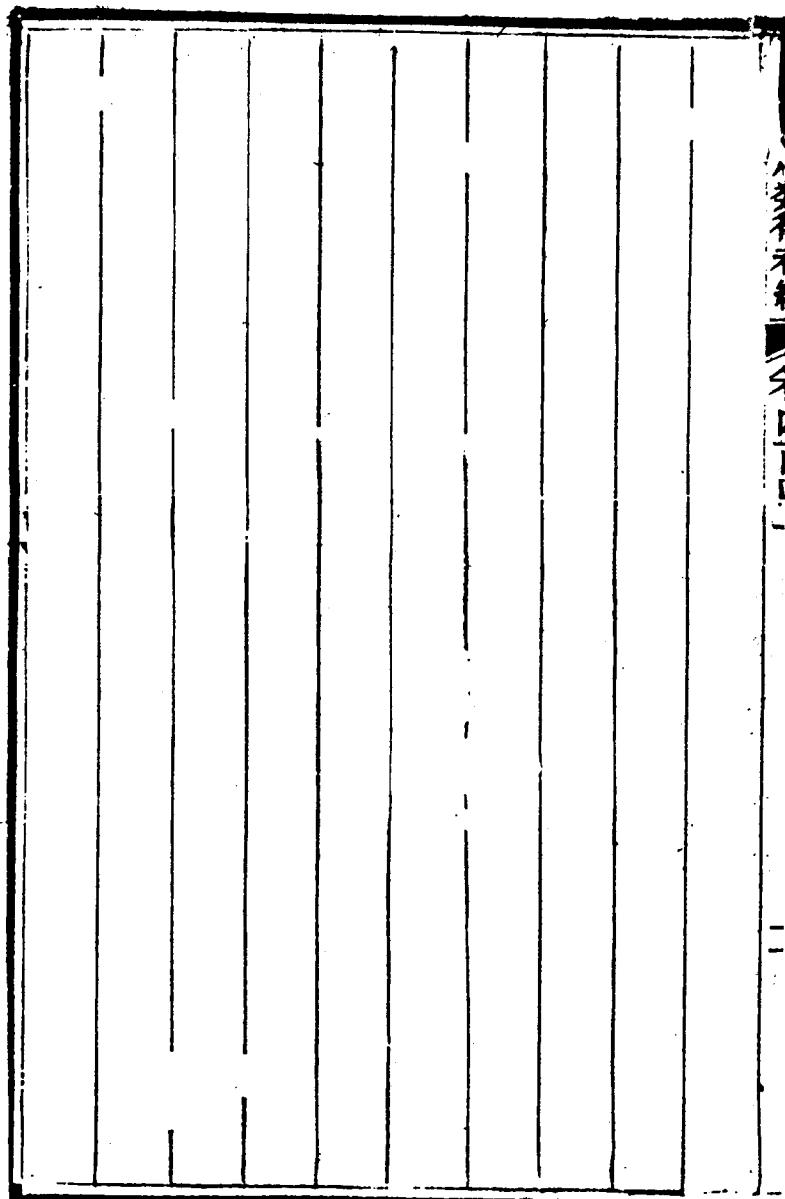
何如哉使子起不病出而友天下之賢豪所成就應不止是惜乎
獨友懷民輩也然使懷民之所以論詩者百有一得則子起傳矣
子起名襄榮別號苦竹山人鉉之族兄也兄在時鉉侍先大人於
燕南歸而兄歿十年矣讀其詩述所聞於石桐者以傳之

右傳單鉉撰

朱鶴年

乾嘉承平之際風雅鼎盛士大夫文酒之暇多嫻習畫理法時帆
祭酒式善嘗作十六畫人歌曰朱鶴年野雲曰湯貽汾雨生曰朱
文新滌齋曰楊湛思琴山曰吳大冀雲海曰屠倬琴鳩曰馬履泰
秋藥曰顧純南雅曰盛惇大甫山曰孟觀乙麗堂曰姚元之伯昂
曰李秉銓鄭甫秉綬芸甫兄弟曰陳鏞綠晴曰張問陶船山曰陳
均受笙錄之以見一時藝苑之盛其爵里著述則近人文詩集中
咸有稱引無俟贅述云亡弟中書君清瑞篤嗜書畫辨別眞贗百
不一失余嘗屬其編國朝畫師攷掇拾
爲料理殘牘俾成完書也

右紀聞陳康祺撰



184-132

蔣莘弟徵蔚
藝

乾嘉間元和三蔣伯莘於野仲徵蔚蔣山季蓼希甫皆工詩人各
一集幾乎王謝家風矣蔣山尤淵博治經史小學兼通象緯著述
甚精詩文才力雄富無所不有弱冠遊浙江阮文達公一見傾倒
畱之學使署約爲兄弟之交公復序其經學齋詩謂研精覃思夢
見孔鄭賈許時不失顏謝山水懷抱也

右紀聞陳康祺撰

張先法李光業 李克

張先法字敬民湖南華容人由廩生舉嘉慶元年孝廉方正弱冠侍父疾衣不解帶者九閱月及壯徧遊名山爲文得奇氣歷幕州縣贊畫中具見經濟以歲貢需次敎職未銓卒又李光業龍山貢生沈毅有計略嘉慶元年敎匪擾龍山諸大帥駐兵境上多就光業詢地形要害咨賊情事後率應驗又嘗部勒鄉勇與擊賊鄉人夙服光業樂爲致死所向輒有功學問該洽邑文風由此而開嘗纂輯縣志識者謂其詳覈邑之有志自光業始也方敎匪平當事欲上其功請官之光業曰吾急桑梓之難非以爲名也辭不就李克鈺字希廉桂東人少奇慧與同州陳起詩邵陽魏源共學以古

誼相切劘詩文發於天機油油可詠有晉人之風嘉慶癸酉拔貢
生受知學使蕭山湯金釗待以國士出都時三識之曰捐酒益食
損文益質損名益實克鉏拜受以行自是益銳於求道親庭叱咤
不及犬馬與遊處十餘年者未嘗見其忿顏覲侮不知遇謾不億
至其引繩墨砭過失斷斷如也年三十九卒

右傳李元度撰按李先生克鉏著有震省堂遺文一卷

陳士松弟七杜

蒼山先生諱士松字喬秀士杜第三兄也世居長沙萬壽鄉少好學工古文詞尤長於詩年二十餘從祖愚谷公評其文有國士之目館於鄉塾同邑堯山李先生名下士也兄出其文相質擊節歎賞遂訂交己卯歲功令初以詩試士學使鄭校士湖南兄入試賦賈太傅故宅擬涉江采芙蓉等篇主司欵賞置第一時長郡士子數千以詩古中選者二二爲潭邑貢士夏公楓江一則兄也當是時兄名譟甚都人士識與不識莫不懷紙筆爭相傳寫偶以帖括失檢被黜是歲學使入都極稱於吾鄉尙書羅南川先生丙戌從兄每田同其師堯山與計偕謁南川公見卽詢兄名對猶布衣公

悵然久之徐曰幸爲吾致聲願厚自愛相見有日也年三十有二始受知於盧幾齡先生拔冠多士旋以秋水賦及擬李太白擣衣篇見賞食餼及試竣還京復寓書長邑司鐸鄭公綱庵索兄全橐綱庵促兄繕寄是年堯山入都攜至京會幾齡先生歸里遂寢其後兄困場屋者二十餘年戊申貢成均以嘉慶丙辰五月卒年六十有一病革時同好爲梓其詩適每田兄主城南講席裏而序之兄讀之愴然太息蓋兄平時每攻苦於文而詩殆天授往往酒酣縱筆疾書舉人人意中所有者兄一發語忽若天外飛來咫尺間具有雷雨晦明神號鬼哭波濤簸天魚龍出沒之狀使人目眩心悸暗鳴隕涕舞蹈不能自己徐觀其脈絡縱橫變態百出淋漓跌

宕音節古雅直入盛唐諸公之室其他近體靡不博大沈雄寄託深遠描寫情態歷歷如在目前制藝力追先輩人以其弗利於舉子業多不之知獨每田兄以爲出入羅儀部金司馬大士大力諸家剝心鏡目恆怖而不敢與之角識者以爲知言所作古文簡質
髣髴昌黎惜散逸無畱橐易簣時呼士杜訣曰死生定數余何憾今詩已付梓汝後更當作傳第舉吾生平攻苦得力者以遺後人足矣杜垂涕受命迄今十有六年兄三子皆艱窘資未業以生杜亦齒踰五十而窮愁益甚恐旦暮死無以慰兄意乃撰次其才氣之雄時命之厄以傳於後世之覽者能不哀其志想見其爲人乎嗟夫蒼山旣豐於才雕繪萬象以取造物之忌天不窮斯人誰當

窮者獨是杜以不才之人無一足追隨乎兄後而亦類其窮以至於老此所以日夜低徊杳不知所以致此者故每讀兄詩益不禁歎歎自悼也夫

右傳陳士杜撰

陳士杜

陳士杜字鶴皋長沙人有文集鈔彙

耆舊傳鶴皋爲蒼山明經士松之弟有雨花山房詩文鈔終其身困阨童子試中未第一衿嘗僦僧舍以居困踣窮乏視其兄而又過之以古文名詩有性靈古體尤多可存

右湖南文徵羅汝懷錄

錢九詔

南渟先生旣歿葬有日矣其族子芳五渡河謁余述先生遺命曰
我生平無異可錄死後子孫輩欲納石於墳必匱文於李鶴坪先
生鶴坪與我交最久知我最悉不以過情之詞誣我於地下也嗚
呼余文烏足以重先生先生旣許余爲知己自不得以譖陋辭按
先生姓錢氏諱九詔字太和號南渟吳越武肅王之裔高祖諱中
選曾祖諱爾昌祖諱克振皆廩生父諱慥號東厓貢生候選直隸
州州判生三子長爲處士南溪君次爲孝廉南浦君先生其季也
天性孝友才資英敏七八歲時母黃太孺人病先生奉侍如成人
嘗夜失所往舉家惶駭蹤之乃在古廟中拜祝神明祈代母病也

比就外傳經書日誦數千言皆能通曉大義爲詩文輒驚其長老
初應童子試邑侯秦省齋先生拔取第一畱之官署講論指授所
學遂有根柢未幾丁內艱慟愧成瘵三年不痊服闋後銀臺孫虛
船先生視學中州校士至鄭古學制義皆以先生爲諸生冠旣而
東厓公謝世先生哀毀過甚喚生乳蛾瀕於死力疾經營葬事所
有薄田十畝鬻以給用俾殯葬皆如禮十年之內兩遭大故且食
貧之偶死而復繼繼而復死生計蕭條而善自派遣每登臨丈石
崖或坐金華泉畔雄飲長嘯賦詩高歌終日不去人皆以爲狂夜
則篝燈吟誦達旦不輟故每試必列前茅人皆不知其何時讀書
亦不知其文之汨汨然何自而來也聞宮詹陳未齋先生主講大

梁往納贊宮詹移帳宛南先生亦應鄉縣明府李鳳崖之聘時與
宮詹郵筒往來商榷詩文所學益大進宮詹還京師先生則教授
牟陽東里間祥符高君霞光以重聘敦請教其子弟相依者十年
其長子方亭中式癸卯鄉試其族子得蒼亦聯捷成進士時皖江
丁鏡山桐城張樞亭兩先生先後掌教梁園先生晨夕過從出所
著詩文求爲選評兩先生讀至蘆花詩皆擊節歎賞以爲得之天
成不闢人力嚴道甫學士程魚門太史流寓夷門亦皆同聲交贊
於是海內之以詩名者莫不知中州之有錢蘆花云大宗伯莊方
耕先生督學豫省拔置第一盡收其詩文而定之嘗語於同朝曰
余校試兩河得三佳士謂鄭州郭方山之古文氾水萇洛臣之勇

略密縣錢南渟之詩賦也乃運數逆邇五薦不售而以明經需次
豈非命哉先生寡言笑性嚴一介而溫和可飲遇分義之當爲者
無不慷慨自任有胞姊爲禹氏婦家道中落次甥舌耕商南欲奉
其父母以去先生苦勸不能止不數歲姊與姊夫相繼死十年不
能歸櫬先生念之輒淚下節縮歲所入數十金返其雙棺而葬之
鄭州諸生孟雲蒼先生故人也家赤貧先生爲之薦館大梁雲蒼
攜家往值疫癟大作其長子冢婦皆死雲蒼亦相繼亡有弱女年
十三無所歸先生毅然收養之時先生再繼室張氏有癩疾納陳
畱王氏以爲適卽以此女爲王氏女名之曰孟姑使不沒其本撫
育教誨得成淑媛爲擇壻嫁之超化寺東有四達之衢沙石不毛

近深淵而多鬼白晝爲祟前後死其地者十餘人先生爲文禱於本縣城隍神其祟遂絕作詩三章以紀其事首章有云沙上青燐迷夜月橋邊白骨長秋苔次章有云鱸魚不犯潮陽地秋水寒潭徹底清蓋實錄也先生五旬後卽善病絕意功名於月陂上築小墅名曰倩園栽花種竹飲酒賦詩終年不出戶庭邑侯陸秋畦先生楊和圃先生以先生詩賦不可不傳之桑梓延主檜陽書院講席先後凡五載成就多人晚年遘咯血之證醫藥罔效乃自營宅擴以待之一日命家人料理衾竇梳洗具衣冠而逝著有四書正字四卷鐫板行世葩經正韻八卷南渟詩集二十四卷南渟文集十六卷南渟外集八卷南渟制義六集南渟詩譜十六卷密縣志

補遺六卷研來雜記三十六卷選漢魏以來中州人詩名河嶽集
一百二十卷皆藏橐於家先生生於雍正十年九月十三日丑時
卒於嘉慶元年十月初三日子時享壽六十五歲元配張氏繼趙
氏再繼張氏子一塘女二塘無子以堂兄密之次子冠眾爲嗣今
以嘉慶元年十一月二十四日葬先生於郵東五里之新阡銘曰
河曲三三嵩峯六六誕生南渟割據清淑束身名教浸淫卷軸摘
藻揚芳敵金戛玉光燄騰流炫人心目造物忌名而奪其福老死
林泉不爵不祿宅兆堂堂松風穆穆千載而下識此芳躅

右墓誌銘李元湜撰

吳鈞 翁春

吳鈞字陶宰自號曰玉田生江蘇華亭縣人其曾大父懋謙以能詩有名國初世謂之華萃山人至是百餘年而鈞復用布衣稱詩鈞生平不應舉不知家人生產所好讀書旁通天文句股金石篆隸刻印之術而尤自力爲詩歌古文辭其於文好深湛之思於詩不苟作務自矯厲不同俗性介潔時時爲人教小蒙童以食有一子三女無完衣所居梅花書屋在城東委巷中境垣塌井鈞處之浩然不輒受人一錢人亦不敢輒餽之華亭東南瀕海大處自明入本朝代有聞人文章氣節翰墨照一世常爲天下所望走鈞生衰絕之後憫傷鄉先生風流墜地文獻軼亡迺日曳敝履蹠

躋閣巷閒訪尋曩輩遺文渝墨故紙手自編寫人各爲傳欲用漢唐人總集之例悉錄當時著撰勒成一書以爲掌故未及成而遽卒年五十四鈞雖靜退足迹不出數百里交遊不過五六輩無繇自發其恢奇然旣讀書考論天人之際究觀今古其氣耿然不可下又頗近酒酒酣嘵嘵輒以誚其坐人人莫識也旣以窮死縣人乃掇拾其所爲獨樹園詩鼠璞詞各一卷爲刊版以行鈞故寡與獨與其同縣翁春交善

翁春字曙鳩一字辨堂亦字澹生別自號石瓠不知其家世小時與母沈居北郭外菜花涇挑菜自食偶過里塾門外里塾兒負課春爲誦之如流水塾師怪問則曰顧常往來聞師教讀習之耳指

其字初不識春便從塾師乞問大義歸而以意推測句讀無幾何
遂自能讀書又別勾市肆棄筆從牆壁間畫字人以是誇詫之間
於縣貢生姚培謙姚故以著述自名家多藏帙奇愛春畀以所宜
讀書且周給之使卒學已而里人沈大成致之門下講以所聞遂
能詩於詩好元人不言李杜於作字好孫過庭其爲人耿介與鈞
相似博覽感激豪宕不如鈞而周謹亦過之對客清坐如木佛寡
言笑有招之飲靡不往歲常拜培謙大成墓下與其里人沈梅相
交榷餘三十年生館其家死殯其室梅亦雅操士也先時大學士
諸城劉公以侍郎督視學政行縣聞其名欲見之春不可公乃手
書爲卷以贈之旁縣王侍郎昶中歲假歸禮先於春春亦莫逆也

性篤孝善事其母母沈年八十餘考終春以嘉慶二年十二月中
寒疾驟卒年六十一不娶遂無子有同產弟不知書於是其故人
門弟子相與葬春并葬春母又哀校其所爲賞雨茆屋詩四卷與
鈞詩偕行於世

外史氏曰漢儒之世有所謂故老惇誨者彼其遺澤蓋亦有繫於
當時矣余故聞沈大成學子身不遂而以文學行義教其鄉鈞與
春及聞其緒論猶獲以布衣自表見況乎或出而居民上者哉青
浦胡生家瑞爲余言生家菊花涇嘗以門右傍街一小樓居春母
子二十年不常見春竈突有煙起而其母猶勸春讀書勿悔日諄
諄然然則其母亦非常母也余來華亭鈞已前歿惟春猶在三往

拜春僅一見之弗余報謁也嗚呼士大夫以仕宦爲賢而節槩多存於窮巷堦門槁死之士此余所爲拳拳於二布衣也

右二布衣傳王芑孫撰

張若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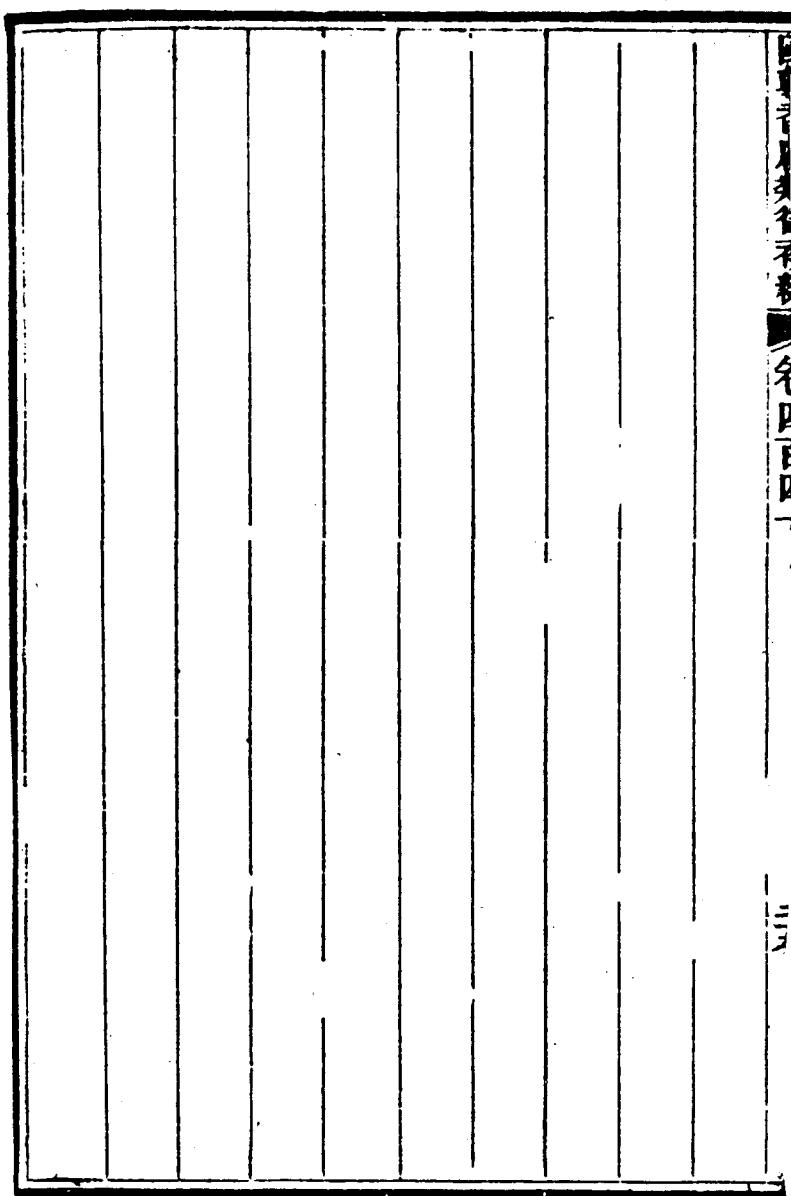
君諱若筠字竹鄰姓張氏丹徒人好學於書無所不窺聞有異書輒重價購之或手自遂謄校勘矻矻不少休同縣蔣舍人宗海藏書三萬餘卷多善本君所藏踰二萬卷而法書名畫吉金貞石之文別爲卷軸不在此限京口士大夫收藏之富推此兩家君性簡重寡言笑不妄交人晚年益屏人事埽一室日坐臥其中子弟僅僕非呼召不至前沈潛玩索神凝氣寂過之者以爲無人也與兄坤弟堂相友愛家有園亭竹木之勝兄弟并能詩善飲精鑒賞暇日具壺觴召朋舊流連倡和互出所藏元明人書畫品題甲乙以爲樂坤子峯堂子鉉及君之子銓亦能詩峯兼工畫揚州某氏藏

書爲江淮間第一其子孫不能守君聞卽冒風雪渡江購得宋槩
書數部以歸峯爲作風雪載書圖一時名士皆爲之題詠京口多
佳山水君興至卽出遊愛八公洞林壑幽邃讀書深雲精舍者數
年大江南北名勝之區屐齒殆徧而杭之西湖凡七至其好遊如
此君少以諸生高第食廩餼有聲場屋間屢試不遇循例貢太學
遂不就試其居鄉睦姻任恤樂振人之乏絕嘗以田百畝爲書院
諸生膏火資邑有畱養局以養鰥寡孤獨貧病之人君以田四百
畝佐其費鄉人德之嘉慶三年卒年六十四有竹鄰山館詩集若干
卷又選京口耆舊詩爲蒙拾集四卷

贊曰吾觀馬文淵立功巒徼貴顯封侯而淫潦毒霧之中追念少

游平生時語未始不爲之太息也及讀仲長統樂志論以爲彼既
不應州郡辟命志之所樂何求不獲顧亦爲是想像願望之詞而
未嘗一日逍遙睥睨於其間乃知物外之樂雖山林隱逸有不能
以盡得之而況於功名之士哉若張君者萃人世清遠閒曠之福
而享之數十年可謂難矣以視公理所論殆猶過之世之馳逐風
塵役役而無所稅駕者聞張君之風獨何能無慨於中乎

右家傳劉白拱撰



184-156

柳廷方 鄭東 葛樹蕃

柳廷方字坦田長沙人嘉慶三年舉人有來青堂文集
耆舊傳坦田屢試禮部不第窮阨以終有來青堂詩集沒後其門
人凌工部玉垣荻舟始謀刊行

右湖南文徵羅汝懷錄

舒東

舒東字芬照一字青洋湘鄉人諸生有青芬山房文集

耆舊傳芬照少有文譽工吟善畫屢舉不第以諸生終汝懷按作
者受知姚雪門學使時負盛名今惟存青芬山房文一卷三十二
篇係道光己酉其孫翰刻行據集中荅潘李二生書云除舊經宿

遷沈舟涙失外尙得詩千餘首古文百餘篇不知何以僅存三之

右湖南文徵羅汝懷錄

葛樹蕃

葛樹蕃字筠僑自號莞花居士湘鄉人嘉慶初貢生有綠石齋文集

耆舊傳筠僑少有才譽與同縣舒東青洋交篤時稱舒葛性狷介言笑不苟嘗客昆明搜刊錢南園先生遺集年近九十猶喜吟詠

右湖南文徵羅汝懷錄

周嘉緗徐其相 吳登鴻 張禮

周嘉緗字書城湖南湘陰人嘉慶初歲貢性強記家貧無所得書嘗借鈔於藏書家自謂一誦可記六十年故涉獵最富道光初重修縣志成嘉緗多所糾正著有宅心齋文集詩集雜著子履祥睿祥燮祥貺祥耀祥皆有集燮祥字調臣能詩與從兄韞祥邑人李道南竝以諸生有詩名燮祥尤傑出著有玉池山樵詩鈔文鈔駢文賦鈔各種同郡徐其相字倬湖湘潭人制行甚高專力於詩其集蘭亭字詩數章盛爲邵陽魏源所稱其集陶四十餘首鄧顯鶴錄入舊哲集並錄其隨游小草自序謂卽此知其用功之深又引張九鉞題其律陶詩謂具見名流獎許至引攸水陳圭訪倬湖詩

此則併其高雅之槩傳之所居在雨湖煙柳邊故稱雨湖詩社云而與其相同里居則有吳登鴻張禮登鴻字儼樵諸生工詩館畱田王氏最久故其鄉之人多能詩與雨湖社者聚散不常惟登鴻
梓城張禮居市聚多而詩亦多年八十猶作細書詩人中最爲老
壽子禹甲字河槎舉道光壬午鄉試詩有家法禮字謙庵以貧棄
制舉業專授生徒性嗜詩亦嫋駢體文雨湖社興衣冠韋布並集
邑令或愛慕風雅招謙公庭禮狀貌敦樸往來其間獨蕭然如在
物外所居市塵湫隘卽其中設講肆處之怡然望而知爲高人祁
寔漢來督學時愛慕之爲序其詩同邑黎吉雲誌其墓

右傳李元度撰

黃郡

黃雅林初名俊字石咸遼陽人爲明青州太守某後崇德癸未

大兵破青州太守殉節其子孫遂流落寓籍陪京云先生學問淵博矜才使氣醫卜藝術之書無不周覽時時述裨官家言聞者絕倒自以其名不雅馴遂易名郡以凝者自居蓋俗謂凝汨者亦好謂之大頭云亦好

奇士也詩畫倣鄭板橋有意矯俗反使性靈汨沒先恭王甚惜其才華不由正軌時有詩文就之商榷先生輒加抨擊酒酣耳熱賓主謔謔聲驚四座先恭王每以山精野狐目之然平時未嘗不嘉其忠告交誼仍如故也館於甯邸時貝勒永福已襲封先生督責甚嚴時有倨色先生勃然曰爾冠則朝廷貴爵爾身猶吾弟

卷之三
子也命免冠重責數十至長跪謝罪乃已其古道如此

右錄宗室昭樞撰

奚岡徐鉉 周乾

奚岡號鐵生又號蒙泉外史行九人呼奚九錢塘人弱冠以畫名
方應童子試 純皇帝南巡浙江行在至白壁需畫或以岡言杭
州府知府王瑞使人繫之至曰速畫壁岡笑曰焉有屬畫而繫至
者平居壁下三日不畫曰頭可斷畫不可得繫者曰爾非童生乃
鐵生也童與銅音同故戲云後或爲之解釋歸因自號鐵生不就
試山水出入元四家多水墨清越秀潤居逸品間作寫意花卉亦
秀絕詩書俱清曠性高而癖自定其價榜於門索畫者如其價以
金及絹素投之爲籍記次歲月先後爲之求者益眾積三五年不
畫金不啟緘也後自造紙曰古雪齋紙作畫煙潤墨如溼易退晚

年非此不畫也余嘗以畫求見屬人先容見於所居畫齋曰冬花
舍身矮小髮禿微髭面酡黃如瓜當窗置大几羅列書畫自製一
高足椅以就几至則拱手爲禮復踞椅坐與論畫理評余畫曰士
夫氣太重余問先生所造紙易退不爲五百年後計乎笑曰宋元
畫絕少所存者名耳余懼無以厭名也送出齋卽返心懃之人曰
以君庶常能畫加禮也平日人至不迎送其簡傲如此余友王乃
斌曰奚九丈有子曰小鐵亦能畫未冠而死幼與同學時嬉戲丈
家見丈作畫閉門居一室寢饋以之雖家人不得見但聞瑟瑟磨
墨聲不愜意卽於紙背臨古人書易他紙償之竟一月乃出謂
家人曰足飽爾等兩月飯遂出遊所交梁山舟學士汪氏孫氏許

氏諸收藏家至則埽榻以待取古人書畫爲之審定題跋或游湖山賦詩自娛將一月乃返子死益嬾散年六十餘卒無子詩橐散軼余嘗錄其題畫詩十首想見其詩境也

徐鉉號西澗錢塘諸生居運司河下畫學奚岡而清曠不及能詩余嘗與賦寒夜四聲詩其書聲詩曰淒涼無母課老大愧人聞極有思致

周乾號松泉錢塘布衣私倣岡畫岡見之不能辨曰何不自署款曰署丈名多得錢遂教之得名自於齋壁畫松泉圖多名人題詠論曰昔沈周爲長洲令拘作畫橐筆而至爲圖壁上署款去人問之曰父母官也後有達官屬令求周畫乃知卽向橐筆翁慚甚周

何其和岡何其介或曰周晚年事岡方少年余曰不然其性然也
杭人學岡畫者甚眾曰奚派然莫能及其清曠之氣亦性然也

右傳周凱撰

奚鐵生名岡錢塘人工詩善書畫然性介僻其所作書畫必視人可與乃與之邑有貴官慕其名延請數四不得已而往至則貴官猶高臥未起鐵生已心鄙之及見命家人持絹素出索畫且刻朝鐵生大怒媿罵之貴官亦怒以鐵生憇於令令謂鐵生宜稍貶往謝過鐵生堅不冒令亦素聞鐵生名曰吾豈以貴人故辱高士哉釋之鐵生晚歲益窮益使酒難近然獨心善仁和湯點山結爲死友湯點山者名禮祥邑諸生以能詩爲錫山秦小峴侍郎所賞

與同邑宋助教左彝齊名左彝詩兼綜漢魏齊梁與太白爲近而點山師元道州視世之以妖冶爲溫柔者猶泥滓也嘉慶己未予游杭州識點山於明聖湖上是時予方學南朝宮體詩與點山所爲絕不類然點山見予詩大喜稱善謂其與時豔迥殊也嘗以予所作詩文示奚鐵生鐵生謂點山曰不意陽羨乃有此等異人余感其言然終未嘗與鐵生相見而心愈不能忘點山點山後以入貴爲從九品分發江蘇時汪稼門尙書巡撫吳中汪公子均之見點山詩大奇之言於尙書甚見器重點山嘗以事至揚州揚州守伊墨卿尤善其詩益爲延譽名日起溧陽令陳曼生其姻家也以白金二斤餽之曰以歲之不易薪米得毋有缺乎點山卻不受曰

吾資用未嘗乏絕也。曼生改辭曰：敬以爲太夫人壽，乃受之。其介如此。己卯夏予思點山不得見，賦五言詩一章懷之。而點山則旣死矣。

右聞見錄吳德旋撰

黃德源 趙一漁

黃德源字茂椒鄞縣太學生洞曉音律嘗於市中得古鐵簫品之有異聲因以爲號工山水蘭竹又從武林奚鐵生學寫生鐵生贈以詩有君等才華眞玉琢洞簫時作鐵龍鳴之句善篆刻兼通堪輿術

右墨香居畫識馮金伯撰

趙一漁

趙一漁字更深與茂椒同里相善工山水嘗同茂椒游剡源九曲每曲繪其形勢以像置其中互相娛樂性閒曠慕天隨子高風置一小舟於湖畔顏曰漁船而日捕魚以爲樂又學琴於汪孝廉葵

湖嘗月夜彈平沙落雁一曲曲終乘興攤燭寫圖以寄予有蕭疎
淡遠之致

右墨香居畫識馮金伯撰

劉翔衛 張履信

劉翔衛字鶴田湖南茶陵人淹貫經史長於詩古文詞尚氣節重操守會 詔舉賢良方正州牧王鑑堂薦之辭不就由歲貢 欽賜舉人授檢討銜著有芝園集北上吟同郡張履信字雲池湘潭人嘉慶辛酉舉人童子時卽喜爲韻語長益勵志於學從張九鉞游學益進詩亦益工錢塘張雲璈以風雅自負與履信論詩契合爲序其詩會重修邑乘授簡履信與商訂焉其學尤長於史通鑑最所熟習集中多詠史之作家貧而好拯物濟人某甲貧不能娶爲集資成之嘗自市歸已逾午夜四無人聲有女子浣衣於雲塘履信叱之遽杳人盛稱其獨行無媿云

右傳李元度撰 按劉先生欽賜舉人係嘉慶庚申科著有祇園集北上吟張先生著有二雲山房

胡金誥

汪子曰予於胡君蛟門之歿蓋不禁拊膺忘餐灑泣流涕歎天道之不測哀人事之慘變至斯極也歷觀古今文士抱俊異之姿而中道殞折者何可勝道然其窮困足以死其汲汲榮利齋志不遂足以死其憤世忤物足以死其儇薄不自檢飭足以死而皆非可以例吾友胡君君諱金誥字晉嘉號蛟門卒年四十有三先世自新安徙居於婁少有文譽爲名諸生歲王子先君於州守滄來于公署齋見其所賦梅花詩愛其才徒步造訪與之言若有夙契延里諸子讀易取源講塾君獨深悟洗心藏密之蘊因自號曰密廬

卽定交焉旣而察其立心制行眞有大過乎人凡舉世譁鄙夸飾
機巧澆僞之習了無攢染始不敢僅以詩人目之迨先君奉召
再出旋引退閒居結詩社於趣園分曹賭韻之樂殆無虛日而君
乃道彌堅詩益工矣辛酉學使者拔置選貢例得赴廷試君絕
意進取予在京師屢寓書勸駕弗應其恬尙如此甲子夏予奉諱
匍匐旋里相對而哭哽咽不能言自謂十二年文章道義得先君
之益居多其泣念先君也實倍於尋常不以生死異自弔葬以迄
終喪匡襄區畫必竭力而後已平生與人交坦易不設城府人亦
樂與之共處敦睦同姓族黨無間言里閈有義舉必踊躍贊助之
性不善治生有田數頃遇歲災頻仍幾落其半然耿介不妄取凡

歲租所入竭蹶輸納不敢先私後公環堵蕭然而絲粟無逋賦人咸以爲難研玩文史外旁通釋老家言精楷法嘗手書楞嚴黃庭諸經恬澹寡慾慎言語節飲食臥至五鼓輒以明水漱齒晨起炷香齋中琅琅禪誦聲與書聲相間夜歸則篝燈兀坐吟嘯自若身不出半間屋古書佳茗意豁如也嗚呼君之文行蓋可知矣宜有以發名成業克享長齡乃身不過明經年不盈五十倉卒遘暑痾遂至不起嗚呼造物其可知也耶其不可知也耶悲夫今年首夏予將有湖上之游君出示觀我生齋詩鈔讀之反復想見其志之潔志潔故聲清聲清故韻遠非徒聲偶之工聲悅之飾也余嘗笑謂曰君兩鬢詩斑飯顆山頭得毋吟太苦乎而君愛詩若天性每

欲倣先君蒐輯婁東詩派之意裒集乾隆六十年以後人物無論
生歿錄其詩而存之以俟他日論定同人咸嘉其志不謂宿願未
酬而君之遺詩反輯於他人之手也嗟夫論交海內落落幾人十
餘年來一哭顧君守益再哭吾宗約齋再哭楊丈輯園今又哭我
蛟門人生百歲祇此一掬淚何日得有乾土耶且夫天與人以才
不必與人以年此天定勝人者也天能死人以命不能死人以才
此人定勝天者也若君之蟬蛻清虛脫然塵垢卽其秀句已足長
畱矧兼以守身信道之篤不誠爲一鄉之善士乎鄒孟氏言曰天
壽不貳當知修身立命固吾儒分內之事漆園生之言曰莫壽於
殤子而彭祖爲天當知齊物達生亦畸士曠觀之趣則又何憾於

胡君又何疑於胡君之死爰次壓略以示其子道恭焉

右傳汪彥博撰

184-178

毛燧傳

君姓毛氏名燧傳字陽明一字洋溟世居邑之華渡里始祖憲明
禮科給事中以學行名當世著古庵文集攷祀鄉賢祖永裕庠生
父穆早卒卒時君甫二歲母曹孺人撫君兄弟三人以養其君舅
守節者二十四年事具君所爲先妣事略君少治古文喜先秦太
史公書時方務科舉學以軟媚姿澤博聲譽見君者皆嗤笑之以
干有司輒落年三十餘始以博士弟子應鄉舉又輒落君一不以
屑意而日與二三同志講求古作者義法武昌守張君璿見君所
刻洋溟初橐驚喜延爲子師已聘主勺庭書院勺庭肄業士幾數
十君既至而歲增至數百人楚中自大府以下皆欲得君文以爲

重藩伯祖君之望既以萬懷蓼史編屬君論定而復有屬排纂嘉慶改元以來兵事者君故自喜其行文善敘事足與前史爭長常恨不得奇節偉行書之以爲歎亦欲藉以自見草刱未幾而君卒卒不果君好飲酒舉止眞率遇富貴人不能作寒暄語人乍見之輒目爲村塾三老聞其名則大訝當其酒酣耳熱論說古今事窮日夜不宵休時或陳述平生舉故舊瑣屑爲諧謔婉雋有魏晉人風顧頗狷狹有所不愜輒默不自得自少屏居里巷爲無籍者訾警詆欺中更家難播遷無甯晷泊游楚後聲名籍甚而中常如有幽憂之疾者前五年自楚中歸宿於書舍中夜被酒忽流涕霑襟竟夕不成寐人皆莫測其所以而予則深有以悲其志也君生平

以朋友爲昆弟錢伯坰畢訓咸楊嶧谷莊字達唐秉植李慶來及予皆久故其以君文遺張守者卽伯坰也遊楚後與訓咸有違言予嘗遺書兩解之同里楊君清輪令楚與君交如故知君垂歿遺言以未刻文屬楊君及予爲論次君少而受業先子先子亟稱之而予之母卽君姑也故與予尤稱莫逆交方君數歲時母病逾月體清削減半母愈騎語其儕曰吾母今已愈矣人曰母愈乃一樂至此耶應聲曰樂有大於是者耶蓋其至性過人故發而爲文真氣不可掩如此君生於乾隆十一年十二月十二日以嘉慶六年正月十七日卒於武昌勺庭書院年五十有六配費氏庠生宣女子四人履坦漸遠益堅頤穎孫二人夢高素行履坦等以嘉慶六

年十一月四日葬君於升西鄉聚仙橋之原且謀輯君遺文梓之
以傳後庶幾能繼父志者銘曰

左史紀事昌黎方軌熙甫旣作望溪嗣美矻矻毛子探討周秦範我馳驅奔逸絕塵位不一命年不中壽壽其文章名山俎豆彼險
巇者湛露之晞以彼易此君何所悲

右墓誌銘吳士模撰

周輔

予之先人與君族同出江西既系籍兩邑源遠益分支派遂不可
合然衡宇相望僅二十里許予入省門必道君宅前乾隆丁亥予
偕仲弟湜甫肄業獄麓識君講院中予年差少兄事君時相就切
廁其後散歸予歲歲過君君必命孺人作數日供具子姪環侍如
家人禮君過予亦如之予自維平生交久且篤者莫如君彈指三
十餘年君遂歿而予亦頹然老矣君歿後五載而君之子俊卿校
族譜視君手澤欵欵蓋譜亦君存時所撰述也俊卿因是乞予爲
傳附諸家乘之次以歛其悲予爲就所知者書以與之君諱輔字
鳴世號槐塘考福安公有隱德生子五人君居季而憐惜特甚就

塾時囁師簡其程督而君夙慧日常倍之下筆纏繩千言不休弱冠以文受知學使秀水鄭公補郡弟子員未幾食餼於庠每試輒冠其曹而累滯於大比至五十六歲始循年資入成均謝免諸生籍而已六十歲卒予與君之相從嶽麓也方富盛時慨然欲有所樹立而隱規其志趣之同者於時醴陵鄧方亭君邑人楊道園永綏胡樸園新化孫石溪先後集一見訂交而齒湜甫末行爲七子社社日輶方亭舍中先說經而次質其所爲詩古文辭批抉往復窮乙夜乃已獨謂制義非古而數壞於科舉之習非有所得戒勿爲爲之必以日力之餘其義法則宗前明蓋以爲一涉筆卽心靈之所棲託而不敢苟以悅人也以是見駭於同舍生嘵嘵非笑之

及出而應舉果躡又數年則舉於鄉貢於學使者相望而予幸再
得於禮部不得者獨君與方亭耳豈非其命與然君之學自是乃
益進於古視予之赳赳薄宦以失故行者又未知其孰得而孰失
也君天性孝友哭福庵公口喀喀血出後遂常有此證太孺人喪
予嘗諸其次涉旬見羸形乾隆戊子鄉試君兄三人走百里爲治
辦場具而是時君伯兄某幾六十其友愛君如此卽君可知矣孺
人吳先君歿君埽室獨處偕子孫治經史而能以善及人族故有
祠子姓辨訟上於族長則啓祠而聽有過行朴雖尊親不貸故百
年來鮮犯於有司者君之爲族長也嘗先事而激之以恥訟遂稀
族人畏家法之嚴而尤樂君之寬謂得法外意其於閭里玩敝之

俗間有所激勸亦爲之止有王彥方許子將遺風君以文學知名而內行修飭教於家以及其鄉人其於應天下之務沛然有餘而施不及遠故予追念昔遊而終以不與科目爲憾俊卿與兄之鑑同入邑庠之渤海儒皆傳君學其系屬卒葬詳於譜者不復具

右傳周錫溥撰

國朝耆獻類徵初編卷四百四十一目錄

文藝十九

陳京

邱開來

弟開儒

胡廷森

鄧石如

郭麌

慶蘭

蔡于麓

顧汝敬

晏貽琮

龔立海
方聯甲

陳士毅

周培之

金捧闇

楊鶴谷

李渡

鮑廷博

周爲楫

李崧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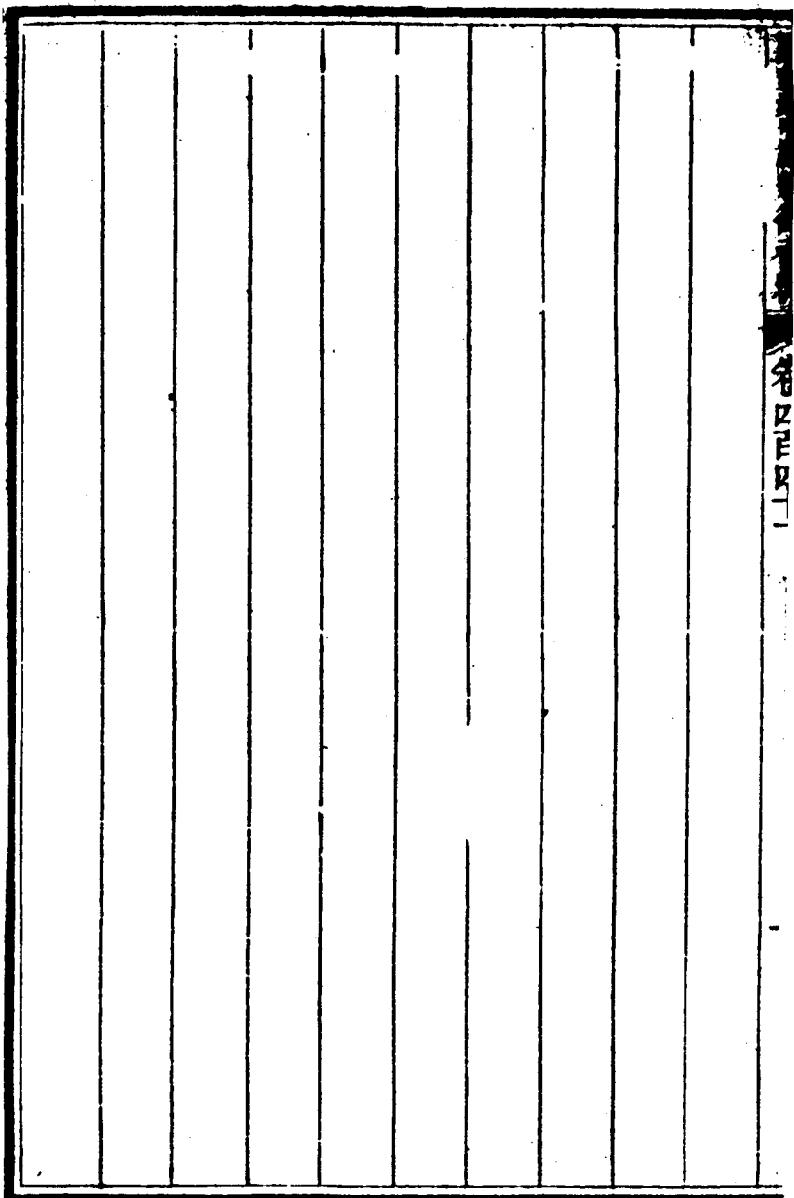
王渭

劉世瀾

何有煥

馮治

江廷燦



184-188

國朝耆獻類徵初編卷四百四十一

通奉大夫前署江西巡撫江西布政使司布政使湘陰李桓輯
文藝十九

陳京

先生姓陳氏諱京字次馮又字稚峯曾祖諱某祖諱某父諱某乾
隆丙辰以博學鴻詞入翰林歷官江西瑞州府知府娶張恭人繼
娶趙恭人先生其長子也生而敦敏無子弟之過年二十丁瑞州
憂瑞州以碩學重望出爲外吏廉有治行卒官之日幾不能歸其
喪先生孤露困窮益自力於學奉母食貧兄弟自相切劘能徧誦
經史百氏之言旁及篆籀金石莫不研究里中長老咸指目謂瑞

州有子然再試仍絀於有司而家益貧兩邇燕一至滇及豫章所
主諸公皆敬憚信任如一其遊滇也以妻弟許君有采銅之役固
請與偕一年而許君卒於滇失銅價至三千金孤懸八千里外勢
且不返先生經紀其喪竭力營救滇之當官者咸高其誼卒償所
失銅價載許君與其族人之柩及妾若遺腹子閒關以歸諸其家
其篤於氣誼不顧視利害而以死生易心皆此類也先生故倦遊
晚乃家居課孫時手一編窮日申旦丹黃爛然爲詩文皆合古程
度亦間以書畫自娛嘉慶壬戌長子鴻壽以拔貢入都應試得縣
令廣東未卽歸而先生疾作病一日遂卒鴻壽旣自痛其歸不獲
見得一官而不獲遂其一日之養也泣告其友郭麌乞其家傳以

詔後嗣璽禮辭不得謹按狀誼次如右先生生於某年月日卒於某年月日享年五十有八著蘇林詩文集若干卷宗譜彙略六卷娶許氏繼娶周氏子二人鴻壽鴻豫以鴻豫爲弟後孫二人其族出世系詳瑞州行狀故不具

郭麌曰余與陳鴻壽交垂十年嘗一見先生豐下微頰長須郁然望而知爲鉅人長德也然聞先生性至和而論文特刻深且卞急遇不可於意輒力詆其失至大聲面發亦不止惜乎不能時從先生遊聽其議論以攻短闕乃強以其不文之詞執筆而紀述之是可感也

右家傳郭麌撰

邱開來弟開儒

邱開來字覺吾湖南黔陽人嘉慶八年歲貢生力學能文嘗讀書嶽麓與嚴樂園方伯彭薄墅等相刻勵以行己有恥爲學著有揖山草堂詩集十卷詩話四卷行世又童訓新編二卷知縣俞鑠摘要屬書鐫石載去兼重其字也晚刻湘漁詩存四卷其未粹者覺吾語錄臨池心解嘉慶黔陽縣志稿三書道光十二年選郴州學以老疾辭官與同志立詩社祀古今詩人祖陶潛配以杜甫白居易次則蘇軾陸游李東陽楊慎近人王蔣兩家工書每酒酣數十紙立就王金策太史序其集云覺吾文第一書法次之詩又次之然分之皆可自名一家人以爲定評云其弟開儒亦工詩有竹陰

軒詩集四卷教諭黃本驥序以行世續著八卷佚於兵火

右傳易變堯撰

胡廷森

元自七八歲時卽以韻語受知於西菴胡先生先生授元以文選導元從李靖山先生遊先生與元外祖林海谿先生爲執友吾母以先生爲父執嘗拜見焉先生敬吾母以爲儒家通書史知大義能教元以文禮也聘吾母之姪杞曾爲其子之婦元督學浙江先生至杭州及撫浙再至焉每恐年垂老不得再見嘉慶八年先生年八十有五元將以六月入覲過揚州冀得見先生乃先生先以五月十七日卒於家曷其慟哉元歸返揚州祭先生爲將葬也乃爲墓銘且誌之曰先生姓胡氏諱廷森字衡之號西菴先世唐宣歙節度使常侍學之後十五世當元時祖大中籍饒州官休甯

遂遷焉高祖學龍遷江都父壽齡國學生先生身長體腴事父孝年逾三十猶引過受杖侍母疾雪夜長跽呼天疾爲瘡幼讀書試未第乃以文學佐大吏幕府之奏章通達治體所繕奏皆稱

旨兩江總督薩公載等交聘延致之先生兼精刑律五十年無子或曰掌刑者艱於嗣先生曰吾儒生欲活人無尺寸權正欲佐人於刑中求嗣也故其治刑也以仁輔義有合於歐公求生不得之情所全實多卒舉丈夫子遂杜門卻聘謝外交與里中秦序堂沈既堂諸先生爲湖山遊杖履吟詠有香山之風元初任巡撫時先生至杭爲擘畫一切元以政事切問之悉其情逾月兵刑漕賦事略定先生曰可矣乃返揚州嘉慶元年恩詔縣舉孝廉方正一人

里中搢紳皆以先生應舉具牘達之官矣而史胥慤之先生曰搢紳勿與史胥言言則不廉不正矣以是卒未達大府先生工詩善於言情其佳處極似放翁著西芩詩草一卷授職州吏目配李安人子德生職州同知側室劉安人出冬十一月葬揚州西門外老人橋之右銘曰

先生之行在孝與慈先生之學在書與詩先生之才經濟匡時發晦恬退世莫之知知之深者非元伊誰丸宰木岡道具宜爰伐樂石載此銘詞

右墓誌銘阮元撰

184-198

鄧石如

鄧之先以國氏至高密侯禹爲漢宗臣支祚蕃育世有聞焉君字石如自號完伯山人名與睿皇帝諱下一字同故以字行其先自江西鄱陽遷安慶府懷甯縣之白麟坂至於君十三世矣自祖以上皆潛德不耀而學行篤實考諱一枚號木齋博學多通兼工四體書善摹印性兀傲不諳於世行遊客授獲糈薄履空晏如君少以貧故不能從學逐村童採樵販餅餌負之轉鬻日以其贏給饘粥暇卽從諸長老問經書句讀又摹倣木齋先生篆刻及隸古書弱冠能爲童子師見生徒慇跳卽舍去刻石印寫篆隸轍諸市梁聞山先生歎者以書名穎鳳間見而賞之介諸江甯梅石君鏐

梅爲文穆公裔多蓄古金石刻石如雅重君盡發其藏以資觀摩
業益進久之木齋先生沒既葬君乃襍被入越遊天台雁宕遜新
安江徧覽黃山三十六峯逆旅中邂逅金殿撰榜奇其書館焉時
吾邑張皋文先生尙未遇亦館於金一見傾倒繼又傳客於曹文
敏公文植文敏公又以書介諸畢尙書沅尙書開府兩湖稱好士
尤重君品畱歲餘以其間登衡山訪岣嶁碑泛洞庭望九疑其歸
也尙書觴餚商使爲君壽橐中裝且千金君歸買田築室延師課
子姓爲室家計頃之渡河登東山遂至京師欲以篆籀古法刷切
時俗公卿多非笑之者惟劉文清公深器焉乃遊盤山西山謁昌
平陵而返自後時時客遊蹤止大江南北而已君修幹美髯魁偉

異於恆人沈毅寡言笑遊四方所止必物色其賢達士及搜求古
人金石之跡以自考與人論道藝所持侃鑿絲毫不苟假借布衣
櫓笠賓客公卿間岸然無所詬也出遊而歸囊中貲先以周三族
之貧者又以貲貸匠氏使製棺櫬凡不能葬者隨取給焉弟儒弱
已析炊矣婚嫁事仍身任之弟沒教其二子如子嘗與書曰讀書
須極熟然後得尺則尺得寸則寸久之自不能舍我少時未嘗讀
書艱危困苦無所不嘗年十三四心竊竊喜書年二十祖父攜至
壽州便已能訓蒙今垂老矣江湖遊食人不以不識字人相待翫
能讀書獲益如此汝輩可不及時自勉哉父母不足恃家業不足
恃自己力氣不足恃可恃者讀書明理存心忠厚而已嘉慶十年

十月卒年六十三配同邑潘無出繼室鹽城沈生子一曰傳密女四人皆適士族傳密生六年而喪母又四年而君棄養厝君於白麟坂上傳密長乃卜吉於某原奉君與二配之殯而合葬焉距君之沒已二十有餘年君之書真氣彌滿楷則具備其手之所運心之所追絕去時俗同符古初津梁後生一代宗仰世多能言之傳密從予遊日久原君所自述及聞諸故舊所傳道者爲事略以示余余故最君之質行而序焉銘曰

望之嶢嶢卽之肫肫綜之紜紜理之彬彬一以爲古異一以爲今湧是匪其書是惟其人有雲輪固來覆斯竈

右墓誌銘李兆洛撰

山人安徽懷甯之集賢關人也姓鄧氏字石如其名以敬避

今上御名下一字遂以字行而更字頑伯集賢關當旣公山下故又號完白山人少產僻鄉眇所聞見顧獨好刻石倣漢人印篆甚工弱冠孤露卽以刻石遊性廉而尤介無所合七八年轉展至壽州時亳人前巴東知縣梁巘主講壽春書院巴東以工李邕書名天下山人爲院中諸生刻印又以小篆書諸生筆也巴東見之嘆曰此子未諳古法耳其筆勢渾鷺余所不能充其才力可以較轍數百年鉅公矣因爲山人治裝而致之江甯舉人梅鏐舉人爲文穆公季子文穆雖貧宦然梅氏自北宋爲江左甲族聞人十數弆藏至富文穆又受聖祖殊遇得祕府異珍尤多蓋秦漢以來金石

善本備在焉山人旣至舉人以巴東故爲山人盡出所藏復爲具衣食楮墨之費山人旣得縱觀推索其意明雅俗之分迺好石鼓文李斯嶧山碑太山刻石漢開母石闕燉煌太守碑蘇建國山及皇象天發神識碑李陽冰城隍廟碑三墳記每種臨摹各百本又苦篆體不備手寫說文解字二十本半年而畢復旁搜三代鐘鼎及秦漢瓦當碑額以縱其勢博其趣每日昧爽起研墨盈盤至夜分盡墨乃就寢寒暑不輟五年篆書成乃學漢分隸史晨前後碑華山碑白石神君張遷潘校官孔羨受禪大饗各五十本三年分書成山人篆法以二李爲宗而縱橫闡闢之妙則得之史籀稍參隸意殺鋒以取勁折故字體微方與秦漢當額文爲尤近其分書

則道麗淳質變化不可方物結體極嚴整而渾融無迹蓋約嶧山
國山之法而爲之故山人自謂吾篆未及陽冰而分不減梁鵠余
深信其能擇言也山人移篆分以作今隸與瘞鶴銘梁侍中石闕
同法草書雖縱逸不入晉人而筆致蘊藉無五季以來俗氣山人
客於梅氏八年學既成梅氏家益匱不能復客山人山人乃復如
前草屨擔簦徧遊名山水以書刻自給山人遊黃山至歙鬻篆於
賈肆武進編修張惠言教授欽修撰金榜家編修故深究秦篆爲
修撰所器編修見山人書於市歸語修撰曰今日得見上蔡真跡
修撰驚問語以故遂冒雨偕詣山人於市側荒寺修撰卽備禮客
山人修撰家廟甚壯麗其楹皆貞石而刻聯及懸額修撰精心寫

作蓋百易而後定謂莫能加於此也及見山人書卽鳩匠斲其額
而石楹旣豎不便磨治架物而臥楹請山人書之刻成乃重建其
傾服至此山人僑居修撰家編修遂從山人受篆法一年修撰稱
之於太子太傅戶部尙書曹文敏公文敏請山人作四體千文橫
卷字大徑寸一日而成文敏嘆絕具白金五百爲山人壽乾隆庚
戌秋 純廟八旬聖節文敏以六月入都強山人同往山人獨戴
草笠靸芒鞋策驢後文敏三日行文敏輿從以山東發水轉後與
山人相值於開山時巡撫以下命吏郊迎文敏山人策驢過轅門
門者訶止之文敏坐堂上遙見山人趨出延入讓上坐徧贊於諸
公曰此江南高士鄧先生也其四體書皆爲 國朝第一諸公乃

大驚爲具車從文敏日吾屈先生甚乃冒來都卒不冒同行願諸
公共成先生之志遂率諸公送山人至轅門上驢去乃入就坐時
都中工書者推相國劉文清公而鑒別則推上海左副都御史陸
錫熊山人至都二公見山人書大驚踵門求識面皆曰千數百年
無此作矣山人遂畱都中未幾文清左遷失勢而副憲以憂暴卒
時都中作篆分者皆宗內閣學士翁方綱閣學以山人不至其門
乃力詆山人耳食者共和其說山人頓躡出都文敏爲治裝致之
於兵部尙書兩湖總督畢沅尙書以鑒賞名家然於此事實疎不
能知山人而深器其高尙時吳中知名士多集節署裘馬都麗山
人獨布衣徒步居三年辭歸尙書畱之不可乃爲山人置田宅爲

終老計而觴山人之行曰山人吾幕府一服清涼散也今行矣甚爲減色四坐慚沮後文敏病篤語其長子曰吾卽逝鄧山人必有輓聯至汝卽以勒吾墓華表及專祠前楹足矣山人年四十六乃娶於某不數年沒繼娶於某然山人遊興不衰常往來江淮間鬻書以給旅費余以嘉慶七年識山人於鎮江過從十餘日以余爲能真知山人書明年復於揚州相值山人作太山之遊至九年秋山人由山東至常州過揚不入城及十一月杪語陽湖今鳳臺知縣李兆洛申耆始知余與翰風同客揚州翰風編修弟也余始聞山人名自翰風時山人得家書促歸里乃買舟回揚訪余於天心墩而余適去東臺山人俟余至十二月初八乃語翰風曰歲盡矣

去家尚千里吾不及終待慎伯矣遂解纜翌日而余至山人歸里不復出遊遂以明年十月卒於家年六十有三歲子尚璽尚幼山人書至夥而少碑刻有書百軸存於家又有百軸付懷甯大觀亭僧悟本聞悟本守之甚慎申耆亦藏山人各體書精良者二十幘議勒石以永其傳

包世臣曰余性嗜篆分頗知其意而未嘗致力至於真行藁草之間則不復後人矣然吾見山人正書方寸以上者簡肅沈深雁行登善非徐裴以下所及余在鎮江初識山人時嘉定錢坫獻之陽湖錢伯坰魯斯先在皆與余爲忘年交獻之自負其篆爲直接少溫然與余同遊焦山見壁間篆書心經摩挲逾時曰此非少溫不

能作而楮墨才可百年世間豈有此人耶此人而在吾不敢復搦管矣及見山人知心經爲山人二十年前所作乃摭其不合六書處以爲詆魯斯故服山人篆分爲絕業及見其行草嘆曰此楊少師神境也遂因余以見山人然魯斯正行書名自文清厭世論者推爲第一而魯斯執筆則虛小指以三指包管外與大指相拒側豪入紙助怒張之勢嘗謂永叔使指運而擊不知之論爲指擊皆不動以肘來去又謂作書無以指鉤距之理痛斥古今相承撥燈七字之說意以山人篆法當同迺藉山人以信其旨及見山人作書皆懸擊雙鉤管隨指轉與魯斯法大殊遂助獻之詆山人尤力私意所中眞識遂蒙青雲之交不渝終始宜山人之痛哭於編修

與文敏也

右傳包世臣撰

鄧生字石如安慶懷甯人也不詳其世所出亦不讀書初學刻印忽有悟放筆爲篆書視世之名能篆書者已乃大奇遂一切以古人爲法放廢俗學其才其氣能悉赴之歟金修撰榜方家居生挾其書踵門上謁不得見箇書於市翰林張先生時尙未第館於金所出見生書善之謂門者通焉鄧生雖能書然不識字體多謬張先生爲討論六書之旨生大好之爲書益放雲行風止初若不經意脫手視皆殊絕其後張先生赴禮部試畱都下生亦來將以書備衣食京師貴人多俗書鄧生辭爛之皆失其意劉文清公頗知

之然不能勝眾口竟歸又嘗游巡撫畢沅幕府無所知名往來揚州上下二十餘年益工各體書無不得神詣然鄧生布衣不能奔走天下之士而士多俗學知鄧生者鮮故得大肆其力於古以成一世之業也初生之歛不得志乃甌囊遊於黟山三月而後出尋幽陟深無所不到到輒題數字手自刻石其上其縱情獨往如此

張先生名惠言

吳育曰蒼史不作天地茫昧聖雖制經安從而備俗學棼繆往而不反六書已淆斯文不墜鄧生生百世之下奮好古之力起絕學紹秦漢之迹焉張先生探制作之原而年力弗逮悲夫

右傳吳育撰

郭麌

郭頻伽名麌吳江才人嘗以水村圖索人題詠同縣女士汪玉珍題之云深閨未識詩人宅昨夜分明夢水村卻與圖中渾不似萬梅花擁一柴門頻伽乃倩奚鐵生補爲萬梅花擁一柴門圖以代前軸亦可謂風流好事矣

右紀聞陳康祺撰

慶蘭

慶似村名蘭尹望山先生之公子也家世簪纓三代俱登宰輔以似村之才之學稍有志於功名取顯秩如拾芥而似村棄之如敝屣視之如浮雲獨構老屋數楹棲身僻巷以避車馬作小書室環種以竹性喜詩每風清月白抱膝孤吟覺詩韻書香與竹聲相應苔令人作秋水伊人之想總角時隨望山公兩江總督任以詩見許於袁簡齋數十年詩簡往來無虛日所作詩以風韻勝近白香山陸放翁雖風骨不及楚楚有致此外不交一人亦無人問似村者而似村亦駭駭以布衣老矣余與似村交最久每過訪一顛頭婢應門引入室見主人不衫不屨案頭詩一本窗間竹數竿別無

長物烹新茗一甌味極佳不留飲亦不答拜曰我無車馬僮僕也

其交遊之落落如此年五十餘以布衣終余充八旗通志總裁列入儒林傳並選其詩入

熙朝雅頌集

右傳鐵保撰

似村有句云作客情懷君已慣典衣風味我纔經以貴介公子猶嘗此味何況我輩

右松軒隨筆張維屏撰

似村耽吟詠畫筆亦灑落無塵

右墨香居畫識張維屏錄

似村愛蘭而北地無蘭取以自名

右湖海詩傳張維屏錄

蔡子麓

庚煥生三歲先茂才指雲府君日以一字爲教以漸加增閱歲終積手書八百許言類皆通書西銘文公家訓柏廬居家要言中所有字也仲伯父孝廉秀巖府君絕見愛憐手校小學綱目曰他日當以授兒是冬仲伯父卒家人以爲語識自庚煥稍稍有知先慈林孺人閨範身教幾於無行不與比受書先君晨夕課督而伯父上舍玉亭府君時置膝前告以古訓如孝弟忠信禮義廉恥如勤儉謹慎如天理國法人情如人情樂縱肆憚繩檢諸如此語手筆口講蓋未毀齒卽耳熟焉自時厥後晝侍膳夜侍飲伯父先君每縱談史事及持身涉世處家居官之要殆無所不道閒述先世艱

難及數十年間所見所聞刻薄成家貪墨致富而轉瞬澌盡無復有存者歷歷可指數如是者不絕於耳以至於成人年十六七始從先師蔡于麓先生於文會之末先生以一家兄弟友視庚煥而庚煥寶心師之積三十年無間旬日不走望顏色聽其談論輒竟日不忍去其於學術得失物理情偽事變權經益無所不道每戒庚煥以毋近名毋輕聽毋偏好惡如是者不絕於耳以至於老大統計五十年間父師之誘之勤如是是豈他人所可多得者而庚煥因循媿惰卒以無成荷荷多矣自年三十有二失所恃至年四十有四失所怙伯父前先君四年卒于麓師亦後先君六年沒今則內所嚴事稟命者僅一仲姊外此無他期功尊親矣外所得師

雖眾而諸耆長率以老大相假借重相督責矣夫以向者父師之訓不絕於耳猶未免自棄繼自今顧獨以垂老無聞之身抗顏爲人祖父師長吾又安知所稅駕哉每讀施愚山父允升先生爲人須爲有父之子爲文須爲有師之弟子二語不勝愴悚春夜不寐追念五十年來庭訓師傳歷歷如昨枕上涕泗達旦不能自己擬恭摹父師遺影貌已侍側爲有有之圖用自風勵晨起預述所懷如右嗚呼小子煥汝旣抗顏爲人祖父師長矣而自居於無父之子無師之弟忍乎哉

右述陳庚煥撰

先生幼爲大父所器不令遽治舉子業成童盡讀其家藏書始涉

筆爲時文輒驚老宿益從其鄰陳浴齋大定家借讀鄭荔鄉太守所寄書數萬卷所讀觀大意必求其實用不屑屑糟粕弱冠筆所見爲書疑積數寸雖處困頓岸然以古豪傑自期或目爲癡弗顧也先後下帷於山化城道山積翠羅山法海諸蘭若凡十餘年七應童子試每一不售輒研窮四子書一過最後屏書靜坐道山中二年明月滿庭徹夜不昧自是渙然冰釋談經樹義悉出心得不復乞憐古人然嗜古好學至於沒齒未嘗見其一日釋卷比壯出遊劍津三登武夷泛錢塘西湖歷覽大江南北浮彭蠡而歸所與益貧妹與弟相繼病瘵以沒悉力醫療家遂壁立鬻詩文以養外

此不苟取一文時或斷炊市人高其信義繼粟繼肉不待求假故雖屢空乏而甘旨未嘗缺比後粗庶色養益腴素封有不逮卽先生亦自謂差能養云 四庫館初開人多勸入都謀一官先生自以曾大父大父兄弟多起家諸生明經雖擁節旄列仕州縣竟未一第己復借他途進非祖父志不屑也比屢薦未售試官或物色欲爲之地卒謝不一見先生祖父皆負經濟號知人咸以勸業期先生故於兵刑錢穀河漕邊防諸大計童而習之旁及山川阨塞風土人情騎射技擊靡所不講然未嘗輕自表暴非知之深者雖與之遊處數十年莫能測其所蘊在公卿當事之前尤恂恂不輕發一語意蓋以天苟用我不患無知苟不遇知己亦不願爲所知

也晚自言二十年兢兢業業有期爲名士心二十年兢兢業業有
期爲名臣心今老無所用亦兢兢業業還吾故吾而已

右遺事陳庚煥撰

顧汝敬

吾里數年來老成徂謝往時竹谿詩社諸前哲相繼逝世惟吾師顧蔚雲先生巋然獨存歲開八秩而神明不衰猶能出應有司試以嘉慶九年甲子科得欽賜舉人方幸可循致期頤長爲後生矜式乃又於去歲歸道山平生執友旣無復存者銘幽之文自當屬之門弟子而春生於諸弟子中事先生最久年亦差長同人以此事見推遂不獲辭謹按先生諱汝敬字配京姓顧氏蔚雲其自號也家世吳江士族高曾以下代爲諸生至先生尤以文學顯自經生業外詩歌古文皆見重於儕輩矢志欲爲有用之學絜量古今證據經史旁及諸子百家天文地理麻算兵法一切經世之務

靡弗窮究既數奇不獲一試則以其學教授後進因材造就不拘一方俾從學之士人人得所求而去而其間能詩者尤眾如顧青庵虬袁湘湄棠邃生馮馬焦庵元勳郭丹叔鳳周愚谷齋丁西亭綬等並稱高足人謂竹谿七子才望相等而門牆之盛莫先生若也然先生固非專長於詩亦未嘗專教人爲詩其弟子之稱詩者蓋僅得先生一體耳先生內行醇備律己甚嚴而飲人以和言論多風趣所居研漁莊賓朋時集談諧不倦而能使入座者終日無鄙言如清琴在御一堂絲竹盡奏雅音自莫敢以繁手淫聲溷也爲文章爾雅深厚絕遠流俗然不爲高論憶春生年三十後學爲古文妄意序事當法馬班議論當法歐蘇而先生但教以讀近代

諸名家文曰學問之道直探本原惟上智能之中材以下必循流
溯源乃有從入之徑路不可以好高而滋躡等之弊也當時聞此
訓言謂先生特爲初學說法迄今幾二十年自視所作於近世侯
朝宗姜西溟毛西河諸公去之尚遠然後知馬班歐蘇之境未易
攀躋微先生之敎幾不免爲夸父之追日矣初先生有子兆曾賢
而有文不幸中道卒時先生年已六十有四喪其良子且未抱孫
知者共歎天道芒昧更恐先生以衰暮之年罹此毒痛將不能堪
乃先生哭泣數日卽瞿然收淚曰吾先人累世種德吾雖無似宗
祧無中絕理遂卽是歲娶妾爲嗣續計越七年而生子兆芝值先
生年七十湯餅之客與慶古稀者踵至共言先生數年來毅然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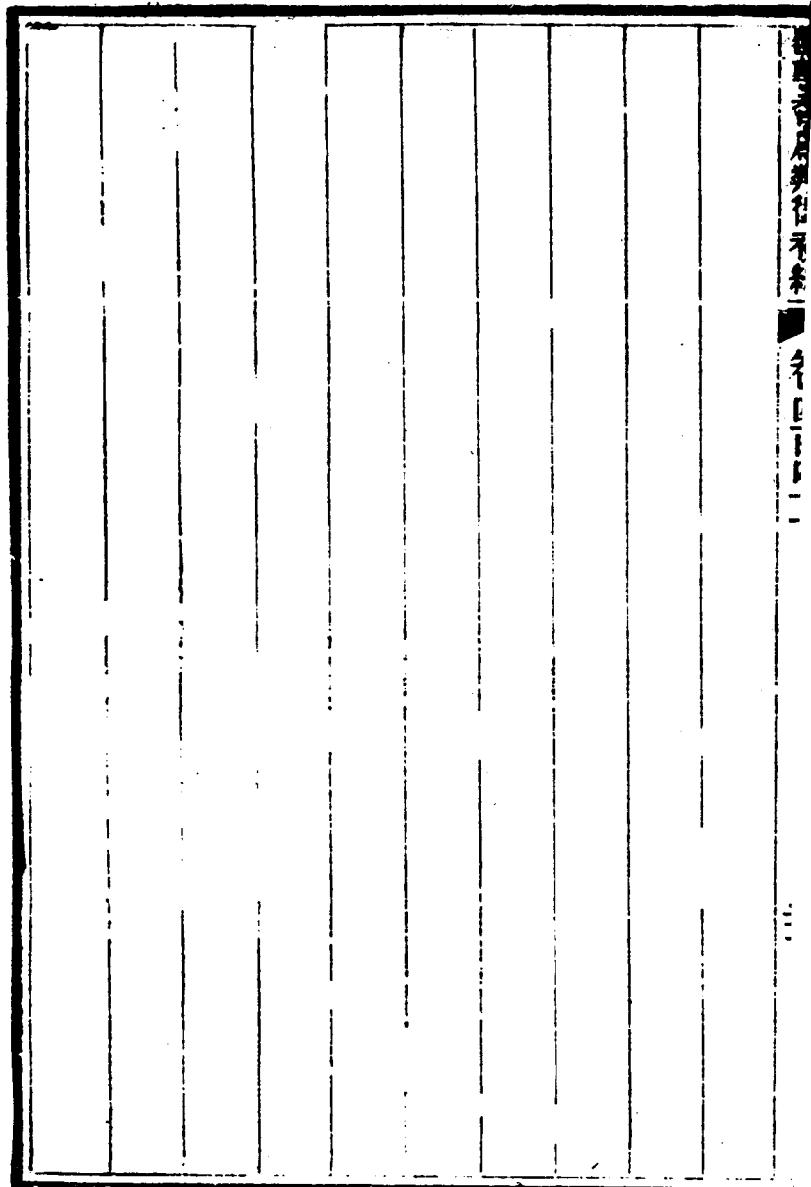
信其有後而不以西河之痛傷生者洵爲知命而不惑也先生卒於嘉慶十一年七月二十六日年七十有七著有研漁莊詩文稿及說叢書苑類姓所見碑帖考諸書藏於家配袁氏繼室梅氏前卒側室張氏娶於梅氏亡後勤力操持有大家風範暨生子或謂宜改稱繼室先生以寡媳袁氏年長於張不便以婦姑之分相臨故弗許其生平處事必曲體人情以求至當大率如此也子二兆曾袁出吳江縣學生前卒兆芝張出先生沒時方八歲女四長適張次適任次適袁次未字以沒之次年葬於吳山桂花隲之祖塋

銘曰

笠澤汪洋吳山聳峩顧瞻墓門儼親道貌學傳弟子誼深誰造德

底後人光遠有耀質行莫窮誌銘舉要敢曰能文先生之教

右墓誌銘朱春生撰



184-230

晏貽琮 翁立海 方聯甲

晏貽琮字幼瑰號湘門新化人嘉慶十二年舉人

耆舊傳湘門與余居京師最久後余流寓維揚湘門亦客金閭因
偕之歸歸後踰月而卒年二十有九有過且過齋詩集其爲詩最
刻苦存詩最矜慎唐陶山方伯爲刻行之

右湖南文徵羅汝懷錄

龔立海

龔立海字柱君號雲濤巴陵人嘉慶中貢生有垂雲山房集
耆舊傳雲濤詩多效前後七子及國初諸老以才氣自喜

右湖南文徵羅汝懷錄

方聯甲

方聯甲字鼎翰號木橋巴陵人嘉慶中附貢議敘同知
耆舊傳鼎翰有唐詩韻鏡六十四卷塞上吟集唐三百首久客塞
上酷愛唐詩故集句最多

右湖南文徵羅汝懷錄

方聯甲字木橋別號蓬萊子雁不道應清子也附貢生議敘府同
知好爲集句詩隨父宦遊秦晉往來邊塞爲塞上吟集唐三百首
又著唐詩韻鏡六十四卷

右傳李元度撰

陳士毅

雙江先生容溫靄質敦厚先大父愛之重之余童年猶及見之先生長君墨泉交吾父家孫來朋交於吾皆五年以長歷世有三故其瑰意琦行可得而言其略也先生姓陳氏名士毅字懷遠聚族邑之鐵樓山里中稱鐵樓陳氏先生少勤誦讀圖進取既不得志則精研儒先之書以飭躬亦以誨人岸然爲鄉里矜式旁及岐黃青烏家言晚歲優游林下發爲詠歌浸淫儲王上追元亮吉光片羽見於沅湘耆舊集中太翁廷耀修家乘未畢先生踵成之亦如司馬父子之史記對山父子之武功志焉先生家在烏石峯下清流激湍二水匯爲一川潔洞以去舊名雙江其上有墨溪曾出水

如墨故又名墨泉先生父子得擅焉他人不敢居也圖書滿室先生涵泳其中探本溯源及爲詩不入理障不作迂談苟胸有滯礙能如是乎余族曾大父行有諱天闢字雲皋者居鼓磉洲之西塘講易論史亦工吟詠其意趣與先生同余思合兩人詩爲昭潭二布衣集而當時固竝稱羅西塘陳雙江云

右傳羅江撰

周培之

先生諱培之字又培別號耐泉其先江蘇無錫縣自曾祖隨宦至湖南遂占籍爲善化縣人先世具大司寇韓封所撰介折封翁墓誌封翁博綜九流負經濟長才足跡徧天下所至諸侯大吏皆延爲上客先生稟承庭訓尤精法家言逾冠卽名聲噴噴公卿間爭迎之如不及凡關地方大利害事疑難不能決者上自督撫下至牧令必諮於先生而先生恢廓大度開誠與言不辭勞不避怨曲盡事理而一準於國法人情故事經先生擘畫雖名宿老吏不能易也事後有以金帛謝者堅卻不受其公廉如此而先生性豪放好賓客士無貴賤皆延見結納飲酒歡呼歌亦談笑窮日夜不倦

故人士皆傾心向之案牘之暇博涉經史文墨篆刻詩字咸精其能所著有秋慮全書救災全書名法體裁增廣幕學入門諸書生於乾隆二十九年十月十三日子時卒於嘉慶十四年九月初七日辰時年四十有六配李宜人節儉有禮法待戚黨僕婢有恩惠生於乾隆二十九年三月初三日某時卒於道光二十三年某月日時年八十以某年月日祔葬於善化縣八都新橋禮也子男一申錫官江西九江通判以母老告養歸女二長適國學生章世懋次適候選訓導林勳孫一人長汝翼福建布政司庫大使候選同知次汝明曾孫幾人俱幼銘曰

衡山蠹蠹湘決決自吳家楚祚益光余生雖晚親芬芳遺編三尺

垂琳瑯奇懷鬱德畱餘慶謂余不信視此藏

右墓誌銘賀熙齡撰

金捧闇

先生金氏諱捧闇字玠堂江陰某鎮人也父諱鑑雍正乙卯舉人乾隆丙辰舉博學鴻詞科歷官刑部雲南清吏司主事生子三先生其仲也生有異稟髫齡屬文驚其前輩咸以遠到期之年十七補學官弟子旋食餼與姊之夫李貢三拔萃齊名皆少年英異而先生德器深厚嘗稟庭訓以重威居身溫理處世故終身言不過辭動不過則刑部君林居三十年先生周旋膝下不忍遠離時姑丈程文恭公久器先生品學寓書邀赴順天就試先生不往雖屢贖南闈亦不悔也噫可以知先生矣乾隆戊申刑部君捐館舍方事遠遊孫淵如觀察其甥也延之兗州官署著客窗偶筆八卷用

齊諸體以寓勸懲刊板行世中表繆申甫出守平陽先生乃作山右之行上太行登潞公臺所爲詩文益闊肆著客窗又筆凡忠孝節烈與夫畸人俠客之可傳而幾於湮沒者皆搜訪確實揣摩曲肖極盡其情而機局變化導源司馬子長而神明於柳柳州閨之入人心脾可歌可泣識者以爲非復小說家言蓋進於古矣爰擇其尤者彙爲一冊署曰守一齋古文嘉慶辛酉自山右歸境益屢空而所遺予母券一箇猶置弗問有詭言貧不能償徒手乞還其券輒檢與之壬戌以歲滿貢成均親朋勸入都就教職會得脾疾不果行乃慨然曰貧而病命也不殖將落是則可憂耳遂杜門課子著韻字辨重十八卷錄所作制藝及詩詞若干卷藏於家自是

足不出戶者凡十年嘗作安貧說以見志庚午八月八日卒年五十有一道光十四年以長子謗官蒙城訓導 敕贈修職郎先生幸於親友於兄弟伯兄官福建以賠項被逮先生時在山左聞信驚絕急馳書家中令速變產湊繳會事得白乃已先生雖籍江陰而所居與郡城較近親故皆在焉故先生恆設帳於郡城彙昌輩行稍後未見先生言論丰采先生歿後三十餘年始遇長君謗於中州溫乎其容粹然儒者又數年復聚於里門益相契得讀其著作信能以道德文章世其家學者觀於謗而先生亦可知矣謗以先生行狀命次爲傳不敢以不文辭

論曰孟子論君子所性雖大行不加窮居不損蓋得乎天者獨尊

一切富貴利達皆不以介意也先生抱不世之才處得爲之勢乃眷戀庭闈淡於進取卒以明經終老不克展其猷爲人往往惜之然而先生絕無憤懣之意爲不平之鳴惟以敦本續學爲務卽其發爲文章亦必以表揚激勸爲宗修令德以貽子孫舉正辭以詔後世彰彰在人耳目間以視夫紝青施紫而沒沒無聞於身後者果孰得而孰失哉

右傳憚彙昌撰

楊嶠谷

余年三十始從郡中文學士游其最者曰錢魯斯伯坰毛洋溟燧傳畢莘農訓咸楊麗中嶠谷莊達甫宇達張皋文惠言繼而諸君或涉仕宦或遊四方其歲時相從者惟楊君與莘農達甫而君居西郊距余居五里每與莘農達甫同舟訪之作竟日歡或魯斯諸君閒歲歸必相招共集賞奇析疑談諧闇作以爲常久之而洋溟卒武昌皋文卒京邸又數年而莘農魯斯亦相繼卒於家惟君以前歲十月徙居迎春橋與達甫同宅距余居不數武方謂可晨夕相游嬉乃逾月而達甫遽逝予與君哭之慟去歲予客長興至冬閒嘗作懷君詩曰知音不可再僅有一隨安乃詩未達而君又卒

俯仰斯世疇昔相好者遂無一人余何忍復銘君哉而君遺命必得余文爲銘乃撮其大略而誌之君好學工爲文其文精心果力摧堅洞微晚更與道大適於嘉隆前輩相後先前卒之一年斯未齋三集始就梓學者誦而傳之而君歿然不自足也少嘗以攻苦致疾既而悔之曰吾讀書以順親也讀書而病是重親憂也不孝孰大焉遂屏居靜攝而瘳蓋君性至孝其侍疾居喪時祭一本呂子四禮翼雖家中童稚皆習而識之善治經於經之盤錯處必得解而後已常至寢不成寐以至於病乃告其友曰吾有治經之才而無治經之福令吾精神完固則亦喪然成帙矣丙寅病中日誦大學戊辰病於楚日誦周易今歲病無虛月日誦中庸又譏石室

心頌每清晨盥手焚香默誦攝心如見聖賢列坐於一室也然則
世之以文士目君者亦淺之乎知君矣君生於乾隆某年月日卒
於嘉慶十八年十一月二十四日享年六十有一君弱冠補諸生
隨食餼丙辰歲貢候選教諭學者稱隨安先生子三近勇近思近
智勇智皆庠生而智先君一歲卒女二人孫二人尙幼其子將以
嘉慶十九年某月日葬君某原先期來索銘君少師鄭先生環晚
尤與達甫及余爲密計君交游徧四方而獨以銘墓之文相屬余
之歸自長興也君卒才十有九日時近勇先客皖往唁近思近思
致君遺命獻歲正月思復衰絰敦迫而余文遲之月餘始就非特
故舊凋喪幾盡一時不忍涉筆亦以君平生行誼有足感余心者

不敢姑塞余責也爰爲之銘曰

經腴道蘊子所銘心文乃緒餘舉世賞音青紫芥拾而老一衿鍾期既逝伯牙輟琴惟此寢宮樵牧母侵利其世嗣山高水深

右墓誌銘
工模撰

李渡

于岸魯山人李姓諱渡于岸其字少有儔才與其兄居來師事吾友偃師武虛谷虛谷於豫推通儒好著述旁羅百家箋疏考證搜剔金石往往抉經濶史多前人所未發朱竹君學士門下盡海內英彥虛谷尤稱高足庚子後遊汝魯二李從焉一經指授落筆具有家法虛谷深喜得人以爲堪授所學嘗馳書示予以所業復自楚南購書滿船以貽之一時頗有軾轍之目居來磊落雄邁于岸蘊藉深雅並以古今文馳驟儕輩聞歲乙巳予訪虛谷於汝值于岸小試失利予爲不平袖其文昌言於眾當事者聞而忌之予弗悔也旣歸虛谷爲長歌紀其事以寄予予和之兼慰于岸伯仲激

昂踔厲尙存篋笥蓋至今垂三十年猶如昨耳其後猶子震亦從虛谷遊交于岸兄弟魯山開志館共佐虛谷事纂修者數閱月嗣復授讀於魯與于岸兄弟晨夕相過從每歸述所聞日益進且極稱居來友愛篤摯異於尋常兄弟坡公所云四海一子由殆其近之及予薄宦荆南久疏音問今年秋震自大梁來楚蹙額向予曰于岸兄弟近赴鄉試入汲于岸遘末疾沒於試前居來哭欲絕友朋幾不忍聞遂不入試徑撫柩歸矣余聞而傷之憶自虛谷下世亦已十餘年予方歎中原文獻莫有繼者猶恃有二子在以推衍其緒言予他日挂冠賦遂初走訪二子於露嶺琴臺間尋紫芝次山遺韻相與商略古人亦不朽盛事也今弱其一矣復何望哉爰

爲哀辭以抒其兄居來之悲並望代誦於于岸之靈庶或聞之于岸曾以揚子有方言無方音作方音考又著古今官職考其若干卷藏於家辭曰

惟軾與轍同出蜀兮一日聲名動京轂兮放出一頭永叔服兮位望雖崇遭犖確兮內翰垂死嶺海復兮黃門雨田終受福兮繄惟二子蹕芳躅兮早年競爽登品目兮今昔遇合判榮辱兮遺之草莽龍鸞蹙兮潛心論著據成東兮獻賦梁苑穎欲禿兮鵠原風急鴻影獨兮修文奪去何迅速兮迺兄腸腐集刀鏃兮遺編零亂詎忍讀兮蛛封蠹蝕光猶燭兮九原有知追虛谷兮

右哀辭李元滬撰

按于岸先生兄居來名洲嘉慶丁卯優貢癸酉以弟喪不入試後中丙子副貢

卷之三

三

184-250

鮑廷博

先生姓鮑氏名廷博字以文藻飲其別字也世居徽州歙縣之西鄉祖國槐公名貴父鴻遠公名思詡同服賈寓於浙生先生少小卽知大義念鴻遠公飢驅四方能以孫代子職不失國槐公歎國槐公卒歸葬於西鄉仍隨鴻遠公寓於浙九歲就傳二十三歲補歙縣庠生兩應省試不售遂絕意進取竭力購求典籍皆收藏家所罕有者乾隆三十八年高宗純皇帝詔開四庫館采訪遺書海內藏書家踊躍進獻先生聚家藏善本六百餘種命長子士恭隸仁和縣籍進呈乙覽先生之書大半宋元舊板舊寫本又手自校讐一無譌謬故爲天下獻書之冠三十九年拜古今圖書集

成之 賜四十年蒙 恩給還所進書籍內有唐闕史武經總要
二書並荷 御題四十五年 聖駕五次南巡迎 鑾獻頌蒙
賞大綯二匹又疊荷 賜伊犁得勝圖金川圖 詔書褒獎先生
自念一介儒生何以圖報遂以所藏善本付之梨棗謹以 御題
唐闕史冠諸首名知不足齋叢書朝夕讐校寒暑不輟數十年如
一日嘉慶十八年中丞方公受疇撫浙 皇上面諭叢書續刊各
種公甫下車檄烏程令彭公志傑來問先生以續刊廿六廿七廿
八三集對中丞以廿六集先具疏進 呈六月二十八日奉
上諭生員鮑廷博於乾隆年間恭進書籍其藏書之知不足齋仰蒙
高宗純皇帝寵以詩章朕於幾暇亦曾加題詠茲據浙江巡撫方

受疇代進所刻知不足齋叢書第二十六集鮑廷博年逾八旬好
古績學老而不倦著加恩賞給舉人俾其世衍書香廣刊祕籍亦
藝林之盛事也欽此先生卽恭錄 上諭於是集之首恭紀跋語
曰臣鮑廷博竊惟 朝廷特重取士之典士之負才績學者三年
一試中式者百中之一耳今以臣之無似亦得膺斯 恩賜真曠
世之希榮也臣知識庸愚未嘗學問曾兩應鄉舉自慚制義不工
遂留心於典籍其所按輯皆未刊之書亦祇所好在此於前人著
作之精意未能領會也抑且好而無力所校刊諸集半出搘紳之
佽助不意艸茅之纂錄得蒙 冊府之收羅前旣拜誦 寅章茲
又躬膺 榮寵在 皇上陶鑄士類之心無所不至而臣之涵濡

於聖澤者亦感激無涯矣伏惟我皇上日星垂統雲漢爲章
金函玉几之文詞直儼乎典謨誓誥錦贍繡褫之祕笈遠軼乎唐
宋元明復以百家有用之書足以佐政治而裨世教者付之剞劂
訓勉臣民雖虞帝之誕敷文德周王之壽考作人無以過也臣今
年犬馬之齒八十有六沐浴於高天厚地之中精力尙可支持
惟有研硃滴露以度餘年而已又時時告戒臣子臣孫講貫服習
訂繆正譌以冀不負上諭世衍書香廣刊祕籍之意庶可仰答
漸摩樂育之至教於萬一云先是御製內府知不足齋詩有齋
名沿鮑氏闕史御題詩集書苦不足千文以序推之句詩注云
齋額沿杭城鮑氏藏書室名乾隆辛卯壬辰詔采天下遺書鮑

士恭所獻最爲精夥內唐闕史一書曾經 奎藻題詠嗣後其家
刊刻知不足齋叢書以唐闕史冠冊用周興嗣千文以次排編每
集八冊今已十八九集可爲好事之家矣先生於是急欲刊竣廿
七廿八兩集親自校對廿七集將刊成忽心痛證自知不起命
士恭繼志續刊無負 天語褒嘉之意言訖而卒時嘉慶甲戌八
月十三日也年八十有七歲先生壯歲父母相繼卒於杭乃卜葬
於湖州烏程縣某鄉後遷居桐鄉縣之烏青今爲桐鄉人也生
平酷嗜書籍每一過目卽能記其某卷某葉某譌字有持書來問
者不待翻閱見其板口卽曰此某氏板某卷刊譌若干字案之歷
歷不爽性寬厚篤於戚友之誼有貧乏者必周恤之稍有蓄積爲

刊書所罄或遇未見之書必典衣購之友朋之貧而好學者每以全部叢書贈浙江書肆以叢書與各種祕書售人約不時償價有負至數十金者察其貧亦不索也所著述有數種燬於火今所存者花韻軒小稟二卷詠物詩一卷皆晚年記憶出者有夕陽二十律爲海內傳誦袁簡齋太史阮芸臺制軍稱爲鮑夕陽云子二士恭仁和縣學生士寬前卒孫三正身士恭出正言正勳士寬出俱以文學世其家

右傳翁廣平撰

乾隆三十八年 高宗純皇帝詔開四庫館采訪天下遺書歙縣學生鮑君廷博集其家所藏書六百餘種命其子仁和縣監生士

恭由浙江進呈旣著錄矣復奉 詔還其原書其書內唐闕史及
武經總要皆 聖製詩題之 皇上御製內府知不足齋詩云齋
名沿鮑氏闕史 御題詩集書若不足千文以序推注云齋額沿
杭城鮑氏藏書室名乾隆辛卯壬辰 詔采天下遺書鮑士恭所
獻最爲精夥內唐闕史一書曾經 奎藻題詠嗣後其家刊刻知
不足齋叢書以唐闕史冠冊用周興嗣千文以次排編每集八冊
今已十八九集可爲好事之家矣嘉慶十八年方公受疇巡撫浙
江奉 上問鮑氏叢書續刊何種方公以續刊之第二十六集進
奉 上諭生員鮑廷博於乾隆年間恭進書籍其藏書之知不足
齋仰蒙 高宗純皇帝寵以 詩章朕於幾暇亦曾加題詠茲復

據浙江巡撫方受疇代進所刻知不足齋叢書第二十六集鮑廷
博年逾八旬好古續學老而不倦著加恩賞給舉人俾其世衍書
香廣刊祕籍亦藝林之勝事也元按君字以文號潔飲世爲歛人
父思謙居於浙娶於胡胡卒又娶於仁和顧生君君幼而聰敏事
大父能孝念父遊四方恒以孫代子職得大父歟大父卒旣葬君
父攜家居杭州君事父又以孝聞以父性嗜讀書乃力購前人書
以爲歡旣久而所得書益多且精遂裒然爲大藏書家自乾隆進
書後蒙 御賜古今圖書集成伊犁得勝圖金川圖四十五年

南巡狩迎 鑾獻頌蒙 賦大綵二匹疊膺 兩朝異數褒獎彌
隆君以進書受 知名聞當世謂諸生無可報稱乃多刻所藏古

書善本公諸海內至嘉慶十八年年八十有六所刻書至二十七
集未竣而君以十九年秋卒遺命子士恭繼志續刊無負天語
之褒君勤學耽吟不求仕進天趣清遠嘗作夕陽詩甚工世盛傳
之呼之爲鮑夕陽元在浙常常見君從君訪問古籍凡某書美惡
所在意指所在見於某代某家目錄經幾家收藏幾次鈔槧真僞
若何校誤若何無不矢口而出問難不竭古人云讀書破萬卷君
所讀破者奚翅數萬卷哉

右傳阮元撰

ବ୍ୟାକ୍ ପାତ୍ର ଶବ୍ଦାଳ୍ପନ

ଗୀତିକା

ମହିଳା

周爲楫

周生爲楫字巨川號蘭舟鄱陽學附生性純樸幼不與羣兒嬉五歲失恃日夜對天號泣謂天喪其母也六歲就外傳聰穎過人五經四子書一年讀畢且能析其蘊誦無母何恃之句輒嗚咽流涕其天性使然也宗族鄉黨咸以神童目之八歲學爲文卽馳驟奔放不可羈勒伯樂之千里馬王武子之八百駿也自是博覽羣書穿穴經義十二歲應童子試學使王首崖先生見其書法端秀文氣豪縱擊節稱賞而以年幼抑之使老其才嘉慶十一年余攝篆芝陽觀風列生上等科試拔置前茅謁見時詢其年十三歲其先世濂溪之嗣也余曰生爲濂溪先生之裔應知幾善惡之義生應

聲曰卽中庸所謂莫見乎隱莫顯乎微也余曰朱子訓隱爲暗處
微爲細事則非幾之謂也生曰隱心也靜而未動也微意也由靜
而之動也動靜之幾善惡所由分也急宜正其心誠其意決去其
非而存其是此慎獨之要也若以爲細事則已昭然著於外已尙
得曰迹雖未形哉更問唐虞心法之傳至孔子而集其成曾子得
其宗其傳之子思孟子皆是也何以大學言明德而極之於天下
平中庸言性命而極之於天地參生曰大學修己治人之功也中
庸盡人合天之學也余曰孟子心法之學其功在於知言養氣其
成在於盡心知性王陽明提唱良知二字豈孟子別有心法歟生
曰陽明先生勳業文章彪炳一時其提唱良知未免借聖學以逃

禪也良知之說孟子不過隨時指點以明性善猶食色之謂性也非真謂人皆生知不待學問也以孔子之聖不以生知自居其他可知矣余曰如子言何以又有釋道兩教耶生曰釋道另立名色卻有一片苦衷世人以人慾陷溺其本心而莫之救孔子引其好名之心以名教激之釋氏引其畏死之心以死懼之道者引其貪生之心以長生誘之釋道無補於綱常其欲人去惡從善一也各自爲教耳何必陽託於儒而陰入於釋哉此陽明先生之過也余驚而異之以爲此子不特可以羽翼經傳將來必爲斯道之傳人豈僅文章名世已哉十五歲補弟子員省崖學使贊不絕口訓以立身行己之道給生朱子近思錄呂子呻吟語生持示余謂六經

皆載道之書論孟尤爲切實自先正格言出理境反多一障生真解人也丙子鄉試後生染腳疾余以母憂去任雖羈滯此間不復與生見而生忽以病肺罹沈痼年十七遂作長逝之人死之時顧祖父母繼母而言曰兒不幸爲數所限不得承歡膝下幸保赤子之心全而受者全而歸若羊叔子之事爲不妄當復爲周家子言訖而逝病中作詩四章寄余字宇從肺腑中流出余一官受累既抱終天之憾復遭折翼之傷母死弟亡不能會面肝腸已寸裂矣覩生絕命之詞心愈傷焉顏淵死子哭之慟豈得已哉生孝友恭敬行道之人無不咨嗟太息其父葬園進士痛之深哀之切憫其天而無傳屬余傳之思以傳其子也余竊惟盈天地間皆人也其

生且死者不知凡幾生者自生死者自死與化推遷而已生之有
死猶晝之有夜也死者不復生猶逝水之難返也生而罔生雖生
何益死而不死雖死何傷彭祖壽也而以爲天顏子夭也而以爲
壽壽與夭視其人之所處爲何如耳孔子云朝聞道夕死可矣生
其天而壽者乎華圓進士具經世宰物之略行將以學問播諸事
功傳不朽之業於宇宙孔子傳伯魚亦傳釋迦傳羅睺亦傳老明
傳子宗亦傳歷觀三教之中有明徵焉故人樂有賢父兄也夫生
嘗死之根死者生之根昔顧況長子十七歲天況悲悼不旣其子
遊魂依戀復入輪迴仍爲況子七歲不言况次子戲批之始言曰
我是爾兄爾何可侮我歷敘前生事如初信乎羊叔之子爲不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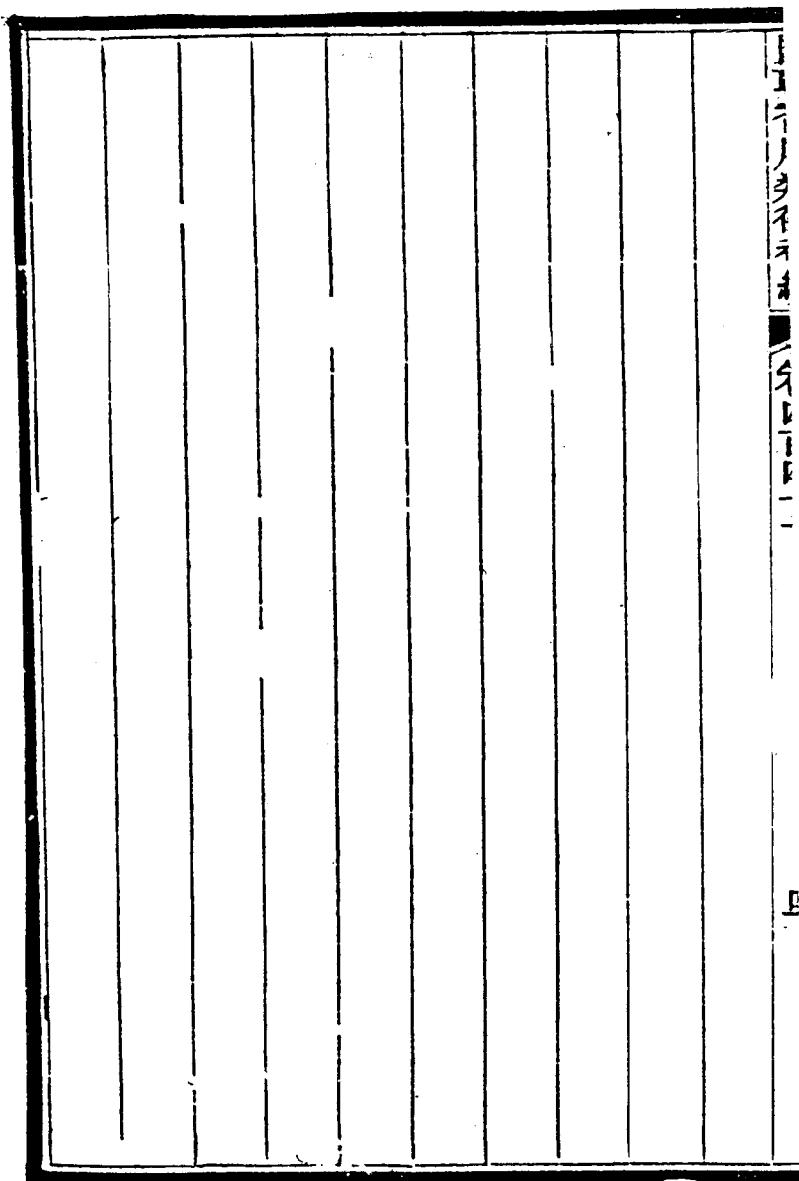
矣生之死其年與況子等永訣之年與況子同其果復爲周家兒
周氏有令子斯道有傳人余之傳生徒爲辭費矣

右傳王泉之撰

李崧霖

李崧霖字夢蓮號簫樓中江人嘉慶丙子舉人著有三十樹梅花書屋詩鈔夢蓮少負才名詩筆瑰瓌奇麗人亦瀟洒不羣連上春官失意後主九峯講席爲當代名流所重如李海帆方伯觀察成縣皆折節論交以詩文爲結契續娶予甥女爲繼室得子女各一女殤夢蓮中酒病聲侘傺以卒年未五十也子鴻裔以孤童奮起世其家業己酉拔貢舉辛亥順天榜鄉試皆與予同年以軍功擢官江蘇臬使高衢方騁前程正未有艾文人有後可以補文章九命之憾矣

右 國朝全蜀詩鈔小傳孫桐生撰



184 · 268

王渭

君名渭字惠川蘇州府吳縣人自曾祖至君始業儒爲吳縣生員以嘉慶二十二年卒於南昌客舍年四十一以某年月日其妻子葬君於某所友人梅曾亮爲之銘君博覽強記尤熟於史著五代史職方考一書同里顧廣圻以精博擅一世尤亟稱許惠川然惠川惟志於討論得失要最爲文章成一家之書嘗曰古人與身誰親分章竄句甘心古人之功臣吾不暇也其爲文辨博廉悍以有關於道術爲主其詩悽愴幽邃雖小物必有所指而用思至精世俗人莫能知也國家興文教幾二百年名儒大師閒出說一字之誤陳書至數十種窮搜而遠採以上及杳冥不可知之年下至

耽散慢戲假託名字間脫分裂古人之所不稱往往立之而書出於刺取收攢之中蓋幾於盡矣獨文章之學倡之者既寡其人而爲之者又或束書不觀割裂首尾惟閭里師戶知童守之文形撫聲襲游談無根爲樸學者鬪其捷而奪之氣故其道益孤而不能振然則惠川以魁奇鴻博之才棄俗尚以從事於斯道而卒不得以壽考成其材此非獨君之不幸亦斯道之不得其人以倡之者之不幸也君爲人落落自喜每自詫曰吾豈長貧賤者又曰吾雖貧不能爲童子師人信之君益困惟南昌太守張敦仁雅重君其卒也太守實歸其喪未卒之三月君過江甯時病瘧者半載矣余阻其行君曰歸易耳卽不病當餓死奈何送君至歧路而別君憊

然逐行李去百步外猶數數反顧時二十一年十二月十三日也
余之見君蓋自此止矣嗚呼死生離別之感固今古所歷見而以
生平意氣之合其文采又足以表見於後世而曾不得假之年以
極其才力之所至如君者其爲可悼惜爲何如也銘曰

儒鬼義弱文龜貌胥鈔計帳以塞責無賢與奸用一格使忠義人
色有墨鬼蜮逡巡貌不得誰迫使還文字職君志未就死誰惜觀
所成者視此石

右墓誌銘梅曾亮撰

四書五經文選
卷一百一

劉世瀾

吾邑劉君世瀾以法家言游粵西有年矣嘉慶二十三年冬其兄子華士自粵歸爲余言君贊治灌陽獄君以此有聲於粵灌陽令蓋杜君云灌陽多山旁縣民多卽灌陽墾山爲生王乙者子身來某山廬焉乙族子大歲或再三至至則畱乙所數日乃去近山居人多識之久之或怪乙數日不出卽山視之入其廬赫然屍在牀無首居人集視曰禍矣一人曰不如瘞之釀錢而瘞之又久之大至居人告曰若叔病以某日死吾儕相與葬之矣求其所哭之而去數日復至爲居人設食居人或不欲往固邀之徧觴居人極道居人德食已延之瘞所曰將以叔歸葬居人愕葬矣無爲以歸矣

大不可出棺曰叔貧不知何以斂將啟視居人益睂然未有以止
之啟棺曰首安在也居人不得已實告之大哭曰是不得不以累
居人矣居人大懼謀賄大寢其事使私焉強而後可顧所欲奢居
人不能給事聞於縣縣悉隸居人訊之無迹久之居人或不勝撈
掠自誣殺乙求其首不能得於是瘦死者二人矣獄卒不具數月
杜君代爲令君入杜幕閱獄詞反覆之謂杜曰獄有疑杜曰何也
君曰夫居人之死者二矣是不當從居人求之矣曰奈何君曰視
大非能以叔歸葬者也然且固出之固啟之是知其無首也庸知
非大殺之乎又有疑者夫人死不見其首何以必知爲乙居人之
以爲乙而瘞之也有驗乎杜集居人訊之曰若始何以知死者乙

也曾檢其體辨之乎皆曰蒼黃不知出此雖然視其衣則乙矣杜告君曰居人曰衣固乙也君曰他有驗乎曰無君曰是未可知雖然大知死者無首也以此求之矣明日與杜謀悉召隸誠之杜出堂上下隸數十人羅列召大跪於左居人跪於右杜曰是獄乃今知之矣今日不承者必斃之木下顧隸取大刑堂上下大聲應之大刑至以告堂上下又應之居人股栗大亦失色杜乃謂居人曰乙首安在皆號曰不知也杜曰若屬固不知也謂大曰而知之大瞳杜厲聲訶之曰而殺之而不知耶大俛首曰無杜曰而貧不能以叔歸葬明矣而知棺無首也固啟之何也大不能答杜顧隸曰刑之是殺其叔大戰慄頓首曰叔固在也杜愕因曰固知而叔在

也今安在曰在小人家曰而家幾何人去此幾何曰家某縣某鄉
百里而近有妻一子幼遂以大付獄謂居人曰苦若屬矣皆感泣
叩首不已杜曰雖然乙不獲獄不白誰識乙者速捕之卽選隸四
人與居人往別遣牒某縣居人與隸卽夜抵大家遲明叩其門門
啟乙出見居人不能隱遂擁之行至縣隨而觀者數千人謹言王
乙在也一訊具服先是有男子不知何許人獨行過避雨乙廬會
暮求止焉大適在窺客囊有金與乙謀殺之被以乙衣而匿其首
遂以其囊遜久之微聞居人以爲乙而瘞之也將以此求賄於居
人至是訊得首合之是獄具粵人籍籍稱杜神明旣而聞之曰劉
君之謀也壯學子曰甚哉折獄之難也殺越人於貨者有之矣未

有如乙與大之狡者也夫其殺人而使人爲掩之既掩之矣又將
因之以爲利雖然使乙與大不因之爲利卽安得有天道哉

右書事周樹槐撰

何有煥

余年二十八遇何君星田於岱下明年余主泰山講席君敎授泰安縣公衙齋數常過從以文學行誼相切劘重以婚姻箸有東理齋唱和集及君歸省余爲賦別且序以送之後十餘年余宰江南延君課讀久之病目歸雖數千里外無歲無詩簡往還嗣君寅來訪讀所著詩筆喜其健在不意前年愕聞凶耗寢門一痛宿草長悲傷直諒多聞之友不再覩也今寅以狀請銘其墓謂君遺言惟陶山知之深始克傳之余何敢辭君名同余家諱贈答常以字行謹按君字星田號梅莊長沙甯鄉人也縣學諸生生乾隆辛未年正月廿五日卒嘉慶己卯年閏四月廿九日年六十有九其先曰

德明者自新化徙今縣曾祖其淵祖中瀚父大榮母氏廖兄四有炳有焜有烈有典先世頗饒於財以君父好施予而貧君生晚無乳和麪哺之長而羸多疾然好刻苦讀書敦行孝弟年十五授徒鄉曲以脩脯佐其兄養夜難綫香照字默誦庚子居父喪哭泣過禮目眇昏時有炳客泰安君往從之應黃明府之聘癸卯歸應鄉舉結茅羅俊坡事母課子乙巳有炳歸天倫樂聚菽水藜藿驩如也乙卯一遊吳門尋以母老辭歸庚申居母喪哀泣日益眚時有炳先歿教其孤應煃入邑庠徙宅梅莊閉戶著書而諸兄皆逝傷痛遂至失明有展墓詩云諸兄如夢歸青草季子澆山又白頭君養醇學粹尤邃於詩抒寫性靈扶持風敎其於事親從兄交友接

物與夫悲愴感慨一發之詩悉出以和平而無憤懣嘵曼之音丙寅刻梅莊詩鈔編邑中耆宿諸作爲玉潭詩選爲邑大令謝公青纂校刻翠園山房詩集皆爲名流稱許君晚年不能視少時所習卷軸無一字忘誤箸述尤富口授兒曹錄橐幾欲脫擊有以文藝就正者命其人讀一周逐句指點改竄咸中繩準從遊者益眾爭取其橐致多散佚尙有梅莊古文梅莊家訓藏於家君配談氏子二人鶻娶胡寅國學生娶談繼娶賀女適余兄子國學生錫次適廖季字趙孫二人承錫鶻出承鏞寅出以某月日葬於某山之原銘曰

品如緝芷文如佩瓊迺挫其採又黜其明不見塵坌斯見精瑩卜

子遺敎水部嗣聲潛窺道妙獨得詩清古高士傳視此佳城

右墓誌銘唐仲冕撰

馮治

先生諱治字虞伯號秋鶴氏馮世爲嘉興巨族祖諱景夏刑部左侍郎考諱鈐歷任湖北湖南廣西安徽巡撫先生生而穎異兼承祖父之訓耳目濡染度越流輩其爲文尙氣格嘗曰文章者所以寫人性情也能使人讀之而感動豈用心於對偶聲調閒哉肄業太學應京兆試卒不得志於有司後患心疾遂棄舉子業以書畫自娛先是司寇公善畫爲一時推重先生五歲卽能畫司寇公奇之及長所造益深中丞公視學閩中備兵粵西及以節鉞鎮楚南先生皆侍行洎移鎮皖江先生兩以省親至其所過名山大川及前人登臨憑弔之處意有所得輒以畫傳之嘗曰吾畫雖得力於

北苑然石田翁去今未遠故所見尤多其人耿介獨立孺慕終身可法也書學二王晚專以曹全碑爲主曰吾於隸書可望入門矣先生雖以書畫自娛不屑屑於世事然其至性高節有過人者在中丞署中未嘗私接賓客家居得中丞書必正立恭讀若親承教語然或偶有訓飭雖嚴冬汗輒霑衣及中丞罷歸事之得其歡心中丞卒奉生祖母曾太夫人及母莊夫人愛敬備至有勸之仕者輒辭以親老杜門自守不交當道郡守伊公願見不得及遷官赴滇先生讀其畱別詩乃送之舟次伊守喜曰吾乃今日得見滅明也予恩棟官江西訓之曰官無大小皆當盡職不可以位卑祿薄也予恩棟官江西訓之曰官無大小皆當盡職不可以位卑祿薄百恕又嘗教子孫曰境可貧氣不可餒身可困骨不可寒布衣蔬

食粗得飽煖讀好書作好人足已何苦蠅營苟使此中不得安
靜耶孫耀將赴桃源典史訓之曰事上宜敬不宜謗待下宜寬不
宜縱一時以爲名言先生所與遊皆當世鉅人長者如太傅錢文
端公侍郎錢撉石先生咸折輩行與之交品評書畫酬唱題跋無
虛日文端與物爲春侍郎則言笑不苟先生兩取其長及二公先
後歿而先生遂爲一時魯靈光云嘉慶二十四年十二月二十三
日卒年八十有九 封登仕佐郎子孫稟其敎習循循禮法訂先
生年譜屬予爲傳略者先生之孫孝廉熥也

贊曰孝廉爲予言先生生於司寇公觀察蘇松署中襁褓時聽鶴
唳輒學其聲其患心疾也聞鶴鳴乃稍愈因畜二鶴於湖南官舍

及歸籠以俱還作載鶴橫江圖後卜宅春波坊之南闢園池蒔花竹養鶴其中遂以秋鶴自號余觀先生清標絕俗不以科名爵祿與世競而名滿天下詩云鶴鳴于九皋聲聞于天其先生之謂耶

右家傳姚學挾撰

江廷燦

先生諱廷燦字英三號蓮峯系出蕭山先世自邑之江灣遷城東祖父以上皆未列士籍先生少讀書貧不能從師諸經皆自誦年十八爲邑庠生乃肄業郡城紫陽書院從方還滔鄭炳也諸先生學爲時文其文以前明隆萬啟禎諸名家爲宗尺寸理法芟除枝葉獨樹質幹試輒黜終不改爲人介直自生徒束脩外不妄取一錢見人過失面匡之數先王父請先生於家塾課數兄弟子姪前後十數人在家塾幾三十年年垂七十先生諸子皆能竭力致養先生乃家居又十餘年歲在嘉慶己卯先生卒年八十有一先生爲塾師神夷氣肅終日不出館舍督課有常業講畫詳盡無燕談

之友歲首末離墮不過十日故生徒無曠業邑中稱良塾師者僉
曰江先生江先生云自先生卒而師範不可復追矣有制義二百
餘篇藏於家配王孺人子五人孫七人諸子以道光乙酉歲某月
某日葬先生於邑某鄉某里之原來乞銘數六歲從先生凡十三
年未離側謹銘曰

峻厓岸自礪鍛闢轍塗繩步趨儒之較師之表嗚呼已矣師儒道
靡矣踵疇趾矣銘先生之幽我心之憤矣噫

右墓誌銘董桂敷撰

國朝書獻類徵初編卷四百四十二目錄

文藝二十

莫我恩

溫賢書

陳庚煥

劉開

董士錫

管學湛

顧日新

梁曾齡

何彬 何元

黃日華

毛質繼志
銘

莫廷翰

羅鑒龜

邱彤

管同

龔元燮

朱世雍

葉廷甲

梁元翀

李效昉

張禮

高燈

陳烟

何紹業

張際亮

錢蕙窗

歐陽泳

凌揚藻

毛國翰

孫鎮

吳淮

國朝耆獻類徵初編卷四百四十二

通奉大夫前署江西巡撫江西布政使司布政使湘陰李桓輯

文藝二十

莫我愚

莫先生我愚原名際運字若謙別號與竹山人善化名諸生大廷子也性穎悟讀書目數行下工詩不喜爲時文一應有司試不獲雋輒罷去於真行草書指頭書飭頭書皆不學而能善畫山水有興到筆隨之致尤善寫照每一點染或白描莫不神情畢肖非庸俗所能彷彿然均不苟作有以練素請者心所弗善雖以勢脅以利誘弗得也每風日清佳忻然縱筆作種種書畫不同好卽攬去

一笑置之間以持贈必視其人之素行獲者恆珍若拱璧其爲時所推重如此識者謂其畫尤得宋元人筆意云山人長身玉立秀韻天成言行直樸不露圭角雖寄情毫素揮灑忘疲而神明不敝老益清彊昔人謂畫家得山水煙雲供養如山人者不信然哉

右小傳黃楷盛撰

按莫先生卒於嘉慶二十五年冬

溫賢書

溫靖介先生名賢書字再雅邑諸生也家碧津北好學善屬文自前明來溫氏以詩禮世其家而皆不達先生承前人累代之蓄饒田宅有以自老無求於人年三十補博士弟子員踰年賓興先生偕其曹偶出就試始至士眾蠭午相推排或僵仆衣被及筐中具狼籍滿地眾踐踐其肩背行且謹於門先生見之歎曰國家以

科目招人曰爲國求賢明經取士若此者亦足當賢士選耶亟命僕襍被返邑有煙波洲當資水中流石戴土出旁雜葭菼平地數畝爲園圃周以樹邑人建樓閣其上與龜臺山龍洲書院竝峙以覽觀江山之勝先生自會垣返維舟其間登臨吟嘯盤桓竟日

然後歸遂老諸生中弗就試先生居市井閒常局石讀書其家不輕出出則具衣冠是時士自重人亦爭重之先生出市肆屠沽家皆起立無敢諱語者已過咸指目之曰此溫先生也先生不嗜酒工畫好爲文箸有寸香草精覈理法以香二寸課文一首居平每用此爲樂其前後所與交遊曹暢庵徐對廬葛廬陳禹封李竹所蔡叔山二然陳在軒諸先生竝居同井能文章每以時讌集先生紹繹舊聞析疑義作十日遊乃去當此時邑城未築先生門前臨江嘗月夜泛小舟泝流上檣白鹿潭下舍舟登岸杖策上白鹿山白鹿山者唐時裴休嘗結亭讀書於此有白鹿銜花出聽故山與潭皆以白鹿名之諸先生旣共躋亭間裴裏瞻眺循山之麓以

下聽廣洲漁唱譜其聲作欸乃曲鼓棹而返相娛樂歲率以爲常先生論文甚嚴前人諸選多所駁而性謙謹意常自下爲他人評陽文字及定其子弟文率楷書無激論生平畫不多作偶乘興爲之以寄其趣所著寸香草不自收拾輒爲人持去多散逸今其存者蓋十二三云先生旣席豐厚耽山水之樂恆讀書著文自娛不干仕進爲諸生四十餘年而卒卒後邑長老及嘗遊先生門者皆稱爲靖介先生曹暢庵先生著有聽濤園詩古文及四書文徐對廬先生著有四書文葛廬先生對廬公從子也治古文著有葛廬遺集陳禹封先生善書著有□□詩並已行世李竹所先生亦善書與蔡叔山一然兩先生陳在軒先生各著有詩及文未刻余嘗

見其遺稿多有靖介先生評跋云

右傳趙先雅撰

陳庚煥

惕園姓陳氏名庚煥閩之長樂人老於教授以歲貢生終其學貫
穿古今其人畱心世道讀有用之書爲有用之文不惟詳辨學術
兼且隱憂地方不惟表揚今人兼且彰闡古人不惟兢兢於一時
而且慮周於天下後世鄉黨而穢掖性情師儒而助流教化古稱
鄉先生歿而可祭於社者舍斯人莫與歸也其行文純粹以精明
辨以哲和平雅潔不鑿不膚較同時諸公以古文自命而必遁入
別途者亦爲獨軌於正可謂能自樹立者矣

右記李祖陶撰

按陳先生著有惕園存稟

卷之二

劉開

孟塗生數月而孤年十四以書謁惜抱先生先生大奇之因從先生學其爲人落拓不羈喜交遊與人談論輒罄肺腑家貧不能養奔走公卿間無干謁之態嘗謂元之曰吾鄉多佳山水使吾有菽水資迎吾母居龍眠杯渡間手一編且不去吾母左右其樂何如而顧爲是僕僕哉然亦習舉子業試輒不利卒以上舍終年四十初孟塗游浙過某邑有人候於門卒然問曰君得非桐城劉先生耶要至家具盛饌酒半告以有母孀且老前夕夢其父語之曰三日有桐城劉先生過吾門非先生文不能傳爾母當固請之旣復與遊山至一古墓碑題曰宋處士劉開之墓孟塗雙然自失道

光元年亳州修邑乘聘孟塗正月行別其妻曰此去尙相見耶妻愕然詰之則亂以他辭及之毫寓佛寺閏月十一日陡得腹疾勢不起指佛殿金葫蘆頂示客曰視月色中乃吾去時也果以其時而逝喪歸妻倪欲以身殉其姑止之一日姑聞閨戶聲縊死矣孟塗生享盛名歿又得其婦之烈夫乃歎天之生是人非偶然也孟塗詩有前集十卷歲久板損沒後前臺灣令家弟瑩急造其家訪遺橐得後集二十二卷文十卷駢體文二卷臨漳令家弟柬之爲捐貲付削劂併重刻其前集屬元之任其事鄱陽陳方海伯遊借伯棠助讐校焉

右節姚元之撰傳張維屏錄

孟塗論學云淹通宏博之士詳於名物度數而或略於義理之是
非其後嗜古益以博爲能以多爲貴厭故而喜新以功令所載爲
泛常以先儒所言爲迂闊於是獵奇好異之習興而躬修心得屏
而不論夫君子之學知法孔氏而已何漢宋之有哉學之判爲漢
宋也自近世之人名之也門戶之見執而不能化也

孟塗論文有云退之起八代之衰非埽八代而去之也但取其精
而汰其粗化其腐而出其奇其實八代之美退之未嘗不備有也
宋諸家出乃舉而空之於是文體薄弱無復沈浸醱郁之致瑰奇
壯偉之觀然而志於爲文者必自八家始何以言之文莫盛於西
漢而漢人所謂文但有奏對封事皆告君之體耳書序雖有不多

見至昌黎始工爲贈送碑誌之文柳州始創爲山水雜記之體
陵始專精於序事眉山始窮力於策論序經以臨川爲優記學以
南豐稱首故文之義法至史漢而已備文之體制至八家而乃全
學者必先從事於此而後有成法之可循

右孟塗文集張維屏錄

孟塗游粵東余於賓谷方伯座上遇之越日見訪又數日訪之於
西關劉氏園姚石甫亦在坐談讌極歡孟塗集中有喜遇張南山
孝廉詩後四句云城西少年昨相識痛飲狂歌傾倒極歌罷暮寒
生紫瀾海雲爲我變顏色卽詠是日事也又十餘日復來話別余
賦詩送之孟塗見贈詩云展我碧瑤箋書君白雪篇孤花艷春色

空翠點晴煙此筆自今古有人來海天相逢無限意畱記暮雲邊
次章結云遲迴江上路卻是爲君畱似有慙惓難別之意然當時
年華甚富方謂後會有期豈意遂成永訣今君沒已十載而余鬢
亦蕭蕭二毛嗟乎異才難得逝川不回三復遺篇惘然終日

右聽松廬文鈔張維屏撰

孟塗七律有一種磊落伉爽之氣如涿州詠先主云能敎王佐出
隆中百戰纔收取蜀功半世依人同旅客一生知己是奸雄兵戎
婚媾丹陽宴骨肉君臣白帝宮今日故居遺跡盡不須恩怨說江
東謁王陽明先生祠云軍前儒服坐麾兵手挽銀河轉太清曠古
人誰繼諸葛一杯我獨奠先生身間未盡匡時略才大難辭講學

名莫道奇功成太易當年遭遇有王瓊

右聽松廬詩話張維屏撰

董士錫

君名士錫字晉卿一字損甫武進縣副榜貢生候選直隸州州判先世姓趙氏系出宋魏懿王德昭其始遷武進者曰元處士孟堙至明季有名中兌者出嗣於董爲姑之夫後更名承獻承獻之後皆姓董氏君大父曰開泰廣東昌化縣知縣父曰達章國子監生以能詩名君幼從大母錢孺人受孝經章句及就外傳讀諸經史悉能通解年十六從其兩舅氏張皋文宛鄰遊皋文以文學伏一世君承其指授爲古文賦詩詞皆精妙而所受虞仲翔易義尤精君家貧非客遊無以爲養歷主張太守古餘阮尚書芸臺方太守茶山唐通守柘田洪觀察石農鄒觀察錫漬皆名公卿也又歷主

講通州紫琅書院揚州廣陵書院泰州書院所至士皆慕而親之
嘗客安徽爲六安晃梅生盧義山修其族譜時同里孫子不知懷
遠縣李申耆爲修縣志未成而以事去延君續修焉道光辛巳君
房師霑化蘇君觀察淮揚招君於幕蘇君猝染時疫病甚君侍疾
謹或告君鄉試期迫盍舍去君作色曰吾受吾師知遇之恩未能
一日報今吾師疾病而吾遽舍之而行非特無以酬吾師且重負
吾師也卒不應試畱侍疾閱數月蘇君乃愈還福建按察使旋丁
父憂歸而南河總督黎襄勤公素知君才及是賢君之爲聘請修
續行水金鑑行水金鑑作於雍正間傳澤洪歷考河道古今沿革
興廢成敗之由爲河務薈萃之書而於黃淮運三河爲獨備歲久

未輯君以爲前作詳於考古略於徵今續之者宜詳於徵今而略於考古如永定河之工程今增於古幾十倍矣而前書未詳尤宜備載因草例十數條以上襄勤公歎服君輯是書三載書未成而襄勤公卒事中輒矣其後河督張公副河督潘公至仍延君纂修而卒成之君自中歲左肘生癟治之罔效其後癟敗而卒君好治陰陽五行家言殫心者數十載嘗曰世之言奇門六壬相墓者皆各自爲學吾獨求其原於易以貫之然求之愈深聞者且駭恐世之卒莫子知也所著有齊物論齋集賦二卷文六卷家譜一卷詩八卷詞三卷外編三卷遁甲因是錄二卷未成遁甲通變錄形氣正宗賦家譜詞已刊餘未刊藏於家

右傳吳德旋撰

管學湛

樂斯姓管氏名學湛武進人生十二歲而孤少長謹言飭行無子弟之過其舅氏無錫薛君玉堂善其爲人妻之以女薛君爲廬州府同知樂斯依薛君於無爲署中道光二年三月薛君擢知鳳陽府樂斯亦隨往八月望後十日樂斯由鳳陽陸行抵無爲屬有小疾未愈又塗次矢食飲節疾益劇於九月二十七日竟卒樂斯善小楷書得文徵仲法尤精篆刻近時以篆刻名者推完白山人鄧石如爲最予見樂斯所刻印章奇賞之樂斯因爲予鐫初月樓朱書一方宛然完白山人之作也今不可復得矣惜哉樂斯卒時年僅三十有七

右小傳吳德旋撰

顧日新

道光三年春二月顧君劍峰病卒於家是子六十後所交友也君與余生同里少余三歲而蹤跡乖迂幼時未嘗相識比長爲諸生朋試金陵僅一見之稠人中自後飢驅四方無復因緣會合惟聞君才名籍甚而亦時有相訾議者予旣未悉君之爲人不能定眾論之孰是逮君養疾家居予適以事歸里爲其族弟子壽招同謙集兩俱暮齒頽然相對回憶疇昔金陵初見時已三十餘載君雖衰病而意氣甚豪抵掌雄談座客傾聽如騁驥長嘶萬馬皆瘞君所以得重名者在是而遭眾忌者亦即在是也君所患瘰癧本不爲大害而庸醫以金石之藥劫之遂成痼疾輾轉四五年循致

不起家貧子幼賴子壽及兄雪村經紀其喪余方返自山左嚴小農河帥聞君貧病有所齎助比至君卒已踰月乃卽以爲窀穸之資而予爲文誌其墓君諱日新姓顧氏劍峯其號生數歲喪父隨母改適郡中袁氏故其始補博士弟子猶冒袁姓然袁故武人其性暴遇君少恩而君以母故事之無失禮逮袁死然後復姓歸宗仍奉母居吳江遭人倫之變而逶迤處之卒得其正亦可以爲難矣君天資穎異讀書有記功於歷朝史冊是非成敗之故尤用心議論證據今古頗以經濟自負爲文章下筆千言直攬所見不宥骯髒其體以投時好旣而屢試輒抑於有司則挾其能游公卿間倚馬之才懸河之口傾動一世如阮芸臺尙書曾賓谷侍郎最

號知人能得士者並以君爲上客而君亦喜交遊愛才俊凡所獎識罔非賢豪客粵東時邂逅楚北陳秋舫流目以國士傾心結納酬唱詩篇眾乃謂君有先見其實君之於秋舫固非以一第爲重輕者又嘗主講膠城書院愛毛生甫嶽生幼慧招使就學飲食教誨不啻子弟今生甫學成爲名下士詩歌古文超絕倫輩而常自謂微師教不及此也至其於流俗之人則不能強與諧際嬉笑怒罵率意逞辭或謂君臧否人物多過其分然君固無成心特如食物入口甘芳者既嚥而有餘味腥穢者已吐而猶作惡耳晚歲家居時爲文酒之會卽席揮毫風發泉涌向儕多爲紺服而一二妄庸人疑君有意相壓往往背面詛詈及君病爲藥誤遂有傳其贖

醫致毒者君聞亦未遽信而戲見之詩以資笑端名場嫉忌至於如此可想見君之才情氣篤籠蓋一切矣君事母至孝母年九十一餘尙健至今年春乃無疾而終君病中起視含殮畢一慟亦絕其間相去纔三日識者謂君久病不死竟得終養其母而後相隨共逝殆亦孝思所感云君卒年六十有一配趙氏前卒繼室高氏謹室胡氏子一年方八歲女一長適同邑劉某次未字所著寸心樓詩文集余別有序故不復論之銘曰

壯志干雲奇氣軼羣宜亨而屯命數難論有名不賤有才不負今皆歸之太空兮一任夫造物之陶鈞

右墓誌銘朱春生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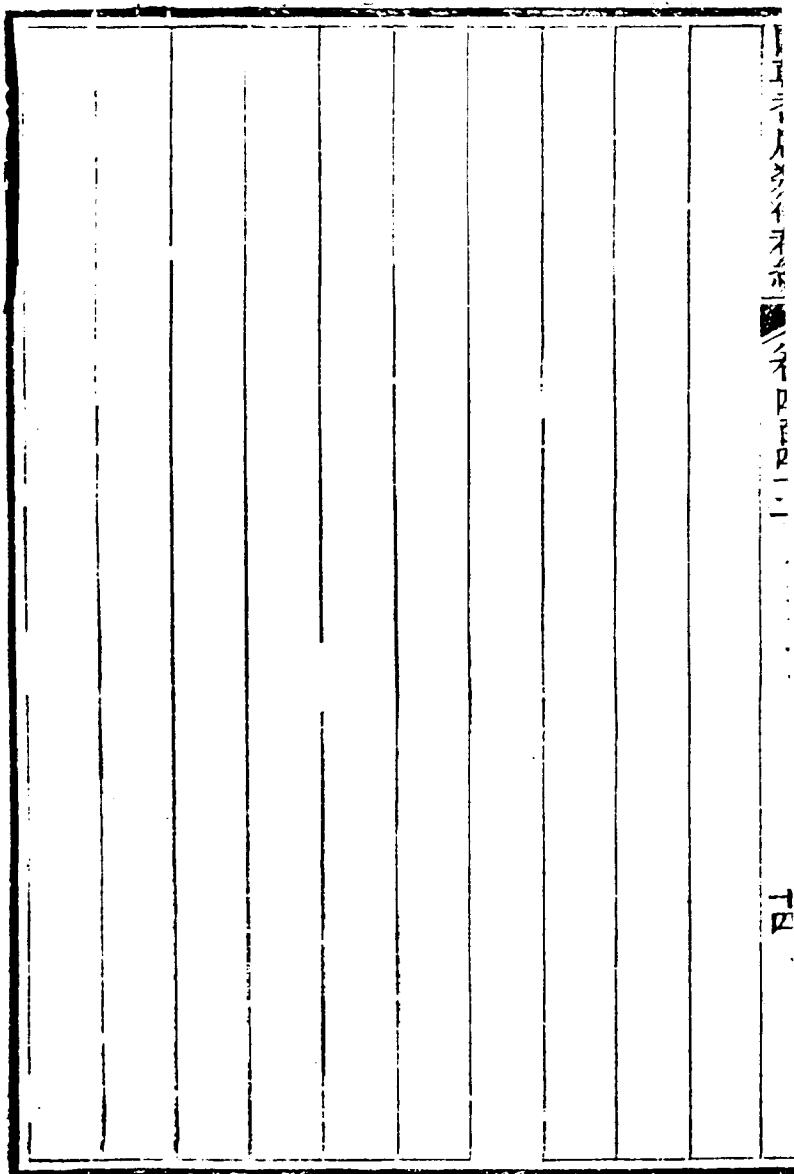
梁曾齡

菊泉梁氏名曾齡字躋彭菊泉其自號也德慶州人性閑達不拘小節往往睨視儕輩年二十七舉於鄉嘉慶乙丑與予定交京師時菊泉裘馬甚都視取富貴若反覆手越八年予館瀧州一日行衛中有字呼予者曰六吉將焉往審其音菊泉也髮旣種種領下鬚髮蕭然幾不可復識攜手之所館破帳敝席舊書數卷抵掌談天下事泉浦風發各賦詩四章菊泉讀余詩至鶴病烏慈二語淚下交睫不能終篇蓋菊泉亦有母在也歲暮同上春官皆不第馮君德潛令平原延予主景顏書院菊泉訪余談抵夜半門外雪月交光菊泉披大裘行庭院中高歌慷慨院中人皆驚起各相耳

語以爲狂生居一日南還余匹馬送之郊外揮手去泊余歸自山東或間歲一見見卽出所爲詩相可否菊泉詩主清和善道人意自數上春官家中落終歲勤勤不足供菽水舉生平困蹟抑鬱無聊與世間一切變態皆發之於詩惝恍悲涼沈憂鬱憊猶恐不足以達其胸臆予嘗規之曰君所感一身一家耳何遽若此菊泉亦不自加其所以然也少時以詩見稱於魚山太史居京師十三年依其座主李心庵農部農部甚愛之嘗以詩謁紀文達公公曰老境頹唐知交零落觀子所爲吾豁堂有孫矣豁堂菊泉祖文達公丁卯同年生也道光乙酉秋與余同寓郡城余貧甚菊泉出自白金贈余於足邇浙中菊泉遂以病卒予聞之菊泉少時曾爲孝子

何某償帑負州人至今義之

右傳陳在謙撰



184-318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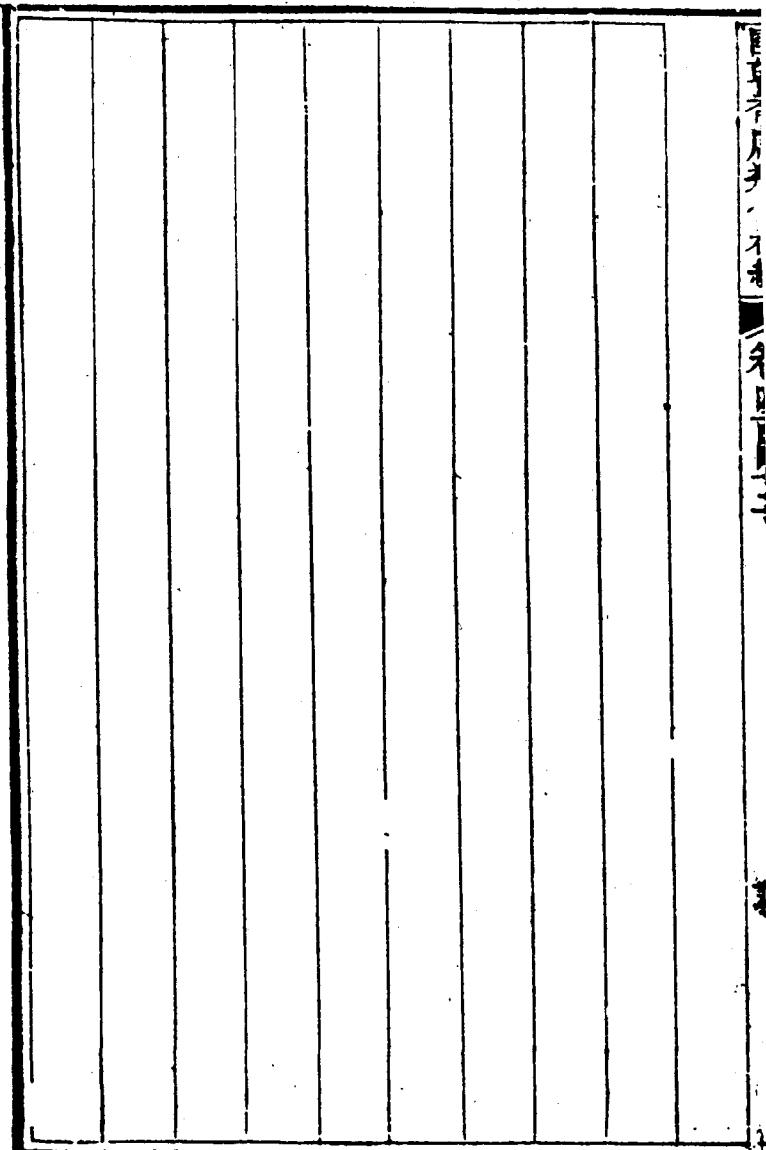
何彬 何元

二何者吾郡詩人也粵詩自張曲江後代多作者至我朝梁陳諸公擴之乃益盛近數十年頗德黎簡民欽州馮伯子最著而伯子論詩亟稱二何小何從伯子遊親得指授多有家法大何時與唱和獨擅性靈故二人竝爲伯子所器當其年少氣盛高自期許士聞二何之名皆願見顏色戶外屢常滿然喜交遊不治家人產困頓場屋並以明經老焉大何名彬字公度小何名元字叔度肇慶高要人父名其剛例貢生公度長叔度不數歲少同筆硯相親昵公度性樂易人有單辭可誦卽爲傳播叔度稍矜飭於人鮮平視尤少許可公度談詩娓娓不絕叔度不輕言有問者輒曰談何

容易其爲詩獨刻骨鏤髓展轉屢易甚自珍惜公度脫口而出不復更變人或取去不之省論者究未嘗有所軒輊而皆目爲必傳嘉慶丙寅丁卯間公度窮益甚由陽江返新甯寓東郊寺日耀二升米與寺僧共炊折足鎗久之賣卜於開平之長沙居數月人無知者陽春譚康侯道長沙遇之於市握手還舟中於是長沙富人梁某推大宅舍公度而令其子弟與之遊叔度故與惠州太守伊秉綬友善嘗從泛舟豐湖賦詩飲酒甚歡太守去官猶以書介叔度於曾方伯燠方伯雅重叔度待以上客居幕府二年言不他及初高要莫元伯善齋德慶溫承恭莊亭新興陳煥雲巖陽春譚敬昭康侯與二君同儕輩其後出者高要彭泰來春洲及余皆相視

莫逆公度既窮多往來西園主春洲而余或間歲一見卽流連旬日上下其議論道光乙酉叔度寓羊城自訂其詩將序而刻之邁疾且篤其子榮祖請曰如集序何叔度沈思良久乃曰以屬春洲未幾卒而公度之卒也先叔度六月詩無全橐榮祖拾其散佚授春洲商訂余爲序長沙梁維斗刻而傳之春洲曰公度有隱孝嘗割臂療其父非獨詩人也

右傳陳在謙撰



184-322

黃日華續志 毛貴銘

黃日華字小軒湖南道州人安福訓導彝榜子道光乙酉選貢博覽羣書著作工而且敏學政祁窩藻觀風作五經詩百篇膾炙人口未朝考竟以攻苦嘔血病卒士林惜之時有聶繼志字菊軒乾州廳諸生年三十無子妻張氏病歿繼志以其苗變時不避艱險奉祖母卒脫於難義不可忘遂不復娶而以姪爲嗣廳當苗變後其子弟多以窮廢讀繼志於是立家塾聚而教授之資其膏火歲多六七十人程課詳密凡四十年達材彥士相趾而起卒時會葬者千人有哀感涕泣者毛貴銘原名文翰字西垣巴陵人八歲能詩稱奇童道光丁酉拔貢庚子順天舉人客遊授徒歷關東

西秦黔中東萊皆有詩年四十九卒詩集出人爭重之

右傳李元度撰

莫廷翰

先生續學敦行少學文於郭解元雄圖乾隆戊戌受知李雨村學使補弟子員嘉慶戊辰歲考一等補增生鄉闈八薦弗售里居授徒歲常數十人同邑林月亭孝廉伯桐杜洛川廣文游尤稱高足云生於乾隆甲戌終於道光丙戌年七十三子二愈昭候選通判愈晴孫若饌若佑若脩候選布政司經歷曾孫如琮如潤如瓊如珍

右柳堂文鈔張維屏錄

自古老師宿儒授徒設教或被榮遇或享高名兩漢以來指不勝屈迨前明專以八股取士而八股之工拙在於戰藝者一日之經

營科第之窮通決於衡文者片時之好惡其間鴻儀用吉固不乏人而蠖屈終身更復不少如莫翁入薦弗售可慨也然諸孫中如若脩者能尊賢取友述其祖德貽以令名則君子之澤或顯於後人未可知也

右松心文鈔張維屏撰

按莫先生字奇勳號之屏廣東番禺人著有寸心知草

羅鑒龜

公姓羅氏諱鑒龜字鶴齡長邑庠生曾祖斗寶祖伯亮父堯辰家世業儒公生而穎異讀書目數行下幼承庭訓長與從兄臨四公居遊所業益進臨四公高才博學名重一時刊有雲巖草八卷行世弟子著錄者以千計而獨偉視公以爲他人莫能及也家多藏書靡不披覽尤醉心於史記漢書重疊眉評洞中窺要終日靜坐一齋手不釋卷有時肩輿外出猶羅諸帙於肘腋之間嗜學之勤久而彌篤年逾四十始掇一衿一蹑棘闡灰心進取屏棄舉業專肆力於詩古文辭著有恩貽堂文集十六卷待梓公爲人正直伉爽人有過輒面責之受者不憾鄉鄰爭訟交憇於門折以片言無

不解釋晚年簡謝酬應而名益高邑中有大興作如縣志學宮諸役都人士綴名迎請公至則事易集而人無閒言宗族中新建祠堂續修譜牒非公莫克肩其任者其爲人所倚重如此至於碑版文字流俗諸君不能辨也當時稱大手筆者以公爲最常有郡邑遙隔不憚數百里踵門求之故雖窮老諸生而遠近莫不宗仰公生於乾隆二十七年壬午九月十一日申時卒於道光八年戊子二月二十二日亥時享壽六十有七葬中嶺之先塋坤首艮趾時孤子青桂甫三齡事從簡率今年培墓樹碑以竟厥志而屬澤略述梗槩以表於阡嗚呼如我公者真可謂不朽矣

右墓表羅洪澤撰

邱焜

邱君名焜字夢餘山陽人其先大河衛籍父廷枚諸生君自幼刻苦爲文章藻綯閥贍冠絕儕耦補學官弟子餼於庠余初識君閱君詩神骨清俊其色爛然其音琅然夸詫不絕口或笑余獎譽過實余曰是非而所知也君亦感激奮志於詩每過學舍必袖詩進質余子徵璵亦嗜詩以兄禮事君君愛之如其弟論詩之暇每事必互相商榷與家人父子無異也君孤苦無恒業儉衣削食積脩脯若干緝權子母久之子本相侔生息漸裕有猾吏利其貲踵門求貸既貸竟不償君訴郡守吏以貨賂守不之理君促之守怒辱君於堂君奔控大府吏恃其狡冤不得雪同舍生有郝君者憤甚

招諸生集明倫堂問吏罪眾畏縮不敢前事遂寢君作辭矜文歷
敘情事凡千數百言激昂悲慨詞用駢體投諸督學使者新城陳
公陳公閱君文勃然曰有才如此迺爲猾吏所欺此而可忍孰不
可忍卽飭所屬械吏鞫訊吏惶懼遣人以多金啗君君怒叱之去
未幾陳公卒於官郡守罷任嗣任者以吏有機智袒護之吏竟得
免後數年余奉檄至聞君冤甚爲不平而吏以他事獲罪訟乃息
然君之冤終未雪也又二年君憂憤發疾以死死之日吏嗾司衙
籍者詭報君家業素封有子名壞宜充丁役舊例軍丁轉輸凡饒
於財者得充之可助公款吏修舊怨散爪牙設羅網索壞甚急壞
求救於鄰鄰夜挾壞走數十里外壞母鳴於官覈其籍實無生產

郝明告於吏曰邱某雖死郝某尚在汝輩將何爲吏畏而逃匿以是免於難嗚呼郝君可謂不負死友矣吾觀於郝君而君之爲人愈可知也夫自古瑰奇岸異之士多爲羣小所不容君以家貧治學問湮沒於幽憂瓦塞之中身死名滅此恨焉窮悲夫君生於乾隆某年月日卒於道光某年月日年四十有四娶李孺人子二壠壠以某年月日葬於某岡某原銘曰

維鳳之巢戕於惡鴉維苗之殖害於螟螣彼鶲而隼彼狐而虎攫其資財而陷以網罟金曬玉泣蘭摧芝焚噫吁嘻悲哉邱君

右墓誌銘盛大士撰

卷之二十一

年正月二十一

丁酉

184 - 332

管同

管異之卒後三年其友人桐城方東樹念異之孤貧於世事蹟無可述獨其文章震耀於當時而可以不泯於後世兼以平生游好之密不可以不銘乃從其孤嗣復求得其遺書因次其世以爲之誌君諱同字異之江甯上元人父文郁祖需官潁上敎諭君以乾隆庚子十月十六日生潁上敎諭之署年九歲祖與父相繼沒母鄒太孺人奉其祖母葉太孺人歸里鄒太孺人賢上事姑下敎子其所以支持死喪備極苦艱卒成就君爲名士嘉慶初姚姬傳先生主鍾山書院君與梅君伯言最愛知其後君苦力孤詣學日以進名日以大四方賢士爭欲識君矣道光五年乙酉新城陳侍郎

用光典試江南力拔君得中舉人陳固姬傳先生弟子旣得君不敢以世俗門生之禮待君其文字苟有稱必曰丈同邑中丞鄧公巡撫安徽延君課其子後六年偕鄧公子入都道卒於宿遷旅次年五十有二始余自推星命不利卯年君與姚君石甫嘗豫爲之作挽詩嗚呼孰知君竟先余而逝也乾嘉中海內學者以廣博宏通相矜放而言古文獨推桐城姚氏自中朝搢紳及於鄉曲後進無異辭君與陳侍郎久親指授最承許與侍郎貴仕於朝名最顯君以窮士在下而與之抗知者以爲實過之鄧中丞暨梅君伯言爲君梓遺集讀者亦足以知之矣所著孟子年譜七經紀聞大學說文中子考戰國地理考詩集皖水詞存俱未刻君娶朱氏子一

嗣復女子二適某某嗣復將以某年月日葬君於某鄉某原樹爲之銘銘曰

君之行孚於人君之學足於己君之文足以永君之名斯已矣

右墓誌銘方東樹撰

— 一 二 三 一 二 三 一 二 三

— 一 二 三 一 二 三 一 二 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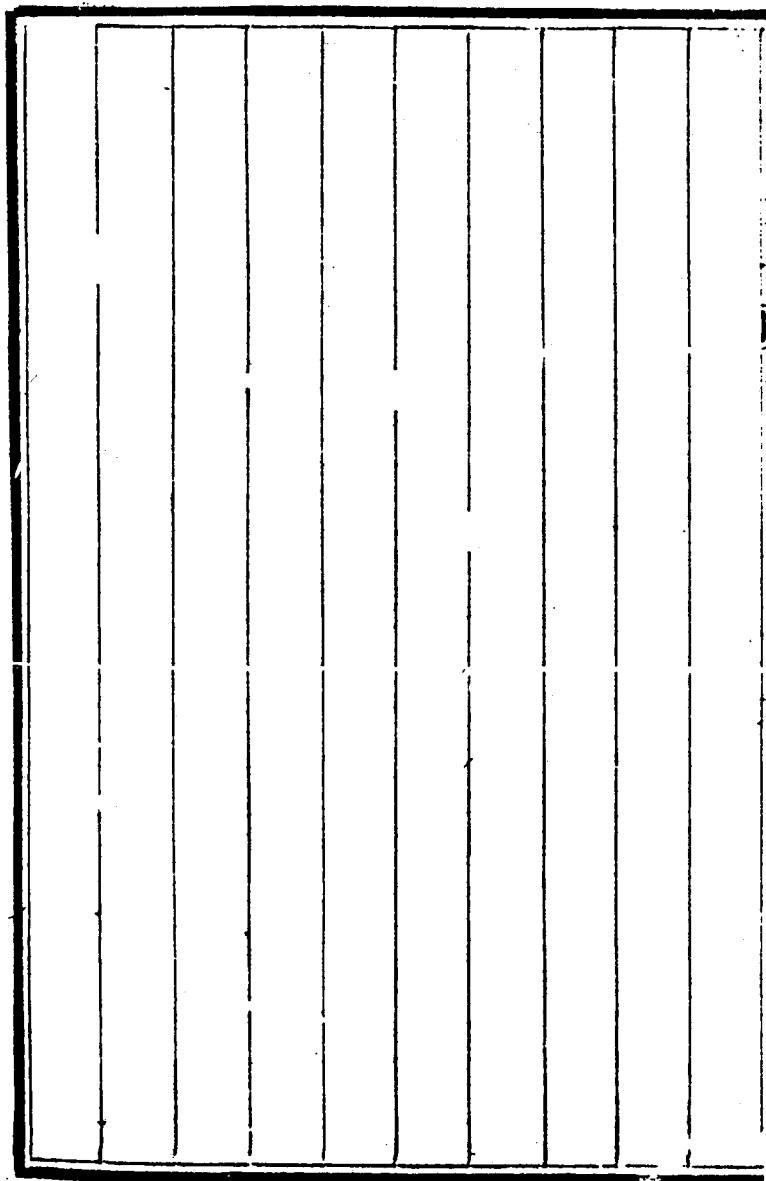
一一一

184-336

龔元變朱世雍

龔元變字梅岑湖南沅陵諸生屢應鄉試不第至道光辛卯始以恩例賜副貢時年八十五矣性嚴介後進有言動失檢者輒面斥之人亦服其素行不憾也工詩著有梅岑詩存復著見聞錄多於風教有關後人編邑志嘗取徵焉又朱世雍字宮在零陵歲貢生善散體文家甚貧而聚書極富凡天文地志農書兵略人物蟲魚草木無不研覈精詳家居嚴整接人則良易可親遇樵豎牧子亦助以善行存心濟物有流寓衰老而無依者鄉里孤寡死而不能葬者已貧不能資則爲文募於眾以竟其事

右傳李元度撰



184-338

葉廷甲

君諱廷甲字保堂雲樵其自號也葉之先自南陽其後湖州太守叔宏始居烏程當唐開元時至後梁龍德中壽昌教諭貢元再徙壽昌新亭坂又析居常樂村明萬曆時有靈萃者客江陰之楊舍鎮遂占籍焉五傳至君考贈奉直大夫鳳岡仍世爲方雅族君寬易肫實不慕外榮孜孜務學闡尋理奧確志程朱之學力行而辱守之欲然不出於口語詞章間而與子言孝與弟言弟娓娓如不足也又多識郡邑故事嘉言懿行正襟而談窮日夕不厭嗜藏書構水心齋以度之凡五萬卷暇卽兀兀披閱發幽闡潛如恐不及邑楊文定公爲當代名臣遺藁未流布君訪諸其裔得而刊之

王梧溪元季故老詩稱詩史傳橐散佚君徧借遺本次第彙集精校而梓行焉他如徐霞客遊記繆思亭東林同難錄皆版本腐敗利敝購而爲之修輯遂成完書少從郡中夢陽鄭先生遊得聞味道研經之要餘姚抱經盧先生主講龍城書院復親炙焉故於常州諸宿士如蘇景程孫述甫楊隨安丁若士臧在東張翰風皆敦縞紵歡數往來蘇杭間其魁碩士無不奉手願交所至必稽求古賢於名人祠墓雖迂道無不瞻謁也處鄉里柔而不可犯篤任卹里有利益事或邑中有所修舉必殫心力爲之倡市集劇擇蒲因爲奸藪君力勸戒聞諸令爲之條約俗以大革君歿猶遵守焉喜爲山水遊老乃彌健七十五歲遊黃山徧歷巖壑名勝腰腳如少

壯人閱二歲復遊洞庭拜東園公祠訪林屋洞天至包山摩挲唐
經幢歷石公山夕光洞泛明月消夏諸灣而返又聞四明范氏天
一閣藏書甲天下遂逾錢塘涉曹娥探其所儲畱者閱月乃謁虞
帝廟探禹穴還經山陰求修禊亭故址所至皆以詩記之道光壬
辰三月十九日卒於里第年七十有九所著歷代世系圖歷代年
表天文輯略古今學校考文廟從祀考三代以下人物考歷代名
臣謚法考古今錢譜輿圖指掌天下沿海形勢考嚴江水道考楊
舍堡城志九華山志考古今書畫錄古今同姓名錄輯補詞科錄
知今錄葉氏得姓考葉氏進士錄訓子書黃山紀游編太湖游記
保堂詩鈔水心齋劄記皆藏於家君娶於張淑慎其儀穆婉休德

側室陸肅承樑木克成幕廟之祥張後君一年卒陸先卒子三田
玉早歿張出朝慶候選直隸州同知天慶候選布政使司理問陸
出女一張出適同邑候選通判趙錫仁孫二長齡長華甲午十月
初三日朝慶等奉君及張安人之柩合葬於松墩涇之原陸安人
祔焉先期來請銘予二十餘歲時因若士識君卽兄事之比來暨
陽主講席歲必一再見於君之立身行己頗能知其略其可以無
言乎遂爲銘曰

慥慥君子獨修其身溫篤自將靡有疏親德不爲襍善足以薰晚
而逍遙游乎天鈞詔幽有炯貞珉不磷

右墓誌銘李兆洛撰

梁元翀

維道光十有二年秋八月十有六日家儕石師遘病卒廷柂以秋賦不獲視殮既歸始聞訃哭諸寢門已逾旬將葬矣竊念吾師以妙墨馳當代駿聲而生平行誼則惟師之鄉若族及所交之習於師者知之今猶有稱道弗置者閭時久恐遂湮沒是後死之過也用敬紀其略以俟世之立言君子師諱元翀字章遠而以儕石行遠系出安定入粵由順德之蓬簡而黃連而倫教自倫教始遷迄七世以下與廷柂始異派族蕃地不給居有明之季入世羅峰府君擇大良之碧鑑海濱遷焉今所稱三洲松者也閱八世而師以生生六年而麗川府君棄代及事徐太孺人稍長伯兄章陵仲章

漢同商於外師獨奉晨昏以善養著性最友愛兩兄代歸必諄勸勿遠出旣而仲歿於交趾師躍望數千里外飲泣終其喪伯氏訃繼至痛亦如之撫諸姪不異所生而爲謀所以負骸返者無弗至有姊貞不字謹事之如兄數十年無一言閒幼卽聰慧喜讀書家故有腴產逮師中落弱冠卽恃束脯爲菽水資嘉慶辛酉壬戌之歲來館臥遊山房廷枏初就外傳實先受業時黎二樵明經簡黃虛舟廣文丹書呂隱嵐上舍翔荔帷孝廉培家石癡樞余丹山鳳數君子暨先伯父三峰先生皆能畫皆與師善每盛暑集山房側之蕉軒相與縱論六法品次唐以來諸家優劣互有所見不盡同往往聲徹外戶丹青縑素錯雜几案間興至潑墨恆迄丙夜不輟

師當時論畫頗推服石癡而於丹山隱嵐交尤曠虛舟先生嘗爲先伯父言儕石畫筆有蒼氣無媚骨如其爲人然科名恐遂不顯師聞未信也旣試童子屢北四十後始決棄舉業欲專以畫名於世因虛舟言一變寒瘦枯寂之氣而出以秀潤晚更得生趣胸中邱壑迭取不窮皴法喜擬董文敏而淡水遙山更逾超妙間倣黃鶴山樵萬毛攢湊中溼翠欲滴論者詫爲神似然不可多得所作小景尤得倪高士意疏楊枯竹秋氣瀟然又與二樵同癖二樵以韻勝師以骨勝則兩不相掩焉遠近索畫者踵相接得其尺幅珍寶祕之粵士大夫之官於外者遊於顯達之門者海舶之遠航異國者無不挾師畫以行以作羔雁獻而師故善詩好與先子唱和

往猶記其雲含山半塔烟散樹千家繁蔭夏無暑晴窗秋有嵐此
類迨遞百今不復憶每遇得意畫輒自爲韻語題其上書法尤深
入黃文節堂奧故時人號稱三絕不獨以得其畫爲喜也師嘗笑
謂近世畫人稍壓俚耳卽自高聲價潤筆之多寡視縛幅大小爲
差阿堵不至雖其至好猶將袖紙以還錢到矣紙收矣或三四返
五六返僅乃得之其間之失而補補而又失此紙若絹者不知其
幾予聞昔之人卻錢幣不肯畫畫復自燬有之矣未聞一行以市
道曾不親疏別若今日者夫謂之市則不得問所從來阜役吾兄
之商賈吾先生之甚或取以糊其門闔其楣踐蹋棄之誰之過哉
予家貧既不能槩屏錢幣稱高尚而來索者卒未嘗錙銖較所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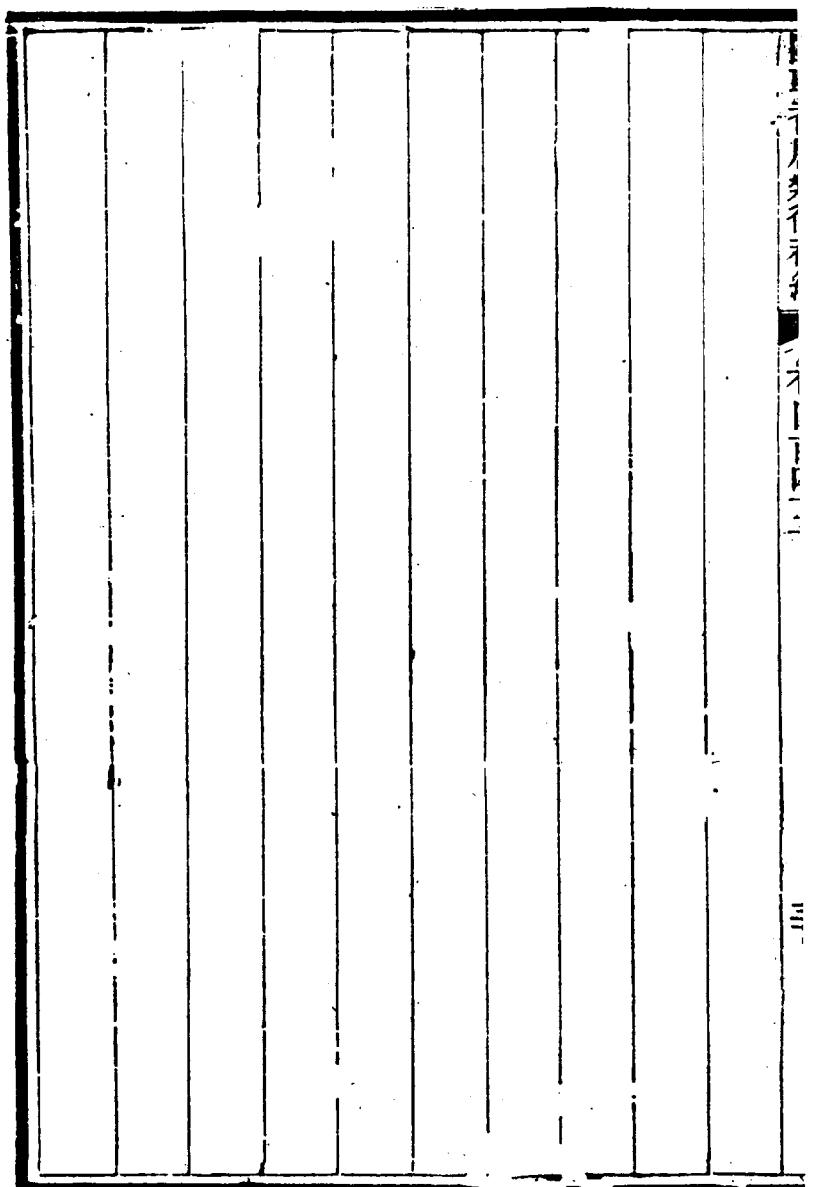
無不立有以應然計終歲所入實足備薪水有餘向平婚嫁亦資此出故寒士之廬惟子畫可張他不能致也師之爲是言若有所慨於中也者然則其畫品抑可知矣師素方正族人咸所敬憚有小爭忿必就決曲直反覆開諭率帖服無腹非者事果不肖必面責辭色無少假子弟欲有所爲慮爲聞見因遂中止者指不勝屈死之日雖素被厭絕之人亦太息恨懼此後無可畏終陷於惡也族有某以膚受憲師信之事後廉得其情終身舉以爲悔每與廷相言及深自咎其不有文過如此先是嘗產豐而無節或稍侵漁漸形支絀師肇定規條時祭而外凡應試養老諸費必備必有制碧鑑之初遷也比舍而居中爲家廟有堂有寢惟門未立剏建之

費不貲大良俗故尚義會十人或二十人集貲於首者定之期增
息而遞償焉族眾將踵爲之而慮有力之家無以信則請於師師
出而會成且速且再於是鳩工庀材始終董厥役土木之工以師
督之勤知造不如法之必被量減也私有所獻師笑卻去今之祠
制備先靈妥焉實師力也廷枱於師爲族弟而期望視他徒較切
近五六年入城絕少師亦鮮歸故里惟大宗舉冬祀歲得一見此
歲初秋中旬就學與賓興禮維舟祠下扣扉入謁時二鼓師已寢
息起篝燈坐未定而何君藜閣縕至談幾達旦何君猶嘖嘖羨師
筋力飲啜不衰既別師以繪事出寓珠海南岸入月十三日廷枱
方入試經藝師來訶林寓索前場試文不得遂去望前一夕對月

飲過食傷胃病作自知不起急買舟歸未抵家五十里竟卒於碧江舟次蓋自七月一見遂成永訣矣嗚呼痛哉師生乾隆甲申距卒實六十又九歲妻李氏早死妾胡氏生男女子各三思訓字義調業儒思明字義貞能世其畫學思緝未冠女長次俱適人三受聘待年未及字孫三樂羣孔羣思明出膺羣思訓出並幼例附狀

末

右行狀梁廷枏撰



184-350

李效昉

熒臺山人者晉北鄙善士也父清河先生諱萼邑貢生以詩鳴著有草堂閒話醉後狂言詩橐其採入山右詩存者邑人士爭誦之易簣時書一絕云人生都是夢中身好夢榮華惡夢貧今我夢回身便逝回頭笑看夢酣人所謂處死生之際而神明不亂者歟山人恬雅好學爲家計所奪未能畢志讀書然偶發於詩雋雅清亮酷肖清河先生天趣固高亦家學有素也性喜臨池善草書余少時見人索山人書興酣落筆頃刻數十紙雖憇冗中忻然握管樂此不疲每自言臨懷素草訣心摹手追積三十餘年不懈及余宦閩南相別十載而山人之書益進矣一日慨然謂余曰吾先君子

舌耕以養鎧火寒氈一生心苦嘗以爲士農工商各守一業仰事
俯畜強於窮措大耳故余年十有六卽服賈於市然辨義利慎取
與自守硜硜一介不苟每日市罷夜則籌燈據案與管城君楮先
生爲伍平生坎坷不偶抑鬱無聊之況悉以書排遣之生二子早
卒取族人子爲嗣娶婦垂二十年一旦舍予而去今老矣絕不能
持籌市肆與估人逐利薄遊塞外授徒河東之毛岱蒙古地也使
耕童牧豎識得孝弟忠信禮義廉恥等字便可以爲教所得餘資
買羊數十孳生蕃畜效卜式黃初平之所爲亦可以爲養到適意
時揮毫灑落與張旭李北海騁力較長於上下千百年之間更可
以爲樂筆硯閒自有生活又安能如世之戚戚者耶余聞其言而

壯之夫境益窘而書益進惟其存於中者不以貧賤憂戚汨其天
趣故其形於筆墨者超拔清遠無煩瑣蹊促之態昔歐陽文忠公
稱梅宛陵謂非詩能窮人蓋窮而後工也吾於熒臺山人之草書
亦云山人李其姓效昉其名靜遠其字東初其別號也世爲河曲
人河曲古稱熒臺故自號熒臺山人云

右傳黃宅中撰

184-354

1.16

184-354

張禮

君諱禮字謙庵世居江西安福縣後遷蓮花廳代有聞人至君考
西偶君來湖南流寓湘潭遂爲湘潭人配李氏生子五人君次第
三生有異稟典籍過目成誦於書無所不窺獨不爲制藝文字故
未嘗就有司試性好吟詠生平篇什甚富所刊謙庵詩鈔若干卷
壽陽祁公曾兩序之緣君與郴州陳吏部起詩至契屢以君之學
行達於壽陽也君渾樸寬博終身無疾言邃色知與不知皆推爲
長者所爲詩如其人夷猶駘宕一歸盈雅熒然一燈操觚不輒嘗
論詩之爲放溫柔敦厚唐人詩不皆佳然其韻味得詩教之本宋
惟取陸務觀一人餘不免槎枒麤硬游其門者甚眾見其人與詩

皆知爲謙庵弟子又嘗刊行三詩僧遺橐三詩僧者滌塵石舟漱
石滌塵歿於嘉慶中年纔十六所作幾千餘篇三僧皆經君指授
者也君生於乾隆某年月日歿於道光某年月日配唐氏先君歿
子以增早逝以堂兄以培之子承鑑爲嗣娶曹氏余交君久適奉
諱歸里得哭君於寢門承鑑將以月日葬君於本邑二都六甲雷
鳴塘胞兄得義塋之左以志銘請銘曰

詩能昌身穆行湧湧詩能昌物所至流春韜光不揚百寶涵海大
集觥觥其人斯在膏馥未歇名山巒然擷毛薦馨豈惟裔孫

右墓誌銘黎吉雲撰

按張先生附見本類十八周
嘉糊嗣得誌銘編列於此

高塏

君諱塏字子才號來泉姓高氏浙江錢塘人祖諱積厚歷官安徽甯國貴州鎮遠兩府知府父諱大業四川蓬溪縣知縣君幼隨任鎮遠泊鎮遠公歿蓬溪公亦謝世乃奉祖母李太恭人回籍丁承重憂遭家多故孤貧如洗墮於倪外母守節撫孤倚賴若子君能以母事眎妻弟亦如同氣焉弱歲嗜入法於晉唐名蹟博觀精審心櫛手追寢饋無間比壯藝日益工而名日益著儀徵相國撫浙時延入幕金石文字相與訂證者居多嘉慶十三四年間北遊京師恭遇仁宗巡幸淀津暨萬壽慶典公卿士大夫進御文冊爭屬君凡需恩賜者咸以得佳書相賀或有勸仕進者則笑

謝之曰苟懷利祿何早棄舉子業而從吾好耶其恬澹如此南旋後主於吳門孫襲伯均家者最久繼游嘉興主方氏璿家亦有年以孫與方皆賢而愛客者也晚歲杜門家居臨池不異少年從游眾多口講指畫無少倦四方載金幣乞書者踵門腐至必饜其意以去今大江南北寺觀祠墓園林碑版不下數百處咸以爲我浙乾嘉以來梁山舟先生後一人而已生平所藉以贍給者潤筆外無妄取也君書行草無不工尤精小楷大槩樹骨於率更河南而取姿於吳興臨撫得力別有會心嘗言小時學書際嚴寒手指凍硬衣袖重沓尤極猛進每置一杯水擧上欲筆勢無敵側異日便於駕輕就熟暑夜畏蟲以兩甕納足亦可見其勤也性最捷敏善諸

笑當握管時雖對客酬應旁坐謳闡神意閒暇纏纏落紙累千百
言間有脫譌竄易者觀者每動色嗟其神妙云素愛交游而慎結
納同里如何上舍元錫查刺史揆陳司馬鴻壽陳明府文述窮交
如郭明經磨彭上舍兆蓀貴仕如侍郎陳公嵩慶漕帥朱公爲弼
制府慶公保中丞胡公克家陳公桂生咸相與推襟送抱趺宕文
酒益重其書竝重其人也歿於道光十九年九月十七日壽七十
娶倪氏子一廷蘭書有父風君每訓以學問求實在功名無妄邀
眞契緊爲人語也門下士有師法者爲汪岱孫蔣焜潘承霈胡培
項爾康徐之銘許森方惟寅惟清惟祺惟吉兄弟也君少時僑寓
嘉善余年十五六卽識君後同游京師頗聞學書緒論及見其對

客揮毫光景有廷蘭行狀所未及者然足以爲臨池者之式法故
樂爲著之如此

右傳黃安濤撰

陳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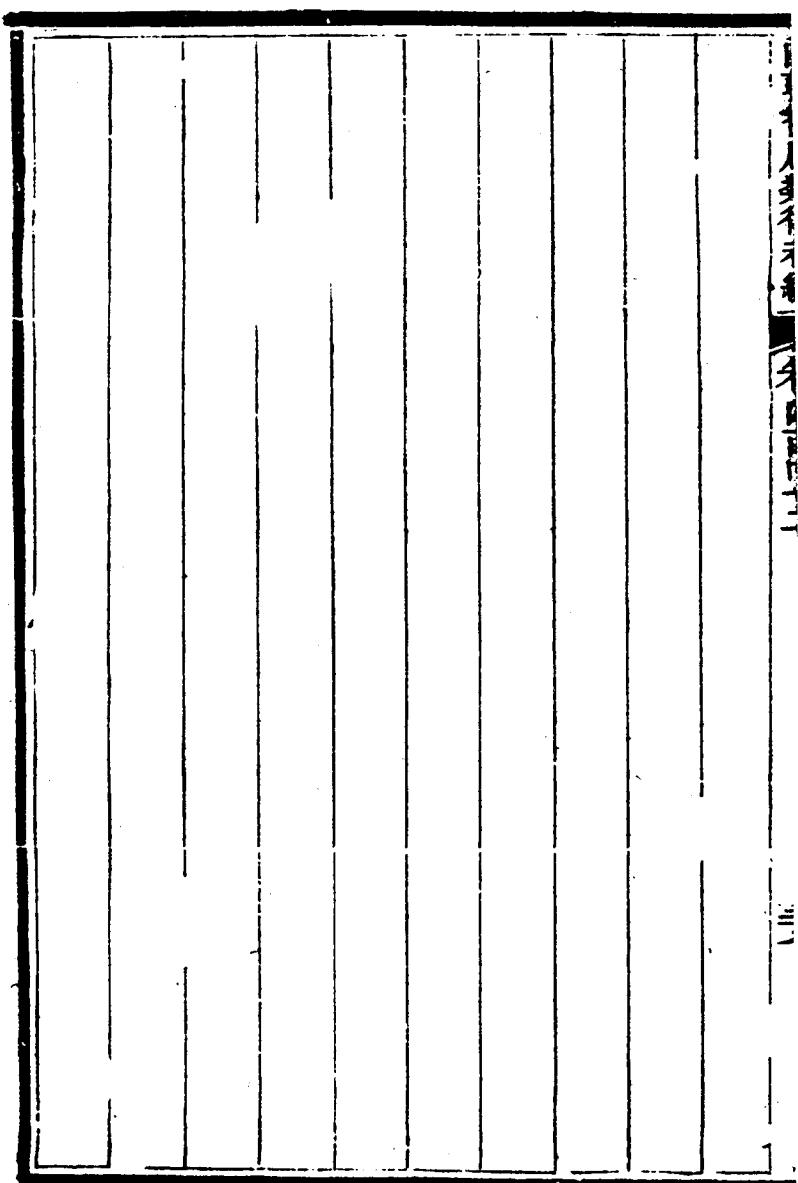
孝廉姓陳諱炯字寅甫號月垞原籍太倉之崇明自其祖指揮瀾平公始遷蘇州郡城籍元和父潛吾先生母計氏爲余中表姊姊出君兄弟三庶兄弟五孝廉以叔伯兄弟行次於八賓仲也叔早殤孝廉幼慧而體尪弱母故續學未就熟卽爲講說古今名物賢奸治亂自其髫丱略已條貫兩櫻篤疾動易寒暑故文章早就而出試較遲年二十三丁內艱哀毀幾滅性旣釋服歲庚辰補元和弟子員踰歲食餼涇縣朱宮贊蘭坡先生主正誼書院講席尤重君鄉闈屢薦乙酉科經房劉先生耀椿以擬元薦主試不可報罷錄其文於闈中刊之故劉先生爲平生第一知己先生安邱人庚

辰科進士多通古學是時方爲縣頴泗間招往謁館餼之益重其人與所爲詩若文以歲時歸省歸未久綱紀之來促駕者已在門也王辰舉於鄉主試爲相國前少宰蕭山湯公前鎮江府太守檢討光澤龔公房師亳州刺史大興徐先生青照先生嘗出闈語人以得君卷心知爲績學士而文過簡淡慮不合時式薦之相國遂加擊賞是科所取多名宿通經術者三場策第一問皆十三經與義及許氏說文微指君少從其師江明經沅從兄明經煥講習多漢學故相國評有專家之學非餽飣能辦云相國誠鉅眼君始以薦元不售復以薦而不必合式之文終得一榜亦不可謂不遇矣自癸巳至戊戌四赴禮部試報罷君家先饒於貲比歲以租歛食

指益繁伯兄輝就丞簿官浙江宦久貧甚君不能不爲出游計丁酉戊戌兩年劉先生知安慶府仍往依焉先生故不以他事累君君得以益肆力於詩旁及書畫此數年中自云有所進今遺棄手蹟具在可觀也可悲也前年春劉先生升任福建興泉永道君返里門伯兄方署台州黃巖縣君奉嚴命往贊助之以四月往十二月歸諷於今年正月二十三日北上以先一日病病初不甚劇謂醫藥數日雖稍遲往猶可及試也嗚呼誰謂其至此耶君至二月初九日始自知不可爲亟邀余至牀前謂別無可語惟嚴君悲戚爲善解之至平生心血有詩數卷而已君於詩古文盛推同縣朱孝廉綬先君兩月病後君十二日死今以詩屬余余豈能傳君者

當爲竊定橐本以就質於劉先生請序於朱先生湯相國此君之志也君稟性純孝先母患乳巣漸以潰爛洗腐敷藥皆手親之不稍怠母忘其苦故得延數年而卒兄弟友睦同祖以下無間言又意趣高潔雖處困乏不以挂齒頰卽進取之計亦冀以娛親非熱中比也生於乾隆甲寅年十一月十五日卒於道光庚子年二月十一日春秋四十有七妻孫有賢行子二墀址箸有風滿樓唶草煮凌霄榭詩文合橐及詩餘雜箸若干卷君熟讀唐宋史精專遼史又工四體書行楷初學董後兼顏柳畫則承澹吾先生家學專法四王並爲時所重若斯人者而天靳其年可悲也已澹吾先生以君行事屬加詮次以待能傳君者爲哀誄碑碣之辭焉

右傳金有容撰



184-366

何紹業

道光庚子二月朔予行至德州適聞子毅之喪憐焉傷懷涕屑如霰不能爲位哭越五日抵都始哭於寢門之外乃爲文曰
子昔戲予乞予誄子予聞而哈聊復唯唯日月無幾語猶在耳我心摧傷慘不成誄自我識君於越之滸昵其燕笑君爾我汝余藏素箋君奪而揮他人子請掉頭弗爲間施吟餌維筒之遺子中其鉤于斯喟斯孤情遠邁挈予冥往迴陟寄嶽遐眺莽蒼山飈振號澗瀑怒響暉元慮蕩沃靈想幽情未劇降林度壑嘯驚禽逸語震谷諾衣稍所掬綠盈一勺馳光如警我車旋脂暄辰肅夕君晦其思明年挾策我走燕畿君如黃犧惟乳之隨君亦隨尊公至都天涯重

聚衡宇因依良覲如貫朝匏夕罍我醉嶷嶷猶童而乳君則妻之
維離其女君以次女字吾長子秋風一夕忽摧我廡遂令他人灑埽室處人
亦有言螺入螟苦申中於渝閔泣其紓而我有心誓不如斗旣杓
於辰又揭於酉君則忖之不我有咎及爾分索顏違夢達清歡不
繇古意如闕豈期石火遽焉淪滅巡覽故闇素几猶爇塵琴在壁
遺槽已裂觸搥前塵悲哽中結惆焉有思頽然就牀維恍維惚若
君至旁謂君胡逝其逝胡止君曰予居聖湖之涘明漪所環偃虹
迤靡宰木婆然有遺其峙斗酒腹痛期汝於是予聞欲語君起胡
遽欲強須臾其逝已驚若迷若離蹠然而寤余情則愴子莫肯顧
我弦其佩失子奚韋我愚其途矢子奚歸榛莽僭竊無麻之依頽

波漂流無松之維既不我穀如何勿悲

右哀詞楊彝珍撰按何先生名紹業文安公凌漢次子與兄編修紹基學生庵主簿以文行著稱兼精算學及六書六法惜蚤卒

張際亮

張亨甫名際亮建甯人少孤繼母撫之父嘗賈鄧州伯兄繼業亨甫幼穎異里中老儒李古山才之其家乃使之讀未冠爲諸生與族兄紳光澤高祖望何長詔友善肄業福州龍峯書院同舍生多俗學亨甫視之蔑如也陳恭甫編修爲山長器之道光三年余至福州亨甫以詩來謁余曰何李之流也子才可及空同若去其麤豪則大復矣明年沈廉甫侍郎視學閩中試拔貢第一乙酉入京師朝考報罷京貴人及名士言誌者無不知亨甫矣新城陳石士侍郎延寓其家曾賓谷膳使在京師聞亨甫名召飲同坐皆知名士也曾以名輩顯宦縱意言論諸人贊服亨甫心薄之曾食瓜

子黏鬢一人起爲拈去亨甫大笑眾慙曾不懼而罷明日亨甫投書責曾不能教導後進徒以財利奔走寒士門下復不自知愛廉恥俱喪負天下望累數百言曾怒毀之於諸貴人亨甫以是負狂名慨當世諸公好士而無真識曾不如其好色也取一時名優爲之傳著論一篇曰金臺殘淚記筆力高古識者知亨甫所志遠矣都中交深者歛徐寶善龍溪鄭開禧宜黃黃爵滋益陽湯鵬山陽潘德輿唱和尤密六年余至京師從游者久之亨甫旣爲朝貴所忌試輒不利自是歷遊天下山川窮探奇勝所交名賢幾徧以其窮愁慷慨牢落古今之意發爲詩歌益沈雄悲壯至天才豔逸情致絲邈則其本色而亨甫之詩乃大成矣十七年鄉試主閩試者

途中約張際亮狂士不可中而亨甫已易名亨輔中式拆卷見其名疑欲去之副考申解而止及來謁果際亮也主試愕然會試復報罷二十年余在臺灣召之亨甫喜將渡海及廈門畏險使人寫其貌題詩寄余而返聞鹿澤長爲甯紹台道往依之至則甯波失守狼狽走江西將至山東不果遂過桐城視余家訪方植之光律原馬元伯而至湖北葉方伯敬昌厚禮之復之吳中聞余爲英夷謀懇江南奏劾有閩人附和其言亨甫憤甚見某公面責之計余赴逮必過吳中棲遲以待七月余過淮上乃從至京師先是亨甫有妾蔣氏從在淮及赴余難留蔣於淮屬其友亨甫方疚疾扶病從余止之不可自投方劑未已余事白出獄亨甫大喜從余寓祚

子橋楊椒山故宅中延人治其病而所患已深矣京師諸公聞亨
甫急余難義之過余者必問亨甫而湯海秋及桂林朱濂甫琦馬
沅王少鶴錫振道州何子貞紹基晉江陳頌南慶鏞高要蘇賡堂
廷魁閩陳弼夫景亮皆亨甫故人尤厚疾革日晨起自訂詩稟屬
余及濂甫執筆爲之去取其夕遂卒年四十五余及諸君經理其
喪一時識與不識爭致賻焉余攜柩至桐城使人往閩召其子來
以喪歸亨甫詩已刻者婁光堂橐松寥山人集南來錄未刻詩文
尚多嘗語余欲編爲全集卒後余收遺稟於行笥將成其志焉其
妾蔣氏在淮浦逾笄聞亨甫歿大慟誓死守或勸之嫁乃削髮爲
尼一小婢感焉亦從削髮河漕二帥及善亨甫者咸重其才高其

義又歎異蔣氏皆憐而資之一時歌詠其事者甚眾

論曰自古名公卿無不愛才近世則延納才士以爲己名士利其財亦爭趨焉鄙者則面諛承奉無所不至此尙知有廉恥氣節哉亨甫力振頽風可爲矯矯矣乃受其書者不愧謝而以爲恨時人復被以狂名使亨甫達而在上風節必有可觀者竟不第徒以詩名是可悲也亨甫內行甚篤善事繼母生平好遊伯兄嘗資之縱覽名勝伯歿厚視諸姪有加每言繼母伯兄未嘗不泣然也里中前輩勗揚不遺餘力所交海內賢士老不遇者尤推揚之不絕年長於己者禮之必恭少於己者正言教誘懇至其敦篤如此嘗負大志余稱其有經世才人未之信後見盧厚山林少穆二帥亦

稱之然後知余非私言也

右傳姚塗撰

錢蕙窗

癸未歲余歸自都門始識君於屠潛園席上值海昌查梅史使酒罵坐語侵余同人或左右袒而君終席默無一語余心異之越歲吳子律汪小米有清尊集之約凡八人月一舉余與君在八人之列君遠居江皋非臥病及出游未嘗不踐斯約聚首十餘年凡君之勝槩豪情可意想神會也君狀魁梧磊落飲啖兼人工詩能文章詩法初盛唐或時出入於金元名家獨不屑蹈宋人蹊徑文不多見聽其持論殆宗近日桐城派者間作樂府豐於辭聞其幼年善楷書近目失明不能握管矣君雖盲於目而聰於耳遠親疏戚契闊經歲時於稠人中聆其聲卽能舉其姓名百不爽一年少於

余才數歲猶及見鄉梓間耆宿流風餘韻娓娓道之不倦爲人跌
宕自喜當酒酣耳熱輒尙論古今成敗與夫學術之廢興言笑滿
堂風發泉涌或捉鼻唱元明人雜曲喉中痰咯咯作聲一座大噱
嘗飲湖樓樓面南屏波影嵐光浮動窗几君以目眚背明而坐且
旣晏眾賓皆醉君大聲讀詩古文辭風遏聲落湖中往來游船皆
爲緩棹讀至佳處拍案叫絕屢讀屢拍琰墮地碎聲鏘然有客方
對君諦聽隨琰聲仆地蓋憯於君豪邁之氣也年來文字之飲最
豪者推君與梁久竹二人久竹能飲不能詩君兼能之其於記誦
之學垂老不忘則久竹與君相埒座中無此二人如失智囊行祕
書覺索寢無生趣今已矣八人中子律先逝次久竹而君踵其後

子律素多病久竹宦嶺外疲神於簿書若君則體康且家居無所
疲其神而亦竟一蹶不復振服餌之誤抑修短固自有定命耶余
既交君久知君爲深遂約舉君譖集閒勝槩豪情著於篇以待傳
文苑者採擇其他履貫行誼已載陳扶雅善傳故不書

評曰余游京師十餘年所交海內豪傑之士跡其蹕屬邁往鮮有
如君者使得掉鞅名場當大有聞於世而天固限之俾成就僅止
於此也家素裕弱歲舉於鄉中年失明絕意進取覃思著述事慈
親以孝聞今世席豐履厚者流束書飽蠹魚終歲不一寓目目所
覩姬侍而外非爨演卽博塞入不能順承長上出不能敬事老成
姻族之顛連旱潦之頻仍祖宗堂構之艱苦漠然無所動於中是

未受含而其目之瞑已久矣卽謂斯人爲瞽而君之眸子爛爛如
巖下電也亦宜

右別傳胡敬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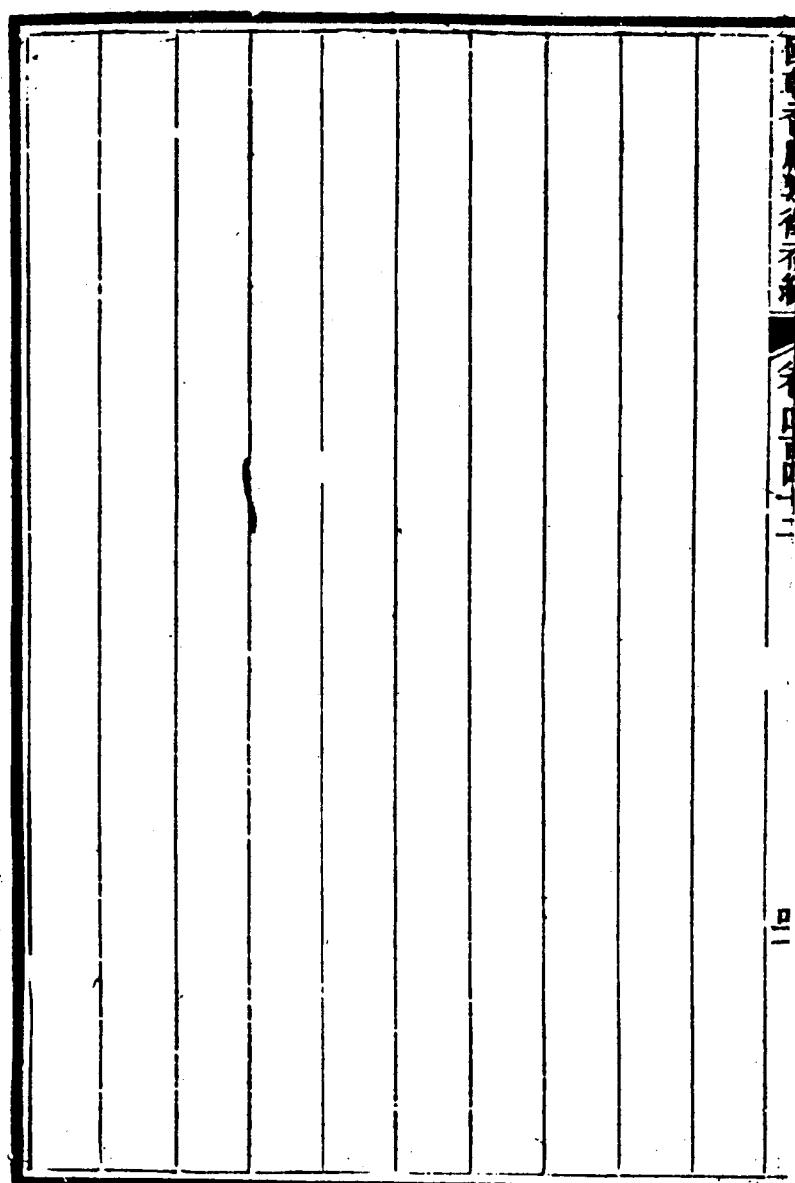
歐陽泳

道光二十有四年夏四月戊戌昧爽歐陽子松洲暴疾卒年四十無子其節母與其妻朱使來告予走哭徧告諸與還往者畢會哭料衣襦徵冠履庀衾櫬遂收遺文籍書冊越二日乃斂孟冬日者告葬期諸戚故謀主後節母曰立姪則年均母若當遠嫌且曰殷莫贍不如立孫乃與其宗人簡同父昆弟之孫謙六者後其殤子興慶承重服焉冬十有一月丁卯合葬幣禮葬之東門外一里甯馨望將出祖守土吏暨薦紳知舊咸在旅奠輿引酸鼻失聲數欲爲之誌慟弗能舉其辭又二年始追而表之曰君諱泳字子季號松洲考諱鉉字兆康號慎齋生男子四人君其季也少穎敏以考

命出嗣季父依節母膝下婉愉巧變揉情嚮指罔擯罔拂壯長如
孩嬰十九歲入縣學旋食餼三十三歲爲選拔廷試不中程困
而歸當是時慎齋公夫婦迫大耋伯仲食指繁叔僅遺寡弱舉
窘靡發舒不四三年間妣卽世一長繼殂殯慎齋公槩且獨意繕
蒼涼紓鬱弗聊賴喜怒恆失施君於其閒躋躅惄惄聽微矇幽于
籌萬畫中棘外夷語笑坦坦暇則挾鉛槧彊識爲詞章旁覽星相
醫卜陰陽五行山經地志覬獲侈祿豐貲佐滑甘裘褐養貧孤以
抒家難而開耄志迨癸卯秋賦竟報罷偏歲除慎齋公復捐館舍
荼蓼神質倍耗逸涉春忽洞下俄有間旋復初卒之夕猶以慎齋
公葬事與其諸子姪斷絰也嗚乎斯所謂服勤至死者矣君體貌

魁岸才識闊達能飲酒喜談嘲由由然與世偕行弗爲斬絕其中
有不得已者與人交持一心緩急盡誠罔顧里俗嗤笑被學文於
予惟予謹踰月驟長遂以出於人後予有患難君必與相翼贊如
左右手予文在草君書字無譌予言古今文義法或戾故常聞者
率瞪視惟君悅以解比年家多難彌晤予月必三五至至必詣究
經史反復屈伸消長之變咨歎人世宣幽易險詰屈詭幻之情晷
將晏然後歸雖羸黧尙昂昂然盛氣不謂其遽死也君既死而予
始孤矣悲夫

右墓表何慶元撰



184 - 384

凌揚藻

君具異稟自幼能日誦數百言年二十五受知學使者平寛夫少司農補廣州郡學弟子員時大興朱文正公石君先生開府吾粵愛才下士君與汪君大源何君應駒張君業南謝君家蘭張君廣剗何君有圖均被溫接提訓諱令三日一集親督教之姚文僖公視學觀風得君卷見祐祿異同考擬趙充國頌異之擢一等補增廣生而長子湘衡亦以科試補博士弟子員人謂父子同見賞於哲匠自是茅耕亭學士陳荔峯程鶴樵兩侍郎後先督學試必高等嘉慶己巳秋海寇迫內河市井亡賴子乘間劫掠君爲畫方略有警則捉金發礮近者赴救遠者各援要害互爲聲援由是盜

不敢犯其論學以躬行爲本以無自欺爲端以期於有用爲歸宿
又嘗出海縱覽焦門厓門大小虎門觀天風海濤詩境益進康熙
初都督僉事林公桂邑人也從征滇南有功而郡縣省志皆不列
其名氏阮芸臺制府修通志君撰傳送局乃獲採入其他發潛闡
幽見於嶺海詩鈔者指不勝屈所著有藥洲詩略六卷藥洲文略
十六卷續編十二卷柱楣蘂記六卷四書紀疑錄六卷春秋咫聞
鈔十二卷藥洲蠡勺編四十卷嶺海詩鈔二十四卷君生於乾隆
庚辰終於道光乙巳年八十有六子三人湘衡縣學優增生湘聲
湘芸孫十口人

右事略張維屏錄

葉東卿先生曰合觀諸集實事求是是文之有根柢者至杜楣蘊記可補喪禮之遺尤見仁人孝子之用心矣蠡勺編一書實足爲經史子集之翼亦陔餘叢考之亞也

右葉東卿評張維屏錄

藥洲居鄉余居城雖同邑少會面及余歸自江右而藥翁年將八十矣一日見訪出所著屬余刪定披覽未徧而翁已歸道山翁之孫其韻能守先澤書多無力付梓茲就海雅堂文集撮舉數事於左○謂舜出虞幕與堯不同姓○謂孔子生襄公二十一年己酉十月二十一日庚子卒哀公十六年壬戌四月十八日乙丑年七十四○謂孟子生魯共公五年四月二日卒周赧王二十四年正

月十五日年八十二○謂論語謗當從說文作謫○謂五十學易

孔子年四十四時反魯不仕皆實事求是

右松心文鈔張維屏撰

毛國翰

毛國翰字大宗號青垣湖南長沙人性純孝幼讀書穎悟強記能
誦佩文韻府不遺一字尤工詩赴縣試見知於縣令陳光詔其
子沆奇國翰文願內交招之不往親至其家結歡而去補縣學生
鄉試屢黜毛氏家傳長沙城北有黑麋峯水西南流入於湘其水會謂
之麋湖口國翰卜宅當山水間因名之曰麋園屏居其中益肆力
於詩以抒其侘傺無聊往往多幽憂之思悽苦之響云長白裕莊
詩鈔與鄭道寬爲文字交道寬宰酃縣聘國翰教其子十餘年
序長白裕莊道寬權知茶陵州虧帑數千金被劾勒追國翰赴酃稱貸人以道
寬廉惠又見國翰勇於爲義咸感奮競運致錢穀不一月而集事

道寬得復官走謝國翰國翰曰公澤在鄴其邑人急父母之難吾

何力之有家傳湖廣總督裕泰招致幕府數年道光二十六年丙午

以微疾卒於署年七十五參裕序及家傳著有麋園詩鈔八卷天顯紀事

三十二卷青湘樓傳奇若干卷家傳其詩五古清越醇雅出入陶謝

江鮑間七古雄盪有奇氣約束矜貴不涉奔放近體步唐賢無沾

憇之音佻縕之氣新建夏廷楨序裕泰既經紀其喪歸葬長沙後編

梓其詩序之曰國翰爲詩鑑心研神朝吟而夕琢月成而歲易人

知好與否舉弗顧可謂勤篤者也集中如松徑含風雨秋山見性

情巖花畱雨色風絮落春陰獨往吟詩對修竹同來入座惟秋岑

吳蜀地形江口斷乾坤秋色雨邊來諸聯最爲傑出它類此者尙

多夫觀詩如遊山澤卽以楚論衡山洞庭之高深人不待遊而知之而廬峯麋湖介在其間有偏偏自異者又非善遊者不知也余故用李中碧雲集序例摘佳句著之簡端爲讀麋園詩者導先路

云裕
序

右傳王先謙撰

卷之二

三

孫鎮

蜀有自稱岷陽大布衣又稱獨學生而字曰野史者姓孫氏名鎮
鄆之鵝村人也鵝溪爲鄆幽勝處先世有田百餘畝所入足以自
給餘則以供蓄書之費自其少時已抗懷高蹈比游京師入太學
未幾取道山東扁舟吳楚歷覽名山大川以歸歸而構古棠書屋
與其弟澍閉門聯榻揚榷古今澍舉孝廉作敎官先君卒君卒於
道光二十九年三月以次年三月葬於灌縣蒲村之山君長不滿
六尺瘦若不勝衣然氣清神峻絕超矩步口無猥雜之談嘗慨近
世士大夫不復知有古人其登高第作達官者能爲世用而不能
用世至若里巷窮居之輩名爲讀書計其胸中所貯約略時文百

餘藝蓋有求通一經而不可得者以區區之舉人進士汨其志而
岐其嚮儕者委瑣齷齷侵者蕩檢踰閑士習敝而一世之人心風
俗亦因之而日下心竊痛之然末流不可挽俗士又無可語益不
得不厚於自待高自位置進而與古爲徒而其爲文亦遂甯倨勿
靡甯澀勿腐甯奧勿徑君落落寡諧人旣以是外君及見君所爲
古文以爲語多不可解甚者不可句讀益以是駭君且以是訾君
君顧不爲所移益自奮勵久而袞然成集則所謂瘦石文鈔也文
凡三十卷外鄆書十卷蜀破鏡十六卷方言二卷又詩集三十二
卷均鏤板藏於家嗟乎古道之微也久矣先聖之法言法行固天
下後世之法守也然一人如是人人莫不如是斯習見焉而不以

爲怪至於眾人棄之一人守之則鮮不譁而攻之以爲立異夫使
眾人棄之並無一人守之將古今之恆理天地之正氣舉浮游焉
而無所附麗必且墮然道盡一絕不可復續故舉世汶汶中必有
人焉爲之相維相繫其人雖伏處山林絕無功業可見而其介然
特立嶠然不滓者要自有不可磨滅之實謂之民則爲逸民謂之
士則爲豪傑之士此史之所以有獨行傳也以余生平目之所接
君其一焉乃俗士旣外其人並訾其文彼謂其文多不可解抑思
彼胸中所貯幾何又安得於君文索解君文力求自異雖尋常字
句率皆去今從古或未免失之太過然唐文如皇甫持正異矣至
樊宗師則尤異矣不但俗士以爲難解卽文人亦或以爲難解而

昌黎不但不以爲非且從而推重之豈昌黎亦好異者哉夫行本
也文末也今且置君文不論以君之爲人勢利不足以擾其心風
會不足以奪其操獨能於舉世汶汶中卓然以古人自命鳴乎可
多得或可多得哉君旣病屬其子旬謂將來墓誌非某不可余不
多作文文亦平易與君異趣而君顧云爾殆知余之知君有以異
乎人之知君乎時余方南游及歸而君已葬旬來乞文旣不能納
諸幽宮因碣而表於其原君生於乾隆五十二年得年六十有四
子三長式穀幼汝愚皆早死存者旬也孫四長嶧次嵩次豫次祖
齡皆旬出嶧出繼式穀豫出繼小宗之次子馮以其未有墓誌故

備書焉

右墓表李惺撰

吳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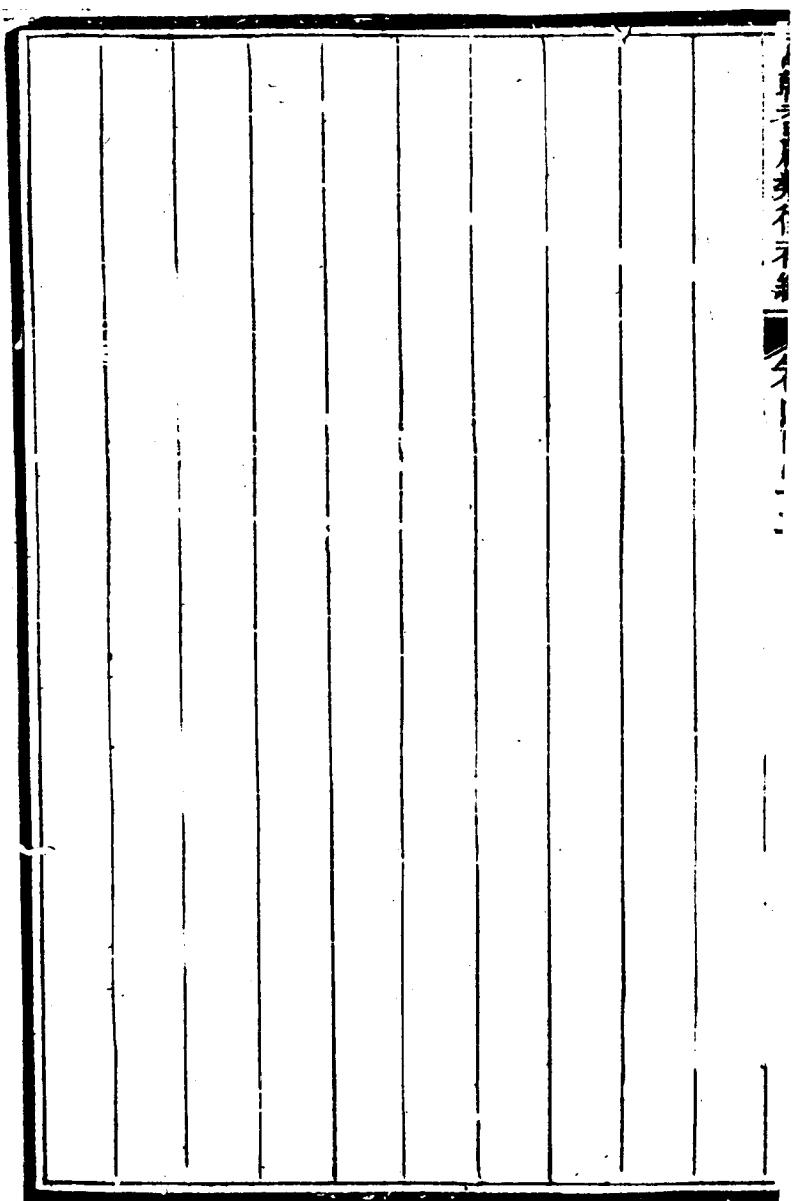
吳雲臺之歿於京邸也以庚戌四月今年壬子余來京師每過長沙邸下未嘗不悲雲臺也雲臺爲人狀貌才氣皆過絕於人自其少年人莫不意其飛騰雲臺亦厚自負既屢躡場屋晚乃得鄉舉猶自冀得一官遭逢至大官立功名以取重於世不知其遂窮以死也然雲臺才實高爲歌詩得杜骨法縱橫老健大類元遺山近今諸子不論也惜其以貧故顛倒所爲不得一意盡力於文章行身往往不自顧惜蒙世之訾謬亦不能無恨獨其意氣豪俊可悲也其生平所與交遊始皆與盡歡後多稍疏避以去獨余猶以故意遇之其歿也余在瀏陽旣爲詩以哭之又欲爲之銘以遺其孤

而不果故作爲哀辭以卒余交友之義且見雲臺之梗槩云其辭曰

四海來萃兮求聞於京客窮而死兮萬千以贏嗟若君之才貌兮
胡不究乎公卿絕命旅邸兮無人哭聲棺斂無資兮眾合以營惟
鄉人之仕者兮多君與之平生終歸君於南湘兮繄惟君之才名
我時在於瀏陽兮接赴使而魂驚疑夢寐之來告兮心恍惚而難
明思廿載之遊處兮自嶽麓之始盟謂君之必速飛兮翔天路以
遐征人時命固難知兮終溘死而無成豈骨相之不俟兮覩犀角
之豐盈文章之在人兮若樹花而鳥鳴雖吐奇以驚世兮固豪士
之所輕我來京師兮館舍行經悲君之死此兮視宿草而涕傾已

焉哉君已死其蔑有知兮聊此辭以當銘

右哀辭吳敏樹撰



184-402

國朝耆獻類徵初編卷四百四十三目錄

卓行一

盛三

戚三

蔣奇猷

李守敬

李晉福

胡端友

劉義

王隸

朱長源

文先第

汪起虬

崔養琮

楊時進

劉參

楊蓀

張五權

汝應元

文周

田生蘭

李作梅

張右民

賀立廷

子元捷

周萬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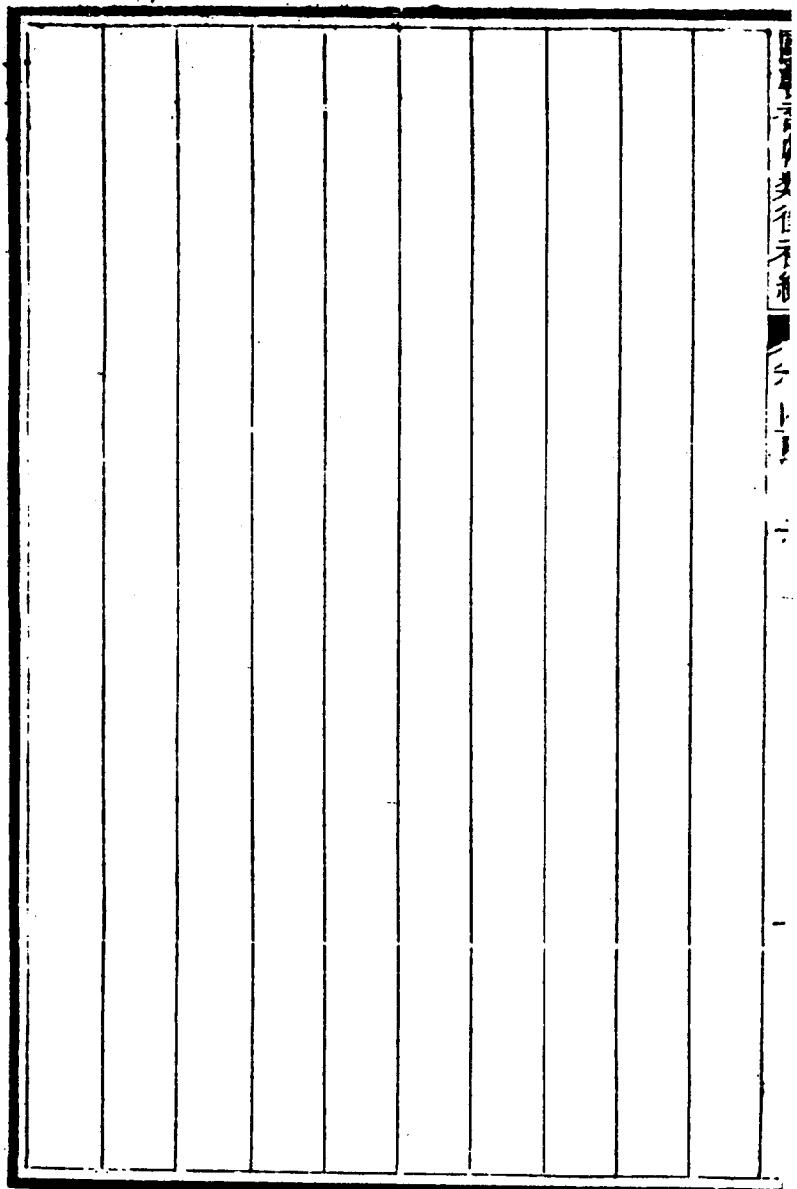
蔣大年

李元

翟文怡

李日燝

弟兆慶



184-404

國朝耆獻類徵初編卷四百四十三

通奉大夫前署江西巡撫江西布政使司布政使湘陰李桓輯

卓行一

盛三 戚三

清師破江陰殺其民以城抗者而俘其婦戚三鋸項仆城下不得不死獨念婦王氏併去默禱於神周櫟園作戚傳稱戚厲闢侯祠夜夢神授字曰爲

汝贖婦者戚三也寤而嘆曰卽戚三耳尙誰贖婦哉明遇人於蕩
間則尋婦盛三者也戚憶夢中戚字中糜糊有似於盛遂同行至
江甯二人者揭訪於亭或有告戚婦所者索酬金戚曰吾實不持
金吾向所揭証耳曰然則贖亦無金耶曰無之曰然則雖告以所

在而安庸也去戚挽之泣其人視其揭思曰若苟善書客有僱書
手楞嚴百部於報恩塔者可得值也戚受雇而半貸之得十金贖
之綠旗郝將軍將軍婦受金陽爲不解鞭逐之且不啻還金時盛
三同往泣曰此金非他江陰戚三雇書以贖婦者也城陷家破所
不憚瀕死以勾此金爲婦在耳婦未還而金又失豈謂城陷時不
能死耶吾盛三也今同戚三來終不令戚三獨死此矣號而譁震
於諸旗將軍者出義之許還婦及還則盛三婦也先是盛婦被俘
來密書驛壁曰江陰盛三婦在郝將軍旗而盛字中蝕有似於戚
故是時告者竟誤盛爲戚而指以所也盛三曰奈何以戚三金而
爲盛三贖婦耶願夫婦鬻旗還戚值而佐戚覓婦郝曰吾勿庸紅

旗張將軍者若主也需役薦之張得值二十金盡予戚而畱戚旗
閒晚除馬通聞傍室婦里音盛乃操里音歌曰二十一是七三託
我尋汝來江南少頃內婦亦操里音微吟曰一十一是王氏願爲
七三告七四盛聞之大喜曰是矣急呼戚躡至婦已去次日盛偕
戚語郝郝預爲過探得實遂同詣張請贖之張執不可且曰是婦
有色值昂金固不足且已畱此婦而何贖焉二人者固爭郝亦力
解勢無可如何久之盛乃揮己婦出訣曰吾與戚三同來矢不獨
還今戚三以雇書金贖汝書尙未盡償而吾與汝空鬻身無以報
戚何用獨贖爲汝仍還郝吾與戚同去赴江水死耳交郝以婦返
張值拜郝及張二人牽臂出且號且行而戚婦與盛婦俱號時張

之旗有願出金代贖者有迸涕者至是張心動謂郝曰止吾安惜以一婦全兩家也雖然婦值不止是而減值以贖則無以示來者且此值盛值也盛爲戚鬻身而吾何能獨遺戚而反畱盛因並遺盛戚而以二十金令分之爲歸里貲於是名懼呼謝去過償書所二人夫婦皆善書請各書以償主者感之不聽乃合書一部貯報恩塔胡道開日江上戚揚與予善曾屬記戚三事未應後士大夫亦稍稍有道及者其言多脗合戚揚云當書經時盛三夫婦所書卷悉署戚三名夜夢神持盛書示戚令戚改盛字嗟乎神也

右記事毛奇齡撰

蔣奇猷

睢之孝廉蔣公壯其既歿其嗣中翰君武臣乞予言以鑑諸石子
雖固不敢沒長者之行謹撮公生平爲文以表其墓曰公諱奇猷
壯其號也性至孝以之友于兄弟篤一體之愛不以形骸閒推
以厚於子姓惠於宗族如疾痛廄養必抑搔之而後卽安再推以
及於姻姪友明扶孤解難於財弗吝於事亶有所維持更推以及
於疲癃殘疾憚獨饑寢一切窮苦無告之人爲之紓其困甦其生
務俾沾潤滋濡重有造於人世此公之大槩也溯厥家世系出姬
姓籍隸江西元時有任會稽守者其遷睢自諱宗者始宗於元末
督轉運以師阻家於睢六傳至公大父點齋公汝能以明經尹鳳

翔踏河洛之學爲時所重父恐弛公迪先爲諸生好施與萬厯閒歲歉饑所儲粟以振全活者眾遂遊吳越卒於淮浦是時公甫六歲跣足奔號與三兄扶喪歸哀感路人因心之孝自童子時已然後二十年營葬盡禮傾家貲不以爲瘁劉王兩太夫人俱合祔先是中原寇亂携家避河朔未幾歸高許之變旋作兵刀顛踣中隴畝荷鋤身自經理之卒未嘗廢學與五兄刻志砥彌凡道傍柳蔭古刹簷隙皆坐臥吟誦地以故聲震於庠兄弟相繼登賢書人竊榮之上眷宮不第己丑中副車時謁選例得司李五兄勸就銓公不忍獨留遂與兄俱歸亂平力田所積家饒裕或聞顧連呼顚之聲慨然不能自己有求輒應無以償者仁之有焚券者有助葬

者有濟藥者有授產者有代租者聞某某道宜砌梁宜成輸財樂爲之不厭也雖舊城內塗塞商賈往往蹈泥淖中輿曳牛掣苦不能前公雇役二百名引水淪其壅塗大治商民稱便號曰蔣公路新城水口施疏濬之方略相似通衢置柵更設夫司啟閉廩較詳北城市肆久湮居人思興廢繙於力貸公數百金資營建工成列甌碁布煙火錯雜交易而退各得其所公顧而樂之曰是吾志也何責適爲前所貸者置不問黃河決隄將潰眾洶洶謀保城策州守造公廬問計公以爲障之亟力任其事發佃丁數百人持版牖攏土以遏橫溢夜宿岸上親督授三日而隄堅城免衝決之患人安堵如故公制事喜磊落之行屢爲義舉益豐於財家積穀至數

萬石或勸平羅可坐收贏利弗納曰吾所需幾何願儲此備災祲
拯饑餓爾順治己亥霪雨爲災農告匱復值淮南流亡竄中土者
不可以數計穀價騰貴老弱救死恐不贍郡佐以中丞賈公命來
勸振眾難之公慨然曰饑民且旦夕死何忍坐視不救卽捐穀三
百石又以未能均霑爲歉復相同善寺獨立廠煮粥自春徂夏躬
親其事耄稚男女日數千人仰食不少缺病者醫之死者棺以槥
之旣畢事人與一鑊一笠令歸農無輕徙他鄉食公之德者感激
泣下作爲歌謠以傳其事製衣一襲列萬人名登堂以進有百歲
翁陳某者避人世幾三十載矣聞公舉躍然出曰此老人百年中
所僅見者也中丞上其事於朝朝允所請 詔旌其門爲近今所

未有康熙癸亥歲大旱禾盡焦人無以生冬復施振更給以衣春
正益傾家廩自人日至十一日施穀五千石有奇饑者食病者起
囊橐負載路衝狼籍皆公賜也人無以報公立豐碑道傍誌不忘
過其地者指之曰是固活民命爲天子褒嘉者也率咨嗟感嘆
去晚年德益尊郡舉鄉飲酒禮以公與賓筵顧公善晦不自炫鍵
戶窮經史於書無所不窺尤好讀朱子綱目暇則植花種柳恣意
徜徉不受世縛宅後闢園構小軒日容膝蓋以是終焉公器宇軒
豁負氣岸蓄爲疇嘯態好直言人過當事有所咨他人退縮不前
者獨侃侃力陳排眾議身當艱險爲士類所倚賴雖濟世利物之
心未及行之於天下而州閭鄰封以及四方之散而就食者霑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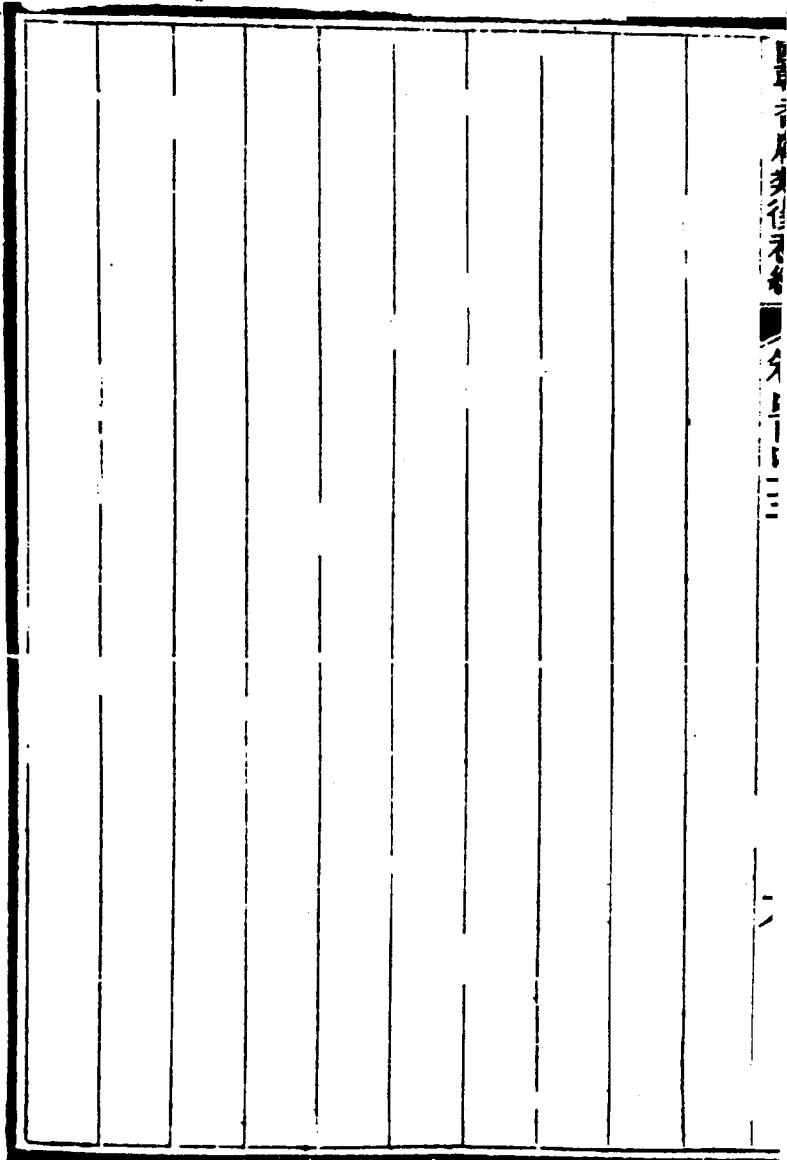
之惠以活其生者無算蓋恢恢乎裕福世之宏規也已公卒年七十有二丙戌科舉人以子武臣爵應贈爲徵仕郎內閣中書舍人元配尚氏應贈爲孺人孺人有賢聲公刑子之化於是益著子六各以職顯武臣其季也持身維謹不苟同於俗門以內整齊嚴肅有古人風子仲男容莊館於甥室公家世厚德子知之最悉因謨表之以告天下後世之樂善不倦者

右墓表竇克勤撰

李守敬

明季兵亂曾伯祖鎮番公年甫十一被掠至臨清遇舊客作李守敬以獨輪車送歸崎嶇戈馬之間瀕危者數終不舍去也時宋夫人尚在酬以金先頓首謝然後置金於案曰故主流離心所不忍豈爲求賞來耶泣拜而別自後不復再至矣守敬性慤直儕輩有作奸者輒斷斷與爭故爲眾口所排去而患難之際不負其心乃如此

右筆記紀昀撰



184-416

李晉福

李晉福者事景州諸生趙遵譖爲僉崇禎中兵入塞破畿南郡縣略地至景州晉福方隨遵譖行野外倉卒被擄去家人未知也去數日晉福潛自兵中還言狀遵譖家皆痛哭旋呼晉福已不知所之意其亡去也後三歲遵譖忽自歸家人且歡且愕以問遵譖皆晉福所爲晉福初以被擄告其家卽從遵譖出塞外備歷危苦遵譖初見俘時本乘馬馬爲人奪與晉福徒跣行居塞外久之有騎過遵譖識爲己馬直奪之騎者怒拔刀斫遵譖仆地流血幾死晉福負歸土舍中求藥裹創僅乃獲愈遵譖性憲負氣不能爲人下晉福戒曰若此且速禍當忍俟之脫可得歸縱不然猶幸免爲人

戮而尙欲如家居態乎兩人在兵中日益習其弁校試問晉福晉
福詭言遵譖吾弟也兵中嘗呼遵譖有所役使晉福輒曰彼小弱
不任爲代遵譖役兵中既多喜晉福者後稍弛其防晉福乘閒乃
遣遵譖亡歸竟得至家遵譖歸一年晉福亦逃入塞見遵譖持相
泣也遵譖於當時無晉福者擄死久矣晉福崎嶇不顧患難死亡
以從遵譖卒能全而脫之而已亦免焉彼所謂古烈丈夫之風者
耶

右書事胡天游撰

胡端友 劉義

胡端友湖南甯鄉人劉光初僕也順治三年光初妻胡遇賊花橋
自知不免以幼子付端友端友負而逃遇賊力奔始得脫至家釋
負倒地隕絕逾時始蘇其後劉氏丁近二千皆端友負救力也乾隆
中建胡氏節烈祠以端友祔又劉義益陽人高新田之僕土寇
楊四保聚掠執新田加刃義奔救請代死賊並釋之

右傳李元度撰

卷之三

卷之三

184-420

王隸

王義士者失其名秦州如皋縣隸也雖隸能以氣節自重任俠好
義甲申國亡後同邑布衣許元博德溥不苟雜髮刺臂誓死有司
以抗令東之市妻當徙王適值解高德溥之義欲脫其妻而無術
乃終夜欷歔不成寐其妻怪之間曰君何爲彷徨如此耶王不答
妻又曰君何爲彷徨如此耶曰非爾婦人所知也妻曰子母以我
爲婦人也而忽之子弟語我我能爲子籌之王語之故妻曰子高
德薄義而欲脫其妻此豪傑之舉也誠得一人代之可矣王曰然
顧安得其人哉妻曰吾當成子之義願代以行王曰然乎戲耶妻
曰誠然耳何戲之有王乃伏地頓首以謝隨以告德溥妻使匿於

回家而王夫婦卽就道每經郡縣驛舍就駿時儼然官役解罪婦也歷數千里抵徙所風霜艱苦甘之不厭於是舉人感之斂金贖歸夫婦終老於家焉

外史氏曰今之隸胥祇知骯法營私以求溫飽何嘗知有忠義也王隸竟能脫義士之妻而其婦尤能慨然成夫之志噫蓋亦千古而僅見者矣

右傳陳鼎撰

朱長源

朱永慶字長源以字行大興縣諸生父之馮撫宣府李自成攻之急軍民爭納款之馮獨行巡城指大礮呼眾發之三命無應者卽自起然火眾競執其手乃奪佩刀自刎死乙酉夏豫王下江南郡縣推長源起義兵敗被執隸正黃旗僦宣府人姜納吾居長源修幹美髯倜儻負氣節性佞佛嘗搭七條戒衣人目爲三教總持烏金王聞而賢之賜以婦人輒辭不受掌科楊某死於難夫人華墮德姬隊王嘗以賜人夫人薙髮以拒或以告長源長源領之王旣賢長源滋欲賜以婦遣入德姬院恣所擇長源旣聞楊夫人墮是院也遂弗辭見裹佛巾者知其楊夫人大言曰予大興故殉難巡

撫朱之馮子也熟視而自引其服若道裝予亦道裝大興達毗陵
程易與耳毗陵者夫人故里也以此言微動之夫人知其非常人
欲資以上掌科墓也亦弗辭長源以夫人歸納吾家向夕夫人叩
長源曰君脫難人於尼哀難人否長源曰爲全夫人節非特哀之
而已是時納吾伏童奴數輩偵兩人而長源據椅誦佛燭且盡聲
益高至曉聲不輟童奴報納吾異之不言抵夜復令童奴以
班伺長源誦如初納吾又不言三夕伺之又復如初則納吾晨興
盥洗更衣候門啟抱長源足叩頭呼活佛徐曰君既不近婦人何
贅疣此一受爲長源曰此搢紳婦吾非欲妻之欲完若璧以歸恐
機洩弗果吾願故且同室然非誦佛無以明心不意爲君債得幸

爲我諱母敗機事也納吾曰君誼動鬼神母復夕苦君爲治別室遣老姬侍楊夫人日奉兩人如佛矣久之聞於王王愈益賢長源召長源曰公誠異人吾爲公合浮屠尖趣長源令夫人具書達毗陵以其母與弟來王資送之還平江夫人歸踰年長源示微疾跏趺而化時順治丁亥秋某月也

汪有典曰世傳柳下坐懷不亂事非也夫坐懷卽亂矣聖人若是失權衡哉且非所以全女也山陰徐渭謂操閉關公與其嫂於一室公明燭達旦事乃無有雖有不足爲公奇良然然如長源家國破亡躬且不閱乃欲脫人於難而全其節男女之際歷三夕不爲變庶幾凜凜造次顚沛必於是者歟豈不賢乎王與納吾之好義

也雖由長源有以感之然世固有感之而不動者君子於是乎賢王與納吾

右傳汪有典撰

按楊掌科實爲武進楊都諫兆升字征吉天啟壬戌進士授桐鄉令調蘭溪行取南

京禮科給事中升戶科都給事中歷官有聲績國變後里居順治二年與起義兵事爲署府事宗灝所持要賄不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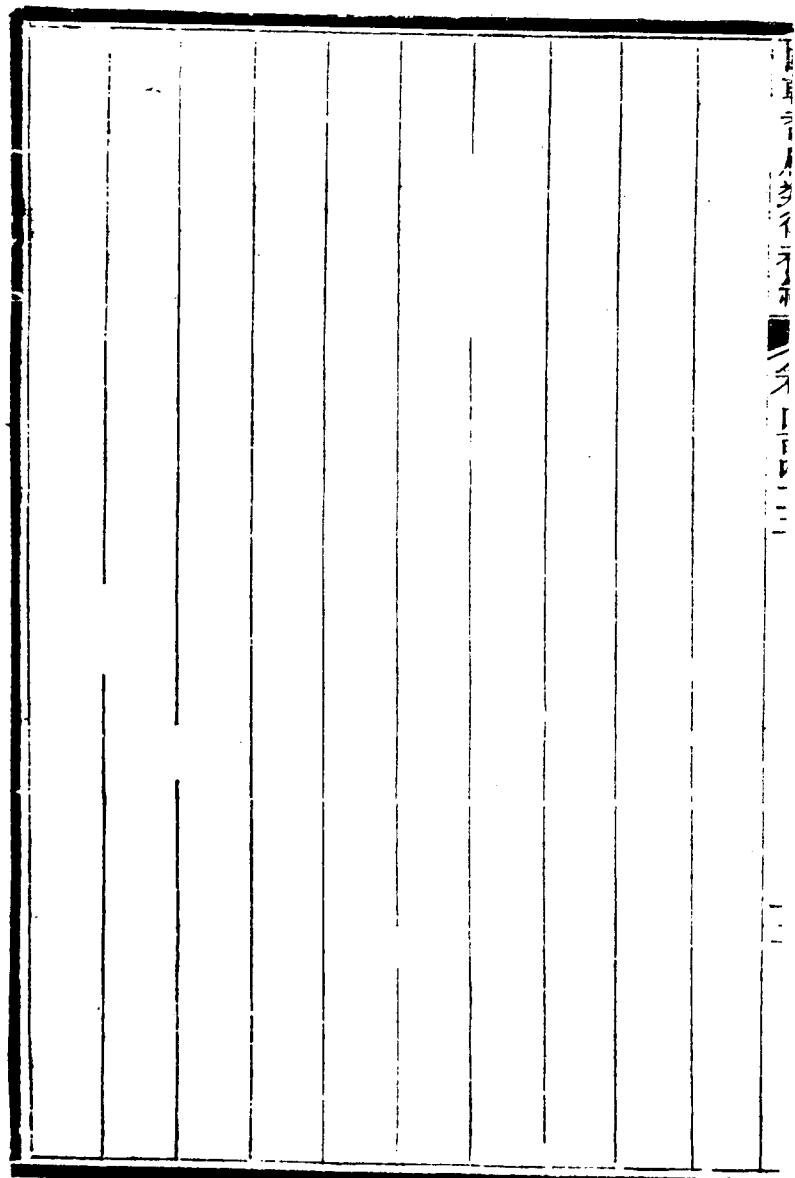
遂遇害妻諸夫人無子前卒墮德姬院者側室姚氏也歸籍後以節終篇內稱夫人華姓華亦毗陵巨族傳者沿譜耳姚一女適錢珵都諫妾韓一子

官甯海縣丞具詳安陽楊氏宗譜

文先第 汪起虬

文先第字爾甲湖南醴陵人明末諸生博學篤行僑居郡城順治四年縣爲黃朝宣所據知縣蔣德秀觀望不敢進上官以先第充招討安撫百姓先第單騎至縣諭以禍福賊黨悉解散兵不血刃而縣遂定不受爵賞優游故里立義塾課子孫年八十二卒同郡汪起虬字鱗長益陽庠生遭時變亂族眾仳離役於鄉聚者十數輩起虬百計出之有從子孤貧爲教育完娶資給財產作崇義會以約束宗族建義倉以振族之貧者縣令常爾藻教諭李如柏皆雅重之子大宗順治十七年舉人吳逆招仕以死拒之

右傳李元度撰



184-428

崔養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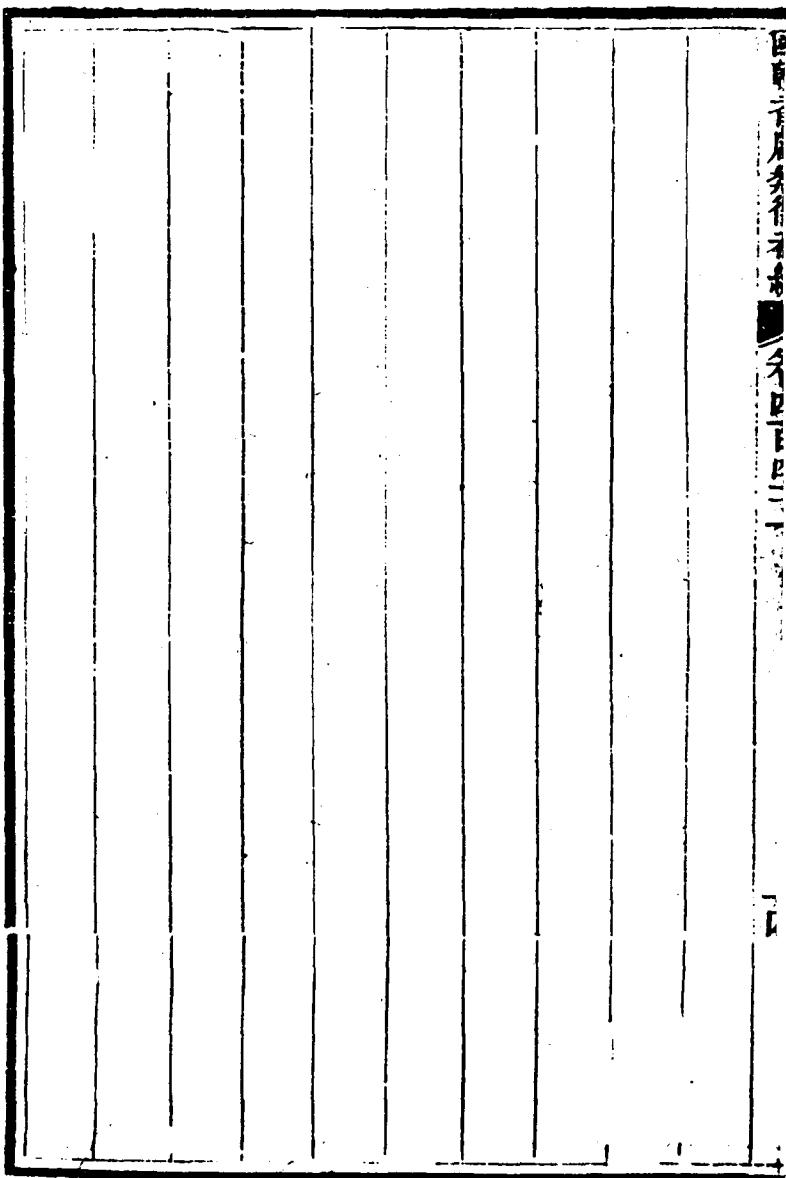
海門於揚爲偏邑 國初冊沈入海其遺黎安置一鎮遂改爲鄉附屬通州鄉之人端良而愿慤雖無巍科廩仕而弦誦弗衰於是通經學古之士亦往往而有君其尤也君姓崔氏名養琮字仲玉順治戊子恩貢生當海邑陷沒之餘廢革沿置倥偬未定君獨毅然爲邑人請命於時繇役交征舊縣之役未蠲新隸之役踵至遺民不堪其苦君率先奔憇當事義其誠迺爲轉請獲免兩役之累其逃亡諸戶又荷制府麻公特題而盡豁之民因用甦邑人多歸功於君邑故有庠邑廢庠與俱亡君憂焉亦請於麻公公爲入告下儀曹議得存入學六名撥學舍丸楹爲諸生肄習之所至今增

修煥然予曾願之以道存書院蓋謂桑海變遷而斯文經劫不磨
學存卽道存也斯皆君爲之權輿君勇於爲義每當祲歲輒捐粟
百鍾以爲之倡然後徧募紳耆人樂佽焉以故存活者甚眾姻黨
中有孤孀者君代爲經紀其家措拄其門戶俟孤成立給田贍之
其任卹如此教予以義方弗使與戶外疏衣糲食而誦讀不休帷
席之間伊伊如也延師必爲生聚置業俾無內顧憂乃所以燕樂
其心非祇養其體娛其外而已有子五人長懿文次果行皆選拔
貢生次顯忠增廣生次惇信鄉庠生次秉恒恩貢生均能讀書樂
善以世其家孫十有一人曾孫廿有四人元孫一人濟濟恂恂宜
此鄉之人推爲甲族者也君年六十有四而卒旣葬於某山之原

矣今其孫適遜迴通經嗜古畱意正學與予有通家之誼來乞銘
余不獲辭乃爲之銘銘曰

海門之鄉竹西所屬其地斥鹵其民淳樸中有偉人作其眉目疆
域旣涇曉彼邦族力豁羨征重興黨塾里有餓者曰爲之穀里有
絕者曰爲之續其功不朽其德尸祝宜爾子孫金重蓋簇含笑九
京聞茲嘉告

右墓誌銘陳鵬年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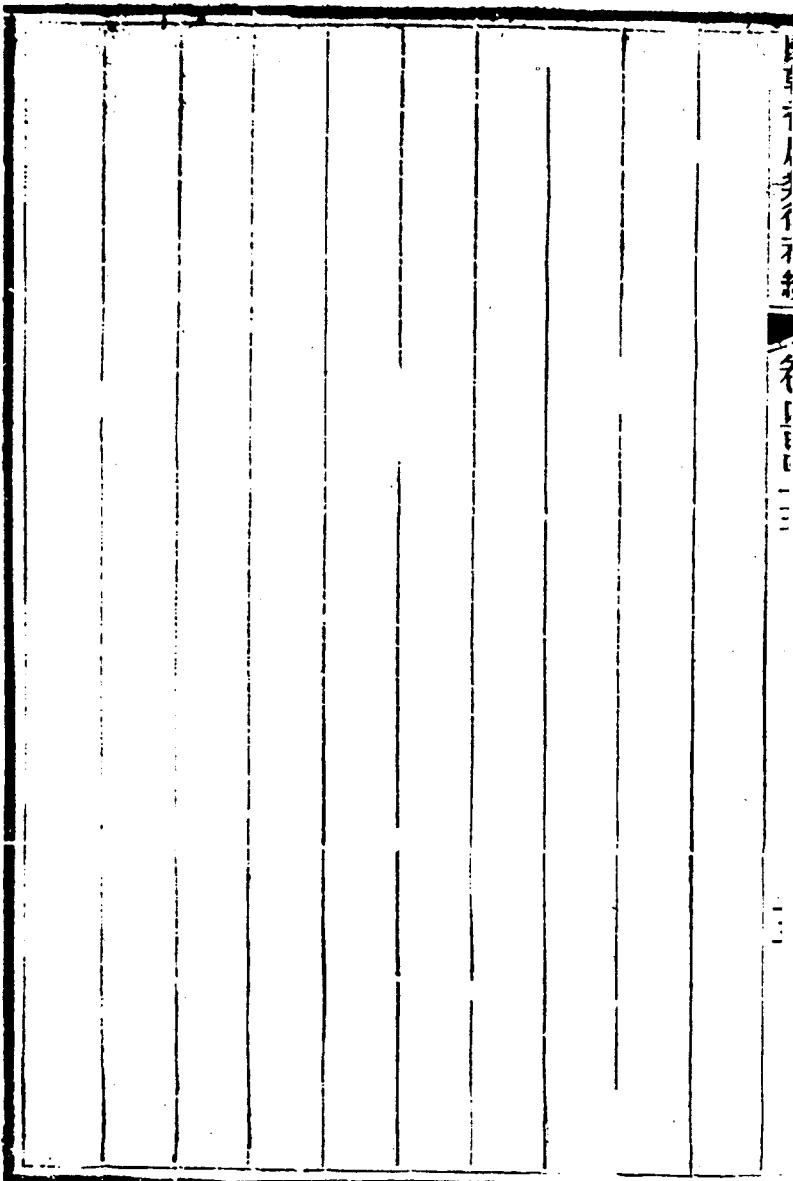


184-432

楊時進

楊時進字申吾湖南黔陽石一里人魁梧多力順治六年王馬剽掠時進以隻身殺退數百人閩境賴以安堵經略洪承疇聞其勇召赴慰勞欲攜與俱時進辭不願往厚賞之給以護身所用兵器數人不能舉人比之劉大刀云

右傳易變堯撰



184-434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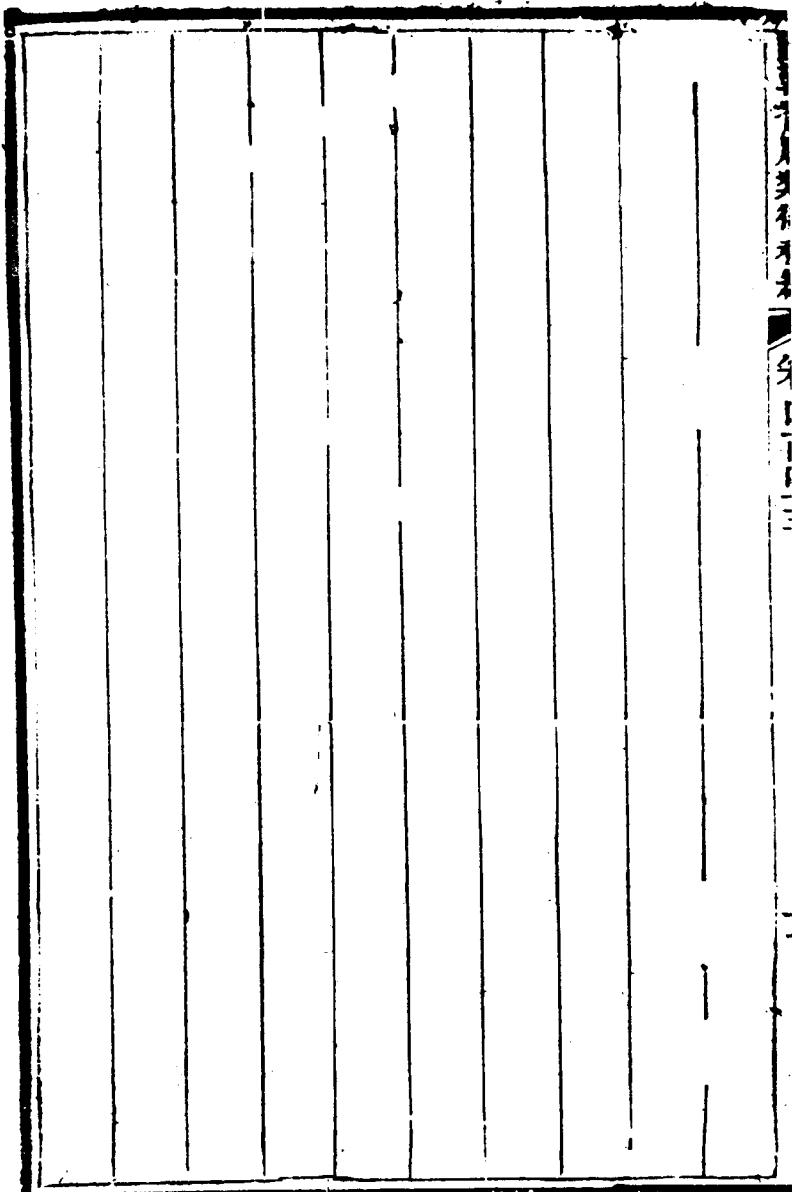
劉參

參字功定姓劉氏明之老儒也本甯都寒族其兄弟皆執刀俎爲業而參讀書年四十餘應童子試未嘗一得志於縣有司故終身爲童子師自給歲所獲脯脩資不過數金自以先人債食有所負率舉以償父遁與其妻子終歲啜粥月朔望乃具飯獻先祖然主債者皆歲久無券約參籍記之而已崇禎七年甲戌禧舅氏言於先徵君延之家塾爲季弟禮師時參年三十有九長徵君一歲禧年十有一嘗自別館歸省宿塾中與參談論語有子孝弟章相得甚遂爲忘年交丁丑十二月二十有四日禧偶晨詣參門閭排而入見塾中紙錢灰飛揚滿室案上明燈炷香參充然拱立有喜色

禧問何爲參微笑對曰今日萬壽節日也甲申天子崩於亂禧方從先徵君日夜詣曾給事計事越二日過參參聞聲走出握手相向痛哭久之參曰吾三日覓子不得奈何禧問有欲語耶參曰無之但欲見子一痛哭耳參性懦拙人每凌踐之不能報然多義激不自持嘗受友人遺託孤子其伯叔蠶食之諸受遺者多面熟不言參憤然曰諸君死何以見若翁地下遂率其黨以大義爭之孤子卒得成立丁戊間邑少年新補弟子員羣立語盛稱某某者功德參特前拱立聽之既知其非是乃唾而叱名曰吾以爲誰不揖去參旣老益貧禧嘗於歲除同伯兄尋梅潭浦折一枝自往遺之戶外聞參聲琅琅然讀國風扣門出相見時日已晡不能具

參肉然參亦不自言也庚寅縣城再陷參爲兵斫傷左手既病瘡
遂卒禱葬之父兄之兆參一子跋眇性頑劣禱屬諸老乳母而衣
食之數逃去今十四年不知其所終參性篤孝少從師讀書他所
距家二里每黃昏必疾走歸撫摩其母而疾之館年五十孺慕不
衰故參友八九人皆君子咸以德下之云

右傳魏禧撰



184-438

楊蘓

予適臨桂知國初邑有楊義士云義士名蘓行二字碩父福王時廣西巡撫瞿式耜客也少年落魄任慾言人休咎頗中動無所忌諱幕中人稱其癡蘓因自號楊二癡終已不合去順治六年春定南壯武王孔有德帥師入湘潭執何騰蛟傳檄至粵粵人懼時式耜以閣臣畱守桂林而張同敵督師以禦我僞公趙印選胡二青駐全永僞侯焦璉駐陽朔式耜居中調度諸路兵七年十一月王破永及全直抵靈川入嚴關諸僞將遠遁同敵乃乘夜獨泅灘江入桂林見式耜相對泣相誓以死王旣下會城執瞿張令降不從幽之月餘而後殺諸市式耜被執時家屬匿蘓所事發并執蘓

欃不屈王義而釋之式耜死欃服衰絰懸楮錢滿衣行窣窣有聲
號哭營市閒見纓弁袴襪短後衣者輒叩頭請言於王收斂主人
王聞之曰瞿某有客義若此乎并同斂尸許之遂得葬時有釋性
因者永明王時給事中金堡也謫戍不赴爲浮屠於桂之茅坪庵
亦上書定南王言收斂瞿張事其略曰古之成大業者必表揚忠
節殺其身而愛敬之若唐高祖之於堯君素周世宗之於劉仁瞻
元世祖之祭文天祥明太祖之祠福壽是也衰國之忠臣與開國
之功臣皆受命於天以分任乾坤之事天下無功臣則世道不平
天下無忠臣則人心不正事雖殊軌道實同源王旣殺兩人則忠
臣之忠見功臣之功亦見矣抑又王見德之時也夫殺兩人於生

王所以爲功於本朝也禮兩人於死王所以爲德於天下萬世也請真衣冠爲兩人殮并擇付親知歸葬故里則王播仁義之譽無窮矣侍者詣府將投書遇萩知己得請遂不上後以其書貽瞿氏式耜子梓其書以行而不及萩由是楚粵間但知性因文字有力而萩泯泯也堡後徙粵東更名今釋號瀆歸有集百餘卷其言萩事甚詳且曰以吾書揜萩功吾爲竊名瞿氏子爲負德

論曰萩市井不羈之人客於幕未爲知己然遇患難不避鉄鍼周旋生死間何其勇也堡旣游方外慷慨上書已立名五嶺矣不冒入之功以名還之不洵丈夫哉或曰萩式耜同邑人

右傳黃之雋撰

卷之三

七

184-442

張五權

張五權字中生一字巽仲父守道工部尙書以清白稱父歿未終喪兄遽析產跪而泣曰大人故無長物今屬纊尙溫何忍及此兄不聽則讓腴取瘠悉惟兄命以恩成貢士棄舉子業弗事從汪有源崑一問學延致其家反復於克復歸仁之指凝思終夜粥田饌賓客不倦久之瞿然曰朝聞道夕死可矣仲尼豈欺我哉益搜先儒語錄澈心默坐歲以爲常閒與浮屠往來質問欣然有得乃斷葷酒著復初論集古婦人得道者二卷授妻沈氏異室而處人嘗爲自儒而禪不恤也辛卯疾革却醫藥端坐曰死生旦暮耳深衣幅巾作詩而逝有悟後修持二十年儒功梵行兩能堅之句學者

私謚爲懿靖先生其學以陸子知性爲宗而推之愛人澤物人有喪親者貸金不能償遂火其券與人交抑抑若恐傷其意勸之以道則懇篤曲至嘗附客舟值一妓不假言笑妓怪其簡賤先生愀然曰正不忍賤汝耳試思父母生汝爲良家女今見汝失身供人媒狎將喜乎悲乎何忍復言妓不覺大慟舟人皆改容又嘗避兵遇盜將剽掠見先生斂手謝罪曰公長者吾何忍犯其感動若此施子曰於乎懿靖豈韓子所謂儒名墨行者邪吾嘗獲與之游矣跡其孝友樂善好學深思非儒林之篤行者乎世不多學人又烏忍盡沒之

右傳施閏章撰

汝應元

無凡姓汝氏名應元字善長明南直隸華亭人故太傅張公麾下
總兵官都督同知也少讀書通文筆頗大魁碩有勇幹善料事以
家貧事同里張公宵堂時年尙未二十張公一見異之曰此非隸
役中人張公撫軍福建無凡在幕府最荷委任往來海上指麾諸
將以捕盜績功至都司僉書然尙侍軍未上也乙酉四月以張公
孫茂滋同歸松江而南中亡夏考功允彝倡義時吳淞總兵吳志
葵故出夏門下以麾下應之薦紳則沈尙書猶龍陳給事子龍李
舍人待問皆松之望也無凡遽以便宜盡發張氏家丁出家財爲
支軍一隊與志葵合或駴之曰此大事何患無凡笑曰我公志

也於是夏陳諸公相納以袍笏列拜無凡於營前且曰斯四十年
領袖東林之錢尚書所不官爲而無凡名大震志葵師敗無凡護
茂滋浮海入閩隆武知之大喜卽授御旗牌總兵官都督同知福
州軍政司之鄭氏張公雖太宰不得有所展布隆武議親征以張
公任水師率麾下從禍牙將發鄭氏以其私人郭必昌代之已而
鄭氏降隆武出走張公浮海至舟山依黃斌卿適監國魯王方失
浙東叩關求援斌卿不納張公力爭不聽無凡曰斌卿意叵測無
凡請使死士刺之奪其軍以迎監國張公曰危道也汝姑止張名
振之應松江也都督亦踊躍欲赴張公曰事未可知吾今不可一
日離汝蓋自張公散軍入海飄泊蠻灘龍背之間瀕於危者不一

皆無凡扈持之嘗撫茂滋謂之曰我大臣宜死國下官一縷之寄
其在君乎幸無忘無凡曰謹受命忽一日大風雨呼之則已空閣
不知所往張公大驚如失手足次日有補陀僧入城曰昨有一偉
男子來腰間佩劍猶帶血痕忽膜拜不可止亟求薙度麾之不去
不知何許人也張公家人聞之亟歸告公曰此必吾家應元也已
而以書謝公曰公完髮所以報國應元削髮所以報公息壤之約
弗敢忘也自是遂爲僧於補陀之茶山所謂寶稱庵者釋名行誠
而字無凡辛卯舟山破張公以二十七人死之獨命茂滋出亡無
凡遽入舟山則已失茂滋所在乃詣轅門求葬故主諸帥欲斬之
有一帥故佞佛憐其僧也好語解之曰汝亦義士然此骨非汝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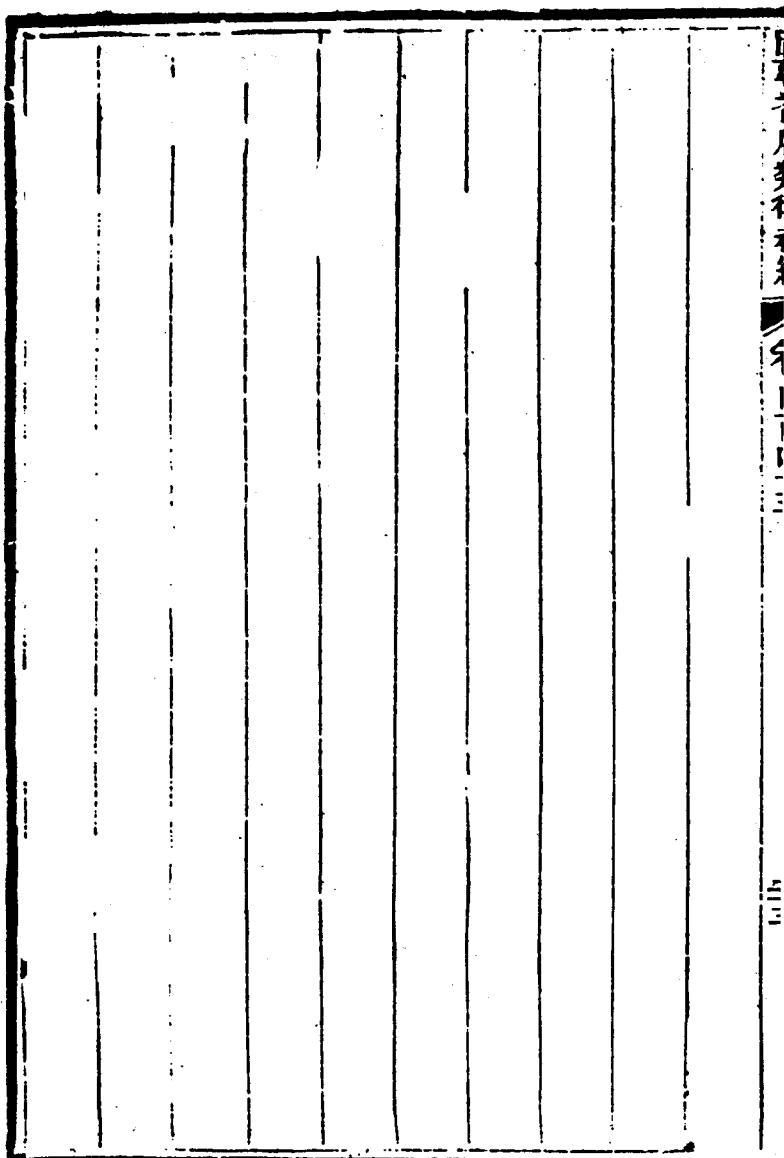
得葬也不畏死耶無凡曰願葬故主而死雖死不恨其帥乃曰吾今許汝葬葬畢來此曰諾乃歸殮張公並諸骨爲一大冢塗之徑詣轅門諸帥皆驚異乃命安置太白山中無凡既不得自由密遣人四出調茂滋聞其羈鄴獄中乃令同院僧之出入帥府者爲前許葬之帥言無凡精曉禪理可語也其帥大喜遽延與語相得甚歡則乘閒爲言茂滋忠臣裔可矜且孺子無足慮請往視焉許之無凡乃請之當事求出茂滋不得以合山行眾請之又不得請以身代又不得會鄆之義士陸宇燦等以合門四十餘口保之而閩中劉貢士鳳翥亦爲言之茂滋乃得出無凡又爲力請竟得放歸華亭數年茂滋病卒無凡遂終身守張公之墓老死於補陀中其

銘曰

都督往年頗遭誣屈謂其居山尙交張杰懸譽之役實所決裂嗚呼稗官一何失實不負鯢淵忍負蒼水宮山之言了非曲譯豈期思舊鑄此疵累敢曰大儒遂無誤毀

右塔誌銘全祖望撰

按求葬故主事在順治八年



184-450

文周

董幼安志甯初入舟山妻孥在急捕中其義僕文周者匿之挺身赴官鍛鍊幾死而卒不一言迺獲免洎後悼其主之祀絕也獨以縞衣蔬食終其身一門節烈之盛實爲古今罕覩

右繹史撫遺李瑤撰

按大兵破舟山事在順治八年

田生蘭

太學生田子惟冀與其弟孝廉惟竟持其王父贈大夫行述泣而白於余曰先侍讀之易簣也有塗言焉曰吾死而不克葬吾父無以逃於公羊子過時之誅小子識之速營葬以竟吾志葬則志墓之文必乞之高陽夫子夫子知吾之欲歸而以預修 國史未逮也惟冀等敢以先人之命請益贈大夫之沒距侍讀之沒十有五年矣丙午丁未間侍讀嘗欲以歸葬具牒乞假會 召入史館不果庶幾 國史之竣則酬所願焉不謂其遽逝也按田先世居固安縣張華村東捍社系遠不可考故明永樂間有謹旺者以軍功爲遼東東甯衛掌印指揮同知子孫世襲遂家於遼五傳諱鉞居

次不當襲用經營起家鉅萬鈔生大成爲邑庠生大成生養民貢入太學故明萬曆中歷任至兗州府魯藩護衛經歷卒於官葬城東南自是家於兗經歷三子長生璧襲世職次卽贈大夫諱生蘭字馨野年十六經歷筮仕日照縣簿隨入闈性嗜讀書經歷爲延山左知名士蘇君某相君某與公日相鑑礪公氣益銳文益奇二君皆遜謝以爲不及後二君相繼成進士而公因僑寓不得應試迄無所成就經歷旣卽世家計中落生璧以襲職宦游於外十餘年未嘗一至兌旅舍環堵食指日眾一切悉公經紀之公與生璧異母璧母爲白太孺人公母爲陳太孺人公善事兩母色養備至白疾篤公親侍湯藥目不交睫者月餘及卒喪祭盡禮撫兒子如

己子推甘讓肥幼而育長而教卒無倦色故明末盜賊蠭起公孤
蹤客寄不遑甯處於是裹足南徙展轉於淮陰秦郵廣陵之間所
至不數月覺有變旋復他去既去而其地輒往往多故以故人咸
服公之智而又嘆公盛德食報雖坎壈百折而能自脫於難也繼
遷江甯適當鼎建之會王師南下羣不逞之徒乘亂搆讐日
尋戈矛以修復私怨蒙帥馬某所隸士卒素不馴一時爭欲甘心
而公有鄉人某亦隸馬戲下一夕攜其家數十口奔詣公避害公
納焉或持械大呼於門曰速出之可免禍不則汝家立齏粉矣公
曰彼雖非張儉我獨不能爲孔文舉耶不聽諸亡賴亦稍稍散去
比事定絕口不復言蓋公平生行事仗義負氣大率如此歲庚寅

復自江甯卜居廣陵杜門課讀以累葉未竟之志勵諸子辛卯侍
讀舉順天鄉試壬辰會試中式公聞捷且喜且悲曰恨不及吾父
見之侍讀未及與大廷之對趣歸省覲公相見益喜未幾疾作疾
既革猶強起叩陳太孺人寢門問安顧謂侍讀曰汝曹善慰白頭
之心則吾死瞑目矣越一日遂卒公生於前明萬曆丙申十二月
初五日卒於 皇清順治壬辰七月初九日年五十有五嗚呼裕
之敝也家庭骨肉或相背負於門內而況其爲門以外乎公孝友
篤行至老不衰如鄉人避難一事存活數十口呼吸之命全於危
疑艱危之中豈非太史公所云天下之陰德宜享祀十世者乎三
十年以來衣冠氏族轉而爲藥廩之敗若教之餒者比比皆是而

公藏仁齋後歷久益昌侍讀既貴且顯而諸子若孫方踵起未艾
是亦可以觀天道矣配孫氏文學諱某公女 敕封太安人子三
人長卽侍讀麟戊戌二甲進士授官編修司業內弘文院侍讀娶
孫氏次彌廩例監生娶劉氏次騶太學生聘翁氏孫五人長惟冀
廩例監生娶劉氏次惟堯癸卯科舉人娶劉氏次惟徐郡庠生未
聘次之髦以某年某月某日葬於某原銘曰

京兆望族厥生偉人肇遷自東寢跡廣陵食貨躋險歷困亨天
齋爾遇惟德永存枝豐萼跗實蔭本根語曰不於其躬則於其子
孫爰作斯銘用表君之墓門

右墓誌銘張玉書撰

卷之三

三

李作梅

李作梅字子和湖南新化人慷慨有膽略能知人家故饒於財富
鼎革之際散金結客所交多奇人魁士順治七年寶慶初內附續
順公沈永忠鎮其地九年李定國從貴州至郡復陷永忠將退保
湘潭潰兵四散其部將李戴擁之東下至縣之赤石遇風舟壞亂
民乘之擠永忠墜水事聞朝命將盡誅左右居民先是作梅
遇一髯於武昌知其非常人厚相結納而別至是朝命以永忠
故遣官問墜水狀卽其人也得免誅末明季之亂有兩強暴獲一
美女子爭持不下將殺之作梅以金贖歸訪還其家牛萬才劫掠一
甚慘章京線國安破之萬才遁國安駐縣久聞作梅有豪俠名遣

使致禮作梅往謝從容言將軍麾下頗多擄掠婦女國安躍然喜曰非子和不聞此語卽痛懲其下諭鄉民各認歸所掠一夕移營北去陰與作梅約有媢者束稻草然之舉煙爲號所過村墟無不煙者乃歎曰何李子和親串之多也其保全鄉里類此作梅家居嚴肅事繼母至孝一夕母病騎而往城求醫中途假寐遇虎馬驚踣作梅揖而告曰吾母病須藥而爾當途必欲乘人之急耶虎逡巡去其事豔稱於時

右傳李元度撰

余少卽喜從人談鄉老先遺事憶五六歲時甫就傳塾師教以兩手拱揖深至地因言李子和深有禮以其居常教子弟旦晚必一

揖揖必深至地也其時不知子和爲何許人十二歲讀書李氏從母家從母則子和之曾孫婦也遂得備悉其孝友睦卹及格虎救劫諸軼事類皆可歌可泣稍長學爲文思撫拾其事傳之李氏諸老亦以爲言乃爲題其祠壁有於國爲遺民於家爲孝子於里爲功臣語顧其事始末不詳方志但紀其格虎事餘無傳傳者又多失實難徵信今年來邵重領濂溪講席有纂修郡志之役其六世孫洽適來襄事因盡發官書及各家私載凡有關郡事者條件摘出復證以其家譜牒所紀與當日情事適合乃編而次之爲遺事述述曰李氏之先見於譜可考者在元有故之爲鄉貢士在明有仲良洪熙時以貢官刑部主事自仲良以下九世至藻爲君父有

還遺金事見府縣志由藻上溯至故之凡十一世皆爲府縣學生云府君名作梅字子和其號曰松山今城東有松山坪又其後族居之鷓鴣塘有松山灣皆以君字得名也而子和之字尤著明季縣學生慷慨有膽略能知人家故饒於財散金結客所交多奇人魁士故身處亂世而能保其鄉族不被劫掠續順公沈永忠者

國初從龍入關有致祥之子也順治七年寶慶初內附 上命永忠率兵鎮之九年李定國從貴州至郡復陷永忠將退保湘潭瀆兵四散其部將李戴者擁之順流下至新化泊舟赤石遇風舟壞亂民乘之擁永忠墜水死事聞 朝命將盡誅左右居民先是君於武昌旅次遇一髯訝其狀貌偉異邀與飲談次髯曰功名

者時至自爲之今張空眷困守旅次一飯之莫飽其能翼而飛邪
君卽資遣之其人識君里居姓名鄭重而去至是朝廷以永忠
故遣官問墨水狀卽君昔年相遇武昌資遣入都之尋也至則訪
君敘舊圖報君力陳居民子遺無罪可憫鬚爲感動不深求遂免
誅戮明季之亂有鍾氏強暴兩人獲一美女子爭持不下將見殺
君以金贖歸訪還其家牛萬才掠新化甚慘章京俟某家傳稱章京俟考其
時破牛賊者緣固安當卽其人進兵破之萬才遁章京見君風度加禮焉遂
相結成莫逆顧其下不戢多擄掠婦女君委曲陳說曉譬大義章
京心動又聞君有出金贖女子訪還其家事躍然曰何可使李子
和獨爲善人乃諭鄉民各認歸所掠婦女已而一夕移營由北路

去陰與君約凡有嫖者束稻草然之舉煙爲號卽免掠兵至吉慶
村雞初號計一路所過村墟門前無不煙者乃歎曰嘻何李子和
親串之多也又其時私鹽禁甚嚴犯者斬有九人被獲應斬君爲
白於官曰私販在未懸示之先獲犯在方懸示之始九人皆得減
死嘗覆舟銅柱灘同舟多溺死君獨免出金覓善水者出而瘞之
高岸標諸人姓名於上馳書報其家并得收葬君有至性內行肫
篤居家嚴肅造次必依禮法事繼母曲承色笑每出必揖其婦以
母諱屬如己在家時歸則以一揖謝之俗傳君夫婦如賓晨夕相
見必揖故有李子和深有禮之謠也兄弟六人食必同席晨起相
率問父母安坐立必以序鄉里化之至今少爭競者君善騎有良

馬嘗乘往親串家縱轡假寐瞬息三四十里不覺也有某將軍者
思得之而難於言君曰今一邑數萬人生命寄將軍手我敢愛一
馬耶遂牽以獻一日君詣將軍馬聞聲悲嘶躑躅於櫪圉人以
告將軍曰馬猶戀主何況人乎乃謝而歸之一日母病薄暮君騎
而往城求醫中途假寐馬忽踣前足君驚覺則一虎蹲前咆哮聲
甚厲君呼而揖曰吾母病須藥急而爾當途必欲乘人之急耶虎
逡巡去此事載府縣志其地則今之南臺山麓也新之婦人女子
皆能言之余故摭拾其他事之可徵信者次之爲遺事述以遺諸
季俾垂譜牒爲家傳且以此備志館之擇焉

鄧顯鶴曰漢書言能活千人者子孫必封侯以余所聞鄉先生李

子和氏活人多矣其後裔繁衍昌熾不亦宜乎君之子孫與余家有譙故知之特詳君子入人皆起家孝秀殿榜康熙丙子舉人以明通進士官澧州學正孫文纘曾孫光麟元孫宗泮來孫浚凡六世相繼舉於鄉其隸府縣學以廩膳次貢者又數十人嗚呼可不謂爲善之報哉

右遺事述鄧顯鶴撰

張右民

嘗避亂越中備一舟及登舟而舟中已坐二少婦用霖送少婦寄尼庵數日覓其夫歸之

右杭郡詩輯張維屏錄

按張先生字用霖號東皋浙江錢塘人有東皋集

賀立廷子元捷

賀立廷性慷慨質直華客自明苦賦重順治中里人唐孟侯叩闈求豁減立廷與兄貞之實共贊成縣據全書舊額申院事下立廷獨抗爭得酌減僞周踞岳議築羅童垸以便軍行苛派華夫立廷痛哭陳情事遂寢沒之日知縣徐元禹祭文有云一言而重若九鼎匹夫而勳在民社卽其人可知矣子元捷庠生有父風有流民率醜類掠西鄙元捷倡先舊擊擒其魁餘黨散去邑有大役侃然不阿定賦額汰雜徭爲鄉里請人稱賀氏世德焉

右傳李元度撰

周萬年

崇禎八年秋上詔曰嗚呼百姓乂安責在守令朕稽祖宗朝係舉成憲可遵其兩京暨在外文職諸臣各循級舉堪任知府知州知縣者一人列蹟彙呈議除授焉毋緩緩有罰毋濫濫有罪於是內自部尚書外迄撫按道府咸惕慄斂衽受命益懼敗官連坐之法於異日而尤汲汲乎踰期藐制是憂進止傍徨莫策藉手是時南京工部郎中陶公珙奮袖起曰嗟乎知人其難豈其難哉識鬷明者不堂下推冀缺者不中野平吾有人而起居習之年載歷之尙何弗審弗允訖弗有知吾昔諭太平學矣莫周生萬年也賢吾亟以周生應明詔矣筆疏其平生卓偉十數事馳牒移所司所司得

言速駕焉於是人翕然稱徵君徵君姓周氏諱萬年字世德別號甯極代以理學倡其鄉其曾大父太常恭節公怡出侍世廟故與晴川櫛山兩君子同忠歸謁龍谿尤與受軒宛谿先古林三先生同學國史郡乘載紀挺然者也恭節生子良公可貴子良生堯封公自邵堯封生徵君徵君幼清整不羣兒狎七歲能訶恭節公遺書抱以周旋既補諸生志益樹紹先緒闡要道敦實踐勤拳惟謹孝事堯封公及母程孺人也力必竭竭必濟濟必繼其卒也思必哀哀必盡喪葬準禮紫陽奉異母母如篤其弟田廬唯所擇奚啻身如與人遊終也始如疏也戚如慕義樂善又餒如渴如他若拾一同仁諸會有修文峯節烈諸祠有助鄉約有飭學宮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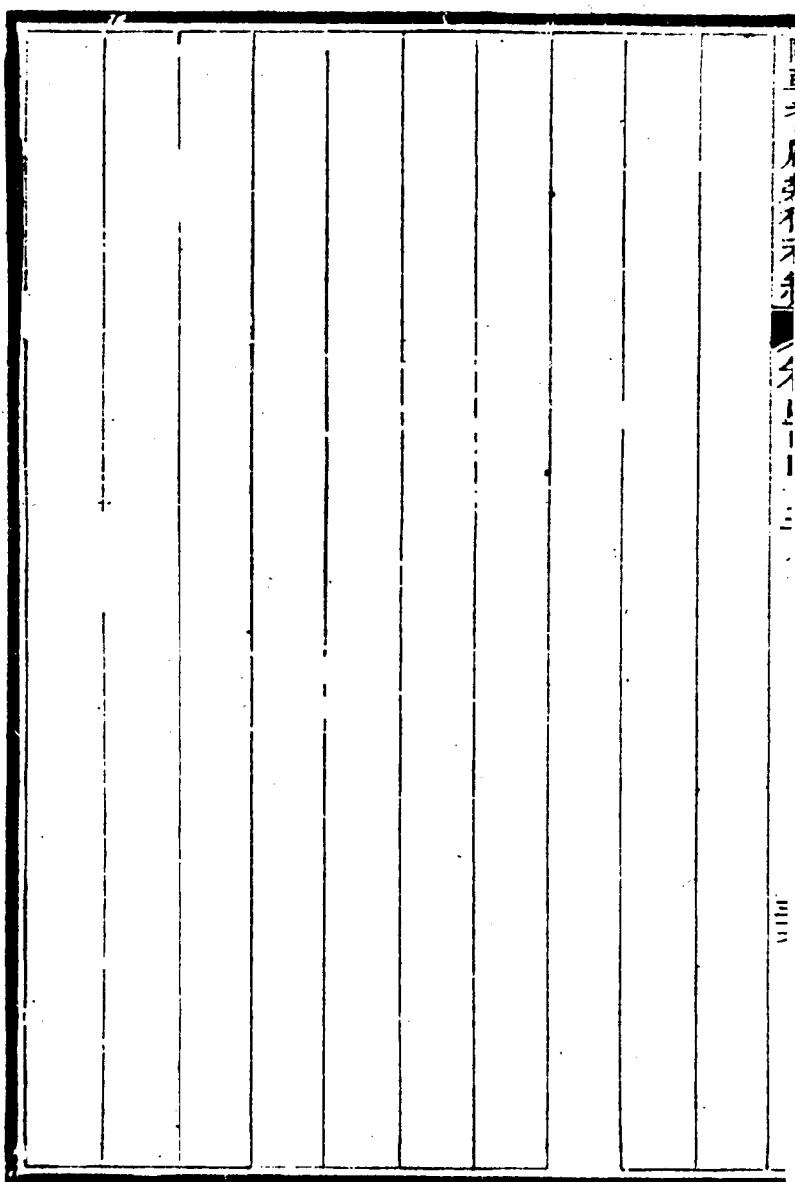
葺躬先之友輔之風以勸之教以束之屬屬乎徵君之行也哉或謂徵君循默人也訥而淵言曾不口出又仁讓人也愛而和煦物而不斷乎物一日投盤錯如膠膠擾擾何嗟乎是烏知徵君哉不見庚午往事乎縣胥吏弄法舞智屏大令耳目使不聰明剝割氓黎恣填谿壑境內惴惴重足立徵君乃昌言庭斥之如起運之虛文庫藏之中飽左右之扇結而摘發無憚避當事爲動色忤恨聞者爲寒心豎毛弗顧也而卒咸歛手於徵君且時至乙酉難言矣宣歙之間鼓鼙搖山谷君子恤外患小人快內逞里少年一不戒勢且緣閒殺掠階亂徵君乃陽御陰戢益申行鄉約法閩邑以安而忌者造作飛條擠陷嚴綱膏肓拭舌競欲咀嚼不知其潛芘

德也嬉怡而聽之雖撼觸無害故夫徵君唯無言言乃碩唯無斷
斷乃集剛柔翕闔涉川才也遭時不然貢而終匱伏首譚道以老
惜哉方工部之以徵君應明詔也徵君謝弗起問何弗起曰吾其
能局促轍下邪吾其能以百里綏靖四方邪吾其生往而死歸邪
卒弗起嗚呼保舉之復予壽民實丁焉張中丞公大蒐江南而啟
事則我惶恐牢讓弗我有聽飛檄宛部吏連趣就道顧予猶廁制
科試不得矯語遠蹈也宵旰而諮詢者何人不得衰如充耳也朝
詣闕夕陳奏焉楊司馬不可席中樞熊總理不可辦閭外賊撫必
叛賊叛必熾賊熾必多不忍言而後竟何如痛哭狂呼罔裨事數
以視徵君翔睨天外固彥祖之邁節炳魏桓之先幾其將重有感

也夫其將重有愧也夫徵君生萬麻壬申終今癸巳年八十有二
子孫林立曰開遠曰元吉者尤有聲

沈壽民曰往予登北山之山泝索盤溪之溪謁宋何文定公故里
焉而悵然不接其人及歸徙僊源交周徵君曷庶幾猶遇也文定
之有類於徵君者六矣善承先澤一多病而卷不手去二少也羸
老而逾耋三身將隱國政美闢民生休戚必以問四布衣膺薦五
薦不赴六他比行鈞德不殫記也其諸揆先後而一者矣且夫周
沈之好以世哉有赫祖武彼繩我替辟於朝也同之吾何修乎吾
何修乎

右傳沈壽民撰



184-476

蔣大年 李元

蔣大年字彌邵湖南邵陽人數歲能屬文同縣車大任嘗召試之稱爲神駒督學徐文龍亦激賞其才由是名大起以諸生十試鄉闈不售入國朝始以恩貢入太學待異母弟推肥舉瘠賙卹族里所在均浹明季土豪橫恣多以意生殺人大年嘗爲力解眾賴以全活癸巳兵亂後請於偏沅巡撫獲免連年逋賦邑苦粵鹽議者謂宜併課於糧大年具陳利害力爭其事乃寢工古文詞博諸掌故修輯府縣志均有史裁卒祀鄉賢時有李元郴州人紅寇踞萬陽山興甯鄧縣俱被掠元捐家貲集眾捍禦州境得全

右傳李元度撰

西蜀王氏文集

卷之十二

三

翟文怡

翟文怡字子黎少讀書爲諸生以經濟自任善王遁陰陽家言順治初土寇未靖有太平賊王吉招合青陽徐烏狗曹獐保桐城金非錫等橫掠四出怡簡練子弟校兵結柵守禦畫輦設伏人樂爲用戊子閏四月賊至水東邨邨南臨河賊作渡河狀捲旆潛趨邨北怡先屬族中老弱多立北柵至是屬直趨邨南大呼過河盡易以精少賊至伏發擒殺無遺建賊旆出邨南賊方意得不知邨兵已鼓行而西躡其後賊乃大潰追殺二千餘級此二十一日也先是賊帥金語王吉等云此邨必不可破賊眾詢云何曰我兵至其地柵守者振械調矢不驚不怒至夕柴燄高張更漏徹曉無違無

失我晨起飲馬於河柵者謂涉水卽馳迎之馳之三迎之三此中有人又敢死我江北四十八砦糾首猶冀覆州縣豈可先挫於一鄉耶宜亟去王吉等不聽金遂去去不三十里而賊敗自是鄉村稍稍安堵歲甲午賊餘孽蔓延永定茂林二都有吳四楊棟等掠吳氏鄉村人請助怡率眾援之擒殺方息當事有欲上薦者怡力辭日吟詠山水間有雅餘詩草若干卷

右傳鄭相如撰

李日熒弟兆慶

李葆甫名日熒福建安溪縣人以諸生高等貢入太學能文章有
幹略安溪在萬山中與永春德化二縣接壤巖谷深險箐篁叢蔽
人跡所不至以故盜賊之窟其間者官司咸莫能詰順治乙未丙
申閩海郡輯甯未久所在賊依險以居率掠人藏其巢穴索厚賂
葆甫有弟攜妻孥居山堡一日賊至弟及弟婦與其從子女十二
人爲賊所獲葆甫徒步步入賊營以情告愬更慷慨陳禍福賊感動
將盡反其家人子弟有阻之者乃止會得閒葆甫弟婦及一從子
得出十人者終無還理葆甫練鄉兵謀劫得之賊所居地名磨頂
峯高起插天三面皆可攀援而升置邇卒戌守惟山後絕壁峭立

非猿猱不能至賊不爲備葆甫募得樵采二十人出山後蟻附而上令人截一大竹筍吹之如篴篥聲震林木葆甫則身率鄉兵自山下鼓譟天將明雨驟集泉聲湧洞氣霧瀰漫溪谷咫尺不辨人賊出不意大驚相奔觸逃走葆甫遂挈其弟及一從子以歸然尚有八人在賊中賊旣失利心恚恨必欲取葆甫糾合餘黨及三縣之脇從者萬人日夜挑戰葆甫冒矢石攻殺五月餘所破砦以數十計葆甫兵常不滿百一日立營柵方定軍中無糧先遣五十人運糧城中僅畱四十人守柵賊聞知率其眾八百人奄至咸相顧失色葆甫不爲動方據案作書與官長言事而徐指麾眾人或勸堅壁勿戰葆甫曰不可賊來驟此必知吾虛實以數百人攻一空

柵吾必盡矣不如先迎之與一決四十人者分爲二隊以二十人
守柵二十人迎戰隔溪水而陣相去五步許賊見其人少輕之列
礮百餘齊發人皆倚樹閒避之礮出其中閒發不能中賊礮窮渡
溪水徑前格鬪二十人反舉礮擊之中其渠帥再發仆其纛賊驚
竄蓀甫益麾兵合守柵二十人前進格殺數百人相枕藉死者無
數獲旗幟器械千計賊移營宵遁自此不敢復戰矣蓀甫直追至
其所遇秀才蕭某謂曰君家賊山下賊動靜必知之君第爲我言
李蓀甫安溪男子舊不與若曾共生盍早出決戰無自逃匿山谷
閒爲也秀才具以告賊懼僞許還其家口而縲紲如故蕭恥失信
於蓀甫率其族人子弟與蓀甫合兵破賊壘盡奪子弟八人者以

歸賊之魁某某走至漳州請降於是三縣山寇悉平有司上其功
將不次擢用而賊某降於大帥者爲讎所殺賊黨恨葆甫刺骨誣
以同謀殺人欲深文入葆甫罪事雖得白其功亦竟未敘錄云葆
甫讀書甚富所著古文詞多奇氣自謂絕類司馬子長在太學期
滿就選人當除府倅棄弗就今年六十餘矣從子李編修晉卿予
同年進士童時偕其母弟陷賊中者時與予述其世父瞻略過人
每戰矢石亂下目不交睫與賊相持五月餘未嘗亡失一人晉卿
在賊中見賊狼狽奔還卽持梃撲撻晉卿等累百身無完膚足腫
大如股屬天幸不死蓋葆甫每戰未嘗不勝也

徐子曰史稱梁將軍程靈洗當侯景之亂起兵保鄉井唐越國公

汪華隋末起兵拒亂係有欵宣杭睦饒婺六州之地皆未有朝命能自建樹功勳勦除盜賊而元末如劉基章溢胡深並以文章之士保障閩浙之間其事都與孫甫相類然皆遭際風雲銘功竹帛而孫甫乃以明經終老於荒山絕壑之間且幾不免禍豪傑之士孰不爲之扼擊太息者孫甫顧恬然不以介意噫嘻豈不難哉

右傳徐乾學撰

李兆慶

李公諱兆慶字賴甫閩之安溪人初號漁叔追思父念次公之德也更自號惟念故世稱惟念先生云公兄弟四人並力學著聲而公尤魁梧多奇節爲文不假繩尺奧淹闊博屢試輒高等明季閩

海弗靖甲族富室畏縮伏草間往往不能自保公獨聚宗黨擇山中高阜鳩工築室百堵守禦具備巨寇突至連日夜攻之卒不得志而去公復設立教條鄉里兢兢奉約束遠近賴以保全者甚眾鄉人有淪於賊者傾貲贍之初不問其識與不識也歲乙未家陷於賊仲兄雅稱武健持矛薄賊壘門竟全其家屬而歸人服其才且勇謂亦公素德足以感之云亂定歸舊居櫟戶卻埽藏書數簏幸無恙詮次點定課子弟誦讀聲琅然達丙夜今學士其長公也辛丑貢於鄉甲辰自京師還里修宗祠定春秋祭期遠祖墳墓久湮沒荆榛間殆不可考公按譜牒徵鄰翁搜而得之者凡四焉更脩輯家乘訪求先世問答遺文凡所以爲祖考計久遠者靡不殫

力從事蓋其誠孝如此庚戌學士成進士讀中祕書遇 賈恩封
公如其官癸丑請假歸未幾滇黔告變入閩相繼逆命阻絕聲教
者三年學士抗不屈 王師南下間關遣使具蠟丸密陳道里險
易進取機宜狀卒成恢復之功者學士稟公之教多也 上以學
士忠貞懋著特晉秩 命入都陛見公促使叱馭而學士念公年
老遲迴久之不得已後行至福州而公卒公生平厭絕紛華嚮慕
往哲時有心得與理學語錄默相契合故能踐履篤實大節不苟
如此年六十有七子四人學士名光地次鼎徵光坪光坡
贊曰余與學士同官京師以德業相砥礪其學浩博淵通而持守
堅定一遵程朱不爲世儒游移之說與余有乳水之合後乃得聞

封公之懿行蓋家學淵源有自矣當學士之奉命赴都也宜星言夙駕而公察其意次且不果知其以己老病故外示豐鎔而私語其室曰度子行灝至我乃可死耳蓋生平重大義家庭相助一然諾不敢宿況君父之際乎使學士顧戀親恩愆期不進雖奉含殮非公意也公卒後又值海寇突犯依阻憑險盡有漳泉之地撤晉江橋梁自以爲天塹不可飛度學士奮然墨縗誓旅鑿山開道請王師椎牛釀酒士馬飽騰造舟爲梁一日夜擣其巢穴賊以爲自天而降潰敗不可復支盡復兩郡還之朝廷以文學侍從之臣功在封疆人乃知儒者之功用果非虛談無實效也至尊嘉歎壯猷行將倣王文成故事河山帶礪以報殊庸此固所以成

封公之志余亦拭目聿觀厥成焉故因傳封公而併及之

右傳湯斌撰

國朝詩集卷之三

第十四

四

國朝耆獻類徵初編卷四百四十四目錄

卓行二

史夷

袁芳

顧夢游

錢上述

陳國寶

陳冬袁義民

惲長祉

孔貞璠

孟龍

馬鳳毛

王道普

趙登

謝寅生

卞時璋

吳自充

黃棣開

蔣爾直

顧汝則王濤

徐元英

黃平久

國朝耆獻類徵初編卷四百四十四

通奉大夫前署江西巡撫江西布政使司布政使湘陰李桓輯

阜行二

史夷

嘗讀元史慨然有慕許謙之爲人也以今所見史君壽平殆其流
亞與士不幸生聖教泯闕之後貴自樹立於儒術之中以扶進乎
世道要其本不越義利之間而已予昔奉教於先大夫以君子喻
義小人喻利爲觀史觀人之法古今之人品學術胥於是焉辨每
以斯驗諸朝廟鄉井之所與游處輒不禁浩嘆於聖人之道久而
彌墜也歲丁酉之冬杪乃得接於邵伯史壽平時方與兒子弓安

同鄉舉爲兄弟相其容止氣象沈潛博大乃恂恂然似不能言者
心異之厥後深知其爲人竊以爲世道所攸賴者必斯人也今壽
平歿且葬同人屬予爲之銘予曰壽平于畏友也忍不勉爲之君
諱夷號寰園壽平其字也先世爲揚之右姓居邵伯埭代有聞人
其曾祖某公生二子長永巖公前明丙辰科進士官太守次本沖
公壽平之祖也生際亨公博學篤行領戊子鄉薦授縣令稱世大
儒里人多宗之際亨公實生壽平幼能讀等身書長而有聲於庠
不苟言笑妄交遊尤慎取與丁酉舉於鄉其砥礪儒行不同於時
人稱之於際亨公揚之人文蔚起每鄉榜放獲雋必十數人而壽
平獨以品行阜冠一時同人欽重之蓋其立心制行皦然於義利

之間非一日矣吾揚繁勝地俗尚靡麗而壽平不染於其習邵伯
墳財貨萃處之鄉人無論秀樸咸營作生產而壽平絕不踵於其
智篤志潛脩好學服古纂輯古聖賢書咸可觀覽文獻通考鈔成
予昔嘗序之史氏之家學於此見矣又爲歷代選舉考議以爲此
事繫天下治亂之故不可以不詳許謙之學專於義利之辨一生
不與人談及科舉恐其鄰於利耳壽平之爲此卽其意也其孝於
親友於兄弟皆藹藹惻惻純以天性周旋而非僅省膳視杖其被
之文其交友必以信又好義施焉同年友程譽生遭值大難平時
所與遊皆避匿去壽平以身左右之託其子且以文字焉里黨有
災患卽惻然宵旦亟思所以拯救之道里役不均倡義立挨戶輸

催之法至今便焉揚州鈔稅之弊每有苛役下鄉鎮曰鑽典苟索小戶行旅貿易之人小民苦之爲陳於有司得禁止至畱心世務蓋不一端其最大者淮揚被水患十餘年繇任事非其人也千里之內民無田矣亦無廬又無生計也父母妻子無能相保也予蒿目傷心有私憂焉而壽平實與予同之參考前人之制上之有司有漕河考有淮揚水利圖議有周橋翟壩議有沿海水利圖議無不詳確有要助予所不及也尤不可及者主者旣嘗於事幕僚主之又胥徒主之所在豪滑皆得而居奇不能與爭萬姓之命則金錢主之壽平委曲調劑其閭捐囊橐不足繼易產不恤也予怪而問之曰子父志也嗚呼仁孝有如壽平者哉予每論天下士人盡

當仁人盡當孝推而至於行事則沮喪不少何故利欲之心室於
中也處今之世能薄於利則厚於德不擅利於己則必能大利於
物非儒者不幾此矣予是以稱許謙者稱之其道則猶聖人之道
心猶聖人之心者也壽平領賢書不汲汲於仕進而僅以學博顯
將之任卒於塗歿之夕命子曰予一生學爲聖賢此一刻事乃畢
嗚呼壽平不死矣元史於許謙書卒其人足以傳也誰謂壽平不
永年哉壽平生於某年月日卒於某年月日生子二克欽某女二
以某年月日葬於某里之原爲之銘曰

學焉不已歸復於土其人不亡於今猶古

右墓誌銘孫宗彝撰

卷之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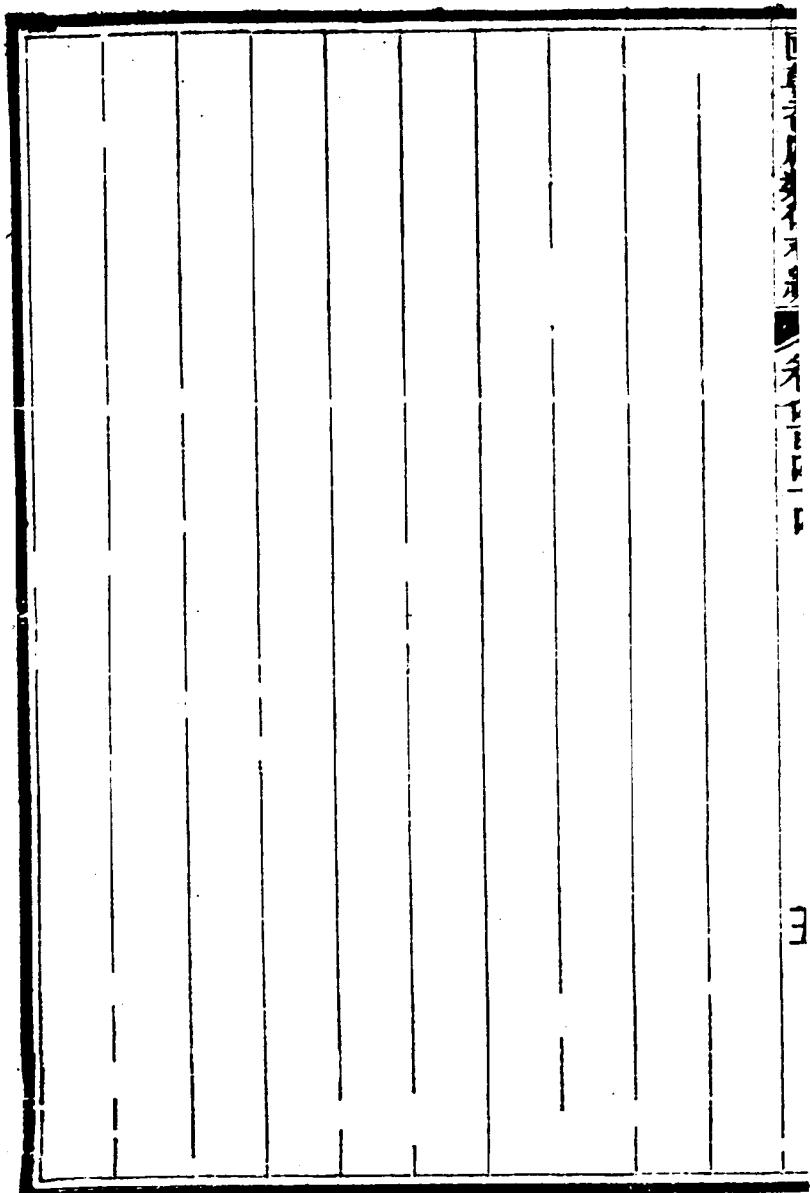
袁芳

叟姓袁名芳長洲人善醫所至活多人間爲畫皆不欲有名自號
樗叟云王猷定曰叟蓋有道者也萬麻季總理內官監李道權湖
口稅叟父故與李交因從父之湖口其地當上流之衝山勢險阻
江楚閩粵川蜀滇黔之人操百貨而來者風檣多不利其游倅四
望一舟至則先扼之巨浪中掠其貨以漏稅報關商賈吞聲不敢
辨叟一一白其冤左右昨舌闊爲感激下令捕諸害商者坐以法
連疏乞休叟別壽以千金頃之遇盜馬當山攫金將加刃岸土忽
崩十里許水涌數丈舟覆羣盜駭散叟從波間躍出得不死水平
舟復全人咸詫神助云天啟六年魏忠賢亂政御史王心一糾客

氏及忠賢罷斥錦衣指揮田爾耕受閻意旨殺天下賢士大夫使
其客元蔭私賂叟叟陽與元蔭交而陰趣御史歸里夜乘一驢送
之崇文門外平時賓客無一人至者御史謝曰若歸無累若叟策
驢行且慎曰嗟乎袁山人一頭何惜不爲御史殉耶抵張秋風雨
中痛飲泣下別去崇禎十二年來豫章余見之東湖貌壯氣溫和
粥粥若無能者淮南李盤曰此叟外和而中嚴越二年李盤爲懷
集知縣叟往粵復遇盜潯陽江口傷刃墮水水赤有物蠕動若敗
絮驚視腹穿出腸矣恍惚一人挾之得故舟自納腸於腹緝桑皮
紉之而裹帛焉不死國變後癸巳渡江訪予揚州鬢髮盡自己亥
復來聞李盤死往高郵哭之六月江上兵動余偕奔湖中而叟七

十矣十月叟歸執手言曰老人去不復出矣與予交將三十年能無一言余唯唯跡叟生平孝友端慤好義屢有以貨色動之者必正色拒之事不具載第傳其周人禍患不避權勢者如此其兩罹大難不死有以也一子名鶴業醫有父風

右傳王猷定撰



184-502

顧夢游

顧夢游字與治江甯人曾祖璵仕至河南副使伯曾祖璘刑部尙書同時負盛名金陵耆舊至今並稱之父端祥判河南汝甯夢游少稱神童十歲作荷花賦十九廩學宮數就闈試輒病不終牘一意攻古文詞與四方名士賢豪深相結吳人葛一龍困北門久爲治裝使歸集詞人數十輩飲餞秦淮上歌詩送之蒲陽宋珏客死無子走數千里往哭收其遺文乞禮部尙書錢公謙益表其墓時閩人曹學佺輯石倉十二代詩選士爭附以立名不可得獨亟錄夢游詩刻之歎曰眞詩也其聲大振是時夢游雖諸生然名家世胄生長陪京公卿大夫肩相比皆好文辭或式廬從之游取一言

爲重餽遺交屬明亡棄舉子業會當領歲薦卒不就僧祖心憤世
佯狂與夢游爲方外交至則主其家禍發連繫刃交於頸夢游詞
色不變卒免於難其兄清早歿遺孤甫三歲鞠爲己子旣長語及
兄必墮淚親交有急或以衣付質庫中去之如流水不復顧也生
平薄家人產有洲田二頃濱於江歲多漂沒吏索逋租無甯日至
盡鬻它產以償之庚子九月二日均年六十二子一早歿遂無後
夢游善行草書間逸自喜箋索委積所至無少長貴賤方伎女史
皆應之晚年閉關以書易粟求者咸市將歿前一日猶爲僧作大
書從容如平時所撰詩文散佚歿歲餘其友施閩章收輯得十卷
行世始阮大誠罷官閒居嘗以詩強屬其序固辭不獲已不知者

輒謗夢游黨惡及大鋮起兵部尙書與馬士英用事江南脩遞毗
之怨誅不附己者所親驚歎曰使向者終斬序今不免矣或又說
夢游阮司馬雅重公願母絕權可咄嗟取富貴而卒謝病不造其
門故以貧士終丙戌秋鍾山陵木伐爲薪市者塞途獨不取尺寸
問其故不答亡何城閉至裂柱以炊無悔焉

右傳施閏章撰

顧與治者名夢游江甯人性嚴介任俠恤死友與莆田宋比玉善
宋歿與治走入閩哭之伐石表其墓南洲蘇武子工古文早死與
治梓其文行世焉北平于司直好結客遊秦淮死無恤者與治視
舍斂爲經紀其喪晚歲益貧善行草書閒逸自喜所至箋素委積

無少長貴賤皆應之將歿前一日猶爲人作大書從容如平時

右聞見錄吳德旋撰

錢上述

府君宗之公諱上述錢氏常熟邑西北區之奚浦里人奚浦與祿園相去二里而遙在西北最荒僻對篠江口錢氏子孫乃與他姓不在此族焉錢之祖武肅王十二世干一公轉通州而渡江爲海虞之祖四世都官公生二子長曰通九公鏞居祿園里爲祿園之祖次曰通十公珍居奚浦里爲奚浦之祖公通十公後也此祿園奚浦之分也自通十公之子祥五公子曰柳溪公寬竹深公洪兄弟知名爲景泰十才子之一詳宮保列朝詩集小序中竹深則宮保之六世祖而柳溪則公之七世祖也此又奚浦支竹深柳溪之分也竹深之後大行公憲副公宮保公世最貴而柳溪之後則烏

程令學學弟庠尤以儻恣壹行遺其子孫常居故墟事先疇人謂
竹深柳溪之食報功名各有厚薄其於人事則稱先世之意也均
故號曰奚浦錢自通十之作奚浦凡七世至公之父景山公景山
之世兩逢火災陶復陶穴風餐露息鮮有甯宇而公適生蓋公之
繼母許出也公任戴冠見其家以射策甲科起攻苦文字罔晝夜
孳孳會有景山公之喪門戶倚仗賦役磨輒幾不得近筆硯公歎
曰天運則然夫吾才固有所用之矣按公以早歲廢儒廢儒業也
而不廢儒行其才亦有他儒所不逮者故燦細考公行狀以符於
曩所見聞而書其大者教孝教友敦睦姻任卹載在周禮司徒鄭
注曰善於父母爲孝善於兄弟爲友親於九族爲睦親於外親爲

姻信於友爲任振憂貧爲恤此六者公則備之矣書公之孝卽公
自違景山公以至許孺人之世送往事居治喪治祭四方觀禮抑
又善體父母之心以爲心蓋公前母楊孺人出伯氏萃奚公也而
同母出爲子超公先是景山公新柳溪公之舊第爲一宅公首以
讓伯氏景山公則已遺別構一宅公與子超公並居也公卽又讓
子超許孺人晚而事佛公無不先意以承飯僧鄧尉孺人蹙然於
山徑之崎嶇計贊石必三百金而可公曰惟母命其諸施舍皆如
之書公之友則不惟以安撫其兄與弟而已萃奚子超二公前後
以訟蔓其費公捍之如頭目然暨官私之逋所償皆如之兄弟且
耽且孺者六十年無一言齒及已而撫厥諸孤皆如之書公之睦

燦有從叔宣甫公久下第而家日落且逋官也公以甘金出諸囚
燦有從叔靖甫端甫相繼殯并不克葬父母也公卜地助之一日
輿其六棺其諸疏族景伯初陽生則衣食死則殯輿皆如之書公
之嫗如辛卯之春葬黃孺人之父若母彙者千人費無所訾省其
諸贍急內外家之族皆如之書公之任重然許謹交際鄉城之友
或訪公於其家或以文墨游於諸子者至必流連款洽茗酒慰藉
別必賕貽稠疊緩急稱情冬窮歲除乞貸者趾相錯不以無爲解
不以數爲嫌至有故人病不能出者必減金爲衣褐資以余所見
殷某龐某瞿某皆如之書公之恤奚浦故南沙縣地臨塘負江驚
濤怒秋則有澇順治八年是也坎脈厥塞則有旱順治十八年是

也流人望食以公家爲歸傾囷設粥以爲常其諸死者枕藉撲櫓無算其輕財好施事皆如之或曰子之件繫公行事然也然惟公之才有以致之昔先王之制禮也本出於人情之所同然人人而孝友睦姻任恤故觀於鄉而知王道之易也夫惟範其才於禮耳禮之盛衰世之升降也當公之世猶有急公之旌焉猶有賓筵之請焉歿公之身無訟牘連染無蜚語媒蝎花時月夕擊牲開筵有承平王孫故態或曰公儒也近於俠然鄒魯閒彬彬質行君子正如是公爲人體裁持重眉宇軒豁其與人樸易而鞭誦其教子如其人子皆餐和染教有聞於太學子亮邑諸生前卒則見孝孫傳陸燦論曰公壽六十時余有序引陸游爲會稽五雲陳氏老傳而

自歎先世本魯墟農家祥符閒去而仕二百年竟無人得歸故業
竹深之後科第蟬聯鼎食徙而城居而柳溪之後有公獨世其業
於奚浦里故奚浦之錢得比五雲而爲務觀所歎羨無疑雖然如
公者平生急病讓夷助縣官活生人其於國家本末之間何如
也今太平盛際方以周禮之治治天下其所謂尸祝社稷者必自
公始將表其間就其家而訪遺書焉乃若蘊義生風謂八廚以財
救人而俎豆公於度尙張邈諸人間則公猶不屑矣

右家傳錢陸燦撰

陳國賓

先生諱國賓字定甫武陵新里人也父庠生諱大忠富於貲數出穀濟饑人置家塾立家則教羣子弟屢爲鄉飲大賓邑侯王公從鵬額其閭爲善人之閭先生幼齡入邑庠學使者試輒冠軍同邑龍太常膺以先達與訂交種學植品邑人士皆敬憚之遭明之季選官不仕好善樂施一秉厥考志也崇禎癸未冬張獻忠陷常德賊蹤四處蹂躪鄉中巨室鮮有全者先生初聞賊談憤甚奈文弱無可爲計里中人素德公會有挈家遠遁者約詣之謂公宜早決先生於是命從子文彬與議曰今都邑徧戎馬吾等將何之死於家與死於外均也賊至不如拒之雖死庸愈乎眾然之皆應曰吾

等從公死耳遠近避難者聞之扶老攜幼益附焉皆視其才勇者而步武之供其扉屨衣糧之屬爲砦柵於宅西之文江渡渡鄉出入要路也去舊大道八里許部署甫定賊果至皆揭竿斬木隱於林伺其半濟也而擊之所中傷甚多賊大創退日此蟻子地有人焉須移大隊屠之而公從子等數人亦被掠去乃益戒備數日後聞賊三面劫掠不再過其境偵之則其巨黨實相誠毋入善人里且懲其前者之輕入也定後所全活無算賊戮之眾隨在白骨如莽先生憫之日督僕輩收瘞不給則傭工倡義徧昇爲義冢三阜作庵於側額曰淨土今俱存家緣此日替至孫思虞時內外近二百口不能支乃析箸同居者五世云之翥兒時嘗聞諸父老曰賊

入當時水陸連營幾百里所殺戮最慘河後一帶浮屍塞流先生
以一書生庇其鄉至欲與賊抗幾以月羽燎紅鑪耳其卒得完者
豈偶然哉豈偶然哉

右狀略丁之翥撰

中華書局影印
新編卷之三

三

184-516

陳冬 袁義民

陳冬湖南甯鄉人傭同縣陳應昌家應昌撫之有恩應昌病垂絕冬割股以進病立愈明日仍裹創賣菜於市縣令聞之賞以縑邑人陶汝鼐詩云漢獻階前淚滿曾桓元輦上太從容書生臣主恩何薄羞見陳家賣菜傭同郡袁義民安化鄧天祚之佃民也明季天祚族人鄧真伯乘亂縛天祚父如奎沈之河而奪其產時天祚甫五歲義民竊負而逃與妻李鞠育甚謹亂定後擇師課之及成立爲訴於官鞫實抵真伯罪產得還

右傳李元度撰

上卷
卷之二

三

184-518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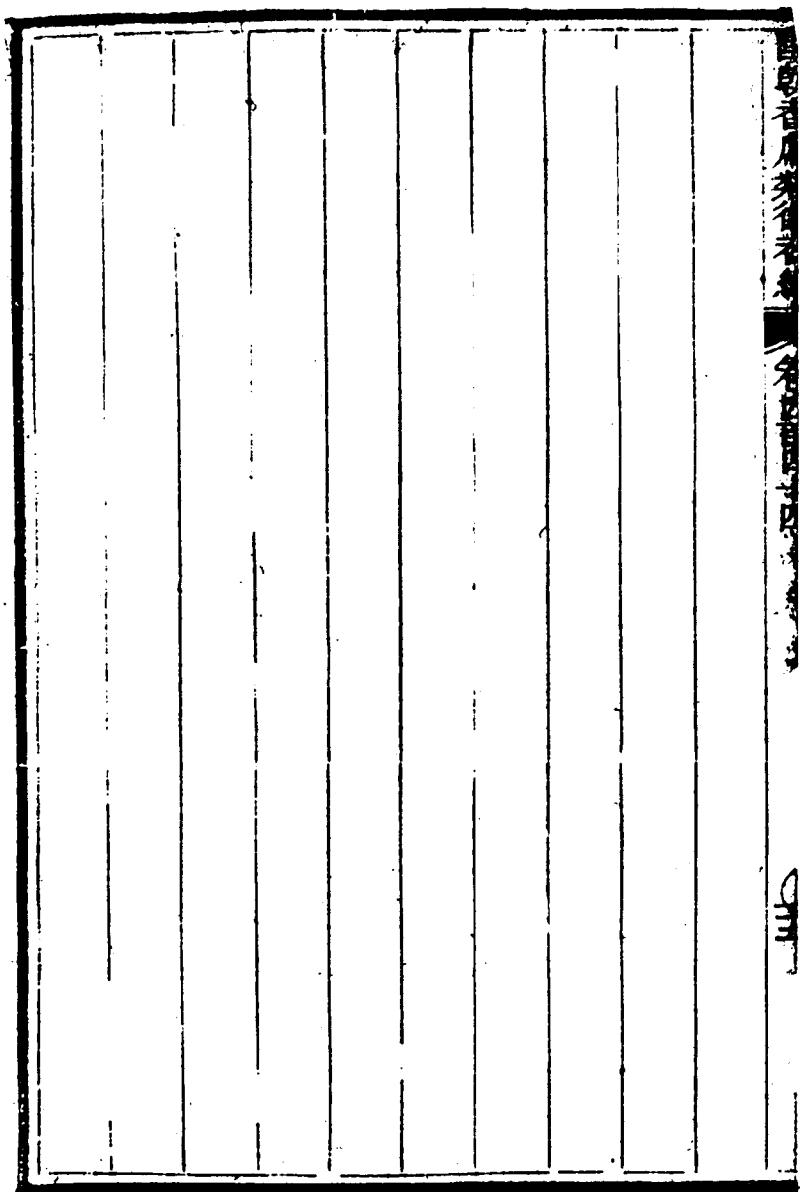
惲長祉

壽侯公諱長祉自號重遠武進人吾友惲甯溪之祖父也父定伯舉五子公長弱冠以家累棄書有談舉子業者參以言晒曰爾何知遂發憤折節讀書爲人訓童子五官並用期年而學進成文章歲試得首拔爲郡諸生晒之者悔之性孝友慷慨尚氣誼弟哲有狂疾數侮公蹠公臥榻濯於食器且焚屋公弗嗔哲禱單脫己袴與之曰吾弟蹇易粟斗分數升與之曰吾弟飢孫讀書則教其姪曰吾弟亦望兒讀書也妹貧給以麪暑夜自驅牛磨之婦執畚苦蟲無怨也邑人高方芝以訴荒忤縣令吏捕急方芝匿逮其母公謂令曰方芝孝當自出耳已而果出方芝死於徙妻殉之皆葬葬

公跋涉千餘里加土立石書曰武進義俠高方芝同妻貞烈宣氏
之墓設奠哭盡哀翁是時年已六十矣丹陽有壻劫婦翁者其從
十餘人武進窮民也乞公救公曰律法親屬相盜減等投到得免
死願投到乎皆曰諾公率之投本邑殷令殷嗜詩酒疏吏事大愴
曰民窮吾罪也卽投到庸免乎逸耳眾皆逸上官怒置公於法盜
聞之皆復來擬大辟公坐縱盜例擬徒仰天而歎曰嗟乎上帝好
生聖主好生上官者體奸生以救民者也潤城守陳公反覆引
律例以去就爭上官得援投到例釋不坐凡五年鬢髮盡白病肝
數暴怒二年而卒卒時索筆寫數字不成日方午命燭南溪跪泣
曰公意教子孫孝友凡事須重義勿辱先云耳首連肩指心曰無

槐公謀徒善誨勉人曰上傭四金耳吾輩安坐倍之無功主子孫
不識字韜又曰吾幼失學然善昧孔孟語每以一兩字成事業焉
平居木訥寧有不平則履大庭折豪貴辭氣侃侃嚴不傷和怒者
霽顏辨者唯舌也謙厚廉介有勞不伐或酬之卻曰以利爲義乎
卽怨公者無不心服云

右傳史震林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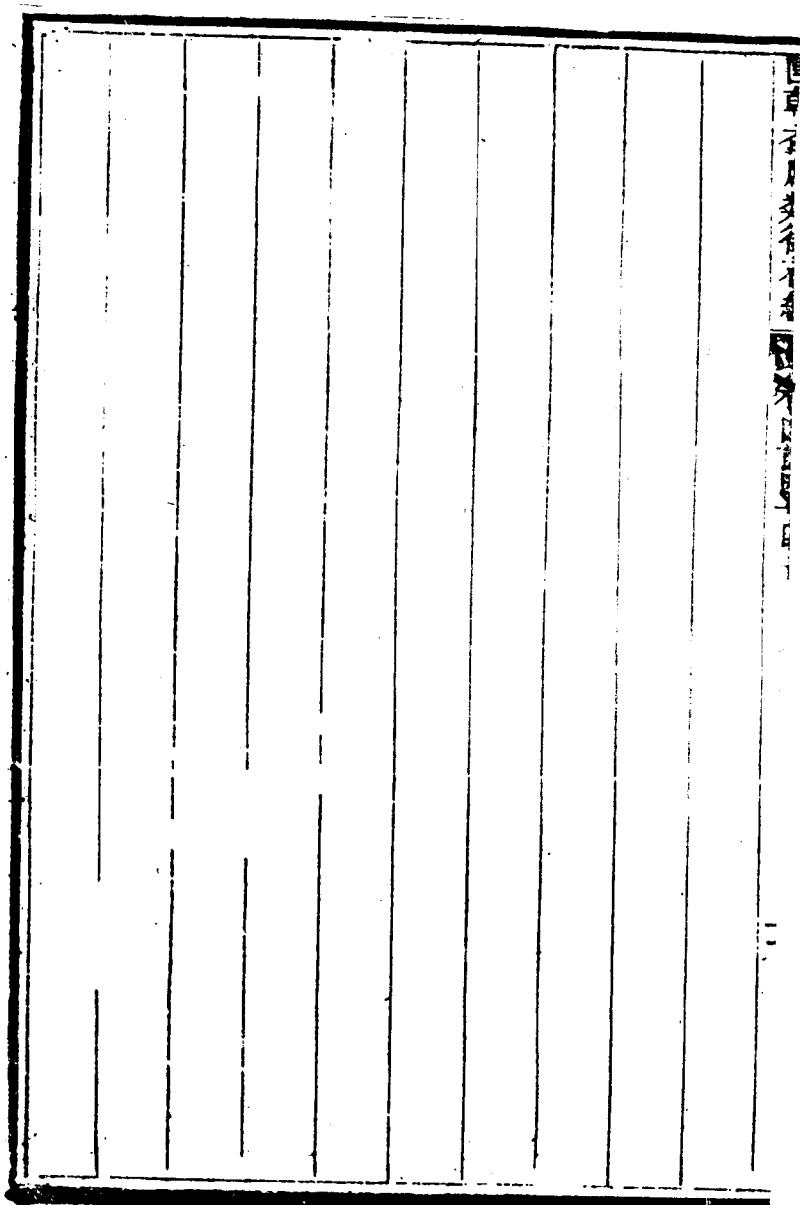


184-522

孔貞璠

孔貞璠字用璣先聖六十三代孫貞璠崇禎六年舉人以養親不仕博學多才崇尚氣節嘗慕朱家郭解之爲人當明季兵荒薦至解紛禦侮一邑賴之

右傳孔繼汾撰



184-524

孟龍

平時讀魯仲連及陳同甫諸傳輒廢書歎息願安得一奇偉俶儻之士而親見之乎繼備官張掖甯夏往來隴右五涼閒私計古邊庭絕塞又用武之國也或庶幾其一遇焉然卒無所聞而今乃始得靈州孟君按狀君諱龍字見田別字海雲世籍光山故宋京湖制置使珙公之後遠祖忠明初以武功調陝西靈州所祖父皆用襲世其家君生而敏達讀書曉大意崇禎紀元貢入太學故事六堂諸生歷事滿例得選爲州縣長吏君以母夫人老依違子舍不就官崇禎十五年閩賊李自成稱大順僭號關中賊以陳之龍爲節度使牛成虎爲安甯伯守甯夏逼迫故紳上道就選西安君名

在籍中乃詭詞上書其略曰龍諱劣蒙前朝貢入成均繼謁選值
選司得罪龍亦名挂彈章坐是編管爲民近復腳氣作楚蹠蹠不
良於行以此十七年不赴棘闈不謁選人不衣冠見長者今新令
下實不敢冒竊名器愚鄉里伏望閔其自首批掌契官除名字掌
契賊吏部官稱也之龍嫌其辭傲岸心弗善會僞制使郭可通貪
縱不法靈州人羣起殺之牛成虎聞報率兵三萬卽日渡河圍靈
州首事者原憤起倉卒無成算一旦重兵逼城下咸恐懼失魂魄
舉就君問計且請君權宜任事君自念若輩誠失策儻城陷則城
中萬戶皆爲魚肉不得已從眾請率士庶誓死登陴出奇計殺賊
數千賊不敢近南城爲礮擊將圮君命汲水澆城時嚴冬冰水凝

結視他城倍壯賊又爲望臺高數丈俯可瞰城中君募敢死士十
八人夜半縋城執火具焚之立毀成虎自以率數萬人攻彈丸邑
旦夕立下不謂曠日持久受困一書生竭力盡氣必欲攻陷就殺
無遺種乃止屬闖賊自京師敗還 大清兵已從山右渡河西驛
成虎始解圍去相持者計四十日圍解後君又貽成虎書調之曰
日者敝邑不腆畏君之威聊自救耳非有他志也旦夕 清師到
將爲順朝廷死守乎抑開城輸款耶敢以問下執事成虎故武人
不解文意持以示僞節度之龍笑且恨曰是子乃玩人掌股間也
清朝定鼎諸與守城者咸自上書言功次得爲顯官君蕭然閉戶
不一及前事然君任性疎放縱酒好大言又適有他客素不禮於

君者用捷徑得爲臨州中路同知以雜髮不如式文致君罪幾死
獄中賴營救得免再十五年而君始以疾卒於家昔魯仲連不冒
帝秦邯鄲圍解平原君以千金爲仲連壽辭而無取陳同甫以語
言得禍致獄湻熙中詣闕上書孝宗欲官之同甫曰吾爲社稷開
百年之基豈用以博一官乎遂渡江歸觀見田所爲何其與古人
相類若此余嘗欲得一奇偉傲儻之士而疑今無其人也何意於
見田實之然終惜其死於二十年之前而所謂奇偉傲儻者終莫
得而親見之也君生於某年月日卒於某年月日葬於某所男子
三人之瑚之璉之珪皆能文章銘曰

若爲儒行數奇是古之徒也而胡今與俱

右墓誌銘黎士宏撰

卷之三

三

184-530

馬鳳毛

前朝正德初年南京雲南道監察御史馬繼祖以忤璫劉瑾致仕直聲震天下先生其五世孫也名鳳毛羽長其字世爲揚州之如皋人生而疏鬚修幹秀眉目癯然骨見衣表神明奕奕隱百十許人善議論音響如洪鐘自五世祖御史公以骨鯁爲賢公卿而高祖孝廉公紳祖進士公洛復相繼以顯德馬一族幾幾乎甲天下德馬者始御史公同朝三馬時有德馬駿馬惡馬之謠德馬則公也先生爲兒時則已嶄然見頭角矣稍長補博士弟子員才氣雄涌頃刻數千言試督學使者輒高等顧性不喜經生家言一切周秦兩漢六朝唐宋諸書靡所不蒐習操筆而爲詩賦古文辭則益

工於是邑中前輩若冒伯麌張成倩殷承麗冒處沖諸君皆言馬生才矣諸君既才先生而先生亦殊以才自負一日者與余賓甫王穆如兩孝廉登焦山絕頂酒酣耳熱江流有聲曼聲長歌山中栖鶴悉驚起噫何壯也方自謂名公卿子孫年齒壯盛熟識古今盛衰成敗本末旦夕致身顯盛以光大前人遺業無難者無何而屢試不第先生所爲文世或往往不解卽世所稱爲佳文先生又不解也試小試試又輒蹶先生試旣屢蹶而中表徂徠李公忠節許公姊丈嵩少冒公皆先後成進士稱一時三吏部他同輩亦多有貴顯者而先生卒不遇閒嘗扼擊大言曰大丈夫讀書慕義以名公卿子孫熟識古今盛衰成敗本末何必起而爲吏乎生不爲

將相得以布衣然諾爲里閈所恃是亦足矣當其義形於色是非
邪正侃侃鑿鑿公言於長吏之前絕不屑爲囁嚅態長吏每每心
折之至三吏部則尤引重之隱若一敵國云七世祖馬定馬俊墳
塋逼江岸一二里將爲波濤所齧先生私心憂之赤日中日瞰躋
行數十里卒捐己所受上腴田若干畝改葬之葬甫畢江水暴至
族人無不嘵嘵稱先生先見者邑中張氏子者細人也詭託於椒
房之族勢張甚適大璫楊內監駐廣陵張則潛以書招之家且供
帳甚盛先生憤疾馳三百里徑抵璫內室長揖不拜力言張某實
非皇親族其在邑中甚橫公若往虎而翼矣公且慎毋往大璫悟
遂已第六弟重爲惡少年所脗械而致之楊內監之庭先生益憤

甚奮身請代辭氣激烈楊監曰是頑而哲者得非辨假皇親者馬生耶事得釋子壻某事有所株連禍叵測捕者且至婦家先生曰子行矣公孫杵曰啞朱家復何人哉不濟則請以死繼之壻後遇赦卒免婦父許文學六十無子先生爲置一副室生子無何文學死其子伶伶傳傳往來溝塍間先生卒卵翼之凡先生所爲讀書慕義識古今盛衰成敗本末是非邪正侃侃鑿鑿爲里閈所恃類如此先生兄元方翁弟季宣翁姊則冒巢民先生母太夫人皆六七十歲餘甚友愛猶子數人獨世喬工文章爲諸生與余善先生磊落喜賓客四方名士如吳門金申之鹽官陳則梁俱稱莫逆交他若丹青繪畫方外技藝諸人駱驛而歸之者不絕也性喜潔蕭

然一室庋數百卷書日吟哦其中審歌曲解聲伎歌兒舞女一曲入微手按其分寸酒闌月落猶流連其音拍而不自己性不喜飲酒口不識井水味嘗歲蓄天泉數百甌以供飲事浩浩落落望之神仙中人也先生暮年尤喜乘驢城外十五里有一別業曰新莊四面花竹楚楚日則焚香啜茗於其中泊如也前莊有中表許子斤五六里許有堂弟馬文舉暇日乘驢攜茗具往還其間率竟日忘返先生嘗有句曰小橋相望可呼驢風致蓋猶可想見云年六十有六卒卒之前一日而先生語其子世芑世芬猶子世喬曰吾生平讀數十萬卷書今死矣他無所愛者其以杜子美詩六本李義山詩二本而殉我焉從之

陳維崧曰始吾見先生於昌黎先生家心固瞿然異之矣先生歿已三年每欲爲文以傳之未敢忘也維崧常自惜其文不輕以許人或不得已間賣文以糊口文成輒削棄今維崧於先生非有積素累舊之歡也其於陳生又非嘗豫屬之以文也一事之感人者深遂令人躊躇思慕而欲傳之後世然則天下令人感慕者其事又在多乎哉顧余文非果足以傳先生者又何言哉又何言哉

右傳陳維崧撰

王道普

王道普字明軫河南永城人崇禎癸酉舉於鄉時用人不次當事以公輔期之道普無仕進意執親喪一月鬢髮盡白邑廢弁劉超據城叛銜孝廉喬明楷及其弟明楨膝劍坐堂皇欲殺之紳士懦慄莫敢前道普挺身獨往責以大義授孝廉兄弟出超盛怒睨視之然不敢害也練中丞欲薦於朝避不就教子弟讀書以體認爲功猥薄爲戒歿祀鄉賢以子連瑛貴贈給事中連瑛字戒頑登康熙甲辰進士選直隸安肅令地當孔道時大兵征三藩軍需旁午連瑛心計指畫措置裕如行取入掌禮垣言論丰采爲六科冠尋改戶科丁卯典闈試拔真才不徇私囑然竟以此被謫鑄級歸

右傳查岐昌撰

趙登

趙登者真定農家子爲趙學博家僕學博謁選得肥鄉登隨之拮据行李頗艱苦有學博同選某子甲見登服勤欲誘以從己乃借役於學博謬爲恩甚渥且許以妻孥田產登不冒怫然辭歸仍事學博學博再歷任倦遊挂冠登服勤如疇昔學博家漸落登乃設筵酌醴奉學博居上坐己捧白鑑數百長跪以獻學博驚曰此何爲登曰老僕數年所積願供主朝夕學博辭之曰汝所積吾忍取之邪登泣數行下曰僕身主之身則物皆主物也僕奚有焉學博辭愈力登泣愈甚學博不得已取半亡何學博念其役久違還鄉里哭泣而去每值歲時伏臘若學博初度登必具雞酒爲壽日未

出已及門如是者又數年學博謝世登具衰服披髮自其家至哭
如喪所生襄事乃返里人曰子何苦如此登曰主恩未可忘也

論曰夫從一而終臣道也婦道也僕亦宜然乃末世僕事主視主
之盛衰爲終始主居顯位或富財貨則鮮衣怒馬行遊市上曰吾
某氏僕也及主淪落則引而去之又或攘其所有而之他焉異日
見其主瞠目而視幾若路人豈其主無一恩之及哉況乎其以己
之所有而遺主人也余嘗曰都僕有彭姓者事主爲孝廉久不第
彭乃去事孝廉之新第者是歲其主登高科彭大悔恨旁求請託
仍事故主又有劉姓者負幹才善伺炎炎之主而事之甫十年已
易四主噫其視趙登愧死矣然如馮道輩則固學聖賢之學者也

而何亦未及趙登也

右傳梁清遠撰

圖書文獻資料

卷四

184-542

謝寅生

鄞故檢討華夏入獄旋正命妻陸氏投繯死子凜厄林評事時躍竊匿之以廬兒聞後育於林氏時有謝寅生者素與檢討不相往還及在獄忽往訊之曰吾願以女配公子許之寅生乃分以田宅而成立之是亦一義士也

右繹史摭遺李瑤撰

印譯《周易》卷之三

三

卞時璋

卞處士名時璋荆玉其字也先世昉曹叔振鐸食采於汴至晉襄
都內史統爲濟陰免句人生六龍並登宰府元仁名粹惠帝初爲
尚書郎繼爲侍中中書令進爵爲公長沙王父忌而害之生領軍
將軍忠貞公壘父子殉蘇峻之難史稱其父爲忠臣子爲孝子追
贈侍中驃騎將軍開府儀同三司景定侯宋建炎中後裔古庵公
名某扈蹕南渡占籍江都元大士公名某避亂於基沙里是爲揚
之始祖十傳爲祥符公以儒術顯實生處士兄弟四人處士其仲
生而篤孝童時遇果餌未奉兩尊人不敢先嘗居喪飲水食蔬杖
而後起盡三年之哀長嗜讀書每念先世以忠孝顯思植大節以

光前人遭家中落異母弟季去其鄉慨然曰忠貞公以爲南少中正王式繼母二居爲違禮傷教司徒侍中不加貶黜奏請并免其官奈何忍吾弟之竄徙乎乃躬跡其所之攜之歸爲營田廬俾安居焉忠貞公有賜祠於揚族大繁至二千丁有極貧不能自存者處士心傷之患囊橐中無可贍給也於是棄帖括業雖且爲疏通鹽筴走燕京所指畫皆得當而積弊清國課饒家業亦尋振起而處士乃能獨行其志因營葺忠貞之祠棟桷煥然歲時伏臘集族之人講孝弟仁讓於其中有不率者請於祖夏楚從事貧不能舉火者計口而授之食散於四方者趣告之使歸婚喪無計者悉周之庶幾忠貞公所謂畢志家門者也因而推於姻姪友朋之間里

黨之內見有鬻子女於人而失所者爲償其值取還之有紛難經年訟不休者排解之有以妻孥相託者終其身踐其言必無所負歲饑饉出粟振貧民以千萬計江楚被俘子女過江者甚眾乃與同人合力捐貲募贖而歸之斯皆處士之仁卽善推前人忠孝之所爲者也 國家軍興賦額減缺倡先輸助聞於 朝授迪功郎處士曰我先人翼亮三朝守死勤事身當失辯父子并命蓋赫赫於簡編而吾以銖兩損益猥荷 國榮忠貞公所云命重人輕不敢辭憚豈其素懷乎乃訓誡其子茂華力志於文崇學取友以顯業云年五十九而卒卒之日無片言及家事攬衣正坐類有道者

則處士之所養可知已今世多聞人跡其生平有如下處士者乎
虞橋氏曰吾嘗遊武林拜岳忠武王墓墓已頽圮祠宇亦傾毀訪
其後裔伶仃幾人耳輒黯然傷之下忠貞公墓於金陵與鍾阜相
望而其裔蕃盛江都尤盛祠宇輪奐春秋享祀秩然何忠臣之後
有盛與衰如出兩軌也文學卞昭子手其尊人荆玉處士行略請
爲之傳乃嘆曰以人所傳聞卞忠貞公義烈奮勇人也不知其正
色立朝斷裁正直謨猷深遠司徒王導數見糾繩甚畏其嚴嚴矣
處士無其遇而有其心故行事多合昭子能識其先人之行而因
以見忠貞公之志固詩書之澤永而勿替也夫

右傳孫宗彝撰

吳自充

幼符名自充歛之長林里人也吳氏自子明公以來遷徙不一子孫蕃衍多散處四方數百年譜牒荒缺尊卑行輩親疎無所考幼符年十四嘗以爲憂乃走楚豫章淮南北吳越間求宗人所在考宗支蒐舊牒補木主之廢清稽墓田忘寒暑晝夜參定編次之凡十餘歲而譜成遠近之宗世次名字官爵行業嫁娶生卒葬皆井井有條列於是益厚本支聃其貪乏助婚喪勸其讀書者資給之幼符業鹽筴家益起性慷慨愛人是以鮮餘財有族兄中年無子買妾贈之友人孤身落魄異鄉爲之婚皆經理其生計二人卒有後嘗歲除以急務自北方歸淮水凍履冰而渡見冰上有殞屍特

雷行出金募人埋之客楚時疎宗妹因亂與家人相失養他處幼符聞而贖之具妝資擇婿以嫁未嘗告人其後妹具幣物遣人來謝則幼符沒數年矣家人咸怪之使者具道本末幼符好行其德而不自名類如此幼符三十三病卒取負券焚之謂其妻子曰吾留遺足給餧粥無求多入當其見貸吾已心贈之矣又曰家譜具而不及刻木吾目未瞑也兒其圖之初幼符修譜冊成日置几上有甚憂及人觸其怒不可解見譜冊則怡然色喜不復記憶云

魏禧論曰予客廣陵交越辰六幼符子榮第爲辰六妹婿因介之奉其狀請立家傳予爲長太息不能已也余數遊江南世家大族廣園固第宅而無宗祠以安先祖合其族人著書汗牛馬於譜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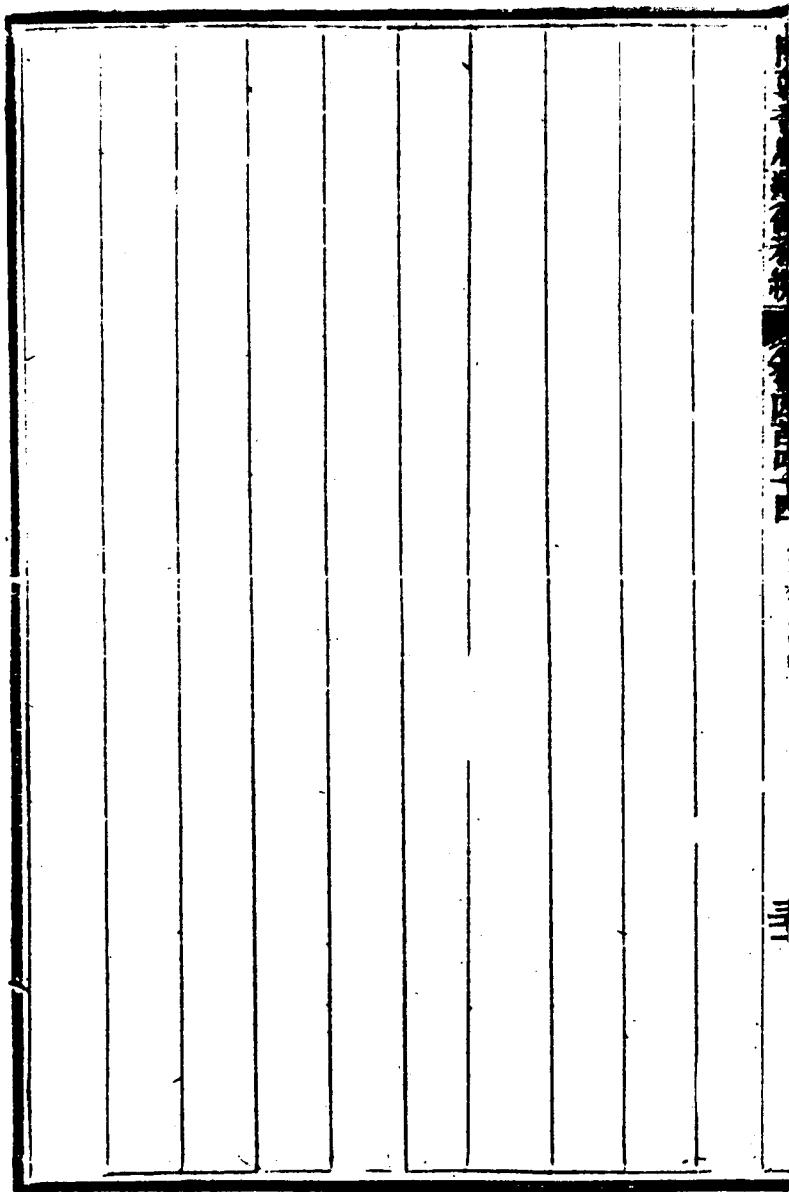
則闕然自高曾以上有不能舉其名氏者先微君生平重宗族至死勤祖廟之祭以修譜囑諸子曰此人之本不可忘也嗚呼幼符其可謂知本矣

右家傳魏禧撰

黃棣開

黃棣開字汝華湖南湘鄉人父早喪終身哀慕講求大小宗法收族之孤貧不能自存者有曾氏子負官租逋繫甚急其母將自鬻以償棣開爲之代輸會流寇至集鄉人守望令長賴之巡撫廉其賢咨以安撫招徠之策欲薦用以疾辭時前明浮賦未除民多流亡籍難按索棣開請釐定之民去差役之苦卒祀鄉賢

右傳李元度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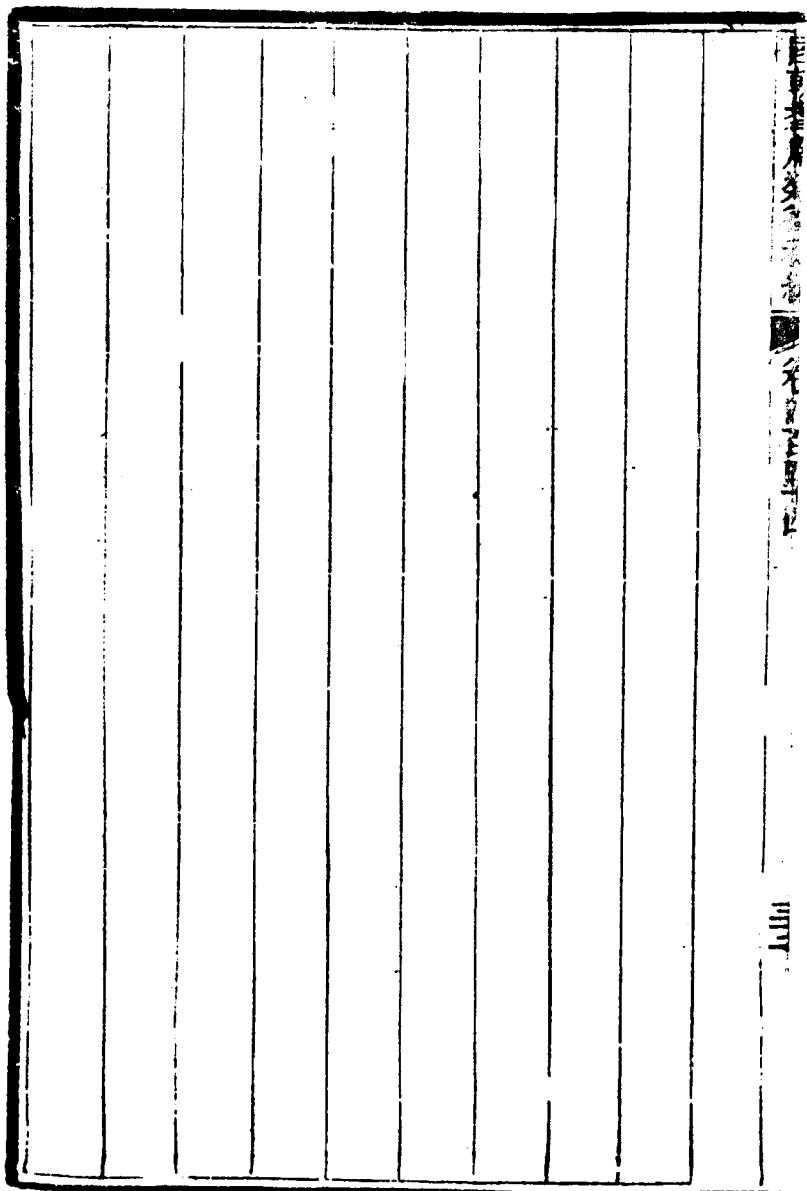


184-554

蔣爾直

蔣爾直湖南湘陰人蔣之棻僕也之棻客死於粵囊餘三百金爾直倡言攜資負主骨歸火伴三人私議殺爾直而分其金爾直知之挈資先遁俟三人散去復返負骨數千里冒鋒鏑歸及沒之棻子爲之服齊衰三日

右傳李元度撰



184-556

顧汝則 王澐

吾郡錢世貴官南都乙酉大兵渡江踉蹌歸以三百金寄同郡顧汝則錢抵家隨沒顧以一老儒匍匐至松訪其子還之此亦今人中僅見者顧府學生流寓金陵

右筆記章有謨撰

王澐

陳黃門子龍殉難後夫人張氏與其子婦丁氏居於鄉兩世守節貧不能給賴十指以度日當日門下士莫有顧之者惟王勝持明經澐常周恤之

右筆記章有謨撰

中華人民共和國郵政總局

印

184-558

徐元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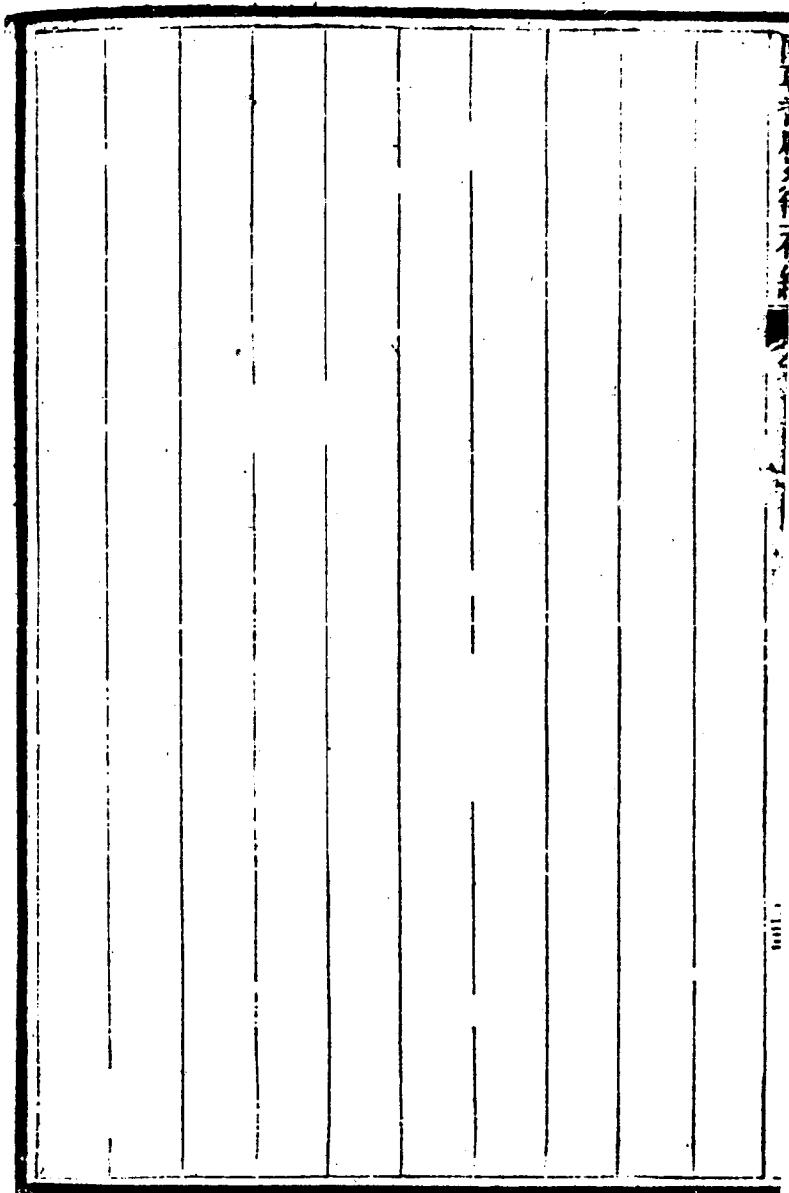
徐元英字華國吳江人也大父誥父士烈及華國之身三世以剛直傳華國爲人尤仁厚少貧與二弟仲季分田仲曰季田腴必易之相爭不決華國謂仲曰我田亦腴可畀汝母與季易於是兄弟以和其敎授生徒有不奉敎者則爲之憂悒不食弟子皇懼改過乃色喜以是敎行而從之者眾當出有坐而拱之者則謂之曰拱者所以爲敬也君旣不爲我起何以拱爲其人慚謝里中無賢不肖皆曰徐君長者也有富者欲以女妻之華國曰非吾姻也及吳氏庚帖至不發緘照放日中識其姓曰此吾妻矣遂娶之生三子長卯次崧次艮華國曰吾惟一子爾卯艮果殤惟崧成立人怪而

問之曰君預知妻姓吳氏惟有一子其故何也華國曰吾昔夢神
人使吏與我一牒有文曰室吳氏年終四十三子兩耳佳兩耳一
人也天定之矣及病革家人請禱不許曰命乃在天何以禱爲遂
卒年果四十三華國屏居東郊其地多荒冢有鬼數迷人有至死
者向暮人不敢過其處一日華國夜歸聞桑中空舍有若魘呼聲
疾趨視之見一人轉側於地土塞其鼻將死矣乃負歸救之得活
生平勇力過人有石臼重三百餘斤人不能昇華國挾之而趨如
挈餅然有悍馬逸入田中踐食禾稼牧者不能羈華國聞之徒手
往猝其鬚而繫之以歸於廢其勇力如此

唐子曰人有恆言邪不勝正予屢徵之則不然若華國奪人於惡

鬼之手而生之豈果以正勝邪夢有徵者亦偶耳牒言明告畢生
皆協抑又何也兩耳爲一人其占巧矣然猶未盡以予觀崧之困
窮無所成就而名聞於世則兩耳之言又且盡崧之終身矣豈不
異哉

右傳唐甄撰



184-562

黃平久

君子將營宮室宗廟爲先黃子得子既卜葬其父處士平久先生於南阨之山而復建祠於其麓禮也聞之禮曰別子爲祖繼別爲宗考黃氏家有諱福者以武略將軍官於汀是爲別子之祖武略爵視下大夫宜三廟自六世文學公諱芳者以下爲小宗則庶士無廟處士公承小宗之後不祔於祖廟而祭於寢宜也別建祠何居然嘗稽之祭法法施於民則祀之以死勤事則祀之能禦大災則祀之能捍大患則祀之余讀處士墓誌銘而有感焉當明祚之方傾也大江以南率倒戈釋甲簞食壺漿以迎我師仙霞一帶虛若無人一時山海不軌之徒乘機竊發流毒四野處士膂力過人

而篤於行義嘗奮臂一呼鄉勇羣集飲泣誓眾無不以一當百者
當是時甯化義士李世雄畫亦什伍比閭阻塞要害夫布衣韋帶
之士非有章服之榮也先世武略千戶之封非有河山帶礪之重
也而六世以來承襲不及故國之恩亦愈殺而愈替也向使處士
不世際滄桑與當時所謂學士大夫從容坐論侈談忠孝亦未必
有以過之也而承先報國引爲己任者終在此不在彼縱齋志以
沒卒能保障一方以待昇平原其心雖爲前代之遺老論其迹實
爲興朝之干城揆諸禦災捍患之義固宜汀人氏世世祀之豈
徒黃氏哉而吾以是卜黃族之必大也我國家奉三無私以治
天下凡忠臣孝子義夫節婦表章不遺餘力得干慷慨負氣有厥

考風而聰穎絕人讀書十行輒下爲時文字洋洋灑灑有長江大
河之槩他日得志於時以其先子之潛德幽光上達宸聰必邀
異數以昭示來茲吾知千百餘年之後溯家世昌熾之由其當以
處士爲不祧之宗矣夫有功於鄉宜祀有功於國宜祀有功於家
又宜祀此祠之所由建乎夫得于亦猶行古之道也會余偶從晝
眉橋舍車而徒覽其山川形勢登其堂觀其遺衣祭器想見其爲
人因頌之曰汀南處士平久黃先生之祠復題其柱曰阮南寸土
堪埋骨橋上當年盡畫眉又曰一月乾坤留俎豆千秋詩禮付兒
孫用志景仰之意是爲記

右祠堂記段嶽生撰

1960-1961

III

184-566

國朝耆獻類徵初編卷四百四十五目錄

卓行三

耿介 趙一桂 王政行

馮沛 吳克軒 朱璧史丙
王居敬

陸際明 賀行素 周軾

汪以功 謝泰交 郭甯玉

易加富 易之焜 吳孔嘉 鄭成仙

李雍熙 沈璇 李世檉黃玉鉉
彭之壽

國朝耆獻類徵初編卷四百四十五

通奉大夫前署江西巡撫江西布政使司布政使湘陰李桓輯

卓行三

耿介

曲沃有賢而不仕者曰貞子耿君以諸生終於家其卒以康熙壬寅某月蓋距今廿有四年矣而曲沃人至今思之其里閭婦獨饑饉之人皆曰耿君亡矣吾屬安所資以生也鄉邑有訟者曰耿君亡矣吾安所平曲直也宗黨戚屬之貧弱不能自立者曰耿君亡矣脫一旦緩急強孰抑之弱孰右之也其子若孫守其家法循循孝友恭謹曰吾先府君亡矣府君之教罔敢失墜也蓋君能自不

朽於其後者如此嗚呼不賢者能然歟君諱介貞子其字一字伯
狷世居曲沃南關自君以上以科目起家爲郡縣至監司累累而
有故稱曲沃望族者必及耿氏君爲人剛直好學問事父母以孝
聞遭喪哀毀循禮屏斥浮屠家言子孫至今倣之家故饒於貲明
未歲饑盡出穀賙其鄉里遠近依君以居者三十餘姓沃邑淳饑
而君之鄉獨全有友爲勢家奴所凌撻悞不能自直君毅然代直
之至面斥顯貴人顯貴人爲愧謝而扶其僕爭訟不平者輒詣君
君爲片言析是非輒釋然服邑子有恃其桀黠健訟不聽君其後
長吏讞決卒如君言順治初盜起垣絳聚黨數百人剽掠旁近郡
縣令不能制其渠帥曲沃人也曲沃令議遣邑中賢豪爲賊所信

服者三十人往撫君亦在遣中既至賊礮刃以待聲色俱厲同行
皆驚悸股栗君顏色自如從容爲陳厥福賊悚然不敢加害遣騎
持令箭護之歸三十人皆得無恙君遇事敢爲不可以利害怵多
類此性穎敏博學強記家故多藏書遭亂散佚僅存者亦多脫簡
不可讀君從書肆中繙閱默識歸葺補成書無所遺忘教子孫嚴
而有方故其後卒皆有立子度以高等補博士弟子員名焯焯庠
序間孫蔚起今官內閣中書亦知名嗚呼賢者固宜有後信矣君
生以明萬曆丙戌距其卒之歲得年七十有七兩娶皆楊氏初配
楊孺人前君三十八年卒年僅二十有六繼配楊孺人後君十八
年卒年八十有二君葬以康熙甲寅某月日後十二年爲康熙乙

丑二月某日將啟君之封以孺人柩祔禮也其子度旣自爲狀命中書君蔚起請銘於今翰林院侍講馬邑田公又以狀與銘來請余表其墓嗚呼余見今世稱素封擁貲雄於其鄉者皆厚自封殖視其鄉人饑餧凍餒漠然不相關而較量其身之利害如毫毛遇小禍患則戰掉失次斂手縮足以退蓋比比也嗚呼聞君之風不重有愧哉余又以惜夫君之僅以諸生終也昌黎有云譬之水其爲澤不爲川乎川者高澤者卑高者流卑者止其積者多施者不遐也君儻類是歟如君之賢而不表以風世其何以爲末俗勸余故略其行誼大書於隧道曰是爲文學貞子耿君之墓至於遷徙世系子姓姻屬誌狀中可互見者皆不書其墓蓋在某縣某鄉之

某原

右墓表邵長衡撰

國學研究會編印

三

趙一桂

趙一桂者不知其邑里崇禎甲申三月以省祭官署昌平州吏目營葬思陵事竣列其狀申州略曰職於三月二十五日奉順天府僞官李檄昌平州官吏卽動帑銀雇夫穿田妃墳葬崇禎帝及周后梓宮四月初三日發引初四日下窆時會州庫如洗及葬日促監葬官禮部主事許作梅束手無策職與義士孫繁祉劉汝樸等十人斂錢三百四十千僕夫穿故妃墳方中羨道長十三丈五尺廣一丈深三丈五尺督工四晝夜至初四日寅時羨道開通始見墳宮石門工匠以拐丁鑰匙啟門入享殿三間陳祭器中設石案一懸萬壽燈二旁列紅紫錦綺繒幣五色具左右列侍官嬪生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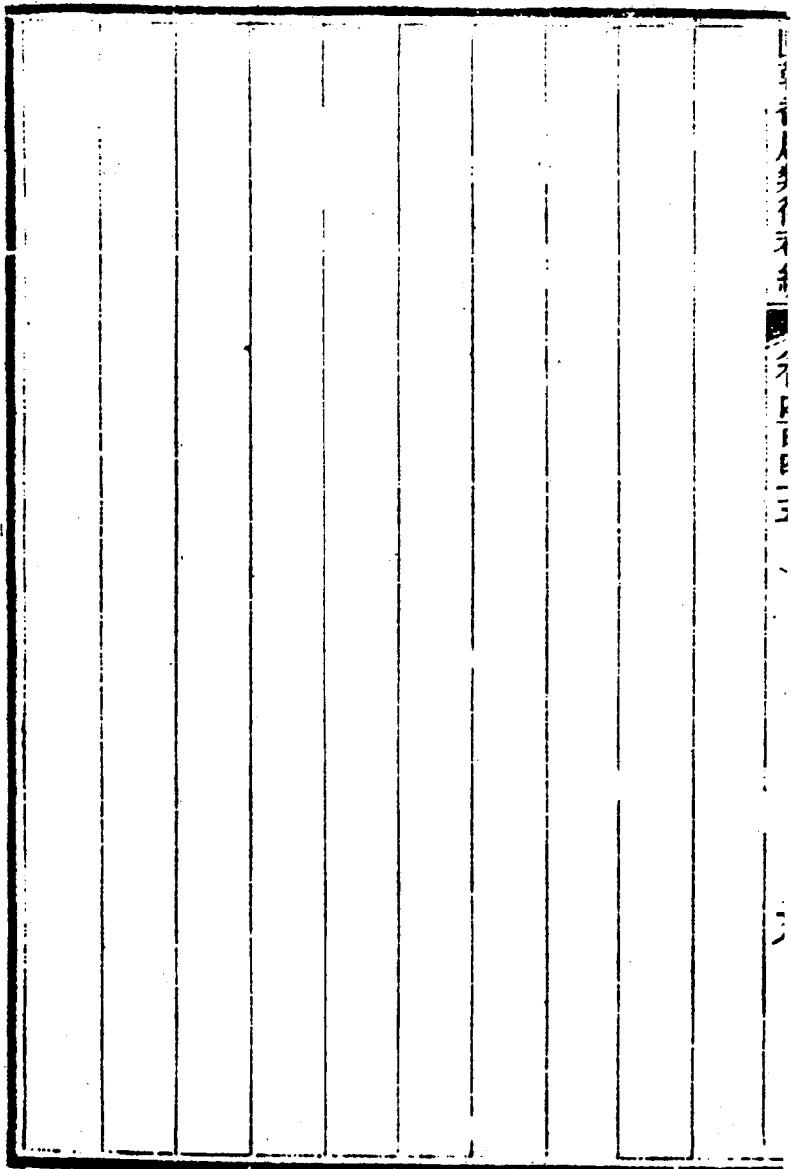
所用器物襲衣匱具皆賄以木笥硃紅之左旁石牀一牀上疊翫
翫五采龍鳳衾褥龍枕又啟中羨門內大殿九間正中石牀高一
尺五寸闊一丈陳設衾褥如前殿田妃棺槨厝其上初四日申時
先帝梓宮至陵停席棚陳豬羊金銀紙錄祭品率眾伏謁哭盡哀
奉梓宮下職躬領夫役奉移田妃柩於石牀右次奉周皇后梓宮
石牀左然後奉安先帝梓宮居中田妃葬於無事之日棺槨如制
職見先帝有棺無槨遂移田妃槨用之梓宮前各設香案祭器職
手然萬年燈度不滅久之事畢掩中羨閉外羨門復土與地平初
六日又率諸人祭奠號哭震天者移時呼集西山口居民百餘人
畚土起冢又築冢牆高五尺有奇幸 本朝定鼎爲先帝建陵殿

三閒練以周垣使故主陵寢不侵樵牧雖三代開國無以復加竊
計一時斂錢諸人皆屬義士孫繁祉係生員捐錢五千耆民劉
汝樸錢五十千白紳錢三十千徐魁錢三十千李某錢五千鄧
科錢五千趙永健錢二十千劉應元錢二十千楊道錢二十千
王政行錢二十千合三百四十千嗚呼甲申之禍天崩地塌傳聞
烈皇帝大行昇至東華門賊僉以柳木覆以篷廄老宮監三四人
坐其旁諸臣皇皇然方投揭報名翹足新命梓宮咫尺無一人往
謁甚者揚揚意得揮鞭疾驅過之曾不足當一睨者而趙一桂胥
史未員孫繁祉劉汝樸等草莽布衣相率斂錢營葬奠醕號哭令
諸臣聞之當咋舌愧死入地矣昔元僧楊璉眞伽發宋殯宮唐枉

林景熙夜晚收遺骸瘞蘭亭山後種冬青樹識之謝翹爲作冬青
樹引記其事至今四百餘年目爲義士諸人高義甯遠出王景熙
下哉友人譚吉璁康熙初客京師嘗徧謁昌平諸陵撰肅松錄二
卷錄中載趙一桂事云得之州署故吏牘中語可信不虛烈皇帝
不幸遭難百六躬殉社稷草草渴葬此亘古深痛余懼後世史失
其詳輒據一桂語稍加刪潤備著之如右又按許作梅河南新鄉
人庚辰進士官行人從逆改爲禮政府屬一桂不知賊僞署官號
故仍稱禮部主事僞順天府李不詳何人嘗見甲申野史載襄城
伯李國禎以死力爭三大事又稱藁葬梓宮惟襄城一人往送返
役卽自殺今以一桂事考之襄城未嘗至陵下灼然無疑而爭三

大事及自殺亦似傳譌甯都魏禧作新樂侯傳贊附載襄城事與
野史頗異同云

右書事邵長衡撰



184-580

王政行

昔我世祖章皇帝討平僭逆撫有九有惟天命既去於有明喪厥師凡陵寢所在敕護視如故尤哀懷宗之志而憫其亡也嘗祭於其陵而爲文以告之於時民間始稍稍言懷宗梓宮在殯時事初聞賊之禍毒流京師帝后既崩以車一乘載以出東門外棺以柳木置道旁久之僞符下昌平令葬而不給以見錢時皆僞官無有爲意者於是有十人者痛哭相與出家財啟懷宗故妃田氏墓以葬既壙復痛哭各散去十人者既不自言於官而世亦無有跡之者蓋晦而弗傳久矣康熙十有四年余官京師澤州趙公彌先生嘗令密雲王子得余於鄉者也以書來曰有王生敬者將狀

其父之行謁子爲文以碣諸其墓子其無辭余接王子讀其狀及迎葬山陵事亟問之嘗聞有十人者生父在乎曰固也方僞符下州州藏無一錢請於府府若弗知也復下之州州官吏益怠吾父聞則日夜泣倡九人者各傾其資產得錢三百有四十千爲請於官迎梓宮而合諸妃墓凡畚鍤斥復之事吾父無不親也又曰墓中有殿翼然者二後殿則妃棺在焉梓宮旣下帝居中后居左而易妃其右梓宮無槨以妃之槨承之后與妃竟不及槨也余按其言甚審於是知十人者有王君而惜乎其九人則生亦忘之矣往余讀陶氏輟耕錄所載唐義士傳及林處士事跡皆相類其名青花行夢中作亦多同者竟不知果爲誰詩自古忠義之士天性激

發以爲固然多不欲傳其名後世十人之意其類此也有明諸陵
幸蒙 聖朝德同覆燾與趙氏之慘酷豈可同日道然如王君輩
其大節豈在唐林諸君子後哉余又以縗痛夫爲是舉者多不出
於高位世族而皆處士逸民或武人小臣其尤可慨也君諱政行
號次泉世居昌平之福會里祖泰父三省皆業農不仕君生於萬
曆戊戌年二月某日卒於康熙甲辰三月某日卽以其年四月某
日葬於其里小營村之原子二長卽敬也太學生次芳當崇禎末
君事中樞得官守備顧瞻天下慨然曰非我所能也遂棄官歸居
鄉樂善好施自甲申後益自屏跡然聞人窮急輒救助之如己事
而終不自言歲饑全活人尤無算嗚呼如君之行皆可書也余樂

從其大者而著之

右墓表韓菼撰

馮沛

康熙乙亥冬十二月馮舍人廷樞馳書京師請誌其先人孝廉君之墓其言曰先君子以甲辰八月十六日棄不孝而逝也迄丙辰十月初六日始葬於曹村之阡相距蓋十年而墓石闕焉今又二十年矣不孝適有母之喪將以丙子三月十六日啟窆以祔敢以誌請予讀其述質而不華謹而不溢而君之質行實有可書者予與君以順治八年舉於鄉爲同年籍中凡百人倏忽四十餘年所謂百人者乃今無十人在而君之歿且三十年宰木拱矣循覽今昔愴然以悲君馮氏諱沛字雲生世卽墨人遷德州數傳至仲選移居董子祠側君曾祖也嘉楨始治儒術君祖也君少卓犖負奇

疎眉廣額而多髯人呼曰髯仲從遊故太常卿王公都之門稱高
第弟子明末天下亂避地衛河之西葺園廬讀古書暇則攜漁具
臨流終日凡緯簫織箔魚網蟹簖手自爲之悉皆精妙遇者以爲
涪翁漁父之流也亂定中辛卯鄉試君性狷介不屑與世俯仰然
亦不爲嶄絕之行嘗畜小伶度曲時時召親故置酒高會或圍碁
博篋跌宕自喜晝引賓客夜則燃燭視書一過目終身不忘也君
素重意氣赴人之急如其私姊之夫爲里人仇陷君慷慨白有司
得解仇遂并蟄君事已乃杜門謝交游日爲子弟授周易孝經是
時君年四十餘矣君事祖母至孝母壽終君哀毀踰制未葬遂不
起年四十有九廷槐之幼也君識之曰士不得志漁於水樵於山

佯狂於市無不可者惟不可挾媚道以事人吾聞之趨勢者市井之行也阿意者妾婦之道也一或失身萬事瓦裂慎之哉廷槐居京師十年孤詣獨行目不識貴游所舍人謂君有子克自立而不知君之教者豫也漢陳萬年誠其子咸咸睡頭觸屏風怒詰之對曰具曉所言大要教咸調也以視君父子閒何如予讀六朝諸名士史傳多稱述清談弈棋馬稍諸細事王介甫誌建安章君亦但言其讀書通大指善音樂書畫弈棋而已君雖不得志於時年不及五十迹其平生嵌奇跌宕豈愧名士哉君初娶於周繼娶於曹皆贈孺人行治相望胥有令譽又繼娶郭孺人而廷槐曹出也郭撫之三十年不啻所生而廷槐事郭如君之事祖母亦至孝里

人兩稱之廷槐登康熙二十一年壬戌進士官內閣中書舍人君贈如其官女一適趙廷諫早卒孫一炎系以銘曰

負俗不羈才足以有爲而命止於斯有子而賢以大君之年以永君之傳百世不遷惟曹村之阡

右墓誌銘王士禎撰

吳克軒

昔澈湖吳秋圃先生爲江右廉訪使與都司邱維正先生及藩司某公守正不阿同僚契合時號爲三清維正先生後爲鹽官參將廉能惠愛得民士心甲申後攜二子子馥子馨隱居澈湖之邵灣時秋圃先生已歿袁仲先生歲時餽問不絕嗣以母喪早卒克軒先生少孤克自樹立而邱先生身後兩子孤苦子馥一子無後子馨三子垂暮以幼子以賓屬克軒克軒不以艱窘辭撫之成立爲婚娶今有兩兒矣二兄俱早喪忠臣之裔不絕如綫先生之功也甲辰秋以賓過幽湖述顛末泣曰襄宗非先生不祀矣請余記之維甲申以來勳舊世家多流離四方彼其椎心飲血抱痛含恥一

身之存亡與嗣續之修短固所不計然使所在流寓無一二賢人君子敬而愛之相與恤其孤而衍其緒忠義之鬼不血食者豈少哉克軒謹守家學闡伊洛之旨以忠臣之後撫忠臣之後特紹先志敦世好之一節耳乃區區以嬰臼爲先生頌豈知先生者因以賓之請爲書其略天荒地老松摧柏頽濯濯童山尙畱萌蘖何時雨露滋灌復見叢枝高幹夭矯婆娑於雲漢之表也以賓勉之

右存孤記陳梓撰

朱璧史丙
王居敬

鄞蒼水張公解軍後將以懸卿爲首陽議者謂其不死必復逞時
構之急有司繫累其妻子族屬以待及公被故校潛執遂賦絕命
詞挺立受刑死杭有朱孝廉璧嘗投狀請以百口保其母子不得
先是公登舟有防卒史丙者中夜坐篷下唱蘇武牧羊曲公披衣
起扣舷和之且酌以酒勞之曰爾亦有心人也吾志已定爾無慮
後公之詩文集皆丙所藏公著有奇零草水槎集北征錄采薇吟
或有從而購之者丙曰公之真蹟吾日夕焚香拜安得付予是不
可謂噲等無奇士也渡泉塘時於船中拾一牋句云此行莫作黃
冠想靜聽先生正氣歌公笑曰此王炎午後身耳又王居敬字畏

蕭一字采薇黃巖人公被執以計得逸後爲僧名超遜頗能道遺事亦不負於公者前張杰所募之故校以誘執公功授千戶後奉帥令巡海島猝遇公舊將憤其害主也突刺殺之

右繹史勘本李瑤撰

按張公殉節事在康熙二年刺殺害者爲舊將張冕漁於海溼以終

陸際明

吾友南昌王于一爲余言武林陸際明先生者湖墅之隱君子也其人規言矩行事父最孝母歿手寫金剛普門諸經廣輯感應篇二卷董文敏宗伯陳仲醇徵君序而傳之海內稱爲陸孝子書倣范文正公爲宗社以教族子冠娶妻必以告又嘗彌其不克葬者五人臺使者高其義咸枉車騎訪之姚進士奇肩幼同研席願以女爲先生仲子婦未幾殉嶺南之難盡室殮焉先生具要經哭諸寢門之外歲時伏臘必招魂以祭余爲作生傳蓋盛稱此數事以爲難能吾子儻欲見之殆未可以禮法紓若皇甫規之於趙壹斯可矣予愧未能卽用其言然過其廬未嘗不式也是年冬于一痘

發於項喘喘然將死拏一小艇訣余於塘栖曰余不幸遭罹虐疾
而吾子且有家禍命也奈何然吾死則委骨於陸氏子如不諱亦
有如斯人可託七尺者乎因相對哽咽不能一語而別甫食頃緹
騎驟至予蒼黃就逮不復知于一消息今年春再過錢塘則于一
己前死者四年貌諸孤苦一蒼頭載其棺歸江西問誰爲經紀其
喪則先生實主之嗚呼交道之廢也久矣平居盃酒相誓約人人
自以爲管鮑一旦臨利害殊死生則棄捐畏避如鳥獸之不相顧
恤當于陷身寢窩時行坐惆悵待盡僂無可收骸骨者今先生於
于一誠厚矣然于一之能篤信先生於彌留之際者豈非以姚君
一事卜之耶予嘗屣履到門先生終不一見顧獨令其子進數過

從湖上相與抗論今昔究極於風雅出入之變畫手謝文侯以傳
神妙天下繪先生像毛髮生動青蓑箬笠手把長竿名花異卉充
物舴艋舟中題其額曰載花船不知者疑其爲古人也五月甲辰
先生病且革顧進等視頰洮無甚憐之色勸獎孝友嚴肅如平時
前一日衲子心融來別猶從枕上舉宗義十餘條相問詢援筆爲
詩稱佛號而逝嗚呼先生於死去來之間何其定歟蓋自雲棲
大師以先生爲釋門總持一時西陵耆艾如嚴印持王季和諸先
輩莫不曉暢宗風互相參訂先生抱才不遇學使者辟爲越州敎
授非其志也山巔水涯晚而自放所與游者惟處士徐野君雪
道人余體厓道士餘人罕覩其面煙波上下裙履蕭閒見以爲古

狂狷者流乃於大事因緣如估客之於逆旅有非專家老宿所能臻其朗悟者然余所以銘先生者不暇引周顥許詢之遺事而獨於其不欺死友皎然霜雪之際三致意焉其亦重有所感也歟悲夫銘曰

孤臣血化炎洲水精衛銜哀天柱圮苗裔如綫吉人起鹽車負輶
騏驥死放情山水良有以嗟子桑戶返於始樹以君遷暨文梓式
穀似之有爾子九原之內斯瞑矣

右墓誌銘宋琬撰

賀行素

余來蘇門間獲嘉賀公景瞻以林居殉甲申之難里人稱爲文貞先生心切嚮往之嗣是從子孝廉居易君過余以傳相委余因得論交暨嗣孫振能振能者君命主鬯文貞公有家學執世誼甚篤憶甲辰余北上遇君於黃梁旅舍握手殷然迄余再歸蘇門而君遂作古人矣日月無多不勝今昔之感君歿振能魁於鄉又十年甲寅始厝君於祖兆持所自爲狀略乞誌墓門之石余耄廢遙不文振能謂質言之尚可徵信於後世也按狀君諱行素字居易一
字希白世爲衛輝之獲嘉人前代多隱德五世祖雄以典膳起家
雄生春春生國清國清長子大參公盛瑞盛瑞生仲軾是爲文貞

公大參公弟良瑞生仲木邑增生以孝友忠恕著里閈聞是爲君父生子四君其長也生而敦敏嗜學天性孺慕至友愛諸弟衣食甯取其敝妻子率安於薄爲文雄健有氣就童子試爲郡邑守令所賞拔補博士弟子自是每試輒高等幾赴省闈不售益自刻勵立背水社社約有不勵學無以爲人子之言同人爲之感動庚辰居父喪哀毀骨立時歲饑人相食君與配劉鬻簪珥爲母具甘旨自咽藜藿然未嘗廢學逾年母逝兵火之餘勉裹葬事情文無憾文貞公以武德道家居會值鼎革之變將抗義死子敏猷先卒乏血嗣眾議以振能嗣之未及舉忽聞國難文貞公申前議君慷慨受命迄僞官怒掠其家逮捕家人於獄眾懾怖畏禍振能年甫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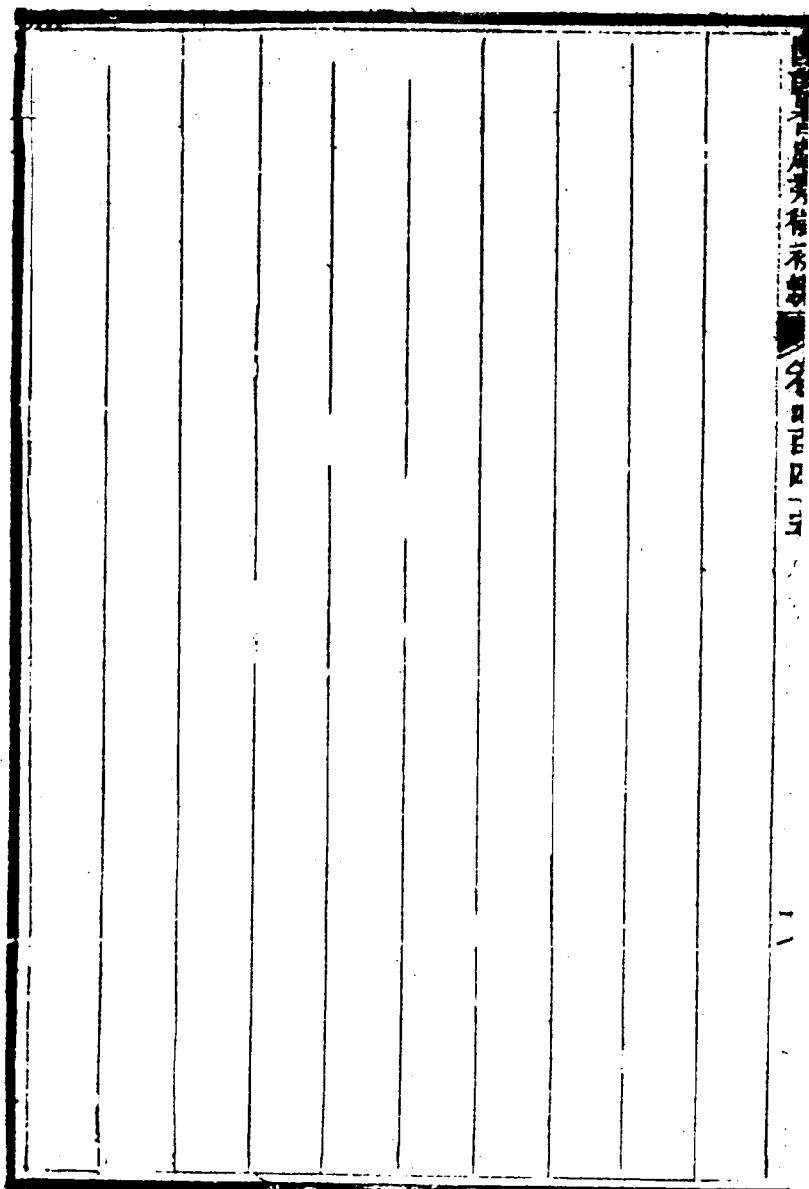
歲君命卽日主文貞公喪以候弔客或言禍且不測君慨然曰生者尚有辭逝者何可背常人之嗣猶不忍絕忠臣之世何可無繼乎備經險難卒無恙文貞公身後之事遺文手澤皆君任之乙酉當大比士君念家國憂患之後絕意進取族黨力促之勉赴棘闈乾餧飲水試畢得售君大慟曰恨不於一親望我之日也君有幼弟莊素爲流寇所掠君憂傷感泣嘗爲哭弟詩聞者悲之至是負養晉中急迎歸復抵晉厚報其人居數年共議析產君曰先世數椽兩弟共避風雨餘無多業僅取田一區樹數株存先人遺澤而已君時雖舉於鄉家固蕭然邑令欲屬君爲居閒有夫婦相賊鳴之官且擢重典以數十金詣君託爲之地令聞之曰是足療賀子

貧矣卽日出之君候事解還其金曰是豈有人心者所宜受耶甲辰下第歸益搜家所藏廿一史十三經暨諸子百氏之書羅列几案寢食坐臥其中嘗累數日不出乙巳夏避暑城東亦在園偶感風露急掖入城遂歿月前君忽書於壁曰出生平所讀書再一披閱與之作別不謂遂成先兆也生平嗜讀卒用以老自言人嘗多識古賢豪行事稍知趨向庶不汨沒流俗然質直性成誠信素孚而遇事有先識每進忠告於人諄誠務致其聽乃已歿後有郭生以忤邑尉反噬幾陷於法嘗語人曰賀君而在吾奚罹此其爲人信孚愾慕類如此文貞公未竟之志君任其勞而積學未見於世循理不獲永年豈非天耶年五十有七子二長振世廩生仲卽振

能丙午舉人孫一鳴玉庠生所著有客燕草亦在園集枕上詩數
卷藏於家仲子抱恨終天且以不得盡情於所生益用悒怏余惜
君之志嘉仲子之孝援筆而志其生平復系之銘銘曰

維君之淑身兮外圓而內方維君之蓄德兮體闊而用彰維文貞
之殉節兮振華宗而翼綱常維君之割情主鬯極力顯揚兮遂與
日月而爭光維君之生順沒甯兮有我銘其幽堂嗚呼告彼後世
兮是爲君子之藏

右墓誌銘孫奇逢撰



184-602

周軾

周君輿則家臨安而流寓於蘇予未之識也今歲夏五率其子霑來謁予予觀其梗槩固已心奇之至八月君以疾捐館舍將葬霑停草土中匍匐哭泣來乞予銘予讀其行狀遂大悉其生平益奇之矣顧予素拙諛墓再三辭則霑再三以請曰此先人遺命也嗚呼世之王公大人生而鼎鐘歿則金石比比是矣若夫布衣行義名不出里巷之間或湮沒而無稱焉昌黎曰發潛德之幽光又曷可少哉予旣哀霑之志且誼不容已謹按狀以志周君諱軾字輿則其先浙之紹興人始祖孟英公卜遷錢塘數傳至祖玉泉公僦一廛貿吳門市有築路藍縷之功焉父侍玉公性淑儻鄉里推爲

祭酒丈夫子七人君其五也君小時了了讀書數行下師長兄與
載器之曰吾家千里駒也君顧夷然不屑曰大丈夫貴行其志耳
何事尋章句作蠹繭魚爲會父疾中夜起嘆誰承吾業者君蹶然
應曰兒請當之十四歲遂下蘇治產居積初婚七日卽繭足走沿
山鬻財吳越間算縉精敏狙猾不能欺然坦然誠實重然諾不鬪
智璪璪起家中人之產末年乃比素封辛卯一遭盜劫南北諸貢
寄帑千計咸謂無遺君次日傾橐還之曰甯失吾有勿以累客客
益嘆服千里輻輳其門語云以末致財用本守之以武一切用文
持之君之謂矣君旣喪侍玉公諸兄輿載暨輿正輿述相繼物故
君哀毀盡縗獨泣然曰鄉者有父兄在今父兄之責萃予一人敢

不竭力異母弟興衡興閑並幼君友愛甚篤其教兄子兩三
一如輿載之教君者曰吾以報長兄德也每家廟時祭集羣從子
弟五十餘人諄諄以孝弟禮義相勸勉間有犯者必稱祖宗命涕
泣切責之甚者予杖焉故族黨之中雖黃髮老人見君未有不肅
然起敬也其貧者待以舉火爲營婚喪之資樂善好施夏施茶湯
冬施棉絮病者施藥死者施棺琳宮梵宇丹艘徧焉壬寅大無君
在虞山齋旁振饑有司問其名勿告而去嗟乎豈非所謂富而好
行其德者耶豈非所謂旣已存亡生死矣而不矜其能羞伐其德
者耶君雖不甚讀書有儒者氣象嘗著六戒一省察一收斂一慎
言一節飲一寡欲一防過直曰此戒切近精微聖賢之學不外是

卷之三十一
又曰曾子亞聖一日三省吾輩可不時省刻省乎歲集子弟盟
於神曰忠曰儉曰勤若言至而行不至行至而心不至者罰無赦
嗚呼理學之儒侈談性命求其言如行行如心者鮮矣君矢口禔
躬自然合道孰謂闔閭中無鵠湖鹿洞哉乙巳歲首夢大水當前
旁人止之君踊躍欲渡而覺已連構无妄之訟排擊甚力既而悔
之曰予有妖夢所謂過涉滅頂者也乃作戒訟篇以訓子焉命友
筮之得蠱之艮其友曰不吉匪惟終訟蠱必有毒且艮之辭曰艮
其背不獲其身行其庭不見其人若發於背君其危乎君喟然曰
死生命也造物全而付我我全而歸之已矣著清真論五常解以
示穹窿施練師語諸弟子曰汝輩學道十年不如周君一言予

嘗讀而異之微君少時遇呂祖降乩授以道法經其旨幽渺在黃庭靈寶間君之微言殆本於此七月疾作果疽發背憊甚不語者數日易簾之日忽卓然起坐徧召親友勞苦如平生告家人曰吾祖宗累世同居子孫宜法必不得已分產爲七必均雖我力而獲諸微先人之德不至此其敢專爲己功乎又曰吾向著家譜凡我族人當恤其不足毋使凍餒以貽先人羞以我貲資之不以累爾曹也處分後事小大畢周日守我成法亦足保世諸弟問兄何往君曰我主麒麟殿使者候之久矣大丈夫決別甯作兒女態慎毋哭徒亂人意耳及聞鷄鳴曰吾去矣念佛百聲而逝按道經麒麟殿爲天神所居云事頗涉怪然其來去了然卽古高僧回首不過

如是可爲難矣君生天啟癸亥五月初五日已時卒康熙乙巳八
月十一日丑時享年四十有三配王氏側室何氏子二長需娶楊
氏次靈聘姜氏女一字袁氏太史公曰布衣匹夫之人不害於政
不妨百姓取與以時而息財富智者有采焉況於砥行立名鄉黨
誦義者乎若君者其可誌也已因誌而系以銘銘曰

馬醫擊鐘酒削鼎食非賄之難難乎有德猗周季子才埒陶白積
而能散惠周疏戚慷慨市義好是正直被服儒行造次不忒君子
得與維民之則敢告惇史視此貞石

右墓誌銘尤侗撰

汪以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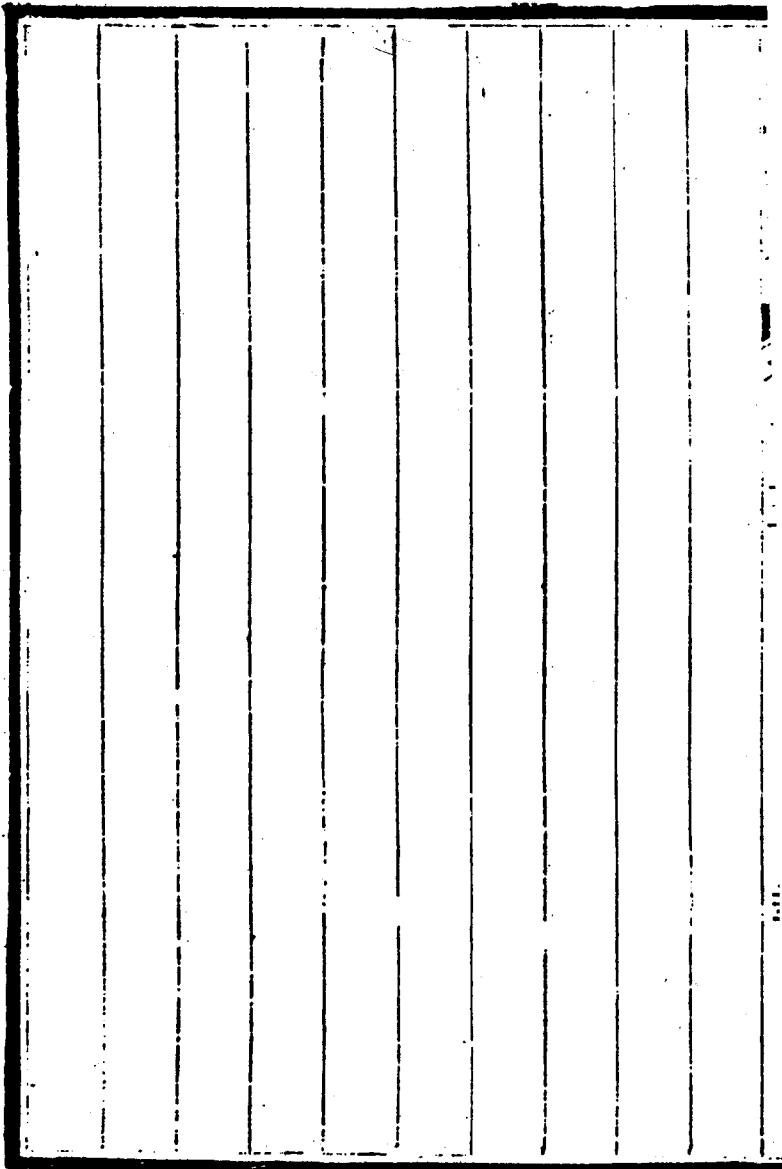
汪長公者歛潛溪處士也里中高其義稱汪長公云其先自晉唐爲顯族宋宣議逸庵公始遷潛口五傳至文學義芳文學生太學生如珩王元美先生嘗作傳志又三傳爲長公諱以功字惟敏父文鑑服賈長公受書治博士家言雅好閱覽會不造於家父賈汴使來召曰而翁餬口四方而安坐占畢乎其亟修而翁業長公不得已戴經而賈是時父寘汴室舉子一女二敕長公賈饒州旣南發俄心動歸省母適寢疾侍湯藥三歲卒執喪盡哀目爲之眚旣葬趨汴侍父所無何命賈昌江聞父病遄反痛不及訣矣扶櫬奉汴母歸復之汴收責李賊圍汴久不解城中人相食長公煮所市

藥物及革舄笥篋之人多藉存活賊決河灌城漂溺無算長公
縛棗棟爲桴乘屋巔會中牟令王公以舟援得脫乃引而南客揚
州乙酉揚將受圍決策先出且亟呼所親母坐死圍城中族子某
不聽於是別瘞金十鎰緘片楮強授之曰若有急發視及城破枕
戶相接兵持之急啟函發瘞金得不死長公雖賈遊多智能喜赴
人困阨始游吳客有死逆旅厚殯載歸其脫揚州而南也江城列
卒登陴鋒刃載路生死爭呼吸秣陵故人張叟屬以弱子曰其濟
則公之子也長公挈歸周卹匿山谷聞亂定始歸張父子環拜而
泣人以是多長公族無賴子橫干之宣言客汴寄公金若干可反
我不應則搆之對簿官入它言不得直歎曰命矣乎遂棄金當所

訟長公賈敗於汴於揚又敗於訟由是金立盡有吳公者知長公
客豪委金累數千俾主鹽筴人言汪長公寢矣奈何吳公不聽長
公卒經紀以贏歸之人乃嘆長公眞長者年六十八康熙乙巳十
一月八日卒妻方孺人歲進士明字公女生子徵遠籍諸生娶嚴
溪方忱公女一女適潘氏早卒長公棄儒而賈手不釋書用程督
其子卒用文學顯於世爲名人銘曰

儒也市爲徒吾烏知其儒賈也維古處吾烏知其賈其積不贏其
聲不靡表黃岳以爲碑嗟後之人其知之

右墓誌銘施間章撰



184-612

謝泰交

謝泰交字時際號天童浙江定海人始祖宇宋建炎時爲定海令子孫遂家焉十三傳迄封司理公瀚子五人天童其季也天童幼穎異壯而鏽礪攻苦於予史百家鈞纂穿穴得其精奧所著詩古文辭鴻博瑰麗與賈董顏鮑相上下甬東謝氏世以文學著其子弟先後躡聲聞致通顯天童尤籍籍擅稱焉順治十一年貢入太學爲姜玉璿吳梅邨兩司成所知京師以天童與武林宋京仲齊稱曰謝宋十四年四月與余同考職八月同以國子生順天登賢書兩人甚相得每飲酒至醉岸幘過余奮袖抵几縱談稠坐中若無人焉者已復仰天笑自命爲狂生先是浙東以舟山民徙內地

舟山環島七十二居民不下數萬口踉蹌轉徙凍餒載道天童出
困粟救其困條上牧守便宜四事皆所以拊流人於倉猝者人德
之舟山故防海重地時以海外懸絕供億煩費遂議內徙虛其地
天童病慮之圖其狀覲縷其本末在都門數數極言不少隱余謂
曰子之必與人言舟山者何也曰國家不從事於海防則已若
以海防爲亟亟舍舟山安屬乎舟山東越之藩籬大海之咽喉也
其東入海洋礁石森矗不能行舟其西距定海一百二十里艨艟
通行無礙也其南至玉環烏沙其北至馬蹟羊山要害束於此舊
制舟山定海各駐大師夾峙犄角使賊艘不能截流渡此藩籬固
而杭嘉溫處之堂奧皆安矣舟山一不守揚飄而北直抵天津無

復扼吭如舟山者可不爲之歎息乎余曰舟山民業已蕩析矣柰何曰舟山土沃而利饒魚鹽菰米獲且數倍民之失所者皆荷擔而立思還故土歸其人則復其居矣奚不可余贊其言切也數以轉告都中諸鉅公凡都中之知舟山不可棄而孳孳講求於海防者天童力也丁酉秋京師譖傳海氛侵內地南人率憚恐天童謂余曰所謂海寇者沙渚中乞活耳何能爲子勿憂其言卒大驗天童之畱心經世灼知時勢如此年未五十不克竟其志而遽卒士論惜之前二年余聞天童之故也不敢信丁未三月其子允昌梓其遺稿若干卷并狀來謁余曰先人執友莫若君盍以一言垂不朽乎余追惟夙昔不忍辭爰次余所深知者而爲之傳

黃與堅曰余聞定海有慈孝邨以謝氏孝友著天童蓋世其德者
耶歲乙未余之京師寓吳梅邨先生邸中每旦見天童岌冠高屣
躋階至堂上三磬折始去夫爲其父乞傳也恭謹至如是生平之
孝於親可知矣天童有至性淳修篤行人信以爲然而或未悉其
經奇自負杭概踔厲如此余故以其籌畫渝洲者備載之若詩與
文之可紀者固多矣以非天童所汲汲也故弗詳

右傳黃與堅撰

郭甯玉

郭某字甯玉廣濟之靈東鄉人也郭故著姓先世有隱德君早慧受業陳君敬中陳經學名師君侍門牆久攜梁貞穿書法倣蘭亭序洛神賦久之自名一家補諸生有聲嘗東遊吳門吳人得君書輒傳示家塾爲童子撫木歸而授徒江上江上人事之以嚴見憚舊大會里中兒臨文甲乙輒豫算其貴賤壽夭一時號冰鑑云君久次諸生稍稍厭苦之於是謝去諸生冠服而以嚮所聞諸師者課厥子子存會爲諸生又有聲君大喜里中慶弔文字踵門無虛日至輒濡毫脫橐無倦容存會鮮兄弟而體羸弱善病君課之肅不中程輒譙讓雖親故微諷之不少貸爲家社課族子件繫條列

亹亹如顏黃門家訓君性剛數面折人過人有爭來質萌芽隱伏
片言抉摘而發赤面訟端寢矣歲祲田價賤人急率減直以售踰
一二年君設酒食召其人視原券補償之邑有南漕糧故民兌苦
運軍科擾例營改折而黠吏表裏僉人因緣中飽費無算康熙乙
巳旱蝗君愀然曰邑人憲矣裸被西征獨任改折事先是費以于
金計是歲財三百金而檄已下君在武昌念鄰邑所在報災而廣
濟獨否遂與司吏約乞例蠲而徐令補詳蠲下縣人懼呼更生而
君嘗垂橐數十金以償司吏而口不言嘗自號粥粥蓋謙讓其天
性也配徐有賢稱歲辛亥存會奉母命往潯陽置側室女入門色
酸楚徐心動詢之有前夫在急呼存會立堂下灑泣而言曰兒誤

矣兒誤矣立遺之去存會長跪曰諾時旱荒甚存會訪尋其夫還
其券出廩粟買舟載之以歸當是時潯陽人籍籍賢郭母不容口
厥後存會更置一側室而生齒蕃息至七子而猶未艾孫且繩繩
焉

贊曰張子寶持當爲余言里父老蓋傳郭先生軼事云嘗夜郊行
若有物等身立正色叱之隨行可里許比歸家焚炬則無有族子
狂喪心若祟憑者大呼君名乞隻字救我君試書一紙焚之祟輒
退而狂者以瘳其異如此嗚呼一報災而存活飢人以千萬數自
天佑之矣鬼神亦受命於天耳何足異哉何足異哉

右家傳金德嘉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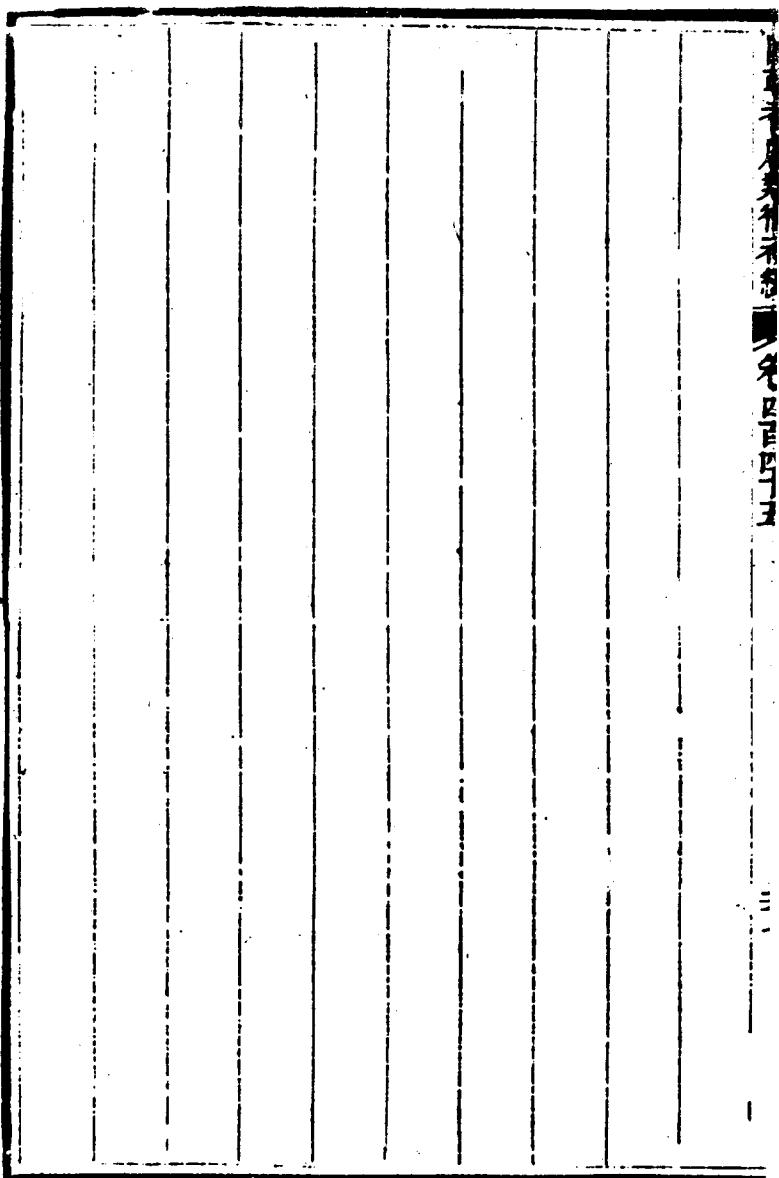
184-620

III

易加富 易之煜

易加富易之煜湖南黔陽人與邑人關民萬金惠然等同以材武稱順治初靖州叛將陳友龍據潕浦之赤巖嶺流寇王進才踞羅翁山高必正李赤心郝永忠等潰軍亦沿途殺掠加富之煜等誓眾守禦數敗賊徒得免害武岡猺變賊有號紅旗手紫光頸者最獷悍率黨入境富等率眾禦諸險里中周姓亦助攻遂殲賊無遺康熙五年二人從知縣張扶翼平荔溪藍家洞羅翁山猺欲上其功皆力卻不受終於鄉

右傳易變堯撰



184-622

吳孔嘉

歙縣前翰林編修吳公天石先生年八十以康熙六年丁未閏四月二十九日考終於家又十一年丁巳八月二十二日始卜葬於龔山先壠之左孤夢龍從龍等來請銘閏章於公爲後進然嘗獲飲公座上且序我天都遊草不可卒辭蓋歎公發聞之盛罕所施用而引退之早遂終老巖穴間也公諱孔嘉字元會天石其別號也遠祖出海陽唐左臺吳少微公後繼自海陽遷歙豐溪之南九傳至貫之公族益盛冠蓋闕閭接巷填閭溪南之吳名天下五世祖有賢處士諱榮讓事節母程以純孝稱公考贈編修公諱某母曰殷太君大司徒殷公女孫公少有俊名萬麻乙卯舉南畿鄉試

天啟乙丑進士廷對一甲第三人授翰林編修時公方壯年入史局預纂修實錄同館交譽以良史才崇禎改元上將踐祚故事勸進有三箋值公屬草時中外危疑羣奸未靖廷議洶洶上方憑几待旦政府諸公慮三箋濡滯公請用權宜連進三箋典禮亡闕俄箋奏畢徹殿陛歡呼天位遂定政府皆以公爲能一時覃恩制誥多出公手戊辰會試公例當爲同考官以族人有與試者引嫌辭之公故美丰儀每入侍經筵上竦顏傾聽賜璽書有啟沃詳慎之襄而公未第時贈公已早世公飲痛終天又念太夫人老意有不自釋者遂決策乞骸骨歸養詔許乘傳館閣公卿設祖帳都門外觀者塞路以爲神仙中人蓋公年甫四十也公孝思迫切初及第

謝恩卽草陳情一疏爲先世陳太君及榮讓公請旌節孝得異數報可恩追五世至是旋里被賜衣拜堂下跪進太夫人冠帔鄉父老相望咨嗟泣下曰孝子之顯揚其親固如是矣公奉養十載太夫人以天年終喪葬盡禮公終臥不出而國事亦日壞公爲人不斬斬絕物人皆樂從之游不干公府遇鄉國有大利害則忼慷慨力言當事者以其賢爭禮之故用其言爲多順治乙酉王師初入境郡民誠竄山谷公亟冒鋒刃馳見提督張公請不戮一人以定民情提督竟如公約戊子豫章兵變郡壞接多煽亂兵憲盧公會鎮帥撲勦村落近賊者牽連俘獲公又泣爭之兵憲從馬勃間脫難婦數百口皆號哭羅拜而去曰吳太史活我郡卽數被兵豐溪

一帶雞犬晏然無一騎卒入村巷皆公力也公好客獎借人才既老與客飲午夜不倦詩文操筆立成年既耄而視聽不衰及其歿也人皆哀之論者謂其情寓林泉似白太傅惠洽鄉閭似范文正云公生明萬曆戊子年十一月二十九日元配封孺人程工部郎中太蒙公女相公四十餘年黽勉始終婦職畢舉先公十五年卒公自爲狀副室余孺人羅孺人繼秉內政先後舉男子四人道長夢龍從龍光龍公平生多義舉能赴人急故太常鮑公應籩天啟聞以王事盡瘁給賜葬地子貧不能守公爲白郡還葬仍樹碣題曰明太常卿衷素鮑公之墓郡司李溫公璠偕妻女殉節郡城三喪藁葬公爲文以祭斂購百金招其子郊瑞扶櫬歸吳與士大夫

頽之所著有玉堂詩草臣鑑彙編知非錄後樂堂等集藏於家初
公未釋褐夢太傅許文穆公解裘衣之公與文穆生同邑及第同
後先乙丑又同所乏者十年太平宰相嗚呼豈非有幸有不幸哉
銘曰

公初奮跡時孔艱難道不可直賢者用歎乾綱易位公已勇退終
改國步蹇獨處晦嗚呼黃山蒼蒼豐水洋洋身隱而文泉石之光

右墓誌銘施閏章撰

--	--	--	--	--	--	--	--	--	--

184-628

鄭成仙

歙楊衝有鄭叟者名成仙織箕爲業質堅而價不二近村落數十里咸爭購之箕敝皆臥春以待少壯時嘗值風雨過坤沙前礮小橋木腐蹶而危者至再忽一念中動仰天自矢吾有生之日當積箕爲石以繕此橋聞者多笑謔之自是得錢稍易銀卽投貯小瓦鉢閟土銼下姻與子皆不識也鉢少溢或爲鄰猶所貸或悶處偶湧伺者竊去凡三散而三蓄初志愈銳雖家人藜藿不給弗恤也久之藝售而貧窶如故人竊疑之康熙丁未叟年七十有餘一日忽呼諸鄰叟至室曰吾足趼而背僵夙願不酬橋與身俱逝矣吾初願尙未止此倒鉢而出燦若繁星合計之得金二鎰卽日鳩工

採石媼與子皆敝衣椎髻環立瞪目作懊悔聲曩之笑者忽斂容驚愕曰叟果至是耶遂相與諏吉經始稚者負鋤壯者肩石揮汗趨役窮日不休未而月而工力畢舉石膠塗葦虹影浮瀾奠危以甯其道如砥叟大具牲醴率鄰叟以侑神是日觀者如堵翕相贊嘆叟坦無德色竭生平之力與造一箕時無異也青巖子聞其事而告諸里人曰夫夫也貧不惜躬義不市名以阡陌之僻而篤士大夫之行不有激勸則富而好德者奚望哉茲橋雖小而鄉造於箕人之手余未之前聞也人固可傳於箕有光奚諱焉故特書其石曰簸箕橋爰系以銘曰

高亭之南坤沙之陽有磽瀰瀰欹木以梁鄭叟過之屢蹶而僵猛

發宏願易木以石曷以奏功惟箕是織累數十年三聚三析倒鏟而出趨工以營向之笑者且拜且驚分勞助役不日以成碩哉鄭叟忍寒縮口肩高於頂橋成於手嘆羨洋洋掩耳卻走誰謂身微而德不揚後千百餘載其名益香東鄰積金西鄰積倉風師鄭叟何用不臧

右簾箕橋記許楚撰

回音壁

1411

李雍熙

贈大廷尉李公諱雍熙字滄秋濟南長山人也祖皇贈太子太保刑部尙書父贈懷遠將軍有丈夫子三公其長也少修儒術與從兄大司寇公化熙同研席性顧任俠常慕魯仲連朱家劇孟之爲人好排難解紛趨人之急甚已之私平居不問家人生產而爲窮窘者所委命千里誦義焉事父母至孝父喪致車數百兩婦翁大司馬史公歎曰吾壻素不問家人產乃能當大事如此值寇亂以身衛母柩不去中歲絕意進取長齋繡佛鐫爲善去惡四言於牙牌出入佩之公善行不可殫紀尤自惇睦始弟明熙官濟南都司僉書將移家別墅公分宅與之不忍離析弟延熙遺孤貞之

方在襁褓公爲置田園撫之成立女則盛匱具嫁之撫從弟時熙遺孤亦如之族弟以先壘宰木求售給直而返其券族人某與其兄弟爭產公出私錢別置腴田如其所爭之數而歸之爭遂息石某者內兄弟也周其貧乏終身無倦史司馬之子錦衣柱於鼎革後家中落依公以居養生送死一仰於公其弟槩二子克咸克敬皆撫之成立所以卵翼司馬之後者無弗至也其惇睦皆此類又劉甲三喪未舉來鬻田陳丙以漕累來請鬻宅皆返其田宅而佽助之他如贖吳士洪張文學之女贖王賜恩之妻捐金爲吉蔭江楊六娶婦驟寡無告則收養終其身如諸生胡獻捷房氏張氏王氏輩凡十餘人族人李桂鄉人王堯臣以反目逐妻反復曉譬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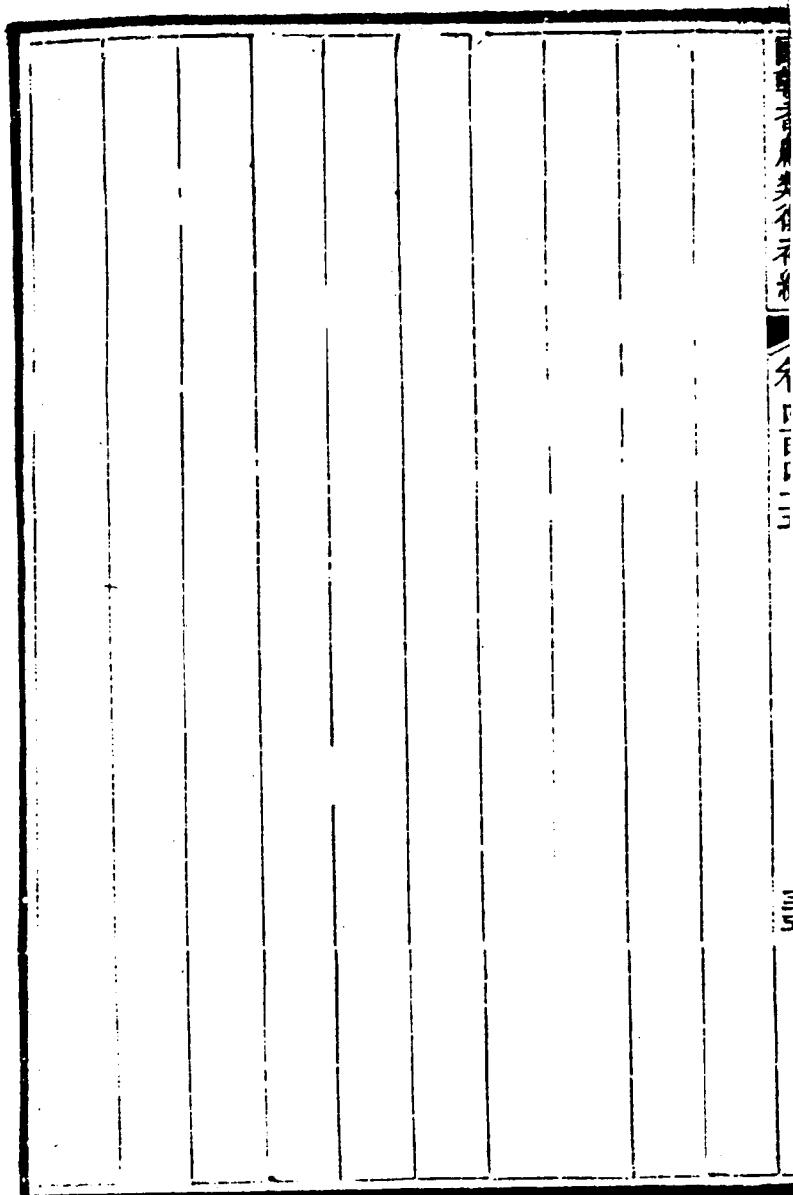
好合如初周村鎮百貨所集官胥倚以爲利公代覓斗夫秤夫又爲代納牙行課稅市以不擾商旅如歸焉又於鎮之南北兩坊設義學歌詩習禮有鄒魯之風設義倉擇耆老司出納凶歲予振平糶全活甚眾里中諸役倡爲雇覓如漕糧小麥等水腳之費視他里減三之二里人於正供外不損毛髮又施田一區作義冢以葬死而無歸者凡公之爲德於鄉未易件繫而臚陳之略其灼然耳目者如此居常訓子孫曰汝曹讀書當以聖賢爲師吾不願汝爲貴人願汝爲善人足矣吾少好任俠汝曹不須效也性節儉衣大布之衣三十餘年不改其舊晚年篤好內典手寫金剛法華觀世音諸經著孝行庸言如干卷康熙戊申五月二十二日卒得年六

十有七子男一人毓之歿後十餘年而孫斯義斯讓曾孫可案先
後中甲乙科公以斯義官大理寺卿 贈如其官毓之字誥生性
方正寡言笑燕居匡坐子姓侍側儼若朝典法言法服不以冥冥
情行人敬憚之爲諸生數以文藝歷其儕偶數奇不遇教諸子甚
嚴斯仁斯義斯禮斯讓皆名士斯義斯讓相繼登甲乙科公之教
也康熙壬子遘疾少閒著警心錄十二卷又十年壬戌正月十一
日卒年五十有六初 贈徵仕郎翰林院庶吉士再 贈文林郎
掌京畿道事河南道監察御史累 贈通議大夫大理寺卿

舊史氏曰書不云乎若作室家既勤垣墉惟其塗堅茨若作梓材
既勤樸斲惟其塗丹牋作述之道無上下一也公父子繼起孳孳

爲善世濟厥美其爲塈茨丹牘也至矣再世而子姓皆以文行科第顯致位上卿恩綸重賚詎偶然哉庸著之以爲爲善者勸

右家傳王士禎撰



184-638

沈璇

嗚呼教衰俗失士趨日卑求其卓然不羣弘毅亮茂進絕希世之術退有自守之志如亞斗沈君者豈多得哉君少凝重姿秉英偉七歲讀史漢卽能疏別其氏里髫稚輒厲於學刻苦專篤該貫宏博遂無所不覽爲文烺烺千言倚待立就祖父奇之十五爲邑諸生折節自修飭質行魁磊不屑爲齷齪小儒讀易有得著易解其譽謗鬱鄉國向學之士時時從質疑問業一經指授皆成名流既而數叩省門不得志乃旁及居積之術以爲治生學者本務與其遊謁千人曷若經營自力剝盈虛量消息著有本言一書以戊子省試乙榜貢入太學余時在太學從課藝之文因與相識坦懷疎

節樸質形於體貌而出言持論意豁如也以所著史論及讀史詩
相質尋究義理不襲前人如論霍子孟非不學無術乃卒爲術中
其結姻左將軍桀相親比迨安女爲后欲擅寵令宮人皆窮袴而
多其帶知妻顯毒后署酒于衍無論而納女爲后何非爲術中乎
謂郭汾陽能以滿盛之道持滿盛之勢於李文饒則悲其終身以
黨自累蓋小人之罪小人之所獨黨則君子小人之所同皆英異
非書生之言而詩則吞吐宕逸有風雅之遺矣一時名謀士大夫
間而君斤斤自持曾不知衣袖詩文以干謁如流俗也而遊佚所
至人多扳留君且直行己意不少顧迨丁酉順天鄉試中式讀書
近畿而科場弊發奸宄揭君名以要挾同考張評事我樸方當嚴

覈同輩人人惴恐君聞之曰我不出同考之誣終不白挺身赴獄推問至再而絕無一跡乃於午門三試之凡經藝諸體之文衍裕嫋雅御覽署之第一非特名行無玷而同考之因君指摘者昭然明白於天下矣於是巨公長者多君之行而大司寇陽城白公大司空靈壽傅公太史識之張君皆後先延爲子弟師辛丑下第歸里聞曹厚庵學士假歸病於揚州學士丁酉主考也君不憚千里趨侍醫藥歿則經紀其喪以歸賈人有女辱於強暴君爲申理賈人欲以女獻君正色絕之此皆君節行之大者君生而孝友喪考妣哀毀幾欲無生讓財於兄弟終身無閒言若一切急人之難扶生卽死好行其德區區何足爲君稱哉觀其病革詔子之言曰

凡人規模欲大條理欲密規模大則可時時而有爲條理密則可行久而無弊嗟夫何其言之合道也其平生繕性禔躬之間所自修者可知矣君字亞斗號巨門璇其名也順治丁酉科舉人甲辰丁未再黜於春官遂懷出世之思遇山陬水澨獨往浩歌輒畱連而忘返旣而以疾卒嗚呼君之先有自元初稱處士卜居錢塘十一世爲思泉公某生繼泉公某繼泉生畹芳公某歷世恭謹以一經相授受畹芳公生三子君其長也娶張氏子男二人中謙廩生中豫女二人一適國子生陸成周一適庠生柴庭桂孫男二人弘謙中謙出弘憲中豫出君歿於 皇清康熙戊申十月初一日未時距生明萬曆癸丑年四月十五日丑時得年五十有六所著有

巨門合集二十卷行世嗚呼君以雄卓之才未膺一命之任而年
復不道中壽是可哀也君嗣不遠二千里屬銘於余何忍弗銘銘
曰

嘉彼君子匪與今伍韶歲登壇懋跡振武璧澄金朗日中月午招
摭舊聞淵涵泉吐東修自牧有力如虎坦坦素履如舊未賈齋志
以歿年狹名薄紹先啟後曷云匪祐我茲銘君誠樸是取勒石幽
堂永貽千古

右墓誌銘王崇簡撰

廣雅集解卷之三

毛氏注

三

李世樞 黃玉鉉 彭之壽

李世樞字蔚雯湖南善化人康熙己酉舉人世居曲潭立曲江文
社督課子弟值軍興差役繁興世樞曲爲承應一郡賴以保全同
郡黃玉鉉字節生湘潭諸生康熙中湖南斗米千錢道殣相望玉
鉉悉出所儲以振全活萬計吳逆亂後田入富室糧留貧民玉鉉
白當事釐正自是無田有糧者皆得豁除鄉曲不平事得一言立
解甚或畏以姓名見知卒祀鄉賢移祀孝弟祠彭之壽字公眉甯
鄉歲貢生吳逆踞楚偏以官不屈弟之明負割田贍之族黨窮乏
者廕卹不少客家法嚴肅諸子白首膝前不假以辭色巡撫趙申
喬見之壽及陶之典歎曰二老鄉之典型也善撫掖後進及門登

1573339

中國哲學研究文庫
和諧與批判

任籍者多爲良吏年八十五卒祀鄉賢

右傳李元度撰

按黃先生著有焚餘草
彭先生著有怡園集

184-646



21101000157973